武俠世界

鐵　觀　音（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著

一批殺手被僱用作暗殺清廷走狗，誰知到頭來，殺手亦被人追殺。過程曲折，最後迫使殺手「鐵觀音」與被暗殺對象聯手合作，揭開一段江湖秘密……



第28年
49
$5.00

編者話

本刊自一九五九年三月創刊以來，迄今不知不覺經已廿八年，即將進入廿九年，本刊能夠如此長壽，全賴各地讀者大力支持及本刊同人努力，才能維持至今天，在此我們衷心向讀者表示感謝！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外，更徵求現代偵探及黑社會秘聞，現代科學及太空星球防衞戰等，多年來，本刊不斷在成長，不斷在變化，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使本刊變得更好，務求變得使讀者更爲滿意。

☆ ☆ ☆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西門丁先生殺手故事集之［鉄觀音］，一批殺手被人僱用作暗殺清廷走狗，誰知最後殺手亦被人追殺……故事情節曲折，詭異莫測，喜歡閱讀緊張刺激、奇情哀艷故事的讀者，不容錯過。

☆ ☆ ☆

［飄香劍］續稿未到，暫停。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	港幣$142.00
	一年	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	港幣$168.00
	一年	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	港幣$228.00
	一年	港幣$4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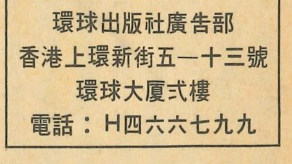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9期
（總號144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手傳奇故事之六／西門丁·文　可飛·圖

鉄觀音

飛虎鋤奸隊的狙擊





溫州城的三香茶館雖然破舊一點，地方也不大，但眞正喜歡飲茶的「茶痴」、「茶癖」都喜歡來這裡品嘗，什麼茶都喝和只懂當水喝，不懂得細品的「茶罐子」却絕少會來光顧。

三香茶館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由經營手法至一切佈置裝飾，都幾乎和七十年前一樣，因此很多都認爲它沒有氣派，好譏者還稱之爲棺材館，因爲常客一般都是老頭子。

但七十年來，三香茶館的特式却一絲不減，茶香、餅香、瓜子香，這三項賴以馳名的絕藝仍然保持下來。

快交巳時了，三香茶館已顯得十分冷清，有些夥計已在磕瓜子。這時候，自外頭卸走進一位胖胖的中年漢，那中年漢子一身風塵，一望便知是經過長途跋涉的，臂彎裡還挾着一柄洋紙傘兒，一個白布搭褳却沉甸甸的。

夥計眼尖，見他指上的漢白玉戒指，已知道這個人是花得起錢的，連忙迎了上去。

那胖漢一直走到靠櫃台的一張空桌兒才坐下。小二哈腰問道：「大爺是頭一遭來的？您要喝什麼茶？」

「有什麼茶？」

小二豪氣地道：「別看咱店小，可天下名茶全都在這裡，您叫得出來，咱就給您送到！」

「那好，替我泡一壺安溪鐵觀音！」

小二一愣，澀聲道：「鐵觀音？咱可沒聽過！」

胖漢不屑地哼了一聲，抬頭對掌櫃道：「掌櫃的，你怎麼請這個一點也不內行的人跑堂？連鐵觀音都不曉得，那鐵羅漢就更加沒聽過了！」

掌櫃忙陪笑道：「客官莫怪，他是新來的！這鐵觀音小號也有，不過因爲產量少，又是新產品，價錢可不便宜，咱們只應酬老主顧。」

「那一壺要多少錢？」

「一兩銀子。」

「不貴，一兩呢？」

掌櫃沉吟道：「本店規矩一壺茶只下四至五錢茶葉，不是零沽店。」

胖漢道：「這樣少豈能喝，你好歹開個價來！」

「還是客官自己出個價！」

「三兩銀子。」

掌櫃搖頭，胖漢又道：「四兩，四兩黃的！」一兩茶葉賣四兩的黃金，那小二聽了吐了吐舌頭，心想掌櫃一定肯賣，誰知掌櫃還是搖頭。胖漢睜開雙眼，道：「五兩黃的賣不賣！」

掌櫃道：「不過一兩不賣，起碼兩兩！」

胖漢道：「誰說我只買兩兩？給我半斤！」

小二一聽幾乎傻了，這人雖然有錢，也不該如此亂花，明知掌櫃是吊他胃口，再來敲他竹扛的，偏有人肯引頸就戮！

掌櫃道：「您付的是現錢？」

「不，是滙通錢莊的票子！」

「好，請進來！」掌櫃推開背後賬房的木門。胖漢自然隨他進去，不久帶着一包茶葉出來，喜孜孜地坐下，掌櫃對那小二道：「小朱，送一壺鐵觀音給他！」

小二泡好了茶，胖漢又點了幾樣糕餅和一個龍舟粽子。他着着實實地吃了一頓才會賬離開。掌櫃又道：「小朱，叫老周來賬房找我！」

＊　＊　＊

夜漸深，湖風吹來，頗有點秋意，把秋老虎日間的威力全掃除，但秦淮河裡仍一片熱鬧，河中的樓船仍燈火輝煌，湖風不時帶來陣陣的鶯歌燕語和男人的調笑聲。

樓船旁邊停泊着許多瓜皮快艇，有載人的、有賣吃的、也有賣歌的，許多快艇都由船娘操槳。

岸上傳來三更的梆子聲，樓船上的人才逐漸乘瓜皮快艇上岸，但燈火依然絢燦。這時候，一直泊在岸邊的一艘比瓜皮快艇稍大的遊艇才開始向當中最大那艘樓船駛去。

遊艇離岸，黑暗之中，突然出現了幾個人，其中一個竟是女的，只見她跳落一艘瓜皮快艇，原來那船上的船娘，一聲不響，便上岸去了。那幾個人分乘三隻快艇，分先後向河中駛去。

遊艇去速不慢，船上有兩條漢子，粗壯的赤着上身，雙臂肌肉賁起，運槳如飛，站在船頭那位瘦削的漢子，年紀較大，看來已有四十靠邊。瘦漢一襲藍袍，甚是寬闊，湖風吹來，獵獵作響，衣袍全貼在前身肌肉上，他却站得穩穩當當，如同一桿標槍。

遊艇終於停在最大那艘樓船邊兒，藍袍中年漢輕輕一躍，跳了上去，往裡面鑽。此刻，那由女子搖槳的瓜皮快艇，一馬當先，也接近樓船。

艇上還有一個駝背的老頭，喊道：「醒酒湯、桂花水蜜糕，麻酥團子，吃過包您再買！」

老頭的嗓子十分大，在寧靜了的秦淮河上，顯得格外嘹亮，遠遠傳出去。

不久，只見樓船裡走出三位漢子來，除剛才那位藍袍瘦漢之外，正中那位年紀未到五十，濃眉獅鼻，一張國字形的面孔圍滿了一匝短髯，顯得甚是威風，右首那一位年紀較輕，不到三十，劍眉斜飛，穿一襲白袍，腰懸長劍，看來有幾分瀟洒。

遊艇上那操槳的漢子連忙長身道：「屬下拜見幫主及右護法！」原來那國字臉的男人，便是近年來，在江夏一帶崛起的「天水幫」幫主余百飛！

「天水幫」崛起甚速，幾年間，已將長江上游兩岸的大小幫會和水旱寨收服。余百飛平定了上游之後，又向中下游擴展勢力。

長江一向由三個老幫會：「飛魚幫」、「白水幫」和「望海幫」控制，並各自佔據地盤，分庭抗禮。但自「天水幫」崛起之後，「飛魚幫」已被消滅，「白水幫」已降，如今只剩下一個「望海幫」。

「望海幫」老幫主已死，其大子萬平波接位兩年，與其弟萬平濤合力苦苦經營，先不求有功，但求能保住地盤，防止「天水幫」的蠶食，因此竟出現中興的現象。不過余百飛却沒有將這兩個後生小子看在眼中！

爲了進一步了解「望海幫」的情況，余

百飛悄悄帶了幾個得力親信，包括「天水幫」的左右護法巫溪和方斗山來江南一帶踩道。

當然饒得余百飛目中無人，但深入虎穴，仍然不敢大意，改名換姓，一切保密，以免爲「望海幫」發覺，而陷身於重圍。

操槳的大漢是「天水幫」「凌波堂」長江第一分舵的副舵主孟雄，此人不但熟悉水性，臂力過人，且對長江水流暗礁等江面江底情況，瞭如指掌，可是他那句話却得到一個凌厲目光的回報。

孟雄自知一時失言，連忙低下頭去。

余百飛沉聲道：「快回去！」今夜他逛秦淮河春光，頗有收獲，心情愉快，不想重責手下，信步去進艙裡坐下，那遊艇便緩緩退後兩丈，然後轉頭往碼頭方向駛去。

「醒酒湯、水蜜糕、痲酥團子！大爺們要那一種？」賣小食的老頭已接近遊艇，又放聲高呼。

藍袍人巫溪道：「通通不買，莫再吵！」

誰知那老頭仍不死心，回頭道：「閨女，唱一曲給大爺們聽聽！」那船孃邊操槳邊唱江南小曲，尾隨着遊艇而去。她貌甚平凡，但嗓子之佳，令人刮目相看，把軟綿綿的一闕小曲，唱得又柔又甜，教人聽了骨頭都酥了。

余百飛頗有驚喜之色，回頭對手下道：「想不到連個普通的船娘，也有此造詣，秦淮河之名，果不虛傳！」

右護法方斗山，眉頭一揚，轉頭緊緊瞪着後面的小船，道：「只怕有蹺蹊，大家小心！」

余百飛被他提醒，這才發覺那瓜皮快艇來得甚快，一直與快艇，保持二三丈的距離。

孟雄臂力之强，余百飛知之甚詳，那船娘能邊運氣唱曲，尚能操槳如飛，豈是尋常女子？

巫溪忙道：「孟雄，快！」

余百飛低聲道：「不，逐漸減慢，讓他追上來！」隨即揚聲道：「也罷，老子今晚喝了不少酒，頭有點暈，就嘗嘗你的醒酒湯！」暗中又向兩位護法遞了個眼色。

巫溪和方斗山跟余百飛已有數年，自然知其脾性，當下立即暗中戒備，那老頭着其女兒操槳過去，並排停泊在遊艇之旁。兩船停定，余百飛道：「來三碗！」

巫溪問道：「你閨女叫什麼名字？學過歌舞麼？」

老頭道：「河上長大的丫頭，那有機會學什麼歌舞？胡亂唱罷了，倒讓大爺們見笑了！珊瑚，還不快謝罪！」

余百飛道：「反正你在做生意，不如着你女兒過來唱兩闕，賞錢自不會少你的！」

老頭道：「丫頭鴉叫，有污清聽，豈敢！」

方斗山冷笑道：「原來老丈還讀過書，說話比咱們還文雅！」

老頭臉色一變，忙道：「這是老漢在船上常聽客人說的，胡亂學幾句……嗯，珊瑚，大爺要你過去唱曲，你自個意下若何？」

珊瑚（船娘）站起行了一禮，道：「奴未見過世面……大爺若是一眞的賞臉，奴便在此唱一曲，請指教！」

余百飛顧盼之間，見另有兩艘瓜皮快艇駛過來，心頭更加雪亮，臉上却不動聲色。道：「也罷，你唱吧！喂，老頭，你的醒酒湯怎還不拿過來，可是故意消遣咱們的？」

老頭見同伴已至，雙手各持一大碗湯，慢慢站起，道：「大爺，醒酒湯來了！」話音剛落，忽將那兩隻大湯碗潑了過去，同時雙脚一蹬，小舟登時退後幾尺，那珊瑚早有準備，雙槳一撐，快艇迅速滑後！

遊艇上四個人都有一身本領，豈會被湯潑着？那方斗山反應最快，白影一閃，人已竄出遊艇，向瓜皮快艇飛去！

他一掠三丈，瓜皮快艇雖然退得快，却也不如他，不過珊瑚對操舟之術甚爲精湛，左手槳一沉一拉，小舟忽然打了個旋，假如方斗山直落而下，便將落河。

方斗山年紀輕輕便能夠坐上「天水幫」右護法之位，自然有其過人之處，只見他雙臂凌空一劃，一撐腰，身子滴溜溜地一轉，斜飛四尺，仍向船頭落去。

那老頭也不空閑着，雙臂如弓，倏地發出一股凌厲的旋風，向方斗山襲去！

與此同時，另外那兩艘瓜皮快艇已駛近，艇上六個人，兩人操掌，兩人挽弓搭箭，箭上縛了棉花，另兩人爲箭引火！兩根着火長箭向遊艇射去。

當方斗山躍出遊艇之後，余百飛及巫溪亦同時發現一件事：船上多了一股刺鼻的味兒！孟雄已首先叫了起來：「不好，那老不死的，潑的不是醒酒湯，而是煤油！」

余百飛當機立斷，喝道：「你別管，只顧操槳！快！」孟雄雙臂用力劃動，只是遊艇雖然比較豪華舒適，那及得輕快的瓜皮艇的靈活快速？

那兩艘瓜皮艇上的人見同伴動了手，便加快前進，遊艇欲逃，豈肯放過？

火箭「颼」射出後，余百飛又喝道：「不要讓箭射上船！」

他飛身躍上船頭，雙袖力拂，將火箭掃落河中，而巫溪則拔出長劍，跳至船尾，用劍將箭撥落！

這一着亦顯然已在對方意料之中，兩個射箭的繼續發箭，另外兩個則用暗器偷襲，讓對方無從撥擋。而操槳的漢子亦十分精明，將舟停在遊艇三丈左右，不讓對方跳過來！

暗器和火箭亂飛之下，巫溪終於爲了要撥落一根火箭，而使右臂中了一柄飛鏢！只聽他大喝一聲：「賊子敢爾，錯過今日，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幫主，屬下中了毒鏢，您請小心！」

他又急又亂之下，更加不行，讓一根火箭飛進艙內，只聞「蓬」的一聲響，船已着了火來！驚呼聲中，孟雄亦中箭落水！

余百飛果然名不虛傳，雙袖急舞，如同撒下天羅地網，連蚊子也飛不過，更遑論火箭和暗器了。可是當船艙起火之後，他亦知道「大勢」已去，猛地尖喝一聲，雙脚一蹬，「卜通」一聲，縱身落河！

巫溪已覺右臂痲痺之感，越來越强烈，見幫主逃跑，也跟着躍落河中。

那邊廂的方斗山武功似乎猶在巫溪之上，而且機靈善變之至，老頭的掌風一臨身，他雙掌一抵，反而發力騰空，再一個「鷂子翻身」，在老頭和船娘中間落下！

這一記，身法之俐落，時間拿捏之準，無一不恰到好處，而且藝高胆更高，使到那船娘一呆之下，也忍不住喝了一聲彩！

方斗山一立定，長劍立即出匣，厲聲道：「拿命來！」他身子似欲向前衝，誰知長劍反而向後刺出！

這一劍更加出人意表，老頭冷不及防，直至長劍將臨身之際方醒覺，用力撐腰之下，脅下仍然中了一劍，他是條老狐狸，知道已無勝算，順勢跳落河中！

方斗山一劍得手，又向船娘刺出，不料這女子並不簡單，當方斗山回劍刺前，下盤不穩之際，猛地轉舵，快艇如神龍擺尾，方斗山猝不及防，驟失重心，亦跌落河中。

那船娘心中大喜，忙不迭雙手操槳，向碼頭方向駛去，可是她高興得太早了，方斗山如果是這般膿包的，又如何能在如日方中的「天水帮」膺重任？

瓜皮快艇正駛出丈餘，便聞「篤」的一聲響，一柄長劍由水底刺穿船底，由船娘的雙股之間戳進，船娘慘叫聲劃破寂靜的河面，瓜皮快艇在河中打旋，周圍的一切，又似乎恢復了平靜，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 * *

秦淮河西岸有楊柳樹、有蘆葦，此際已枯黃凋零，幸好還有幾棵榆樹，尚能抵擋秋日的肅殺，免至於大煞風景。

河風送來四更的梆子聲，天上星疏月淡，蘆葦搖曳，只見一個人自河中冒出頭來，鑽進蘆葦叢中。「呱呱呱！」那人對着河面發出一陣陣像水鴨的叫聲。

過了一陣，又見河面上有一陣急促的喘息聲。

岸上寂靜無人，只餘風吹蘆葦之聲，但聽一個人道：「趁望海帮的人未到，速溜！」聽聲音竟是余百飛。

兩道人影小心翼翼自蘆葦中鑽了出來，果然是余百飛和方斗山。

兩人剛離蘆葦叢，便見旁邊一棵榆樹上跳下兩個黑衣蒙面人，落身其後，提防他們借水遁。與此同時，岸之對面又出現了八九個蒙面黑衣人，將余百飛和方斗山緊緊圍住。

此刻饒得余百飛素來目中無人，亦忍不住驚問道：「你們是什麼人？是不是望海帮的？萬平波昆仲在何處？叫他們出來見我！」

「萬平波？他是什麼東西？」一個蒙面人大笑道：「咱們是飛虎鋤奸會，專殺爲清廷賣命的走狗！你倆納命來吧！」

* * *

余百飛臉色大變，却故意打了個哈哈，道：「什麼鋤奸會，老子可沒聽過！不過既然標榜鋤奸，自是正義組織，爲何鬼鬼祟祟要用布蒙面？」

方斗山接道：「咱們是誰，諸位到底看清楚沒有？萬勿殺錯良民！」

「天水帮帮主和右護法，身份顯赫，豈有看錯之理？」那蒙面人道：「你們借助清廷力量，除掉長江西岸無數漢人組織，莫以爲別人不知道！廢話休說，今日此處便是你倆埋身之所！上！」

先後出現的兩批蒙面人共十個人，立即展開圍攻，這十個人的身手均是不凡，余百飛和方斗山只接觸了幾招，便魂飛魄散。

蒙面人顯然將余百飛視爲第一目標，攻勢都集中在他身上，不過幾個照面，余百飛已中了一刀，但他仍不甘心伏誅，拚命擊出一掌，將那個傷他的蒙面人，打得口吐鮮血倒地。

「誰敢傷老子一根毫毛的，老子便百倍討回！」

可是那些蒙面人並未因有一同伴重傷，而生怯意，相反攻勢更急，余百飛連開腔說話之機也喪失。

方斗山智勇雙全，一開始的時候，便知道今日硬拚根本沒有機會，因此一直苦思脫身之計，他只守不攻，幸而只有三個人圍攻他，他盡量不顯才華，等候良機。

余百飛又中了一劍，前襟已爲鮮血染紅，他脾氣倔强，不想溜掉，存了拚死之心，倏地虎吼一聲，左脚急踢，對面那個持短斧的蒙面漢，閃避不及，小腹中了一腿，身子倒飛，可是他斧頭仍然劈下，刮掉余百飛小腿一層皮，後肩被一桿槍戳了一記！他身負四處傷，插翅亦難飛，爲首那個蒙面人又道：「大家收緊一點，十招之內，取其首級！」

這句話激起余百飛的凶性，猛地暴喝一聲，轉身向那蒙面人攻去。

大喝聲中，方斗山亦同時發難，左手向後一揚，叫道：「看毒針！」長劍第一次展開攻擊，向對面那人刺去！

這一劍，勢如長虹貫日，對面那一個吃了一驚，不由自主退倒幾步，而背後那一個使刀的見方斗山揚手，已恐其發射暗器，立即滑步退開。

方斗山全然不顧第三個蒙面人，對面那個蒙面人退後，他亦倒退三尺，雙脚一頓，拔身而起，左掌在榆樹樹幹上一拍，再借力彈飛！

說時遲、那時快，那第三個蒙面人的一條長鞭已「畢啪」一聲，如蛇兒般在他後背上抽了一記！

鞭梢揚起，帶起幾片碎布，如蝴蝶般在夜風中飛揚！方斗山就像鋼鐵鑄成的一般，那一鞭居然阻止不了其去勢：「卜通」一聲，已投入河中！

使鞭的蒙面人叫道：「快下河追！」

爲首那位蒙面人也道：「萬不能走漏一個，以留有後患！」使斧和使刀的蒙面人立時跳下河去，另外圍攻余百飛的一個使槍的蒙面漢亦翻身跳落河中！

使鞭的回身攻擊余百飛，他長鞭在半空「畢畢啪啪」作响，影响余百飛的心神！余百飛怪笑道：「好好，方斗山你走得好！你們可知道他的厲害麼？今後你們休想有安樂日子過了！」

他這說話一分神，長鞭立時沉下，在他後腦上抽了一記，打得余百飛眼前發黑，說時遲、那時快，爲首那蒙面人長劍已扎進其脅下！

余百飛暴喝一聲，雙掌齊出，向他印去！這一掌乃余百飛畢生功力之所聚，加上怒吼，如天神下降，把棲息在附近的宿鳥也驚醒，振翅飛起！

爲首那蒙面人見狀不敢硬接，棄劍倒飛，但胸膛仍爲餘風掃及，但覺心口發悶，氣血翻騰！

與此同時，另一個使刀的大漢，已自後悄悄撲上：「噗」的一聲響，余百飛的腦袋已離腔，跳落地上，向蘆葦叢滾去！

爲首那個蒙面人顧不得調息，急道：「快拾回首級！」余百飛的首級終於找到，但下河追方斗山的三個蒙面人先後回來，都報稱找不到方斗山。

其中一個問道：「如今咱們怎辦？」

使斧的道：「僱主要的只是余百飛的腦袋，如今已完成任務，管他娘的！」他邊說邊揉着辮子，把水擠出來。

爲首那蒙面人抬頭望着天空，冷冷地道：「剛才諸位沒聽見余百飛說的話麼？」

使鞭的接道：「不錯，斬草除根，否則以後姓方的難免要找咱們報仇！」

爲首那個不徐不疾地道：「今晚雖說大家都蒙着臉，但假如姓方的細心，不難記下咱們說話的口音、武功之路數，再慢慢調查……所以不能放過他，要不他跟清廷一說，咱們日後便寸步難行！」

說至此，他目光一掠，在同伴臉上掃過，續道：「咱們八個人分四組，每組兩人，分左右河岸上下游追趕，正午在河神廟後見面！」當下他分配好人，又將已死的兩個同伴拋落河，八個人便分頭奔去。

天上的烏雲逐漸變白，晨曦終於照到秦淮河岸上，一切如常，只是草叢中多了幾灘血……

* * *

太陽已逐漸移到中央。這個時候，河神廟一向都比較清靜，今天就更加不見人跡了，因爲廟上貼了一張紅紙，寫明今日休息停止進香一天。

廟外素來有各式各樣的小攤販，今日也一個不見，只偶爾見到黑衣人自後牆跳進來。

殿堂不大，但要坐一二十個人還是寬敞得很，現在坐在裏面的，就一共有十五個之多！他們「飛虎鋤奸會」一共十八個人，已死了三個。

十五個人依然如昨夜的裝束，八個黑衣蒙面人，七個身穿漁家衣服，但臉上亦蒙着布的人。爲首那個坐在正中，兩旁各坐七個人。

「都到齊了，沒有方斗山的踪跡？」

十四個人一齊表示沒有。爲首那人目光十分凌厲，道：「難道他插翅飛走了不成？」

「一號，你莫長他人志氣，也許姓方的吃了六號一鞭「暈死過去……在河中溺斃了！」

一號便是爲首那個蒙面人，只聽他冷哼一聲，沉聲道：「簡直豈有此理！十號，某家不知道你是憑什麼被僱主照上的！單聽你說的這幾句話，便沒資格當殺手！」

十號（使斧頭蒙面漢）聞後亦怒而相譏：「一號，你又是什麼東西？憑什麼指揮咱們？」

一號悠悠地道：「某不知你們每一個人的身份，你們除了知道某襟上用金絲綉上了一隻仙鶴之外，亦一無所知，不過某却受令於僱主，統籌這次刺殺余百飛的計劃，而你們十七個人也全歸某指揮，相信你們受聘之時，僱主亦向你們交代過！」

原來他們根本不是什麼「飛虎鋤奸會」，只是十八名來自不同地方的殺手。這些殺手聲名、地位、武功自然有參差，但却各有所長。有的長於策劃；有的長於應變；有的輕功好；有的水性熟悉，不過有一點相同的：他們都有職業道德！

當下六號道：「一號，這些咱們都知道，快說下一步計劃！」

一號道：「某建議再分頭行事，一路人去附近繼續秘密搜索方斗山；另一路則到江夏一帶埋伏，務求方斗山在回『天水帮』總舵前，將其擊殺！」

十號道：「我反對，多殺一個方斗山，頗費不少心血時日，但酬勞却全無增加！」

一號沉聲道：「這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了咱們在座所有的人！」他轉頭目注左首第一位蒙面人。

三號（昨晚割掉余百飛首級的蒙面人）緩緩地道：「本人贊成一號之建議，因爲那姓方的不是省油燈，他若活着回去，把一切告訴清廷，日後大家行動都不甚方便！嗯，還有誰反對的，大可以提出異議，供大家研究！」

他這一說，大家都覺得有理，無人反對，十號孤掌難鳴，只好默許，不料他對面却有人道：「在下不反對，但我因有事不能參加……」

一號急問：「九號有何事？」幾乎所有人都注視着他。

九號的聲音聽來甚爲清潤溫文。「因爲在下家中有事，不宜再躭誤。如果一號認爲我不參加殲殺方斗山，要扣酹金者，在下不反對！」

十號又吼叫起來：「誰知道你會否去官府處報訊！」大家都贊成十號之看法，目光變得十分凌厲。

九號怒道：「在下若果是這種人，僱主也不會請我參加！」

四號道：「難說得很，一則僱主對閣下亦未必深知；二則人乃善變之動物！」

一號急道：「九號，你不必再說，大家既然不贊成你半途退出，你便留下來，以免日後有事，你反而脫不了嫌疑，某這句話可是爲你好！」

九號想了一下，終於點頭，道：「但不知這計劃可有限期，否則假如方斗山從此以後，匿在深山野嶺，咱們十五人，豈不是要共同生活至死？」

這句話提醒了旁人，十一號（賣醒酒湯的老頭）道：「此話有理，一號好歹須定個日期！」

一號道：「此去江夏，來回也須不少時日，嗯，就以二個月爲期如何？」

「太久了！」九號反對：「此去江夏快馬二十日已夠，應以一個月爲期方合！」

二號道：「彼此折衷一下；就以一個半月爲期吧！」

當下衆人均無異議，十一號又道：「某之義女已死，而余百飛亦已伏誅，未知何時去取酹金？說句難聽的話，衆人去追殺方斗山有什麼閃失，嘿嘿，這宗生意豈不是白做？」

一號道：「你無須担心，酹金已在某

身上，每人一封，如今便派發，至於死了的五號、八號和十八號那三份，除十八號那份交給你之外，餘兩份某已退回給僱主，請他自己處理！」

當下他取出一疊火漆信封來，按照信封上的編號派發，事畢一號又道：「信，某未拆過，數目對不對某亦不知道，你們如今可拆開來看看！」他揚一揚手中那封信，接道：「包括某這封亦未拆！」他首先撕掉封口，自內取出一張銀票來，只看了一下，便納回懷中。

其餘的殺手，自二號以下，亦紛紛拆開來檢視，無人有異議，料僱主守諾言，並無剋扣酹金。

一號干乾咳一聲，道：「如今分配人了！十一號，這一帶你比較熟悉，便由你負責搜索……」

十一號截口道：「你如何知道老漢對此地較熟悉？」

一號道：「某不會去調查你們任何人，是僱主說的。還有，殺了方斗山，僱主願每日多付兩百兩銀子，故此也不是白做！假如無人反對，某現在便開始分配！」他目光忽又凌厲起來，往在座之人面上一掃而過。饒得在座都是殺人不眨眼之殺手，一接觸到一號之目光，都有點心底發寒，忍不住都泛上一個疑問：一號到底是誰？

自三天之前，這十八個人第一次接觸之後，便一直由一號主持一切，他計劃周詳，頭腦冷靜，對其領導地位，無人產生反感，相反大家有敬畏之心，幸好昨夜圍攻余百飛時，他露展過武功，雖然技藝不凡，却未至令人震驚的地步！

二號、九號和十一號此刻同時暗道：「幸好此人武功並不可怕，否則以後難以安枕！」

一號分配完畢，道：「去江夏的八人，由某和二號負責，咱們先行一步，留下的那一隊稍候離開。」

八人去後，廳內只剩六號、九號、十一號、十二號、十四號、十五號、和十七號。除了一二號之外，其他的編號並不代表其身份地位，不過既然一號交代過由十一號率領，其餘六人也樂得清閒。

十一號忽然長長一嘆：「一號是在爲難老夫！」

六號訝然問道：「閣下此是何意？」

「咱們七個人如何逐寸搜查，何況又不能堂然皇之進行！」十一號反問：「六號你有何高見！」

六號想了一下，道：「反正有個半月時間，咱們可以慢慢調查！」

十一號冷笑道：「此亦算是良策麼？」

六號惱羞成怒地道：「莫非你又有好辦法？」

「某就是一時想不起才問諸位，只是你連這種辦法也敢提，豈不令人失望！」

六號霍地站了起來，手指已抓住長鞭鞭柄，怒目而視。十一號道：「如果閣下欲與某調位置的，某歡迎之至！」

殺手有兩類，一是冷靜機警，以智取勝；一是凶殘成性，脾氣暴躁，以力取勝，六號却介乎兩者之間，他到底不是莽夫之馬，一怔之下，長笑道：「在下自知才疏德淺，不敢奪人之好，還是由老兄主持！」

十二號道：「不管誰做主持，總得有個辦法，方能奏效！」

「我有個辦法，只不知行不行得通！」

衆人轉頭望去，說話的原來是九號。

十二號忙道：「九號請說！」

「想方斗山吃了六號一鞭，後背受傷不輕，他受傷之後，料會去找大夫治理，否則也會去藥店買藥，咱們由這方面下手調查，說不定能找到他，或得到其有關的訊息！」

十七號年紀看來較輕，開口讚道：「好辦法，你怎不早說？」

十一號瞪了他一眼，乾咳一聲道：「在無更好之策下，這還不失是個好辦法，就由此進行調查，三日之後，咱們在江寧府連陞客棧東一院見面！」

七個人離開河神廟之後，各自向一個方向赴去，首先他們必須找個地方改換裝束。

九號匿在一棵大樹後面，直至其他六個人都去遠，他才鑽進樹叢後改換裝束，良久，在樹叢後走出來，已是一個風度翩翩的書生，這書生唇紅齒白，英俊之至。

他肩上還掛了一個搭褳。

雖然已有了好辦法，但江寧府這般大，秦淮河流域又廣，大夫和藥店也不知有多少，從何落手？方斗山到底在何方？

* * *

方斗山到底會去了何方？九號腦海中不斷盤旋着這個問題。

照常理推測，假如方斗山傷勢不重，他上岸之後，必然會立即向西逃，無論如何，到了江夏自然安全得多！

若然是此點，那根本又無須找他了，就把任務交與一號他們那八人去完成。但設若方斗山受傷匪淺，他又會躲在何處養傷？

九號立在岸邊，望着滔滔不絕的河水，只覺心潮比浪還高。

尚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方斗山受傷被困的機會大，還是扶傷逃脫的機會大？想來想去，他覺得方斗山受的傷不輕，留在附近養傷的機會較大！

正在想得出神之際，耳際忽聞人聲：「客官要渡河嗎？到對岸去只收二文金。」

九號見舟子年紀才十六歲，一臉的憨相，但骨骼粗壯，肌肉結實黧黑，有了好感，一躍而下。舟子料不到這又文弱書生的身手居然如此瀟洒，呆了一呆，問道：「客官要到對岸？」

「不，去府城！」九號心頭一動，脫口而道：「快一點！」不錯，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照九號的直覺，方斗山是個聰明頂透的人，否則又怎會在重重圍困之下逃脫？

他一直皺着眉頭，直到此刻，眉頭才舒展，嘴角泛起一抹淺笑，舟子看了心中想道：「這客官好俊，我若是女子也會看上他！」

九號不是無意識地笑，而是他覺得已在千萬條線頭之間，抓到了一條，他很有信心線子的另一端，拴着的正是方斗山！

方斗山此刻一定是在江寧府城內！

* * *

方斗山此刻果然是躲在江寧府城內！

提起江寧府可是顯赫之地，三國孫吳建都於此，稱建康，明初建都於此，稱爲應天府，遷都之後，改稱南京，至淸方復宋之名稱，江寧府。

方斗山雖然躲在江寧府，但九號只猜到一半，他固然受傷，但傷勢並不沉重至沒法乘馬回江夏，他留在江寧是另有用意！

長江流域老幫會之一的「望海幫」總舵便設在江寧城，方斗山的確不簡單，否則余百飛也不會委以右護法之重任。

當他忍痛跳落秦淮河後，便拚命向上游游去，他水性之佳，連余百飛都自嘆不如。游了一陣，便至岸邊，藏身於蘆葦叢中喘息。

這正是他聰明的地方，假如他繼續前進的話，難免會被「飛虎鋤奸會」成員發現，他匿在蘆葦中直至天亮。

天亮之後，秦淮河又開始了它之繁忙，舟艇川流不息，方斗山一直等到一艘有艙的單桅貨船駛近，才游過去，爬上去，詐稱遇到海盜被推落水。

船上的船伕都是老實人，見他長相斯文，不由信了，不但奉上傷藥，還拿衣服給他替換。

方斗山喘息既定，便決定暫時留在江寧城，還有兩層含意，第一避敵；等二是打探「飛虎鋤奸會」的底細，以便日後報仇。

他今年廿七歲，二十一歲下山，二十四歲加入「天水幫」。二十六歲與巫溪因積功而同時被委任護法。除了武功超衆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的謀略和機智！他往往在失敗之時，便佈置反擊之道，並迅速佈置，反敗爲勝，令人防不勝防。

方斗山入城之後，到藥店買了兩包傷藥，一爲內服，一爲外敷，然後投店。

這時候，他剛午睡醒來，躺在床上，回憶昨晚的經過，記憶猶新，昨晚之風暴歷歷在目。「天水幫」三個巨擘，一夜之間去了兩個，只剩下他方斗山一人，形勢逆轉，使他不得不仔細考慮，亦不得不重新佈置。

方斗山的閱歷不如余百飛和巫溪，但他倆也沒未聽過「飛虎鋤奸會」的大名，因此很可能是對方臨時杜選的。

余百飛以爲他們是「望海幫」的人，不但已爲對方所不認，而且他亦認爲不是！因爲這些人武功高而雜，招式平淡而實用，出手快，認位準。「望海幫」豈有這許多好手，因而方斗山認爲這干人可能是殺手！

是誰有這般大的手筆，一口氣請了這許多殺手，須知一個職業殺手的酬勞已不低，十八個殺手需費多少銀子，又有誰與「天水幫」有這種不共戴天之仇？

方斗山首先便想到「望海幫」萬氏兄弟來，一者「望海幫」處江南魚米之鄉，油水多財力雄厚，二則此處是「望海幫」勢力範圍，三則「天水幫」久已有滅彼之心，「望海幫」又焉會不知？故先下手爲强便不足爲奇了。

方斗山居然痛恨萬氏昆仲，但對他們線眼之廣及銳利，以至組織殺手狙擊之能力，又不能不佩服！

萬平波及萬平濤比他們老子萬里望還難對付！接着方斗山又泛上一個新問題來：「望海幫」會否趁余百飛及巫溪被殺，自己受傷流落在江寧，而發奇兵突襲「天水幫」？

一想到此，方斗山再也躺不住，立即披衣下床，首先喬裝一下，扮成一位商賈，然後才悄悄離開悅來客棧。

＊　＊　＊

余百飛、巫溪和方斗山不會貿貿然來江南，他們事先已聯絡了兩位在江寧城內的朋友，在萬一出現危機時，有個退避之所，這兩位朋友，一位是孟雄的表哥，在城內做小生意；另一個則也是武林中人，不過此人並不活躍，住在東三巷內，姓梁名雙通。

方斗山離開客棧首先便去找梁雙通打探「望海幫」的動靜，因爲梁家世居江寧，人面甚熟。

可是方斗山一到東三巷便聽見一陣哭聲，他心頭一沉，隱覺不妙，果然見梁家門外掛着白紙燈籠，不用問也知梁家有人過世了，方斗山還估料死的是梁雙通。

到門外，見紙燈上的藍字果然，難怪已方一切行動都落在對方眼中，連梁雙通亦被殺，還有什麼話好說？這刹那，方斗山忽然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不過他仍存有僥倖之心，「颼」地一聲躍進小院之內，一個家丁立即詢問道：「你是何人？敢來梁家亂闖！」

「請問梁公子在家麼？在下來自江夏，乃梁家喬梓之友，煩你通報一聲！」

梁雙通的兒子今年十七歲，曾與方斗山見過面，當下聞報出來，方斗山立問：

「公子，令尊是犯病而死的？」

「不是！」梁雙通之子咬牙道：「家父是被人殺死於街頭的，時間是昨夜，今早有人見到才來報訊。方護法可知是誰下的毒手？」

方斗山苦笑道：「連在下也想找尋凶手，敝帮主和巫護法亦遭了毒手！」

梁子大驚：「急問：「當時難道你不在場？」

方斗山遂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梁子又問：「是誰僱來的殺手？」

方斗山反問：「這幾天有人在府上外面徘徊？」

梁子急怒攻心，道：「寒舍根本沒有人留意，事實上咱們也不過見了一次面！咦，莫非是『望海幫』幹的？」

「在下正有此想法，故此來打聽『望海幫』的動靜！還有，從今天起，公子須小心提防，若有可能者，最好去遠親處暫避一下！」

「望海幫那方面倒聽不到什麼動靜，至於躲避亦無可能，總不能不爲家人辦身後事！」

「堂上有什麼人？」

「尚未發訃，只有家人。」

「如此待在下到靈前上一炷淸香！」

＊　＊　＊

孟雄的表哥朱子雲剛回家休息，準備吃飯，忽然窗子被人震開，跳進一條漢子來，不由大吃一驚，方斗山忙道：「朱兄莫怕，在下方斗山！」

朱子雲拍拍胸膛，道：「在下被你嚇壞了，爲何不走大門却踰牆而入？」

方斗山又將他們三個受襲的事說了一遍，再詢問朱子雲幾個問題，可惜朱子雲什麼都不知道。方斗山又叮嚀了他一番，抱拳告辭。

朱子雲忽道：「方兄，今午聽人說河上撈到這好幾具屍體，你要不要去看看？衙門內倒有個相熟的朋友……」

方斗山不想他淌此渾水，忙道：「不必了，朱兄珍重！」說完仍由後窗跳出去。後窗對着圍牆，方斗山一躍而過。

這一次，「天水帮」一行十二人到江南，由於怕人多太過觸目，故此分開行動，去秦淮河逛樓船，余百飛只帶巫溪，方斗山和孟雄，另有兩個親信在岸上接應，當夜那兩人毫無動靜，方斗山估計他倆已被「飛虎鋤奸會」所殺，不過另外那六個人則可能尚未暴露。

方斗山精神稍振，又轉向南行。街上行人並無多大的異常，亦不見大羣人一齊行動，竟似十分平靜，方斗山到順天客棧西院，看到外面裡面靜悄悄的，不聞一絲聲息，方斗山心頭登時一沉。

他猛吸一口氣，轉頭向四周一望，雖然什麼也看不到，但他的感覺却告訴他有危機，正在不知進退之際，忽見走廊上有小二走過，心頭一動，忙問：「小二哥，這是東院麼？」

小二道：「這是西院，東院在那邊！」

「謝謝！」方斗山立即向東轉去，他剛踏上走廊，便聞西院那邊傳來一陣衣袂聲，方斗山不敢怠慢，見廂房裡一扇門虛掩着，立即閃身進去。

房內無人，但被褥却甚凌亂，料房客剛出去。方斗山推開窗子，忽又縮回去，彎腰竄到床底下。果然他剛藏好身子，房門忽被人推開，方斗山只能看到兩對薄底快靴慢慢走進房來，但突然加速，並由窗子跳了出去。

方斗山反應亦快，由床下爬出來，躍起推開承塵，再鑽了上去，弄好承塵之後，俯身而下，凝神靜聽。

俄頃，又聞兩個輕微的脚步聲，估計那兩個人出窗追不到人，又回房搜索。忽聽一個男子低沉的聲音道：「會否在上面？」

方斗山一顆心立即揪緊，又不聞下面有聲音，不知他倆如何行動，心中更是緊張，他五指緊緊抓住衣內的劍柄。

就在此刻，下面忽然傳來一道驚叫：「喂，你倆爲何跑進俺房內？來人呀，有賊！」

「別叫，快滾！」

「喂，掌櫃的，你們客棧怎地可以任人進出客房？」他話未說罷，便又傳出一道尖銳的叫聲。

方斗山當機立斷，雙脚猛力用力一頓，木格斷裂，一大片承塵「嘩啦啦」地跌了下去，這一着，下面的人冷不及防，驚叫怪叫齊起，方斗山雙脚一落地，便用力一彈，身子縮起像一隻煮熟的小蝦，由窗口彈了出去。

窗外是條通道，方斗山脚一落地，輕輕一轉，面對圍牆，振衣翻過去，外面是條小巷，方斗山頭也不回，便向巷口衝去。

小巷連接大街，正是華燈初上之時，街上行人如鯽，茶樓飯肆高朋滿座。方斗山見附近便有一間酒樓，忙不迭隨人羣擠了進去。

他不在大堂停留，直入後頭，一頭鑽進茅厠，把上衣脫下，原來裡面還有一件藍袍，再由腰帶裡抽出一把描金扇來，然後將原來那件外衣拋落茅厠。

＊　＊　＊

金陵酒樓是江寧城有數的大酒樓之一，樓高兩層，方斗山慢慢拾級而上，恰好靠窗那張座頭有人會賬離開，他不慌不忙走過去。

斜對面又有一間酒樓，那便是方斗山剛才拋下外衣之處，街上行人無異狀，似乎無人發現他已轉來此處。

「客官吃點什麼？」

「來碟板鴨，再來兩個可口的小菜，一壺陳年狀元紅！」方斗山打發小二去後，腦海裡立即浮上剛才那一幕來。他肯定在順天客棧內追他的，也是殺手，亦可能是「飛虎鋤奸會」的成員。

「天水帮」六位高手住在順天客棧內，他們是不是也被殺害了？方斗山却希望他們是聽到風聲而轉移了。

自古以來，茶樓酒肆都是龍蛇混雜之地，亦是各種消息、「謠言」和閒話的傳播場所。故此方斗山便暗中留意四周的食客。

果然不斷聽到議論秦淮河上浮屍的閒話，多數認爲是「望海帮」處決叛徒或反對者。忽然有個壯漢大吼一聲，道：「誰敢再胡說是咱們望海帮所幹的？」

所有的食客都望着他，樓上的吵雜聲也在這剎那間消失。那壯漢似乎有點得意，說道：「咱們望海帮辦事向來光明正大，是咱們干的，絕不否認，不是咱們幹的，却不甘揹黑鍋！」

有個年輕人問道：「卜大哥，那是誰幹的？」

那姓卜的壯漢道：「要是咱們知道的，還會在此喝悶酒麼？他娘的，那些不長進的狗賊，到咱江寧撒野，居然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方斗山心中暗暗冷笑：「萬氏昆仲眞會做戲，故意叫手下到外面否認一番！」

驀地一個念頭翻了上來：他們天水帮十二人到江寧至昨日爲止才四天，望海帮可以在四天之內，找到十八位殺手？

這是個極大的破綻！方斗山暗覺自己爲何至今才醒覺。儘管那些「飛虎鋤奸會」的成員，他一個也不認識（根本無從認識），不過從他們的武功路數上却也看得出，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因爲包括了東西南北各方專長的武功！

菜送來了，方斗山斟了一杯酒，邊吃邊思索。

假如上述的推論正確的，則這一宗暗殺計劃並非望海帮做的！除非是事前漏了消息。可是天水帮暗中下江南之事，事先只有余百飛、巫溪和自己三人知道，其餘幾人也是在上了路之後才知道要去何處，以及各人的任務。

再假設那幾個人之中有人走漏消息，也只有半個月的時間，以如此短促的時間去僱請十多個殺手不太難，難得的是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方斗山越想越亂，不由又喝了一杯酒，猛扒幾口菜。

余百飛不可能會洩漏消息，巫溪亦無可能，自己則一定守口如瓶，那麼消息是如何洩漏的？

方斗山覺得在此情況下，絕無可能解開謎團，因此草草塡飽肚子，便着小二會賬。

當方斗山走下樓梯時，下面恰也有位穿藍袍的青年走上來，那人低着頭，几乎撞到他懷中，幸好方斗山及時閃開。

那人低聲道歉，匆匆自他身旁上樓，可是他登了兩級忽又住脚，這剎那，方斗山心頭突生異樣，忍不住回頭望去，只見那人也在望着自己，目光十分銳利！

逢勁敵互逞機心

方斗山突生不妙之感，收回目光，轉身下樓，誰知那青年「颼」的一聲，又自上面追下來，一個閃身，攔在方斗山身前！

方斗山臉色一沉，冷冷地道：「在下並無白食，閣下枉作攔路狗！」

那青年正是殺手九號，只見他一臉愕然之色，道：「方兄，你幾時來了這裡的？怎不來找小弟？咦，不對不對，你明明認識小弟的，何事假作不認識？」

方斗山這一驚非同小可，未知自己幾時露了破綻，當下只好硬着頭皮道：「在下既非姓方，也不認識你！你要借錢，也無須亂攀關係！」

「哈！方兄怎反咬一口？明明是你今春在江夏望江酒樓欠我一頓酒，反說小弟要向你借錢！」九號憤慨地道：「方兄，你若不賠，小弟也可向巫兄要！」

這一來，對方顯然並非白撞的了，方斗山更驚，急中生智，自懷中掏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來，冷笑道：「狗賊，老子身上銀子多得很，若是我認識你的，莫說一頓酒，一百頓酒也還得起你！小二，快將這無賴趕掉！」

這一嚷食客和小二都圍了過來，方斗山掉頭欲行，誰知九號尚有一道殺手鐧。「方護法，小弟念你在落難當中，不與你計較，可是你也不該如此絕情！嘿嘿，這裡面便有望海帮的朋友，要不要請他們來評個理？殺了人却栽在望海帮的頭上，你好大的胆子……」

話未說畢，方斗山已如箭離弦，向店門口射去！他邊飛掠，邊擧臂如弓，分開看熱鬧的人，只見人潮如浪滾動，方斗山一路無阻而去。

可是九號見狀早料到自己並無看錯人，當下立即提氣追趕，但見樓上那姓卜的壯漢叫道：「你們兩個都給老子站住！」

他越叫，方斗山和九號跑得越快，俄頃已飛出大門，方斗山首先跳上對面平房屋頂，九號好不容易找到他，豈肯讓他從容逃跑？苦追不輟。

方斗山見他輕功不在自己之下，心頭更驚，恐其同黨埋伏在附近，突然回頭把頭一揚，喝道：「看鏢！」

九號連忙偏身一讓，卻不見有暗器，方知中計，而方斗山又將距離拉遠，他一怒也喝道：「你也吃我一鏢！」一俯身抓起一塊瓦片，却不發出。

方斗山耳聽八方，心中暗暗冷笑：「某家若上當，還敢在長江稱雄！」心念未了，背後風聲大作，未知飛來者是何物，忙不迭向旁一閃，隨即半轉身一瞥！

一塊瓦片自他身旁飛過，他暗中咒罵了一句，九號也趁他一慢，又將距離縮短，保持在丈五左右。

方斗山心頭一懍，忖道：「想不到這小子也有點鬼心思，今日萬萬不能大意！」

「方斗山，快停下來，咱們已在周圍撒下天羅地網，你今夜插翅亦飛不掉！」

方斗山走勢絲毫不慢，暗道：「你這一招只能騙騙三歲的小孩，若有同黨，豈有告訴某家之理？」

九號見他不停，亦暗暗後悔自己無端端洩了底，當下咬牙展盡平生本領追趕，他素以輕功自詡，甚有信心再將距離縮短。「好，今日便與你鬥鬥脚技，看誰的本領高！」

不料他固然拚力追，方斗山亦出盡吃奶之力，亡命而逃，距離始終不變！當眞是半斤八兩，棋逢敵手！

眨眼間，兩人已自南城區馳至北城區，仍不能分出勝負。九號腦海中靈光一閃，突然又猛喝一聲：「看鏢！」這一次他不敢俯身拾瓦片，而是用身上碎銀作暗器。只要方斗山橫閃、跳高、或轉身擋架，他便有信心截住方斗山！

不料他的計算全然落空，只聞「嘩啦」一陣瓦片响聲，緊接着沙塵飛揚，原來方斗山居然頓足震碎瓦片，飛身墜入屋內！

這一着大出九號意料，不過他到底是個聰明人，只走前兩步便立定，先冷靜一下，估計方斗山下一步的行動。

假如自己貿貿然跟着跳下去，方斗山極可能有準備，正好趁自己身在半空時，進行突襲；假如自己跳下去，他不偷襲，亦可能趁機由窗子、大門或後門溜掉，屆時就未必能追得上！

九號決定站在屋頂，眼觀四方，靜待方斗山行動，屆時再訂策略，一時之間，兩人都停止行動，一個在屋內，一個在屋頂，你既然不敢下來，我亦不敢上去，大家乾耗着。

秋天夜風頗急，每一陣風都帶來一片沙塵，但此刻天地間也似只餘夜風和沙塵！

* * *

方斗山跌落屋內，下面居然是間放雜物的小室，並無人在，眞是個好地方，他立即站在一旁，輕輕將劍拔了出來，雙眼望着屋頂的破洞，準備撲擊，就像一頭已發現野獸的獵犬般！

可是獵物却久久不見動靜，饒得他方斗山素來冷靜沉着，此際亦有點沉不住氣，正在心煩意亂之時，忽然門外傳來一陣脚步聲，有人喝道道：「裡面有沒有人？快出來！」

原來這院頗大，分前中後三進，這雜物室在後進，主人家道中落，人丁單薄，後院無人居住，前面的人聽見响聲，下床披衣趕過來，也要花一陣時間。

方斗山大聲喝道：「快走，上面有個汪洋大盜，小心他抓不到我，傷害你們！」

不料上面的九號亦叫道：「你們聽着，屋內那人才是江洋大盜，今早河上的浮屍，便是他的傑作，現在被我困在裡面，你們守住四方，不可讓他逃掉！」

他這一招比方斗山更厲害！方斗山又氣又恨，偏又奈何不了對方，只好道：「你們快拿梯來，合力上去抓住他，好交給官府！喂，去一人個到衙門報訊！」

這一叫，外面那三個家丁怎還敢逗留？發一聲喊，跑得乾乾淨淨。只聽九號又道：「方斗山，你不出來，某便與你耗着，看最後誰佔便宜。」

方斗山暗道：「天亮之後，他同伴必會發現他，屆時……」他心雖焦，但上面那人的本領肯定不弱，又無把握在此情況下，能安全脫險。

忽然，他又想到一個問題：「這小子是從何處認出我來？他是無意中巧遇某的，還是一直跟踪着我？」想到此，他後背出了一陣冷汗。

* * *

九號是從何認出方斗山的？

九號乘船進城之後，跑了幾家藥店查詢，可是由於方斗山改了裝束，加上江寧是個大地方，武人雲集，藥店每天都賣出不少的傷藥，如何記得他？

九號不得要領，只好找地方塡肚子，他跟方斗山一般心思，也想借酒樓這種場所，了解一些情況，所以選擇金陵酒樓。

當他邊拾級上樓邊估量方斗山的去向時，與方斗山巧遇了，不過那時候他根本不知道幾乎與己碰個滿懷的人，便是自己踏破鐵鞋尋覓之人。

可是當他跟方斗山擦身而過時，鼻端却嗅到一股陣陣的藥味，他心頭一動，決定以言試探，因此一開始便把那人當作方斗山，誰知居然誤打誤中。

待他見到方斗山在自己「恫嚇」之下，臉色大變，便知道沒找錯人。

* * *

門外那些脚步聲離去，方斗山也想到一個解開僵局的辦法。他躡手躡脚到墻角，抓起一隻空罈子，手臂一掄，罈子飛上，撞破屋頂，但聞「嘩啦啦」，一陣亂响，塵土與碎片亂飛。

當碎片落地之時，方斗山又抄起一張三脚板櫈，用力向窗子拋擲過去，又一陣亂响，窗櫺碎裂，板櫈飛出街外，方斗山却在這時候，悄悄推門，誰知那門在外面反鎖，一推不能開，只好用力將之撞破。

門外是座庭院，只有幾座假山，而無花草，料廢置已久，方斗山但覺一陣涼快，頭也不回便向中院衝去。

中院有廂房，方斗山震開一扇門，閃了進去，順手將門關上。房內有床，錦帳低垂，方斗山輕輕走前，剛揭起帳子，床內忽然發出一個女人的尖叫聲。

方斗山喝道：「住口！」長劍一指，那女人身子如篩米般亂抖，瞧其模樣，料是丫頭，方斗山一指封了其痲穴。

與此同時，他又聞一陣衣袂聲傳來，方斗山一急之下，也鑽上了床，輕輕對那丫頭道：「你小心應付，否則取你的小命。」說罷解開其痲穴，又把盤起的辮子解下來，再將上衣褪至胸下，躺在丫頭身後。

脚步聲已至門外，莫說那丫頭，就連方斗山也緊張起來。萬一被對方看穿身份，他處身不利，很可能不敵，他本來可以破窗而逃的，但估計擺脫不了對方的糾纏，又恐其他殺手就在附近，則非葬身江寧不可。

* * *

九號猛覺屋頂一陣晃動，心知不妙，他反應甚快，輕輕躍上屋頂，沙塵飛揚之中，下面又傳來一陣亂响聲，九號暗叫不好，立即向中躍落。

可是當他定下神來，見地上有張板櫈，又暗叫一聲不好，忙不迭重新躍回屋頂，只見一道淡淡的人影向中院竄出，他想也不想，雙脚一蹬，如離弦之矢射出。

但當他立足走廊，却不見方斗山的人影，正是猜疑之際，忽聞一個女人的尖叫聲，他心中冷笑一聲，小心翼翼，沿廊而進，循聲找去。

聲音似發自正中那一間廂房，九號伸手推門推不動，猛一掌將其震開，房內又傳來一道女人的尖叫聲。

九號慢慢走前，倏地一劍將帳子絞落，黑暗中隱隱約約見床上一女一男，身子顫抖。那女的結結巴巴地道：「咱們只是下人……沒什麼錢……」

九號見他們身子半裸，暗罵一聲倒霉，問道：「剛才有沒有人進來。」

丫頭忙不迭地道：「沒有……沒有。」

九號快步衝出房門，剛走了幾步，忽然醒起一件事來，房內那兩人如果是夫婦，為何只有一對鞋？他心頭一動，立即又回頭向廂房竄進去，只見窗口人影一閃，九號大叫一聲，急射而去。

他人至窗前，突然停定，抓起一隻花瓶，往外面拋去，花瓶落地碎成粉，九號不見動靜，這才跳出去，可是當他出去，已無方斗山的踪影。

九號躍上屋脊望去，四周寂寂，不見一個人影，他心頭窩了一團火，眼看可以殺了方斗山，却又被他溜掉，他如今受傷，不趁此良機殺了他，日後機會更微。

這剎那，九號忽然覺得方斗山實在是位勁敵，不但武功與已相當，就算智力亦難分上下。

九號忽然興起一股爭雄鬥勝之心，決定跟方斗山周旋到底，一定要把方斗山搜出來，他在屋頂上只停了一下，便又向前院飛去。

* * *

前院通常是廳堂和耳房，也有在廳後設客房的，這一棟院子亦不例外，九號穿過暗廊，到廳堂，借着淡淡的星月光輝，可見這廳頗大，但却令人有衰落的感覺，九號凝神聽了一陣，不聞有呼吸聲，便亮起了火摺子。

火光一起，廳內情況盡入眼底，不見有人，九號望一望天空，暗道：「莫非他已溜掉？」可是他仍不心息，吹熄了火，緊一緊手中劍，向一間耳房走去。

這房門半掩，九號用力一推，門外無人，但房內桌上却點上根蠟燭，錦帳揚起一邊，床上被褥凌亂，床上之人，似乎已離開，床之對面，有一座屏風，九號輕吸一口氣，慢慢走前。

* * *

方斗山一待九號出房，立即自床上躍起，由窗口射出，同時急不及待向前堂飛去，當他到前院暗廊處，忽見外面有人進廳，接着鬼鬼祟祟走進右首那間耳房，緊接着，左首耳房之門打開，自內走出一位少女，也走進右首那間耳房，方斗山略一沉吟，耳際又聞背後有衣袂聲傳來，他不跑，反而竄進左首那間耳房，鑽到屏風後面。

他喘息稍定，聽見門外有脚步聲，忙將劍取了出來，全身勁力貫注於雙臂，只要殺手九號接近，便毫不猶疑會給予致命的一擊。

俄頃，似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進房，然後又慢慢向屏風移近，這刹那，方斗山忽然聞到一陣奇怪的香氣，他剛一愕，門口突然傳來一道驚叫。

與此同時，方斗山左掌突然印在屏風上，屏風立即傾倒。

殺手九號本不虞屏風後有人，只不過既然來了，自無不過去查視之理，當他走近屏風時，門口突然出現了一個少女，他一怔之下，屏風便傾倒。

好個九號反應極快，立即向後彈飛，「砰」的一聲響，屏風倒地，整間房子也震了一震，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方斗山抱劍飛射過來。

變生肘腋，殺手九號忙不迭舉劍一格，「噹」的一聲金鐵交鳴聲之後，九號來不及運勁，只覺對方由劍上傳來之力，難以抵禦，不由自主退了一步，同時手臂揚起。

「颼!」方斗山長劍去勢未盡，劍尖刺進殺手九號的脅下，幸好九號下意識地向後一退，否則早已喪命，饒得如此，鮮血亦已染紅了衣襟。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殺手九號歷過不少風浪，臨危不亂，扭腰偏身一閃，就在此刻，外面突然又傳來一陣脚步聲，方斗山顧不得殺九號，轉身拍開窗子，一射而出。

殺手九號這刹那，亦心神慌亂，見門口走進幾位彪形大漢，來不及細思，亦由窗口逃逸，耳際仍聞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快追!」

九號出窗再一彈，忍痛躍上圍墻，再往外躍下，這時候，他自顧不暇，已顧不得方斗山去了何處。

他剛躍落街，便亡命而逃，回頭一望，背後有三道人影，鍥而不捨，看其身法，竟是武林好手，九號一驚非同小可，更是捨命而逃。

「站住，在下王承福，是望海幫的堂主，閣下若非本幫之敵者，請停步，否則王某可不客氣了。」

原來在後面追趕的，竟是望海幫的人，九號就更加不敢停步了，因爲如果在應對時，露出破綻，揭出余百飛被殺的秘密，則即使望海幫不殺自己，今後也休想再有安樂的日子過。

亡命飛逃之間，九號見到一條小巷，立即鑽了進去。石板地凹凸不平，奔跑時，不斷震動傷口，九號忽然覺得自己的體力在迅速地消失，這才醒起傷口尚未止血，假如不立即找處安全的地方治理傷勢，則非血盡而亡不可。

生死繫於一髮之際，九號突然一掌震開十巷內的一扇木門，然後拔身躍起，伏在屋脊後，這一躍幾乎使盡其全身之力。

九號自懷中取出一塊汗巾，用力紮住傷口，待下面傳來的脚步聲，這才弓着腰在屋頂上跳躍，他一連跳過三棟平房，又跳落街上，向來路奔去。

這時候，長街不時傳來長短有致的吹哨聲，料是望海幫去通知同伴搜索，九號再强吸一口氣，扶傷而逃，驀地發現有塊藥店的招牌在風中搖晃，便繞了半圈，由後頭翻墻進去。

藥店之內一片漆黑，九號晃亮了火摺子，驚醒在店內留宿的一個年輕小夥計，九號長劍一抵，道：「快拿些止血藥來，否則一劍殺了你。」

那小夥計戰戰兢兢取出一包止血藥散來，九號撕開衣角，把那包藥散全洒在傷口上，又道：「紗布、生肌藥膏。」

小夥計在其淫威下，不敢違抗，乖乖替他辦好一切。九號將他趕進貨倉裏，然後在黑暗中解開外衣，用紗布緊緊紮住脅下，最後重新穿好外衣，又再點燃火摺子，見藥櫃上有人參，順手取了一枝，也不用刀切，便放在嘴裏用力咬噬，瞧他那副模樣，就像一條可憐的野狗，完全不像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九號一邊咬人參，一邊喘氣，最後放下錠銀子，收起火摺子，再悄悄溜出去。

此際城門早已關閉，望海幫可能正在城內四處搜索，他不敢去客棧投宿，可是何處可棲身?

九號很快便想到剛才那所院子，因那裏人少空房多，而且他剛由那裏逃出來，望海幫實料不到他會去而復返，他小心翼翼，蛇行鼠伏，穿街過巷，幸好藥店離那院子並不遠，是故竟然讓他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進入院子，溜進後院一間空房內。

九號躺在地上，不斷地喘息着，像一條離水的魚兒般，除非情況有變化，否則他這條命是檢回來，但想起剛才那驚險的一幕，他身上仍冒着冷汗。

半夜的追殺、逃亡，加上大量的失血，九號很快便昏昏沉沉睡着了，待他醒來時，天已大亮，他霍地滾身坐起來，已覺四肢乏力，一顆腦袋沉甸甸的，似有千斤重般。

九號伸手在額上一摸，熱得燙手，他大吃一驚，暗道：「方斗山那廝在劍上落了藥?我病了?」他伸手到脅下一摸，傷口仍然發疼，而無痲木之感，分明沒有中毒，這才稍之放心。

可是身上既受了重傷，又生病了，窩在這裏總非辦法，但此刻他還敢出去求醫麼?正在六神無主之際，忽然聽見外面有聲響，他連忙走到門後，悄悄開了一縫偷窺。

只見院子中有位丫頭正在井口打水，她用小木桶吊到井內汲水，再將水倒在盆裏，最後雙手持盆走了。

九號心頭一跳，他喉頭正乾得冒烟，便冒險溜出去，把小木桶放落井中，汲了半桶水，如飢似渴地把半桶水全喝乾。

就在此刻，又傳來脚步聲，他不敢怠

慢，忙又鑽進房內，那丫頭毫無所發覺，繼續其工作，九號這才放心。喝了水之後，肚子又咕咕地响着，昨午至今未吃過東西，可是如今這情況又去何處吃東西?

九號自出道以來，頗爲順利，名氣亦頗响，這次栽的觔斗已是最大的一次，他心頭忽然泛上一陣異樣的感覺。

腹空飢餓的感覺，越來越强烈，對於從來未挨過餓的殺手九號來說，無異是一種殘酷的折磨，這時候，他心中所想的不是花白耀眼的銀子，而是食物和自由，當然還有他的家人!

頭越來越沉，喉越來越乾，體內就像有一團火般，他頭一遭遇到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的痛苦!

如果沒有傷病，那有多好，可以自由自在逛城上館子，可以回家與家人團聚!啊，不，就算身上沒有傷病，也不能自由自在逛城，因爲自己是個殺手!儘管他九號有個殺人的原則，只接殺壞人的生意。「天水幫」與清廷勾結，余百飛、巫溪、方斗山自然殺得!不過幹殺手這一行，始終不夠光明正大，也受常人卑視，他又怎能自由自在，舒舒坦坦逛城?

不單止如此，自從自己當了殺手之後，出入都得提心吊胆，不敢正面與人相對，諸多掩飾，鬼鬼祟祟，雖得到了大量的金錢，但又失去了很多樂趣。忽然他又記起那些死在自己劍下的人來。

那些人是否每個都該死，所謂好人壞人，亦是道聽途說，是否確實，實有疑問，如此死在自己手中的，便好可能有些是冤魂了!

這些冤死的人，他家人又如何?自己給他們帶來了多大的痛苦。他們很可能有垂垂老矣的雙親，亦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想到此，九號身上冷汗涔涔，流個不停，他就在後悔當中，再度昏睡過去了。

待他再次醒來時，已是黃昏，奇怪這時候，頭反而輕鬆了許多，雖然四肢依然乏力，但身上的熱已退。九號決定在這時候離開。

他首先溜出房外，一路找尋灶房，到中院才找到，灶房裡有好幾個僕人正在燒飯，九號不敢魯莽，只好放棄偷取食物的打算，溜進廂房。

這間廂房，也就是昨晚方斗山潛進去的那一間，房內無人，大概丫頭去燒飯了，九號打開櫃子，取出一套女服出來，給自己換上，再對鏡略爲易客，又變成一個女嬌娘!

九號對自己的模樣，似乎十分滿意，又拿了塊布，將染了紅的藍袍打成一個布包，然後悄悄離開。

城內的氣氛，與昨天有異，望海幫派出許多人在各處監視可疑的人，可是他如今的外表與作夜已有極大的分別，無人懷疑一個嬌滴滴的姑娘，與殺手有什麼關連，他平安地走出南城門，在秦淮河畔下船，一路南下。

* * *

十日之後，九號又回江寧府城了，又是另一種身份，這時候他騎着馬，像個遊歷的書生，腰上懸着長劍，馬背馱着一口木箱。進城門不久，街頭上突然出現七八位大漢，一字長蛇陣，將他攔住。

九號驚呼一聲：「諸公因何不讓小生過去?此江寧府城乃古都，豈有不准遊子來此憑吊者!」

一個大漢喝道：「什麼之乎者也的屁，少放幾個!老張，打開他那口木箱看看!」

一個大漢上前，打開木箱查看，裡面裝滿了四書五經，那些大漢再無疑念，遂放他離去。

九號又丟下幾句文縐縐的「廢話」，然後向連陞客棧走去。連陞客棧雖不是江寧府城最豪華的，却是最大的，當然安非一般人所住得起的，出入的人，都是錦衣玉帛，鮮衣怒馬的人。

九號一到便問掌櫃：「請問包下東一院的兄長在不在?區區是其親戚，來此與他相會?」

掌櫃看了他幾眼，問道：「可是兩個老丈包下的?唉，他們上包了四天，後來不知什麼原故，突然不見了，唉，世風日下呀，連話也不丟下一句!」

九號又問：「他們連信也沒留下?」

「就是沒有，東一院到現在還空着，客官如果喜歡，隨時可以租給你!」

九號忙道：「區區一個人，住一個小院太奢侈了，隨便給區區開一間清靜的。還有，區區的房，得替我好好打理!」

* * *

九號再回江寧城，只不過是爲了向十一號交代一聲而已，既然跟他們失去了聯絡，他只住了一夜，便又離開了。他騎着馬，一路南行，到了青田，却拐向溫州城。

* * *

北風怒吼，天上還下着霜，屋頂上正「滴滴答答」地响過不停，好聽極了，只是天氣太冷，出門的人極少，沒事的人大都窩在家內，圍着火爐。

既然無人出門，三香茶館的生意就更加清淡了，尤其是下午，偌大的一個堂子，居然只有夥計沒有顧客，掌櫃都坐在那裏打瞌睡。

小朱嘟喃着：「這種鬼天氣，那有生意!我若是掌櫃，今天便索性放假……」忽然門外傳來一個「希聿聿」的馬嘶聲，他精神一振，連忙跑了出去。

只見一條高瘦的漢子，穿着一件披風，馬靴子幾乎及膝，正由馬上跳下來，一見小朱便道：「快替馬上料!」說着跨進店門，爲三香茶館，帶來了一點生機。

老闆連忙上前，彎腰道：「您老請坐!」他熟純地用毛巾揩一揩一張座頭。那漢子抬眼一掃，不坐那張，却跑到靠櫃枱的那一張坐下。老周自我解嘲地道：「那裡也好!」他又走過去揩一揩桌子。

「客官，咱們茶館有三香……」

高瘦漢子道：「得了，我若不知道的，巴巴的趕來作甚，來一壺鐵觀音，再給我一包，帶走的!」

掌櫃突然清醒過來，道：「咱店的鐵觀音，只供應熟客，一般不外賣!」

「管什麼熟、熟，你總認得銀子吧?」

「銀子當然認得，你且開個價來。」

「三兩銀子換一兩茶葉。」

「不，差多了。」

「四兩黃的，賣不賣？」

「五兩黃的才賣，而且最少二兩才能成交！」

「二兩太少了，八兩吧！」

「客官付現錢？」

「通匯錢莊的票子！」

掌櫃立即換上一副面孔，推開背後的門，道：「請客官到裡面看貨！」

高瘦漢子隨他進去，半晌忿忿不平地走出來，嘴裡囉嗦道：「娘的皮，沒貨你還跟俺對什麼號！」

老周道：「客官，您的茶來了！」

「不喝了，快替俺把馬拉來！」高瘦漢子一掌將老周推開，快步走出店去，掌櫃面色青白地看着他。

北風越刮越緊，街上行人欲斷魂，掌櫃邊咳邊道：「看這天氣，今天也不會有人上門了，關門吧，大家早點回家暖和去吧！」

* * *

自從秦淮何發生過那宗暗殺事件之後，江寧城一帶倒是平靜了好些日子。望海幫萬氏昆仲却不敢怠慢，着手下小心戒備，天氣雖然嚴寒，但望海幫在風雪中，巍然不動。

不過長江的上流和中流，在此幾個月之中，却發生了大變化，腥風血雨，人心惶惶。不過這些事情對殺手九號來說，已無多大的意義，何況他早已退出江湖，不問江湖事，就連這等大事，他亦無所聞，日子過得甚是逍遙。

踏進江湖容易，退出江湖難比登天，他眞可以永遠逍遙快樂？

* * *

北風朔吼，天上正下鵝毛雪，極目望去，一片灰灰白白，人鳥罕絕。

雪坡上突然露出一個灰黑點，待那個灰黑點滑下雪坡，才看出那是一個人，一個鶉衣百結的乞丐！

那乞丐一臉的鬍子，遮去了半邊臉，令人看不清楚他的實際年齡，乞丐手中還握着一根木拐，背負一捲破蓆子。現時丐幫弟子已不興揹布袋，以資分別其級別及身份，因此亦無人知道他是否丐幫弟子。

事實上，自清兵入關之後，丐幫出現了幾位叛黨漢奸，經過幾場變故，丐幫已名存實亡，在武林中已毫無地位可言。

灰衣乞丐艱辛地在雪地迎風而行，對着江寧府城。往常這附近的幾個小湖泊，如今已不見，掩在冰雪之下，路反而短了，未幾，江寧府城便遙遙在望。

灰衣乞丐進了城，發覺城內已無往常的熱鬧，街上却多了一些欺凌弱小的無賴。一個乞丐自然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灰衣乞丐對江夏城的情況，似乎十分熟悉，在大街小巷拐了幾拐，便到了城隍廟。

今日既不是城隍誕，又非朔望之期，天氣又惡劣，往日香火鼎盛的廟宇，今日顯得十分冷清。

廟外的小販一個也不見，廟門半掩，灰衣乞丐一推而入，殿上只有一盞長明油燈，在風中搖晃，却不見廟祝師徒。

灰衣乞丐將門關好，走上殿堂，才見一個十四五歲的道童走出來，一見是個乞丐，沒好氣地道：「你來這裡作甚？」

「要飯的來此，自然是求一口殘羹冷飯！」

道童道：「米還未下鍋，那來的冷飯！」

灰衣乞丐冷哼一聲：「小小的年紀就沒有點善心，怎有資格伺候菩薩？叫你師父來！」

廟祝聽見聲音，走了出來問什麼事，灰衣乞丐告之以實，廟祝道：「中午的飯已吃罄了，晚飯却未下鍋，不是不施捨……」

灰衣乞丐道：「彼此都是吃四方飯的人，您便格外施恩吧，今晚讓我在此過夜，我也不會白吃，早晚替你們師徒清掃積雪。」

雪越下越大，殿瓦上的積雪若不清除，恐會壓壞樑椽，廟祝想了一下，便點點頭，道：「施主便留此三天，幫小廟清除積雪吧！三頓照常供應，只是施主也該清洗一下身子，免得弄污神佛！」

灰衣乞丐喜道：「若有衣服更換，就是每天要我洗一次也行！」

* * *

灰衣乞丐就在後院，脫得赤條條的，抓起地上的積雪在身上用力擦，雪一沾肉，便冒起一陣白茫茫的蒸氣，乞丐肌膚發紫，但他眉頭皺都不皺一下，似乎是銅皮鐵骨一般，絲毫不覺得寒冷。

廟祝師法看得目瞪口呆，那廟祝知他是異人，態度又自不同，親自取了一套乾淨的衣服與他換上。乞丐拿了一把竹掃，一把鏟子便爬上殿頂工作。

殿頂上的冰雪都堆在院子裡，飯也煮熟了，廟祝道：「施主歇息吧，吃了飯再掃！」

飯就開在他丹房內，原來這廟祝是屬於正一教，這一教的弟子與全眞教不同，既不必出家修行，戒律也較少，竟有一瓶酒。

廟祝親自爲他斟了一杯酒，道：「天氣冷，喝一點吧！」灰衣乞丐謝了一聲，舉杯一口便喝盡，也不客氣，舉箸便挾菜吃，「舒服舒服，痛快痛快！」

廟祝又替他斟了一杯酒，自己也喝了一口，問道：「施主貴姓大名，仙鄉何處，貧道瞧你不是凡人，因何會淪落爲乞？」

灰衣乞丐哈哈笑道：「要飯的，若不是凡人，豈不是神仙？姓名不過人之記號，籍貫不過是養生之處，與本人有什麼關連？」

廟祝更覺其不凡，不斷替其佈菜，灰衣乞丐只顧大吃，不省於俗禮；廟祝忍不住又問：「施主是路過本城，還是打算長居？」

「若要長居，須先找到長居之所，此處能否長居，如今言之尚早！」乞丐放下竹箸，忽又道：「某兩年前曾在此路過，當時城內秩序井然，今日見之頗有不同，未知是何原因？」

廟祝嘆了一口氣，道：「施主可曾聽聞過天水幫之名？」

「在此帶走過的，三歲小孩也聽過，聞說附近的小幫會都佩服余百飛！」

「正是如此，只是余幫主和兩位護法去江南，一走不復返，料也不在人間，這幾個月來，天水幫鬧得四分五裂，常生爭

鬥，以前城內無賴不敢妄動，如今又恢復常態，故而施主覺得不同！」

「原來如此！」灰衣乞丐又挾了一塊竹旬往嘴巴裡塞去，續道：「某昔日與余百飛及方斗山曾有一面之緣，不想四年不見，發生如斯大的變化！但不知如今天水幫由誰統管坐鎭？」

「余、巫、方三人去後，天水幫人才雖多，但誰也不服誰，無人作得了主，基本上已名存實亡！」

「難道無一有識之士居中調解？」

小道童插腔道：「連汪夫人也被逐出天水幫，還有誰能膺此重任？」

「豈有此理，余百飛昔日待手下不錯，他屍骨未寒，妻子便受此辱？」

小道童道：「汪夫人是繼室，是在余幫主打穩了江山才下嫁於他的，天水幫的人說她於幫無功，所以把她趕掉了！」

灰衣乞丐雙眼突然現出奇光來，宏聲問道：「將她趕去何方？」

「汪夫人以前對本廟常有捐贈，故貧道師徒也一直暗中留意其消息，只知她半夜被趕，其後便不知所終！」言畢長長一嘆。「如今最令城內居民担憂的是昔日被天水幫所滅的幫會餘孽，會乘機來報復，恐遭魚池之災！」

灰衣乞丐突然放下竹箸，抓起酒瓶一口氣將瓶內的酒喝得滴涓不剩，然後閉起雙眼，端坐如同老僧入定，廟祝師徒相顧愕然。

良久，廟祝問道：「施主身子不適？」

灰衣乞丐雙眼一睜，精光四射，說：「道長既然與天水幫的人相熟，某再問你一件事，某在江南聽人說余幫主與清廷有所勾結，實情是否如此？」原來此人便是天水幫右護法方斗山！

方斗山在江寧流浪了一段時間，查不到下手的人的消息，只好返回江寧。他是個聰明人，深知樹倒猢猻散的道理，因此不敢貿貿然回天水幫，再者又恐「飛虎鋤奸會」的成員仍埋伏在江夏一帶，在等候他回去，故而扮成乞丐，以掩人耳目。

這幾個月內，他除了追查那十八個殺手之外，還在思索一個問題：天水幫幫主余百飛，是否與清廷有所勾結。據他所知並無此事，但連年來發展之順利，又似乎從側面證明此一說法。蓋天水幫以前去偷襲「白水幫」和幾個小幫會時，都有其內奸提供消息，這些白水幫的內奸，是否清廷一早派人入去臥底的？再利用以漢制漢之手法，將其消滅，使長江流域的幫會全歸「天水幫」掌握。

假如這個推論沒有錯者，則僱殺手暗殺的計劃，亦可能是自出清廷了，只有官府才有這樣的財力和魄力。即使不是官府親自動手，也可以故意將消息放出來，則自有反清的地下組織，計劃狙殺余百飛，因爲余百飛的利用價值已經喪失，不趁此殺之，待其勢力龐大，就難免會出現尾大不掉之情況！

上面的推論正確，則天水幫遲早亦會瓦解，而他方斗山亦再不能以眞面目出現。每想到反清志士不畏死的精神，他都忍不住淌冷汗，甚至在夢中驚醒。

想做英雄的男人，畢竟比想做漢奸的人多得多，方斗山自然不能例外，故而常爲此事而耿耿於懷。

廟祝聽了他這句話，神情愕然，說：「這一點貧道倒未曾有過耳聞，未知施主從何處聽來的？」

方斗山不答再問：「道長未曾有過耳聞，可有發現什麼跡象？」

廟祝想了一下，說：「想此事非同小同，即使眞有這種事，余幫主也不會讓外人知曉！此事可大可小，施主若無証據，萬莫對人言，以免影响死者的聲譽！」

方斗山聽他這樣說，稍稍放心，再問：「紫微堂堂主可在本城？」

道童又插腔道：「司空堂主前些時跟天狠堂堂主反臉，結果打了一架，事後司空堂主憤而離去！」

方斗山不再問，只默默地吃着素，這時候，連道童也看出這人不簡單，再不敢看不起他。

廟祝到底年紀較大，洞悉世故，說：「施主，你是局外人，亦無須多管閑事，如今天水幫的人都已瘋狂，不能以常理視之，免得惹來殺身之禍！」

方斗山哈哈怪笑一陣，抓起酒盅，見盅內無酒，又再放下。

廟祝令徒弟到床下再取一瓶酒來，方斗山一口氣把酒喝光，酒入愁腸愁更愁，方斗山已有七八分的酒意，說：「道長，今晚某歇在何處？」

廟祝道：「明鶴，扶他到你房內去！」那道童要扶方斗山，却讓他撥開，只着他帶路。

道童的臥室就在隔壁，方斗山一進房，便往炕上躺下，道：「某要睡覺了，不要來吵我！」他打發道童去後，本想再將整件事整理一下，誰知酒氣往上一湧，便昏昏沉沉睡着了。

* * *

待方斗山醒來時，滿窗的陽光，刺得他雙眼睜不開，好一個艷陽天！

「施主何乃粗心，喝得酩酊大醉，若然貧道有歹意，你焉還有命！」床邊忽然響起廟祝的聲音。

方斗山猛吃一驚，霍地一骨碌坐了起來，廟祝呵呵而笑。「放心，貧道若有此心，又怎會與你明言？恐你醉後胃口不佳，特地令小徒熬了半鍋稀飯，如今已準備好了，施主下床盥洗之後，便可享用，至於清除積雪之事，不提也罷。小廟香火鼎盛，多施主一人吃飯，完全不成問題！」

方斗山恢復了常態，笑道：「多謝道長，某說過的話，必須實行，再說清理那些積雪，又不費氣力！」他吃了早頓之後，眞的又動手清理積雪，今日天氣好，香客多了許多，廟祝兩師徒無暇相伴。

方斗山在吃過午飯之後，重新穿回那件鶉衣，到街上閑蕩。「天水幫」總舵座落在南城區，一棟巨大的莊院，以前好不威風，門前八條大漢分別兩旁，一對逾人高的石獅子，使經過的人，無不肅然起敬，今日石獅子依舊傲霜雪，但門庭已非。

方斗山打從大門外經過，恐爲昔日兄弟認出來，低頭疾行，猛地與人碰了個滿懷，只聽有人罵道：「你這人走路怎地不帶眼睛？」

方斗山抬頭一望，見那人身材高瘦，臉目清癯，蓄着三綹短髯，年約五十，認

得他是神機堂堂主廖智夫，心頭暗暗高興，又見他背後還有幾個人，忙將頭垂下，道：「對不起大老爺，小的已兩日未吃過飯……」

廖智夫背後一個大漢，粗暴地說：「你幾天不吃飯，與咱們何關？快滾！」

「是是！」方斗山裝出一副驚恐之色，抱頭鼠竄而去。廖智夫望了他的背影幾眼，沉吟一下，終於走進天水幫總舵的大門。

方斗山轉入一條小巷，立即停定，探頭望了一下，略一沉思，便躍上屋頂，匿在屋脊後面，遠遠監視着天水幫總舵大門。

方斗山在天水幫內頗有威信，又得人緣，但他不喜營私結黨，一切公事公辦，故而偌大的一個天水幫內，竟無幾個比較知心的人，往日有一個司空艮，但他已離開，這廖智夫是天水幫的軍師，善於出謀獻策，亦爲天水幫立了不少功勞，不過此人處事十分圓滑，他心底想的事，永遠不讓人知道，余百飛在生之時，對他亦不太喜歡，但方斗山認爲他必然了解天水幫的一切！

余百飛和巫溪一死，方斗山不知廖智夫採取什麼態度，剛才又有其他人在場，不敢貿貿然相認，只好在此等候艮機。

護法的地位較堂主尊崇，但手下沒有直系下屬，論眞正的實力，護法反不如堂主。

昔日余百飛恐手下坐大，因此不設總堂主，而改設護法。七位堂主名義上一視同仁，地位不分高低，但衆堂主爲了爭寵，不免勾心鬥角，互相猜忌，互相制衡，作爲幫主反而容易控制，不過幫主一去，亦不免會出現今日這種情況。

街上行人並不多，大概城內的人都聽到風聲，盡量不由此經過，免遭無妄之災。方斗山尚見到不少昔日的兄弟，行色匆匆走進總舵，似乎有什麼大事要決定般。

太陽逐漸西墜，冬日的太陽特別早下山，不一會兒，天色已黑了，但仍不見廖智夫等人出來。眼看已近亥時，方斗山雖然未吃飯，但仍精神奕奕，大概是面臨緊張關頭，而忘了飢渴。

廖智夫終於帶着八名親信離開，且是第一批離開的，臉色甚爲難看，料是遇到不愉快的事，他離開大門之後，便快步向前走去，背後那八名親信，人人緊握兵刃，尾隨而去，氣氛有點緊張。

方斗山不敢怠慢，在屋頂上彈跳飛掠，暗中跟踪，廖智夫等人穿過大街，直向南城區走去，方斗山只好躍落地，繼續跟踪。

不料廖智夫等九人，到城牆邊，有個大漢取出「飛爪」向上一抛，鐵爪抓住城頭，一個個借力翻出城牆，廖智夫自不須借力，他走在最後，跳上城頭，收了「飛爪」，然後躍出去。

方斗山待他們去了一陣，這才飛身翻牆而出。不料他雙脚尚未站穩，突覺一股勁風襲身！

＊　＊　＊

在黑暗之中，視物不清，一切全憑聽覺及感應，好個方斗山突然左掌往身後城牆上一拍，身子借力升高！可是他快對方亦快，一道高瘦影子，頓時飛起，手握鐵骨摺扇向方斗山胸前劃去！

方斗山右掌又往城牆上一拍，這一次不升，而是向斜前方射去，剛好又避過那一扇。

「好俊的功夫，可惜却淪爲狗！」

方斗山雙脚立定，幾道黑影又將他圍住，他忙道：「廖堂主有話好說！」

那人果然是廖智夫，聞言一呆，喝道：「你到底是誰？」

方斗山問道：「這八人都是你的親信？」

廖智夫道：「閣下無須枉費心機，再不說清楚，今日便教你死無葬身之處！」

方斗山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廖智夫目光一亮，「原來是故人，爲何不敢亮號？」

「在下姓袁，名滄海，別人不知，堂主是智夫，自能明白！」

廖智夫身子一抖，脫口道：「你，你眞的是……廖某不信！」

方斗山說：「水淹七軍，天下無敵！」這是天水幫護法專用來亮身份的暗語。

廖智夫再無疑問，連忙喝退手下，問道：「護法怎會這一身打扮？」

方斗山苦笑一聲，道：「說來話長，請到樹下那裏說話……」兩人到樹下，方斗山把被暗殺的經過說了一遍。

廖智夫仍有疑慮，問道：「護法既能脫身，爲何不立即回來？」方斗山又將被殺手繼續追殺，以及自己留在江南欲調查眞相的原因說了。

「方某早知若只我一人回來，難免受人懷疑，故而到了江夏還不敢與弟兄接觸，不過堂主睿智聰明，自能分辨眞僞！」

「當日有幾個在江南的弟兄回來，說可能是方護法將消息洩露出來的，衆人深信不疑，護法不敢貿貿然回總舵，眞有預見！」

方斗山長嘆一聲，道：「若連堂主也不相信方某的，則天下間再無人肯聽方某之言了！」

廖智夫忙道：「非是屬下不肯相信，而是愛莫能助！何況幫內分裂已成，今日幾位堂主討論本幫前途，是分是合，仍無結論，廖某想暫時退出是非圈，將來再圖後計。」

「堂主有何大計？」

「某不甘數年來的心血，付之東流，當然希望本幫能夠重振聲威，不過這還得看護法了！」

方斗山一愕，道：「方某既受人懷疑，還能進行什麼復興大計？」

「有！只要護法把當日的殺手抓幾個回來，等幫內弟兄們了解眞相，一切自無問題！」廖智夫道：「屆時廖某必擁你爲幫主！」

他這樣說，方斗山反而有點顧慮，故意道：「方某不如堂主艮多，廖堂主智勇雙全，幫主之位非你莫屬！」

「你以爲廖某在試探你？」廖智夫道：「古往今來，爲人領袖者都是離不了智勇威德這四個字，護法武功在某之上，論到智慧廖某縱觀全幫，亦只佩服你一個，餘

皆不足以論之，其餘威德兩方面，護法亦在某之上。如今云云衆生，唯護法可振臂一呼，重振本幫聲威，唯一要做的，只需証明自己是清白的！」

方斗山沉吟道：「某對幫主這職位興趣不大，只是與你一般的心情，都不甘讓數年的心血，付之流水，如今方某便盡力去調查眞相，堂主又何打算？」

廖智夫沉吟道：「某准備留在這附近，收留幫內的弟兄，以便日後爲護法所用。」

「如此一言爲定！」

廖智夫目光灼灼地道：「咱們擊掌作証，誰出賣誰，日後死無葬身之地！」方斗山與他擊掌爲誓，廖智夫又道：「護法若需要人幫忙，請來信通知，嗯，某有兩個親信，辦事仔細，也能隨機應變，護法帶在身邊，必要時也可作爲聯絡工具！」

方斗山道：「在下此去，危險性頗高，只恐……」

廖智夫笑道：「這個護法倒不需要担心，他們對本幫都忠心耿耿，爲本幫辦事，死傷絕不會計較！」

方斗山這才答應，廖智夫立即喚了兩名親信過來。「這位潘湖武功暗器俱不錯；這一位馬永前輕功較佳。你倆自今起跟着方護法，一切以他馬首是瞻！」他又取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護法請帶在身上備用。」

方斗山身上的銀票因落河，已被水浸壞，只剩下點碎銀，當下也不客氣，伸手收了錢，廖智夫又對潘、馬二人道：「有事即回來老地方聯絡！」

方斗山抱拳道：「堂主珍重，希望下次見面的地點，是在本幫的聚義廳！」

＊　＊　＊

方斗山也不進城，帶着馬永前及潘湖向東冒風而行。潘湖問道：「護法，咱們去那裡？」

方斗山忙道：「兩位以後千萬別喚我護法，嗯，就叫我老方吧！咱們回江南去調查！」

馬永前道：「事隔多月，還可找到線索？那十八個殺手，有何特徵，可對咱們描述一下，也許咱們能猜到點！」

方斗山心頭一動，覺得有理。只是郊野上，風太緊，說話甚是不便，當下找了個背風的地方坐下，方斗山這才將那十八個殺手的武功，兵刃及身材描述了一番。「假如猜出那個爲首的，事情便好辦得多了！」

潘湖道：「那爲首的用劍，無甚特徵，去那裡找尋，倒是那持短斧的和使長鞭的，較容易猜！」

方斗山忙問：「兩位可知有那位殺手是用此兩種兵器的？」

馬永前道：「屬下聽人說過，魯齊一帶有位叫金昌盛的，外號『毒蛇』，使的正是長鞭！還有一個在河西，叫戚長城也使長鞭，一個外號『活吳剛』的則是使短斧，不過不知此人在何處活動。」

「此三人你都未見過？」

馬永前和潘湖都一齊搖頭，馬永前又道：「我有一位表哥，見過『活吳剛』，據說他當殺手的時間不長，武功也不怎樣出色，不過此人十分凶悍，一上場便拚命，武功比他高的人，也往往死在他斧下！」

方斗山目光一亮，忙問：「你表哥住在何處？」

「就在此去三里外的榴花村！」

方斗山道：「如此何不先去找他了解情況？」

馬永前說：「我姨丈已歿，他是一家之主，方便得很，這便去吧！」

榴花村果然在東南三里左右之外，不過夜裡刮着北風，三里路猶如平日之十里，費了不少勁才去到。馬永前的表哥留賢德家在村內正中，一棟石房子佔地很廣，看來家裡頗爲富有。

馬永前拍了一陣門，裡面才傳來一個凶巴巴的聲音：「是什麼勾魂鬼，半夜來吵人！」

馬永前大聲道：「我是馬永前，你們老爺的表弟！快開門！」

大門「呀」一聲打開，那應門的是個長工，哈腰道：「您請原諒，小的不知是您……」

「別廢話，請老爺到書房去。還有，叫人煮些點心，最好再溫一壺酒！」馬永前一回來便老實不客氣。

不料話音剛落，便聽到一個笑駡的聲音：「你這小子每次來都非大吃一頓不可，遲早我這個家當，非被你吃光！」

馬永前笑道：「表哥，你有艮田千畝，幾時吃得光！來來，等我來介紹！」說着便已踏上暗廊。「這便是我表哥留賢德，他又賢又德，誰上門都請他們大喝大吃一頓！」

留賢德見他不介紹方斗山與潘湖，正要怪他無禮，馬永前已道：「到書房再慢慢說。」

＊　＊　＊

書房內燒了一爐炭火，暖洋洋的，叫人直想睡覺。小圓桌上放了不少菜，既有熱葷，也有冷盤，自然少不了酒，留賢德果然十分好客，頻頻勸杯佈菜。

酒過三巡，方斗山道：「方某聽永前提過，留兄曾見過殺手活吳剛，未知此人長得什麼模樣？向在何處活動？尚有何特徵？」

他一口氣問了幾個問題，留賢德却不慌不忙地道：「留某先父在生時，也好玩拳棒，只是家父要某學文，管得甚嚴，沒奈何只好借遊學之名，出外結交英雄好漢……」

說至此，衆人都笑了，留賢德呷了一口酒才續道：「有一次往合肥路中，在肥西地界入林小解，恰見林內有人在厮殺，殺得好不燦爛，兩人都渾身浴血，仍然苦戰不休，其中那個持短斧的，就更加不要命，不瞞諸位，留某胆子一向不小，但那次都看得我心底生毛，後背不斷冒汗！

「另一個使刀的，武功亦十分了得，可是氣勢不如對方，最後被持斧的砍下一條大腿，倒在血泊中，已註定失敗。

「他問持斧的。『某家與你無怨無仇，你因何下此毒手？』持斧的道：『與你有仇的不是我，另外有人，老子只是取人錢財，與人消災而已，你死後可別在閻羅老子那兒告我！』」

留賢德說到此，衆人又都笑了。潘湖道：「這厮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一個閻羅

老子！」

方斗山道：「不，還怕銀子了！」

留賢德續道：「不料那使刀的已經知道他的身份，厲聲道：『莫以爲我不知道你是誰，你便是殺手『活吳剛』吳强！』那吳强聽後便一斧結果其性命，我躲在樹後一動也不敢動，生怕被他發現，要了我的命，誰知最後還是被他發現了……」

潘湖截口問道：「怎地他不殺你？」

留賢德道：「當時大概我嚇呆了，他見我膿包，又是個書生，哈哈大笑而去！」說畢他自我解嘲地一笑。

方斗山道：「留兄還未說到他的特徵！」

「這人十分易認，身材壯健，看來顯得微矮，國字口臉，頷下滿是鬍鬚茬子，還有，他手臂有道疤痕，體毛豐盛，雙眼露凶光，至於他原藉何處便不知道了，不過他一向在安徽省（清初稱江南省，後改稱安徽省，以安慶及徽州兩地，各取首字爲省名）活動。」

方斗山又問：「殺手金昌盛你可曾見過？」

「只聽過其名，未曾謀面！」留賢德哈哈笑道：「與這種以殺人爲職業的人見面，可不是好事，能不見最好不見！來，再乾一杯！」

＊　＊　＊

方斗山三人在留家過了一夜，次日午飯後才離開，留賢德贈方斗山衣褲，還贈了三匹馬。

方斗山三人到安徽肥西時，正好遇到大除夕，家家戶戶忙得很，客棧裡也只住了他們三個。閒來無事，方斗山便借故跟小二攀談起來。「聽說你們這裡有個殺手叫活吳剛的，厲害很很，難道縣官奈何不了他？」

那小二道：「一來他神出鬼沒，二來他武功高强，悍不畏死……嘿嘿，如今當兵的，有誰肯爲微薄的薪餉去拚命，不過客官也不用害怕，這人雖凶，却不會隨便殺人！」

「他一向在那裡活動，知道了也好避一避。」

「他居無定所，不過倒常在這附近出現，聽說他小時候，在這裡住過。」

「最近可有他的消息？」

小二還未答，已聽見掌櫃大聲叫道：「小楊，你還不快來，有客官到，今日早點關門！」小二告罪一聲，連忙出去。

馬永前忙叫道：「喂，你們關門也好，不關門也好，可得替咱們弄一頓好的吃！」

潘湖輕咦一聲：「這時候，還有誰跟咱們一般在客棧過除夕？」

方斗山也覺得奇怪，走至窗前，輕輕推了一縫窗子望出去，只見小二帶着一個身材高瘦的漢子沿廊走來，那漢子甚爲驃悍，步履沉穩，眼神充足，一望便知是個練家子。

這刹那，方斗山忽然覺得此人有點面熟，可是想來想去，反覺得這漢子從未見過。他心中疑惑，已聽潘湖問道：「老方，留賢德說的那個漢子吳剛，跟你所見的那位殺手，可有相似之處？」

「身裁相似，其他的因爲他們都用布蒙住面，難以得悉。」

過了一陣，那小二捧着酒菜進來，邊道：「說來眞巧，剛才來的那位客官，也在問那個『活吳剛』！」

方斗山心頭一跳，急問：「他問活吳剛什麼事？」

「他問小的有沒有聽到有關他的什麼消息，小的說沒有，他便叫小的出去了。」

方斗山沉吟道：「他叫什麼名？」

小二道：「這個咱們可不能說，還請客官原諒！」

潘湖連忙塞了一錠銀子給他。「小二哥，這個給你過年買糖吃，嗯，咱們不告訴別人，有誰知道？」

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那小二見錢眼開，笑嘻嘻地道：「他叫金興旺！」

客旅上客棧留名錄上當用化名，金興旺極有可能便是金昌盛，方斗山三人目光均是一亮，立即打發小二出去。方斗山道：「咱們輪流監視那斯！」

潘湖道：「找不到吳强，找到金昌盛也是一樣！」

方斗山道：「吳强比較易對付，他既然要去找吳强，咱們暗中跟着他便行，屆時再相機行事！」他精神大振，又道：「眞是天助我也，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功夫，想不到在這裡遇到他！」

馬永前走到窗前，偷窺斜對面，只見房內燈已熄，他吃了一驚，道：「你們先吃，我去看看！」方斗山連忙叮嚀他小心。

馬永前出去不久又回來，道：「不好，那斷不在房內！」

潘湖道：「也許他出去吃晚飯！」

方斗山道：「不對，今日是大除夕，酒樓飯館都已收爐，他上那裡吃去？咦，莫非他約了吳强！咱們快去看看！」

三人無心飲食，藏了兵器，翻牆離開客棧，可是偌大的一座肥西城，去那裡找一個人？方斗山躍上一棟平房，極目望去，耳畔且聞鞭炮聲，人來人往的，那裡有金昌盛的影子？他跳落地上，道：「咱們分開找尋，一頓飯後，來此集合！」

三人在城內繞了一圈，都無金昌盛的踪跡，返回原位，方斗山道：「出城去找，這條線索絕對不能斷！」當下三人出西城門，這兩天居然沒下雪，但地上仍有積雪。雪地上足印又多又亂，無所根據，三人只好徒步向前走去。

走了一陣，見前面有一座小樹林，方斗山揮手示意入林，大除夕夜，無星無月，林內更加漆黑，三人又不敢亮火，當眞是步步爲營，絲毫不敢大意。

樹林不大，但樹木頻密，馬永前不小心踢到一棵小樹，小樹搖晃，樹幹上的雪飛了下來，就在此刻，他忽然發出一道尖叫，尖叫聲未落，又傳來「砰」的一聲响！

踏破鐵鞋無覓處

潘湖與馬永前情同手足，這時候顧不得自身危險，忍不住關懷地道：「老馬，你沒事吧？」

方斗山掠至一棵大樹後，取出火摺子來，敲打火石，耳畔又聞馬永前道：「林

上有東西掉下來！」

方斗山急道：「快匿在樹後！」話說畢，火摺子已點燃，火光一起，只見樹旁的雪地上，俯伏着一個人，瞧那人一動不動，看來凶多吉少！

方斗山舉頭向四周望了一下，不見有人，這才慢慢走過去，用脚尖輕輕一勾，地上那人轉了個身，面部向上，只見他瞧滿臉紫黑，舌頭半吐，脖子上有道好粗的瘀血痕子，一衣服凌亂，看來已斷了氣，果然，方斗山俯身伸手一探，已無鼻息。

方斗山抬頭再望一望四周，道：「你們也亮火摺子吧，大家在附近搜索一下！」馬、潘兩人取出火摺來引火，三人分開前進，只走了十來步，潘湖便發現樹幹上釘着一柄短斧

這刹那，三人不約而同，奔到伏屍處，馬永前首先道：「這人是不是吳强？」

方斗山吸了一口氣，道：「有可能！也許就是金昌盛下的手，瞧他脖子上的血痕，很像是讓軟鞭勒死的！」

馬永前道：「他們不是一夥的麼？爲何金昌盛要殺他？」

方斗山哼一聲，「這種人已認錢不認人，何足奇怪！他殺死吳强，捏斷了咱們一條線索，如今只好將希望寄託在他身上了，也許他比吳强所知更多！」

馬永前亦興奮地道：「如此咱們快追！」

方斗山道：「你倆先回客棧取馬，假如那廝已返回客棧，千萬不可打草驚蛇，預先來告，待我回去才動手，切切記住！」

潘湖道：「老方，你一個人可得小心！」

兩人去後，方斗山繼續去附近搜索。雪地上脚步凌亂，但遠一點的，則只有兩行脚步，一行尖端向前，一行尖端向後，而且大小不一，方斗山心頭狂跳，循着脚印走前。他相信這兩行脚印，一行是吳强的，另一行則是金昌盛的！

吳强由西來，金昌盛殺人之後，還去西邊作甚？方斗山懷着滿腹疑團慢慢前進，俄頃已走出了樹林。

林外積雪既薄，且有些地方的雪被風吹掉，沒有脚印可留，增加了跟踪追查的困難，不過方斗山抱着不到黃河心不死的精神，豈會半途而廢。

如此仔細找尋，終於從那些斷斷續續的脚印上証明自己沒尋錯地方。林外里餘處，有一座小村，那道脚印延伸入林。

農村與城內到底不同，通常吃了團年飯都窩在屋內，只偶爾傳來幾道鞭炮聲。可是那行脚步到了林內又斷了，因爲雪地上多了脚印，令人難以分辨！

方斗山恐馬潘二人找不到自己，失去聯絡，不敢在村內久躭，急忙退了出去，返回樹林。剛到那裡，便聽到馬蹄聲，原來是馬、潘二人回來了。

「老方，那廝沒有回客棧！」馬永前急不及待地問：「找到線索沒有？」

「一行脚印一直通去林外的小村內，可能就是金昌盛的！你們隨我來！」

三人再到那條小村，方斗山着馬永前在村口看護馬匹，自己與潘湖進村。到了那堆凌亂的脚印旁，方斗山正欲將自己追查的經過告訴潘湖，忽然一羣村童追逐地跑了過來。方斗山連忙將他們攔住。「請問吳强是不是住在你們村裡？」

一個村童「咦」了一聲：「奇怪，今晚怎地有兩個人來找吳强？」

潘湖忙問：「還有一個是誰？」他拿出一把文錢來。「你們說清楚，就給錢你們買糖吃！」

村童道：「剛才有一個高瘦的叔叔也問咱，不過咱們這裡沒有一個叫吳强的，只有一個叫伍健雄的叔叔，他的面貌身材，倒像是剛才那位高瘦叔叔所說的……」

潘湖道：「不必多說，快帶咱們去伍健雄家！」他一把抓住村童的手，將錢塞在他掌中。

那些村童怎知道江湖事，高高興興地帶着他們到一棟小土屋前，道：「呶，他就是住在這裡……」

他話未說畢，方斗山已抽出長劍來，向前標去，因爲大門洞開着！他人剛進屋，便見窗子在風中搖晃，接着穿窗射去，可是外面已不見人影。

看情況金昌盛剛離開不久，方斗山忙躍上屋頂瞻望，果見遠處有道人影，向東迅速掠去！方斗山躍落地上，道：「小潘，你與小馬乘馬回城等我，如今我就追去！快，提防他回城取東西！」言畢向東掠去。

出了小村，已失去那人的踪影，方斗山又焦又急，夜內風大，火摺又點不着，急得他直冒汗，只好仍向東飛去。未幾已聞有馬蹄聲，料潘、馬二人已回城，則改向東北馳去。

自從秦淮河那一役後，方斗山無日不想報仇，到今時今日好不容易才找到線索，豈肯輕易放過？他發誓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都要找到金昌盛！

他從肥西縣城東北角起，繞城跑了一圈，仍無其踪影，只好返回客棧，但金昌盛並無回客棧，方斗山隱隱覺得此人警覺性甚高，不好對付，當下顧不得吃飯，與潘湖和馬永前，漏夜追趕。這次他帶了火把，容易找尋踪跡，發現金昌盛是由東北方逃逸的，便沿這方向前進。

新春初一，人人喜氣洋洋，可是他們三人却在郊野進行艱苦的搜索，不幸黃昏時竟下了場大雪，把一切痕跡掩蓋了。

馬永前問道：「老方，如今咱們怎辦？」

方斗山咬牙道：「依此方向繼續追，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

＊　＊　＊

三月鶯飛草長，極目望去，一片綠油油，莫說是樹木，就是人亦最是精神爽利。

淮陰清江浦，在洪澤湖東北，自古以來，即是重鎭，雖在元朝即置治所，然後來因堤決城毁，屢次擇地而建，至最近方將淮陰治所遷至此處，一切新興，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景象。

清江浦既是淮陰治所，又是漁米盛產地之集散所，是故商業極是繁盛，物產豐富，來此之商旅也就更多了。

城內最大的那條石板街，寬闊整齊，正中有爿茶館，店名就叫清江，去年歲末方開張，可是城內茶館不多，故此甫開張

，即客似雲來。

掌櫃長得十分斯文，年紀不到三十，瞧他文質彬彬，招呼顧客時，尚臉帶羞澀，根本不是生意人，只是一手楷書却寫得工整異常。

清江茶館起初只因乏競爭而賴以興旺，但很快在茶、餅、小食等方面便有了長足的進步，因此來此的顧客就更多了。

掌櫃雖然老實斯文，而且童叟無欺，取價公道，但顧客們背後都譏他是靠老婆才發跡的，掌櫃聽了儘管心頭難受，却也不便說些什麼。

掌櫃姓施，名文章，其妻虞氏，不但貌美手巧，而且十分能幹，這一爿茶館之所以能夠興旺，主要還是靠她。

這天午後，別的地方已無顧客，但清江茶館仍有幾桌茶客，坐在那裏喝茶磕瓜子閑聊，忽然有人道：「來了來了！」衆茶客都抬頭向內望去。

只見一位少婦自內堂走出來，高佻的身材，應細的細，應聳的聳，應肥的肥，應瘦的瘦，眉如柳眉，臉如芙蓉，穿一襲淡黃色的衿衣，一條湖水綠色的褲子，似一株盛放的水仙花，教人看了精神都爲之一振！

若還要挑剔的話，這虞氏只有一栓遺憾事，一雙脚嫌大了，只是穿一雙紅色的綉花鞋，還叫人看了舒坦。

一位茶客涎着臉道：「老闆娘，你怎地現在才出來，可知咱們已經等了半天麼？」

虞氏不慍不火地道：「咱這茶館是賣茶的，只希望大爺們來喝茶，可沒叫人來等什麼的！」

另一個茶客道：「清江的茶怎比得妳香！咱們是醉翁之意不在乎茶呀！」他的話引起哄大笑，施文章一張臉漲得通紅，却低着頭嘆氣。男人沒本事，再討個漂亮而又能幹的女人，可不是福氣！

虞氏道：「諸君來光顧小店，愚夫婦無任歡迎，若是來撒野的，咱們也不害怕！」

那茶客在同伴的鼓勵之下，站了起來，道：「你若肯陪咱們喝一杯茶，咱們以後便……嘻嘻，正正經經地喝茶！」

「就怕你生受不起！」虞氏一邊走一邊道，來至丈夫身旁，叫他進去休息。

施文章道：「娘子，你還是進去吧，省得惹閑氣！」

那茶客大聲道：「掌櫃的，你這話便不是了，咱們可是瞧在你娘子的份上才來光顧你的！要你老婆陪咱們喝一杯茶，是給你的面子，又不是要調戲他！」

虞氏忽然轉身去，抓起櫃台上的茶壺和茶杯，滿滿斟了一杯，道：「你接得住，姑奶奶就陪你喝一杯，若接不住，便回家抱兒子去！」也不見她便勁，那杯茶如箭一般，向那位茶客射去。茶湯雖滿，却沒一點丁溢出來！

那茶客虞不及此，待到茶杯將近臨面才驚醒，伸手一撈，抓空了，潑了一臉的茶，茶客都哄笑起來。

那茶客下不了台，道：「臭婆娘，你怎地使陰毒招！」

虞氏冷冷地道：「臭漢子，你只懂得嘴上佔人便宜，手底又沒半分本領，還恬不知恥！有種的便跟姑奶奶到外面去找人評個理！」

那些茶客料不到她說起話來，居然十分潑辣，都有點愕然，那茶客用袖抹乾了臉上的茶水，道：「臭婆娘，你也接我一杯，接不住今日便叫你難看！」他斟了一杯茶，也向虞氏拋去。

可是他茶杯剛離手，茶水已潑出了大半。也不知虞氏柳腰如何一擺，已離開幾尺，玉手一翻，已穩穩當當將茶杯接住。她雙眼目光一寒，道：「姑奶奶這一杯要拋，第五號桌左首那隻杯子！」

話音未落，手中茶杯已飛出，正中第五號桌左首那一隻空杯子！難得的杯子相觸之後，並沒有碎裂，仍停放在桌上！

這些無賴之中，到底也有識貨的，連忙長身打圓場，垂頭喪氣會了賬離開。虞氏却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般，親自送出大門。「客官們有空再來光顧！」

那些無賴也不敢答話，悻悻然散了，對面那爿麵店，却有一位食客，在偷偷瞧她。

虞氏轉身進去，施文章又嘆聲嘆氣。虞氏溫聲道：「大哥，以後他們再不敢撒野了！」

施文章忽然鼓起勇氣道：「娘子，咱們不如結束了吧，我……我寧願回鄉教書。」

虞氏道：「你別害怕，大不了去衙門告他們，我又不跟他們動手……唉，我也不知道你身爲大丈夫，爲何這般胆小，連咱們女人也不如！」

施文章臉又漲紅了，道：「娘子，咱們一家只有四口，將就一點，又不是不能生活，你何必拋頭露面！」

虞氏臉上亦變了色，道：「好吧，我不拋頭露面就是，以後一切由你打理！哼，教書有什麼出色，別忘記以前的日子是怎的過的！你不許我……我已答應你，現在幫你做生意，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虞氏一向溫順，儘管夫婦倆的性格不相同，但她都能順着丈夫，只是老婆比自己本事，做丈夫的自然形成「怕」的心理，見虞氏不高興，施文章忙道：「好好，是愚夫錯了，以後你喜歡怎樣，愚夫都不反對！」

虞氏這才回嗔作喜，道：「大哥，以後我只管買貨驗貨的事，堂面的事，我不管也不出來，免你担心！」

施文章聽見妻子這樣說，也愛憐地看了她一眼，道：「珠兒也許醒了，你去瞧瞧她。」

虞氏道：「稍候杭州的船到，有人來通知，你就告訴我一聲，咱們訂的龍井茶，算算船期，應該是今日到的。」

* * *

晚飯時，茶館沒有生意，通常都在這時候關店，然後是一家大小和夥計，在店內吃晚飯，可是夥計小虎子要關門時，忽有人來報。「杭州船到，叫你們老闆到碼頭看貨付錢！」

施文章是個書呆子，這看貨的事莫說不在行，連店內常用的茶葉品種，也常分不清，因此只好又請虞氏出馬了。由於龍井茶量少，要貨的人又多，供不應求，因此船一到，買主便得爭取時間早到碼頭，

留賢德躲在樹後見到“活吳剛”追殺一個持劍漢子。

上船看貨買貨，以免向隅。

虞氏早已換好衣褲，取好了錢，連忙叫轎夫抬她去碼頭，臨行交代丈夫和家翁先吃，可是家翁和丈夫都不忍先吃，着下人把飯菜拿回廚房溫着。

通常虞氏出去只須半個時辰至一個時辰便可回來，可是今日去了一個多時辰還未回來，施文章担心不已，便叫小虎子去找她。

過了一陣，小虎子回來說因爲船靠碼頭時，撞穿了船底，碼頭上的人趕着將貨搬上碼頭，然後才賣，虞氏要他們先吃飯。

施文章恐餓壞了父親女兒，便着人開飯，並叫小虎子吃了飯去碼頭協助自己老婆。

外面已傳來二更的梆子聲了，虞氏還未回來，施文章望着在床上熟睡的女兒一眼，實在有點心驚肉跳，似乎今夜會有事發生般，他幾番要去碼頭找妻子，又恐吃人恥笑，終於下不了決心。

正在房內踱步時，房門忽然被人敲響，施文章喜得跳了起來，邊說邊將門打開：「娘子你回來了？」

誰知進來的是條蒙面的大漢，他一把將施文章扭住，喝道：「別叫，否則殺了你！」

那書呆子一見到陌生人，又見他殺氣騰騰，早已嚇得做不了聲，那還叫得出來？蒙面漢把施文章拖至床前，目光一及，見床上睡着的只是個小女孩，便又喝道：「你老婆呢？」

「她……她不在！」施文章好不容易才能說話：「你，你是誰？是我娘子的朋友還是敵人？」

那蒙面漢忍不住失笑起來：「老子若是你老婆的朋友，還會這樣對付你？哈，想不到她會嫁給一個呆子！快說，她去了那裡？」

施文章還未答話，床上的女孩驚醒了，見狀大哭，蒙面漢抽出一把匕首來，作狀道：「你再哭，老子便殺了你們父女！」

小女孩不知天高地厚，邊哭邊罵道：「你是壞人你是壞人！」

蒙面漢側轉匕首，用刀柄在她身上戳了一記，罵道：「姓施的，你不制止你女兒，老子可就不客氣了！」

話音剛落，房門口竄進一條人影，抄起一條板櫈往蒙面漢後腦擊去。

施文章剛好看見，驚道：「爹，不可！」

這一嚷，無疑提醒了蒙面漢，只見他頭一側，身子半轉，板櫈反擊在施文章頭上，蒙面人左腿一個後蹬，那人被踢中小腹，連人帶椅被踢飛。一直撞到牆上方落地！

施文章被板櫈擊得頭破血流，尚幸未暈倒，嘶聲大叫：「爹！」

施父喘着氣罵道：「無用的畜生……你不開腔……又怎會……怎會……」話未說完，已經閉氣，一顆腦袋垂了下來。

施文章又驚又怒，又悔又恨，再叫道：「爹！」

這時候，店內的兩個女僕聽到叫聲，跑過來探原因，施文章又用力掙扎，蒙面人用力挾住他，喝問女僕：「虞氏去了那

裡？」

施文章叫道：「不要說，你們快去通知她吧！」這一叫惹火了蒙面人，只見他手臂猛一用力，「啪」的一聲響，頭骨已斷，接着喉管被卡住，氣絕而亡！

蒙面人拋下施文章的屍體，跑前抱起女孩珠兒，追那兩個女僕，誰知那兩位女僕早已躲了起來，蒙面人找不到人，只好恫嚇珠兒：「你娘去了何處？」

不料珠兒年紀雖小，但性子却甚硬，大聲道：「你是壞人，你是壞人！你殺死我爹，殺死我爺爺，我恨你！」她頭一低，張口往蒙面人肩上咬去！

蒙面人摑了她一巴掌。「臭丫頭，你要找死？」珠兒大聲喻哭，這一哭，反把蒙面人嚇了一跳，忙伸手捂住她的小嘴。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陣人聲，有人聲叫道：「快圍住四周，不要讓兇手逃脫！」

蒙面人大驚，料那兩個女僕到鄰居那裏求救，他大驚之餘，不敢再逗留，走至簷前，用力頓足躍起，誰知珠兒剛好猛力掙扎，他凌空一驚，眞氣洩了，又跌了下來。這時候，外面已湧進一大批壯漢來，人人手持棍棒火把，聲勢洶洶。

蒙面人這時候，顧不得那許多，用力將珠兒往地上一擲，把珠兒活活摔死，他再度頓足振衣躍起，踏瓦狼狽而逃！

＊　＊　＊

清江茶館的鄰居，倒有些熱心人，見到蒙面人飛逃而去，又呼道：「快追！」

又有人問道：「衙門內的捕快來了沒有？」

「那些吃公飯的，平時只會對善良作威作福，這捉拿大盜麼，可就謙讓得很！那有這般快趕來！」

正在議論紛紛之際，只見一頂小轎，踏月而來，背後還跟着小虎子。有在大門外湊熱鬧的，見狀叫道：「好啦，虞娘子來啦！」

轎內的虞氏聽得人聲沸騰，估計出了什麼事，連忙叫轎夫停轎，她急不及待揭起帘而出，問道：「什麼事？」

一位婦人道：「虞娘子，剛才你家金花來報，說有個强盜進了你家，還，還……自個進去看看吧！」

虞氏未待她說畢便已飛進店內，口中大呼：「金花、銀花！」

金花自內跑出來，哭道：「夫人，不好了，老爺和小姐，已經……已經死了！」

這話如同晴空打了個霹靂，虞氏險險栽倒，連忙跑進後堂，只見院子裡倒着一個女孩，頭破腦裂，正是自己的心肝女兒，再進房一看，丈夫和家翁亦倒在上，她大叫一聲，眼前一黑，登時暈死過去。

待她醒來時，鄰居尚未退，公差亦已來了，那捕快姓曾，問道：「虞氏，你是否曾與人結怨？」

虞氏似無聽見，回頭問金花。「是誰殺死老爺和小姐的！」

「他……他臉上蒙着塊布……奴婢不知道！」

虞氏罵道：「飯桶，他身材如何，用什麼兇器？」

銀花在旁道：「奴婢只見他手上拿着把匕首……嗯，他倒長得高大，只是有點瘦削！」

「由那裡逃去？去了多久？」

「跳上屋頂逃逸，不知去了何方！」

虞氏又罵了聲飯桶，快步出房，誰知被曾捕快伸手，一攔，道：「你去那裡？」

「我要去追兇手！」

「這時候還追得到麼？夫人先冷靜一下，待咱們問清楚幾件事，也能查出兇手！」

「呸！」虞氏怒道：「待你問清楚，那兇手早已逃遁了！你們爲何不追？」

曾捕快道：「某一接到報便立即趕來了，但兇手早已逃遁！夫人，你家是否有仇家？」

「咱們那來的仇家！」虞氏話說出了口，心頭猛地一動。

曾捕快目光灼灼地望着她。「沒有仇家，爲何那人指明要找你？」

「我又不在場，如何知道！」

一個衙差插腔道：「也許是你奸夫！」

虞氏柳眉倒豎，罵道：「你敢再說一個髒字，我虞美玉便不客氣！」

衙差悻悻然地道：「不客氣又待怎地？你若是光明正大的，又何怕別人閑言！」

虞氏道：「我說你與你妹妹不三不四，是頭畜生！」

衙差怒道：「小潑婦，你敢罵公差，可知罪否？」

虞氏學他語氣道：「你若是光明正大的，又何怕別人閑言！」

衙差還待發作，曾捕快已示意他停嘴。「夫人，清江浦既然發生了命案，咱們便不能不管，你是死者的親人，也不由得你不跟咱們合作，否則引來懷疑，反而不便！」

虞氏知道脫身不得，只好道：「好吧，你有話快問，我還得辦事！」

曾捕快對其他人道：「都回家睡覺去吧！老穆，快叫老仵工驗屍！」

＊　＊　＊

清江茶館，暫不做生意，店內設了靈堂，虞美玉請來了高僧，還有好些吹打的，務求把喪事辦得風光，因爲她知道這一場災難九成是由自己帶來的，只是猜不出是誰幹的！

這幾天，她日夕以淚洗臉，除了悲痛仇恨之外，尚有深深的悔意和內疚。若非自己，丈夫女兒和家翁，絕不會慘遭橫死！。

出殯之後，虞氏又停了好幾天才開店，她身上藏着兵器，估計對方還會找上門來，她希望他再來，否則這仇找誰報復？

那些茶客又上門了，俗語謂：「女要俏，一身孝；男要俊，一身皂。」帶孝的虞氏更添幾分俏，還有那幾分凄楚，就更加使那些不懷好意的茶客，心癢難搔。

「虞娘子，你丈夫已去了，你春秋正盛，孤若伶仃的，不如……」一個茶客嬉皮笑臉地道：「趁早再找一個家吧！」

虞氏瞪着眼道：「姑奶奶心情不好，你們最好別惹我……嘿嘿，姑奶奶是掃帚星，你不害怕麼？」

「嘻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那好，殺星上門時，煩你替姑奶奶打發他走，不過有什麼死傷，姑奶奶可不負責！」

這句話似一盆冷水由頭淋下，那些茶客心火再旺，這時候也熄滅。茶館開了三天，生意較清淡得多。虞美玉亦無心打理，整日只想着報仇。

這天因爲生意清淡，天還未黑，虞美玉便着小虎子關店，她親自下廚，正在洗菜，忽聞屋瓦上有個輕微的聲音。虞美玉心頭一跳，料不到對方竟然如此大胆，敢在這時候上門行兇。

正想回房取兵器，只見窗外人影一閃，跳下一個身材高瘦的蒙面人來，虞美玉抄起菜刀，標出天井，大聲道：「你們都退開！」

蒙面人手腕一抖，長鞭如毒蛇般，向虞美玉脖子纏去，虞美玉菜刀不趁手，連忙擰腰閃開，誰知那人的鞭法也十分厲害，手腕一翻，鞭梢回捲，抽向虞美玉的後背！

虞美玉不退不閃，雙脚一蹬，反向前撲去，菜刀向他直砍，這是攻敵必救之策，何況虞美玉本就存了拚命之心，手中握的雖只是一柄尋常的菜刀，但威力却不亞於鋼刀！

蒙面人使是的長鞭，利遠攻不利近身搏鬥，連忙退後。虞美玉喝道：「你來了，還能逃得掉麼？」再度標前，第二刀隨手砍去。

蒙面人也非省油燈，長鞭不抽人，而是「啪」的一聲，落在地上，人却借力騰起，落在屋頂上，向虞美玉招手，似欲邀她到別處決鬥。

虞美玉報仇心切，正想追去，忽聞小虎子道：「夫人，你用菜刀怎鬥得過他？反正他要殺你，不怕他不再來找你！」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虞美玉立即回房取長劍，又換了弓鞋，暗藏暗器，再換勁裝。不料蒙面人似乎料到她會換衣服，在此刻拍開窗子，準備衝入去。

虞美玉處心積慮報仇，自然亦有所準備。蒙面人躍進房，她仍站在床後不慌不忙地更衣，一側又有屏風爲障，不怕玉體被人看見。

蒙面人長鞭一捲，捲住蚊帳，用力一扯，拉下了前幅帳子，可是仍有後幅。

「姓虞的你在帳後，還能龜縮多久？」

虞美玉不答他，蒙面人哈哈笑道：「難道你想勾引我？哈哈，可惜老子對女子沒有興趣，你是媚眼兒拋在空處了！」

虞美玉也不生氣，淡淡地道：「姑奶奶不是等你，是另有所待，只怕你就是有心偷香，也不敢多作勾留！」

蒙面人一驚，忖道：「莫非她還有助拳，還是在等衙門內的公差？」他心頭一急，鞭再度揮出。鞭梢捲住蚊帳的後幅，他用力再一扯！

說時遲，那時快！只聞一陣「嗤嗤」聲響，一蓬梅花針迎面射至，蒙面人身子急閃，不料與此同時，又有幾枝弩矢射至！

這幾枝弩矢不但速度快，而且力道猛，蒙面人忙不迭揮鞭，可是房內地方少，又有傢具，長鞭揮動不太方便，蒙面人撥落三枝弩矢，第四枝終於射穿鞭網，釘在蒙面人的左肩上！

就在此刻，虞美玉手持長劍，自床後跳了出來，蒙面人受傷之後，自知不敵，不敢應戰，轉身向窗口飛去！

虞美玉豈肯放過他？大喝一聲急追而上，不料蒙面人回身把手一揚，兩柄飛刀脫手飛出，直奔虞美玉面門。

虞美玉去得急，千鈞一髮之際，忙不迭急使一招「鐵板橋」，堪堪避過那兩柄飛刀，待她直起腰來，蒙面人已消逝！！

虞美玉雙脚一頓，亦穿窗而出，落在天井內，只聽小虎子道：「夫人，他跳上屋頂跑了！」

虞美玉雙脚再一頓，騰身而起，亦落足瓦頂，抬頭一望，蒙面人正在前面飛奔，她猛吸一口氣，展開輕功急退！

虞美玉素來以輕功自詡，在一陣狂追之下，將跟離拉近了不少。忽然蒙面人由屋頂跳落去。虞美玉幾個彈跳，飛至蒙面人躍身之所，却原來那裡有座大庭院，假山涼亭，佈置雅緻，虞美玉一見，叫聲苦也，因爲那是清江浦最大的客棧新貴客棧！

這時候亦不容她細思，騰身一躍，跳落庭院，接着飛上暗廊，兩旁都是客房，房門緊閉，虞美玉略一踟躕，向前奔去。

出了走廊又是一座院子，矮垣月洞門，是獨立小院。虞美玉飛身一跳上矮垣，可是連一個人影也不見。她跳落獨立小院，小心翼翼前進，踏上客廳，目光灼灼向四周搜索。

冷月天邊掛，斜照進廳內，視線頗佳。見飯廳之旁尚有一座小客廳，但兩廳都無人，廳後有三間臥室，房門雖然關閉，但虞美玉却覺得蒙面人極可能是躲在裡面。她緊一緊手中長劍，慢慢向第一間臥室走去。

房門雖然關着，却沒有上門，她輕輕一推，門便悄沒聲息地滑開了，虞美玉輕輕吸一口氣，步步爲營地走進去。

床前錦帳垂下，透過錦帳，隱約見到床上有人躺着，虞美玉報仇心切一步步向大床走去。

房內住的不是蒙面人，而是另一個令人頭痛的人物：方斗山！

＊　＊　＊

方斗山與馬永前、潘湖兩人一路追尋金昌盛，由肥西縣城東北方沿途追踪。說跟踪其實還抬舉他們三人，因爲線索已斷，不肯放棄，只是不甘心而已。反正再無其他辦法，只好沿途找尋，賭一賭運氣。

由於追踪要不斷注視踪跡，速度自然比逃跑的人慢，金昌盛亦以爲已經甩掉了方斗山三人，直赴清江浦。他比方斗山三人早七天到清江浦，下手要殺虞美玉，誰料只殺了她的家人。

金昌盛當殺手已有年，甚爲沉得住氣，在清江浦裡的一爿小客棧棲身，等候機會，方斗山三人雖已到清江浦三天，倒也不知要找之人，就在附近。

方斗山三人到清江浦不知該去何方，因金昌盛既可以北上渡江，亦可以南下江南，更可下揚州、蘇州，三人委決不下，在清江浦逗留了三天，正決定明早去揚州再碰碰運氣，不料今晚剛躺下床不久，便聽到夜行人的衣袂聲！

金昌盛入新貴客棧暗廊，方斗山便已驚醒，不料脚步聲由近而遠，正要回床，

又聽到另一個脚步聲，這次他站在門後。俄頃，那脚步聲已至廳裡，方斗山不敢大意，緊緊握住長劍。

脚步聲來自門口，方斗山連忙閉住呼吸，房門緩緩打開，似有人走進來，他鼻端嗅到一股香氣，來的料是個女子，方斗山微微一怔，未知自己幾時與女子結下仇怨！

又見那女子向床前走去，方斗山正想現身問個清楚，忽然心頭一跳，覺得那女子的體香十分熟悉，不知在何處嗅過。

正在思想間，虞美玉已一劍將帳子挑開，見床上並沒有人，只有一捲被子，只道中計，急忙反手一劍撩出，同時轉過身去。

但見門口站了一個漢子，背着光，看不清眉目。「姑娘因何亂闖在下臥室？」

虞美玉見那漢子身材不對，甚是尷尬，結結巴巴地道：「未亡人因爲追趕殺夫仇人，誤闖先生臥室……甚是魯莽，尚請先生海量包涵！」

「哦，殺尊夫的人逃進客棧麼？未知他長得如何？」方斗山邊說邊踏前一步。

「是躲進客棧來……他相貌倒不會見過，身材高瘦，使的是一條長鞭！」

方斗山脫口道：「他是殺手『毒蛇』金昌盛麼？」

虞美玉踏前一步，急問：「先生認識他？見過他？」

這剎那，方斗山又嗅到她身上那股體香，腦海中靈光一閃，想起在江寧府那一幕來，不過他沉得住氣，道：「其實姑娘也認識他的！」

虞美玉訝然道：「你怎知道奴認識他？」

「哈，姑娘忘記去年曾與他合作殺人！」

這一句話使得虞美玉心頭猛吃一驚，半晌方道：「你胡說什麼，奴既然與他合作，他又怎會殺奴外子？」

正在此刻，潘湖和馬永前聞聲過來，推門問道：「老方，你跟誰說話？」

老方兩字入耳，虞美玉脫口道：「你是方斗山？」

「正是天水幫右護法方斗山！」方斗山長劍一提，冷笑道：「你想不到，今日會自投羅網吧？眞是皇天有眼！」

「你，你這人說話奇怪，奴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瘋話。」

「去歲在江寧城某座大院內，方某匿在綉房內，錯非嗅到你的體香，哈哈，今日倒要失之交臂！」

原來虞美玉就是殺手九號，她外號「鐵觀音」。自從那一役之後，洗心革面，携夫到清江浦做生意，只道從此之後，離開腥風血雨，誰知才幾個月，「故友」一一找上門來！

當下虞美玉大喝一聲：「看暗器！」左手一揚，雙脚稍頓，向窗子射去！

誰知方斗山不上當，長劍一揮，振衣標前，長劍急刺，虞美玉見閃不開，只好舉劍一擋，這一擋，眞氣登時洩了，仍留在房中。

虞美玉知道今日不拚命，再也跑不掉，當下長劍拚命進攻，把方斗山迫退了兩步，她身不轉，肩不晃，再次頓足倒飛，破窗而出！

她高興來了，身後已有勁風襲至，猛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回劍將兩柄單刀格開，抬頭一望，却是馬永前及潘湖！只聽方斗山笑道：「你今夜跑不了啦！」話聲未落，他人亦射出窗外，落在院子中。

虞美玉道：「你們三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女子，算得是什麼好漢！」

馬永前「呸」了一聲。「跟你們這種殺手，還講什麼規矩！臭婆娘，快束手就縛，少費心機！」

方斗山接道：「那一夜我受了傷才奈何不了你，今夜可不再怕你，你倆退開一點，待某打發她上路！」

虞美玉道：「這才有點意思！」說着又展開攻勢。她劍法快而多變，可是方斗山也不慢，她攻一招，他解一招，只聞「叮叮噹噹」的一陣金鐵交响聲，一時間打得難分難解。

眨眼兩人已鬥了六七十個回合，驚醒客棧內的住客，過來探視，都讓馬永前和潘湖喝止。

虞美玉見鬥不下方斗山，芳心大驚，人急智生，忽然叫道：「天地會的兄弟何在？此人方斗山勾結清廷，甘心爲狗，屠殺我大明子民，還不快來助我殺此狗賊！」

方斗山趁她說話時分神，展開反攻，把虞美玉迫得連連後退，可是就在此刻，忽聞一個宏亮的聲音道：「女俠不用害怕，天地會兄弟在此！待咱們共同殺此走狗！」月洞門外衝進三四條大漢，望場中奔來！

* * *

原來天地會乃國姓爺鄭成功，敗退台灣時，留下的舊將所組織的一個反清秘密組織，先在福建成立，其後流傳至兩廣及長江流域一帶，天地會仍因「拜天爲父，拜地爲母」故以名之，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是以對內稱「洪門」，對外又將洪字拆開，稱「三合會」(洪字乃由三點水和共字合成，隱稱三合)，「三點會」。

天地會雖亦是採取江湖規矩結幫，但以反清復明爲宗旨，又有異於一般的幫會，時江南各省不但都有分會，連江北亦已滲入，若論勢力和人數，江湖上無一幫會，可與之比擬！

當下那大漢的話，教方斗山三人大吃一驚，忙不迭喝聲跑，三人翻過後牆便往外溜。虞美玉自知不是「清白人」，喊了一聲追，亦躍了出去，那三個在後面苦跟。

虞美玉翻出後牆，仗着地形熟悉，閃進一條小巷，左轉右拐，往清江茶館跑去。那三個天地會志士，武功不能與他們相提並論，追了一程，已失去四人的踪影，只好返回客棧。

* * *

方斗山三人跑到一條小巷，不見追兵才放了心。馬永前恨恨地道：「幾番眼見可以得手，偏偏煮熟的鴨子，也讓她飛上天去，這婆娘好生的狠毒，再遇到她，非一刀殺了她不可！」

潘湖道：「可殺不得！老方是要拿他去証明自己是無辜的，殺死了，還有什麼作用？」

方斗山雙眼望着夜空，喃喃地道：

「說得是，她萬萬殺不得，何況咱們還要利用她去抓金昌盛！」

馬永前道：「有這婆娘，還要金昌盛作甚？莫得白費氣力！」

方斗山道：「不然，她是個女人，僱主未必會完全相信她，故此她所知料不如金昌盛多。」一頓又道：「剛才客棧人多，小潘，你快回客棧查問那女的叫什麼名，住在何處。」

潘湖去後復回，道：「在下威嚇小二，他說那女的姓虞，是清江茶館的老闆娘，她丈夫和女兒不久前被人殺死，尚在孝期。清江茶館就在最大那條街，也是背後那一條。」

方斗山一揮手，三人立即趕去清江茶館，未幾到店外，見門板上貼了一張白紙，馬永前點燃火摺子一照，只見上面用墨寫了一行字：濫殺無辜者，罪該萬死！

墨汁猶濕，字體娟秀，似出自女子之手。馬永前道：「老方，瞧來那婆娘尚未跑。」

方斗山略一沉吟，側側頭道：「分頭進去搜一搜！」

不料門內居然傳來虞美玉的聲音：「門沒鎖，進來吧，不用搜了！」

方斗山一愕，料不到這婆娘胆子這般大，莫非她有恃無恐？方斗山素來謹慎，這時候，不由得他不猶豫。潘湖低聲道：「老方，這婆娘也許有助拳的，咱們要小心！」

虞美玉又隔着門道：「爲何又不敢進來？剛才不是氣勢汹汹的，非將我碎屍萬段不可麼？難道要姑奶奶親自開門不成？」

方斗山低聲道：「小馬點火！」

虞美玉又道：「裡面早點了燈，不用害怕！」

馬永前忍不住道：「誰害怕了？」他抬起一腿，將門踢開。只見茶館內點了好幾盞燈，虞美玉端坐在板櫈上，長劍放在桌上，面對大門，裡面除了她之外，不見有他人。

方斗山又是一愕，打了個哈哈，慢慢抬步走進去。「想不到夫人胆子這般大！」

虞美玉輕哼一聲：「你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姑奶奶又不是未曾與你較量過，也不怎麼樣！」

方斗山見她頗有輕視自己的神態，傲氣一生，道：「你我之間的仇恨，已不用多說，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不過你也不必担心，他們兩個沒有我的命令，絕不會動手！」

「誰知道你會不會下命令！」

「絕不！對付一個女流，難道方某還須別人協助？」方斗山道：「這裡不方便動手，你我同到城外決鬥，不知你有此胆量否？」

「姑奶奶一家已死絕，了無牽掛，何況劍下作鬼，不過脖子上多了個疤罷了，有何所懼！」

方斗山心中暗暗佩服，道：「如此請！」

虞美玉仍然端坐如舊，道：「姓方的，姑奶奶瞧你也不是個糊塗蟲，你爲何只找我？」

方斗山道：「這是你運氣不好，教你偏偏撞進我屋內，還有何話可說！」

「你不服氣？我幾時損了你，你們勾結清廷，殺我漢人，咱們殺死余百飛，爲民除害……」

話未說畢，馬永前已「呸」了一聲：「臭婆娘，你有胆殺人，便得光棍一些，在死人認上插贓，算得什麼？」

「你給姑奶奶閉嘴！」虞美玉道：「你們出去打聽打聽，我『鐵觀音』雖然是個殺手，但我向來只殺該殺之人，若罪不致死者，再高的酬勞，也不幹，若非如此，我何必苦口婆心跟你們磨菇？難道姑奶奶不會在店內設伏？」

方斗山心頭一動，問道：「夫人這樣說，當然有証據了，或是聽誰說的？」

「僱主說的！」

方斗山哈哈大笑：「他知你的脾性，又要你殺人，自然得編排一個理由！」

虞美玉冷冷地道：「即使姑奶奶笨蛋，難道咱十八人，均肯收平日的一半酬勞，他們都是笨蛋不成。」

方斗山又一愕，道：「如此說來，尚有人証？」

「不錯！」

馬永前急問道：「是那一隻狗賊做的証？」

虞美玉道：「事關職業道德，不便相告！也許余百飛做得秘密，連你們也瞞住！」

潘湖接道：「即使咱兩個不知道，難道連方護法亦會不知道？」

「難說得很，方斗山，姑奶奶如今什麼都不怕，只是不願在這個時候跟你決鬥，因爲我還有血海深仇未報！」

方斗山問道：「金昌盛爲何要殺你？」

「金昌盛，殺手六號？」

「方某不知他是幾號，不過此人我見過，與當日在秦淮河畔合攻咱們三人的其中那個使鞭的，十分相似！」方斗山道：

「雖未經証實，但料八九不離十！」

虞美玉皺眉道：「我與他無仇無怨，他爲何要毀我一家？」

「這有何奇怪？上次有人僱他殺咱們，今次有人僱他殺你，所爲不過是爲了錢，無須有仇恨！」

「豈有此理，此仇非報不可！」

方斗山亦道：「豈有此理，咱們的仇亦非報不可！虞氏，咱們作個交換如何？我助你殺金昌盛，你將一切告訴我，還有最好跟我回天水幫証明我是清白的，並無與你們勾結！」

虞美玉吃吃一笑，道：「原來你已失信於天水幫，既然連你的話，他們都不相信，難道會相信殺手的話？姑奶奶才不會上當！」

方斗山一怔，覺得她說得有理，心底對廖智夫忽然有所思疑，可是他們不甘心就此放棄，遽道：「那你將你所知的告訴我，僱主是誰？証人是誰？那晚十八個人，你認識多少個？」

「通常僱主都不會自我洩漏身份，其他十七個人咱們一直以代號相稱，也未曾露出臉目，誰也不認識誰！」虞美玉說至此，考慮了好一會才道：「那証人是白水幫的一位堂主，姓名恕我不能洩漏了！」

方斗山笑道：「白水幫被本幫所滅，

其餘孽心有不甘，不難理解，他們作的証，也能入信？」

「當然有入信之道理，不過你不必再問，我不會再說，總之信不信由你！」

話音剛落，方斗山忽然低聲道：「噤聲，有人來！」

接着伸手指指屋頂。

虞美玉凝神一聽，果然聽到屋頂上有輕微的踏瓦聲，遂道：「先此聲明，待姑奶奶先殺了他，才准你們動手。」她連打手勢，叫他們躲起來。

屋頂上的聲音突然消失，虞美玉反而吃了一驚，連忙將劍抽了出來，道：「姓金的，你若有種的，就下來跟姑奶奶見個高下！」

上面傳來一陣長笑，道：「這個自然，反正咱們已經見過面，何妨再見多一次！」

虞美玉覺得聲音不對，剛生驚愕之情，突然一跳而起，一個風車大轉身，只見暗廊上標出一道人影，她一動，那人亦動手，一條長鞭如毒蛇出洞般，直竄過來。

虞美玉長劍一橫一撥，長鞭落地，又捲向其雙脚，虞美玉跳上桌上，不料那人反應之快，大出伊意料，只見他手腕一抖，鞭梢已捲住桌脚，接着用力一拉，誰知虞美玉亦非省油燈，也不知她如何使勁，那張桌子貼地滑前，反向那人撞去。

那人大吃一驚，手臂一掄，借掀翻桌子，順勢欲將虞美玉摔倒，但「鐵觀音」近年在江浙閩一帶極負盛名，豈是浪得虛名之輩？那人手臂剛抬起，她脚尖微一用力，抱劍離桌，直向他射去！

那人也好生了得，身子一弓，如魚兒一般，自虞美玉身下射去，反落在堂內，虞美玉轉過頭來，道：「金昌盛，我與你無冤無仇，你殺我一家，今夜我將你碎屍萬段不可！」

那人一愕，怪笑一聲：「想不到你這婆娘還眞不錯，居然連老子的姓名也查出來，那今日就更非殺了你不可了！」

「只怕你無此能力！」

金昌盛長笑道：「你瞧瞧後面！」

虞美玉心頭一沉，全身肌肉都綳緊，她不敢貿貿然轉身過去，先將背貼在牆上，再轉頭望去，只見暗廊上又有一個蒙面漢子。她怪笑一聲：「原來金昌盛無種，要請助手！」

背後那個哈哈笑道：「咱們也是老相識，不是六號請助手，而是咱們人人均欲殺死你！」

「你，你是十七號？」虞美玉問道：「爲什麼？爲什麼你們人人均欲殺死我？」

金昌盛咬牙切齒地道：「臭婆娘，你做的好事，自己心中明白，尚在裝蒜！」

虞美玉訝然道：「我做過什麼事？你們胡說什麼？」

十七號道：「咱們十八人，如今已死了九個，這都是拜你所賜！」

「放你娘的臭狗屁！」虞美玉破口大駡起來：「姑奶奶自量得很，對付你們一個，尚有取勝把握，要我對付九個人……」

金昌盛道：「是你將消息放出去的，所以咱們才會一個個被人殺死！」

虞美玉胸膛急促地起伏着，大聲道：「你們被人殺死，就把賬算在姑奶奶頭上，証據何在？」

「爲何你那天失約不去連陞客棧？分明是做了什麼虧心事，還有那個吳强，事後也失了踪，咱們已幹掉他了！不過，咱們查過，不是他幹的，剩下一個就是你，是你出賣咱們的！」

「放屁！」虞美玉道：「你說姑奶奶出賣你們，姑奶奶將你們賣給誰？」

十七號道：「賣給誰都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咱們不能白白讓人出賣！」

虞美玉猛吸一口氣，力使自己鎭定。「那天因爲我追到方斗山，被他傷了我，我扶傷漏夜乘船溜出江寧城，因爲傷得重，躺了好幾天才下得了床！」

十七號冷笑道：「誰知道是眞是假？若不是你出賣咱們，又會是誰？你不用多廢話，咱們寧願殺錯，不能放錯！」

說着便要動手，虞美玉急道：「且慢！也許這是僱主事後恐洩露身份幹的！」

「不可能！」金昌盛道：「十七號動手！」

兩人一前一後，將虞美玉圍住，展開攻擊，十七號使刀，與虞美玉近身搏鬥，金昌盛則站在遠處，抽冷子揮鞭偷襲。

虞美玉既要應付十七號，又要提防金昌盛的偷襲，她不怕死，却不想含寃而死，大聲道：「難道你們認識僱主，知道他沒有施『殺人滅口』的勾當？」

十七號道：「說得不錯，我知道僱主絕對不會，因爲你們無人知道他是誰，他錢又多，何須殺人滅口！」

「那一定是別人了……」

可惜虞美玉的話完全不起作用，十七號和金昌盛加緊攻勢，不多久，虞美玉已陷於險境。

虞美玉突然想起方斗山三人來，腦海內靈光一閃，問道：「十七號，你叫什麼名？有胆告訴一下一個臨死的女人麼？」

十七號哈哈笑道：「有何不敢？某楊樂天，你大可以到閻羅王那裡告我一狀！」

「那個僱主又是誰？反正我今夜是跑不掉的了，不如一併說了吧，待我死後去找他算賬！」

楊樂天道：「這個要等你死後，楊某才肯告訴你，而且只能對你一個人說！」話中之意，連金昌盛也不能聽。

楊樂天又道：「乖乖上路！」誰知樑上突然跳下三個人來，他一驚，問道：「你們是誰？」

方斗山一個箭步便向他射去，人未至，長劍已刺出。「楊兄因何這般善忘，咱們在秦淮河上，早已見過面！」

金昌盛和楊樂天同時失聲道：「你是方斗山！」虞美玉趁他倆說話分神之際，向金昌盛標去，長劍一口變二口，二口變四口，攻勢又快又猛。

金昌盛咬牙道：「虞美玉，果然是你出賣咱們！你絕不會有安樂日子過！」

方斗山道：「小馬，快助虞氏截住金昌盛，莫被他逃脫！」

楊樂天左掌急印其胸，方斗山正欲舉掌相逼，不料楊樂天袖裏射出一蓬梅花針，方斗山大吃一驚，邊揮劍邊道：「小心！」

楊樂天行動頗快，手臂突然用力一甩，兩顆黑忽忽的丸子落地爆開，兩團白烟立即升起，他人亦隨之跳起，雙掌向上一托，震開屋頂，脚尖在樑上一點，竄了出去！

說時遲，那時快，方斗山亦脫手飛出兩枚飛鏢！

* * *

白烟騰升很快，只眨眼間，便瀰漫堂內，看不見楊樂天是否受傷，方斗山道：「小馬留下，追！」他首先跳起，因視線不清，先落足樑上，伸[illegible]抹了一下，方自洞口鑽出去！

外面與茶館內似是兩個世界，黑忽忽的，方斗山一時難以適應，定一定神才能看得清楚周圍的景物，但已沒了楊樂天的踪影！他頓一頓足，不甘心失敗，抬步向前奔去！

* * *

楊樂天一逃，金昌盛大驚，在此情況之下，再傻的人也知道險惡，誰都想脚底抹油，可是虞美玉懷着一腔仇火，向他不要命地攻擊。

長鞭利遠，一被敵人臨身，便無所施其技，而他的拳脚功夫，又顯然難敵虞美玉的一口寶劍，不斷後退，這是他唯一的「出路」，可是虞美玉絕不讓他離身，他退她立進，如影隨形，馬永前不時在旁拋出板櫈桌子，以阻其去路，使他閃避更爲不便。未幾，即聞「嗤」的一聲响，左上臂已被劍刃割下一大片皮肉！

「金昌盛，你的死期到了！」

白烟漸漸由屋頂散去，但貼身搏鬥，只憑聽覺及感覺，對虞美玉毫無影响，對金昌盛來說，施展空手入白刃，却更添幾分凶險。

激鬥間，虞美玉一劍刺向金昌盛心窩，故意發出聲响，金昌盛雙手握鞭，舉起欲架，不料虞美玉劍至中途，手臂突然一沉，劍尖又在金昌盛大腿上，刺了個窟窿！

金昌盛大叫一聲而退，下盤不靈，勾到一張板櫈，一個踉蹌，幾乎摔倒，虞美玉劍快，又在他後背刺了一劍。

這時候，白烟散得七七八八，馬永前見狀連忙上前，叫道：「劍下留人！」

虞美玉喝道：「讓開，否則連你也一併殺了！」

馬永前急道：「夫人不是在下不讓你殺他，不過且待小的問他幾句話！」

虞美玉想起丈夫女兒死得慘，一身都是火，一掌推開馬永前，喝道：「還有什麼好說！」

金昌盛本有時間趁此良機溜掉，可惜他腿上之傷實在不輕，艱辛地走了幾步，已讓虞美玉追上。「金昌盛，今日要你受盡折磨才死！」

說時遲那時快，屋頂上「颼」的一聲，跳下一個人來，虞美玉冷不及防，吃了一驚，連忙跳開，想舉劍，只聽方斗山道：「別魯莽是我！」

虞美玉柳眉倒豎，道：「莫非你也要阻擋我殺他？」

「正是！」方斗山不慌不忙地道：「難道你不想知道僱主是誰，是誰令你蒙上不白之寃的？」

這句話擊中虞美玉的要害，收劍道：「你問畢之後，可得將他交給我姑奶奶！」

「這個自然！」方斗山一脚便將金昌盛掃倒，馬永前取燈過來，只見他滿頭大汗，神情很是痛苦，方斗山冷冷地道：「金昌盛，你可知道方某跟踪你已有多久麼？」

金昌盛那裏還答得出來，恨恨地道：「姓方的，你有種便一劍殺了我，折磨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算什麼好漢！」

「少來這一套！」方斗山伸出手來，在他大腿輕輕一拍，金昌盛殺豬般叫了起來，方斗山厲聲道：「快說，僱主是誰！」

金昌盛哭喪着臉道：「方爺，我根本不知道，你打死我也沒用！」想不到他以往氣勢凌人，面對死亡之神，却一副膿包相！

虞美玉搭腔道：「你敢再說一聲不知道，便教你多吃些苦頭！」

金昌盛道：「姑奶奶，我眞的不知道，也許楊樂天知道，你們問他去了吧！」

方斗山道：「這一也點暫且相信你，但當日僱主說余百飛是漢奸，他提出那一個人証？」

金昌盛看了虞美玉一眼，道：「你本已知道，你必再問？」

「方某若知道，何必再問你？」方斗山手掌又落在他傷口附近。

金昌盛忙道：「是白水帮的三陽堂主溫松風！」

「溫松風？」方斗山不由一怔，轉頭望一望虞美玉，見她輕輕點頭，又問：「溫松風提出什麼証據？」

「溫松風是余百飛結髮妻的親弟弟，又是其繼室程氏的表哥，這點人人均知，方護法不會否認吧？由他親口說出來的，難道還有假的？」

方斗山大驚，半响才道：「我爲何不知道……慢，溫夫人已死了六年，溫松風又因醉後犯了帮規，恐受余帮主懲戒，才去投靠白水帮的，他的話那作得準！」

金昌盛冷笑道：「可是他却有余百飛的一封給福康安的信！信中詳述消滅長江流域漢人帮會的計劃，並請福康安派人協助！」

福康安是清滿州鑲黃旗人，富察氏，字瑤林。軍機大臣，在屢次鎭壓漢人反清復明起義，均任主帥。時朝野無人不識。

當下方斗山罵道：「胡說！余帮主豈是那種人？」

「你爲人老實，讓余百飛那老狐狸利用了，還被蒙在鼓內，金某十分同情你！」

方斗山在他大腿上擊了一記，道：「少廢話！那天參了予狙殺咱們三人的，尚有那幾位殺手？」

「金某只知道那幾個已被人殺死的昔日同伴！」金昌盛一口氣說了幾個名字，却是二號、三號、七號、十二號、十三號、十四號，再加上當日已死之五號、八號、十八號，一個十號吳强，十八個人已剩八個。

方斗山道：「其餘那幾個，你眞的不知道？」

「當眞不知道！」金昌盛苦着臉道：「到此刻，金某還有必要瞞您麼？也許楊

樂天會知道！其實如果他若不是自己報上名來，某亦不知其姓名！」

方斗山忽然退開，道：「虞氏，如今由你處理了！」

金昌盛大驚，道：「方兄救命！」

「別叫！瞧你還肯合作的份上，便讓你死得俐落一點！」虞美玉走前，長劍「噗」的一聲，送進金昌盛的喉頭，金昌盛登時氣絕而亡！虞美玉含淚割下其首級，將之供在靈堂上，放聲痛哭。

良久，聲嘶力竭才收淚，抬頭見方斗山三人仍在，虞美玉道：「姓方的，天快亮了，要決鬥今晚再說吧！」

方斗山道：「假如余百飛確是與清廷勾結，也怪不得妳，方某還與妳決鬥作甚？」

潘湖道：「老方，溫松風的話，未必可信！」

「不論是否可信，在未清楚眞相之前，咱們都不該爲敵，更應爲友！」

潘湖又道：「因何須與她爲友？」

「合則力量大，有何不可？」方斗山問道：「虞氏，你覺得如何？」

虞美玉道：「姑奶奶爲何須與你合作？」

「雖說殺死尊夫令嫒的是金昌盛，但實則元凶另有其人，便是引人誤會妳的人，難道妳不想找他？妳不殺他，恐怕以後也不會有好日子過！」方斗山滿懷信心地道：「你可先細細想想，明晚方某再來聽取消息！」

「慢，你不會暗中趁姑奶奶不備下毒手？」

方斗山道：「方某若有此心，死無葬身之地！何況若要下毒手，如今便是個好機會！」

虞美玉覺得他說得有理，毅然道：「如今你們且出城北五里亭候我，待我交代一下，天亮之後，再去與你相會！」

* * *

虞美玉萬料不到，幾個月前恨不得一劍殺死方斗山，如今却要與他合作，豈眞是命運弄人？

自己當殺手時，一家大小平安，反在洗手之後，一家大小全遭橫死，虞美玉也不知這是不是老天對自己的懲罰，她懷着一腔複雜悲痛的心情出城到五里亭。

方斗山三人早已久候，見她來到方才放心，虞美玉道：「你有什麼辦法可以調查到眞相？」

「辦法是有一個，只恐怕說了你不高興！」

「若是好辦法，豈有不高興之理？」

「由你引那楊樂天現身，我等好將他逮住問清根由！」

「只恐怕他不敢再來，再說他再來也會有疑心了！」

方斗山道：「不然，適才方某想了好久，覺得楊樂天是個膚淺的人，只要咱們配合得好，料可成功。」

「請將計劃說出。」

「由現在起，你須獨自上路，且要招搖過市，我等三人隨時暗中跟踪，一直待他出現才現身！」

虞美玉問道：「如此姑奶奶是否再回清江城？」

「不錯，回店取金昌盛的首級，到尊夫墳上拜祭，咱們先在那裏埋伏，只不知尊夫墳墓在何處？」

虞美玉指點路徑，便忙不迭趕回城，方斗山回顧無人，着馬永前悄悄跟着虞美玉，暗中保護，潘湖則留在原處，自己則去墳地埋伏。

* * *

方斗山找到施文章的墳墓，見旁邊樹木參天，便跳上樹梢藏起，過了半個多時辰，方見到虞美玉慢慢走來，手臂上掛着一個竹籃，上面還蓋着一塊毛巾。

俄頃，虞美玉到墓前，又見遠處有道人影，蛇行鼠伏而來，起初還以爲是馬永前和潘湖，待後來發現身材不對，且來人臉上都戴着范陽斗笠，把面孔遮住，料是楊樂天，不由得心頭一陣狂喜。

虞美玉在墓前擺上祭品，最後又取出金昌盛的首級，點上香燭，哭倒在碑前，這倒不是做作，她對丈夫女兒和家翁，都有一份深深的疚意，因爲這一宗慘劇，實際上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那兩個戴范陽斗笠的漢子，來到墓畔，突然分開兩頭前進。虞美玉哭得似淚人般，毫無所覺，連方斗山聽了也覺得心酸，不知爲何，這刹那，他對她突然產生了一份奇妙的感覺。

一聲忽哨，兩個漢子突然出現，分左右將虞美玉圍住了，「虞氏，你又殺了金昌盛，嘿嘿，今日也該是你喪命之時，你大仇已報，也該死得瞑目吧！」

虞美玉一跳而起，邊抽劍邊拭淚！道：「若能殺了你，方可瞑目！」他目光一及，對另一個道：「你是十一號？」

那人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還有點眼光，好極了，老夫向來不殺蠢鈍子，今日殺你，有點意思！」

虞美玉雖與十一號只接觸過幾次，但素知他老謀深算，暗中戒備，道：「可是僱主叫你們來殺人的？」

十一號笑道：「錯了，咱們是來爲同伴討回公道的！那天你不到連陞客棧，事後又洗手退出江湖，分明出賣了咱們！」

虞美玉道：「姑奶奶要說的話，早已說盡，今日不想再費舌唇，來吧！」

楊樂天道：「今日便宜了你，讓你與你丈夫死在一塊兒！」言畢揮刀攻上去。

十一號不用兵器，只用雙掌，但他掌上的功夫十分爛熟，加上內力深厚，威力頗大。方斗山在樹上見到，想起秦淮河上那一幕，心中不由暗道：「這老狐狸原來那天還隱藏了實力，看來不好對付！」

方斗山邊想邊向四周瞻望，這才見到馬永前和潘湖慢慢跑來，他打算等他兩個來到之後才現身，以免十一號驚覺逃跑，日後要再找他便困難了。

可是虞美玉若是單打獨鬥，任何一人她均可與之周旋，以一敵二，便相形見拙了，何況對方已存了必殺之心，招招凶險，使她應付困難。

這時候，她心中亦不由暗驚，…：「方斗山不會騙我吧？怎地還不見他？」

心念未了，只見旁邊大樹上飛下一人來，縱身跳至墓前，道：「十一號，那天在河上那一仗打得不夠癮，今日再續未了緣！」他長劍一絞，已將十一號與虞美玉

分開。

十一號抬頭望見方斗山，臉色一變，咬牙道：「這賊人果然出賣了咱們，姓方的，你死在這裏，似不大恰當！人家是夫婦，你與她是什麼關係！」

方斗山大怒，道：「今日非殺了你不可！」他長劍一招緊過一招，攻得十一號難以反擊。

另一方面，虞美玉壓力減輕之後，攻勢頓盛，大佔上風。「十七號，你到底嫩一點，只配替姑奶奶挽鞋！」

楊樂天大怒，奮力反攻，可是虞美玉正要他如此，他勉強反攻，脅下反而露出了破綻，虞美玉覷得眞切，手腕一抖，劍尖已在其脅下添了一道血糟，這還是虞美玉想要留個活口，否則改削爲刺，楊樂天傷勢將更重！

虞美玉得勢不饒人，又道：「呶，姑奶奶可有看錯人？念在你年紀尚輕，只要你跪下給姑奶奶叩幾個响頭，便饒你不死！」

楊樂天怒道：「騷蹄子，老子操你娘的！」他心神大亂之下，更加不行！

十一號在旁冷眼旁觀，心中大驚，暗罵道：「這小子還說什麼只她一個人，她奶奶的熊，人家早有準備他還不知道，今日時辰不利，還是先溜了再說！」當下喝道：「十七號，沉住氣，別中賊人之計！」他自己準備溜，却不通知十七號。

激鬥中，十一號一掌震歪長劍，另一掌自肘底透出，直拍方斗山小腹，方斗山身子一偏，手臂一沉，劍刃反削其腰！

十一號大喝一聲：「老夫與你拚了！」左腿突然踢起，取的竟是方斗山的胯下！方斗山那一劍儘管可令對方重傷，但胯下若被其踢中，亦難免重傷，他尚要辦幾件大事，豈肯與對方同歸於盡？當下立即收劍跳後！

方斗山一個箭步便向他射去，人未至，長劍已刺出。「楊兄因何這般善忘，咱們在秦淮河上，早已見過面！」

金昌盛和楊樂天同時失聲道：「你是方斗山！」虞美玉趁他倆說話分神之際，向金昌盛標去，長劍一口變二口，二口變四口，攻勢又快又猛。

金昌盛咬牙道：「虞美玉，果然是你出賣咱們！你絕不會有安樂日子過！」

方斗山道：「小馬，快助虞氏截住金昌盛，莫被他逃脫！」

楊樂天左掌急印其胸，方斗山正欲舉掌相逼，不料楊樂天袖裏射出一蓬梅花針，方斗山大吃一驚，邊揮劍邊道：「小心！」

楊樂天行動頗快，手臂突然用力一甩，兩顆黑忽忽的丸子落地爆開，兩團白烟立即升起，他人亦隨之跳起，雙掌向上一托，震開屋頂，脚尖在樑上一點，竄了出去！

說時遲，那時快，方斗山亦脫手飛出兩枚飛鏢！

* * *

白烟騰升很快，只眨眼間，便瀰漫堂內，看不見楊樂天是否受傷，方斗山道：「小馬留下，追！」他首先跳起，因視線不清，先落足樑上，伸手探了一下，方自洞口鑽出去！

外面與茶館內似是兩個世界，黑忽忽的，方斗山一時難以適應，定一定神才能看得清楚周圍的景物，但已沒了楊樂天的踪影！他頓一頓足，不甘心失敗，抬步向前奔去！

* * *

楊樂天一逃，金昌盛大驚，在此情況之下，再傻的人也知道險惡，誰都想脚底抹油，可是虞美玉懷着一腔仇火，向他不要命地攻擊。

長鞭利遠，一被敵人臨身，便無所施其技，而他的拳脚功夫，又顯然難敵虞美玉的一口寶劍，不斷後退，這是他唯一的「出路」，可是虞美玉絕不讓他離身，他退她立進，如影隨形，馬永前不時在旁抛出板櫈桌子，以阻其去路，使他閃避更爲不便。未幾，即聞「嗤」的一聲響，左上臂已被劍刃割下一大片皮肉！

「金昌盛，你的死期到了！」

白烟漸漸由屋頂散去，但貼身搏鬥，只憑聽覺及感覺，對虞美玉毫無影响，對金昌盛來說，施展空手入白刃，却更添幾分凶險。

激鬥間，虞美玉一劍刺向金昌盛心窩，故意發出聲响，金昌盛雙手握鞭，舉起欲架，不料虞美玉劍至中途，手臂突然一沉，劍尖又在金昌盛大腿上，刺了個窟窿！

金昌盛大叫一聲而退，下盤不靈，勾到一張板櫈，一個跟蹌，幾乎摔倒，虞美玉劍快，又在他後背刺了一劍。

這時候，白烟散得七七八八，馬永前見狀連忙上前，叫道：「劍下留人！」

虞美玉喝道：「讓開，否則連你也一併殺了！」

馬永前急道：「夫人不是在下不讓你殺他，不過且待小的問他幾句話！」

虞美玉想起丈夫女兒死得慘，一身都是火，一掌推開馬永前，喝道：「還有什麼好說！」

金昌盛本有時間趁此良機溜掉，可惜他腿上之傷實在不輕，艱辛地走了幾步，已讓虞美玉追上。「金昌盛，今日要你受盡折磨才死！」

說時遲那時快，屋頂上「颼」的一聲，跳下一個人來，虞美玉冷不及防，吃了一驚，連忙跳開，想舉劍，只聽方斗山道：「別魯莽是我！」

虞美玉柳眉倒豎，道：「莫非你也要阻擋我殺他？」

「正是！」方斗山不慌不忙地道：「難道你不想知道僱主是誰，是誰令你蒙上不白之寃的？」

這句話擊中虞美玉的要害，收劍道：「你問畢之後，可得將他交給我姑奶奶！」

「這個自然！」方斗山一脚便將金昌盛掃倒，馬永前取燈過來，只見他滿頭大汗，神情很是痛苦，方斗山冷冷地道：「金昌盛，你可知道方某跟踪你已有多久麼？」

金昌盛那裏還答得出來，恨恨地道：「姓方的，你有種便一劍殺了我，折磨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算什麼好漢！」

「少來這一套！」方斗山伸出手來，在他大腿輕輕一拍，金昌盛殺豬般叫了起來，方斗山厲聲道：「快說，僱主是誰！」

金昌盛哭喪着臉道：「方爺，我根本不知道，你打死我也沒用！」想不到他以往氣勢凌人，面對死亡之神，却一副膿包相！

虞美玉搭腔道：「你敢再說一聲不知道，便教你多吃些苦頭！」

金昌盛道：「姑奶奶，我眞的不知道，也許楊樂天知道，你們問他去了吧！」

方斗山道：「這一也點暫且相信你，但當日僱主說余百飛是漢奸，他提出那一個人証？」

金昌盛看了虞美玉一眼，道：「你本已知道，你必再問？」

「方某若知道，何必再問你？」方斗山手掌又落在他傷口附近。

金昌盛忙道：「是白水帮的三陽堂主溫松風！」

「溫松風？」方斗山不由一怔，轉頭望一望虞美玉，見她輕輕點頭，又問：「溫松風提出什麼証據？」

「溫松風是余百飛結髮妻的親弟弟，又是其繼室程氏的表哥，這點人人均知，方護法不會否認吧？由他親口說出來的，難道還有假的？」

方斗山大驚，半晌才道：「我爲何不知道……慢，溫夫人已死了六年，溫松風又因醉後犯了帮規，恐受余帮主懲戒，才去投靠白水帮的，他的話那作得準！」

金昌盛冷笑道：「可是他却有余百飛的一封給福康安的信！信中詳述消滅長江流域漢人帮會的計劃，並請福康安派人協助！」

福康安是清滿州鑲黃旗人，富察氏，字瑤林。軍機大臣，在屢次鎮壓漢人反清復明起義，均任主帥。時朝野無人不識。

當下方斗山罵道：「胡說！余帮主豈是那種人？」

「你爲人老實，讓余百飛那老狐狸利用了，還被蒙在鼓內，金某十分同情你！」

方斗山在他大腿上擊了一記，道：「少廢話！那天參了予狙殺咱們三人的，尚有那幾位殺手？」

「金某只知道那幾個已被人殺死的昔日同件！」金昌盛一口氣說了幾個名字，却是二號、三號、七號、十二號、十三號、十四號，再加上當日已死之五號、八號、十八號，一個十號吳强，十八個人已剩八個。

方斗山道：「其餘那幾個，你眞的不知道？」

「當眞不知道！」金昌盛苦着臉道：「到此刻，金某還有必要瞞您麼？也許楊樂天會知道！其實如果他若不是自己報上名來，某亦不知其姓名！」

方斗山忽然退開，道：「虞氏，如今由你處理了！」

金昌盛大驚，道：「方兄救命！」

「別叫！瞧你還肯合作的份上，便讓你死得俐落一點！」虞美玉走前，長劍「噗」的一聲，送進金昌盛的喉頭，金昌盛登時氣絕而亡！虞美玉含淚割下其首級，將之供在靈堂上，放聲痛哭。

良久，聲嘶力竭才收淚，抬頭見方斗山三人仍在，虞美玉道：「姓方的，天快亮了，要決鬥今晚再說吧！」

方斗山道：「假如余百飛確是與清廷勾結，也怪不得妳，方某還與妳決鬥作甚？」

潘湖道：「老方，溫松風的話，未必可信！」

「不論是否可信，在未清楚眞相之前，咱們都不該爲敵，更應爲友！」

潘湖又道：「因何須與她爲友？」

「合則力量大，有何不可？」方斗山問道：「虞氏，你覺得如何？」

虞美玉道：「姑奶奶爲何須與你合作？」

「雖說殺死尊夫令嫒的是金昌盛，但實則元凶另有其人，便是引人誤會妳的人，難道妳不想找他？妳不殺他，恐怕以後也不會有好日子過！」方斗山滿懷信心地道：「你可先細細想想，明晚方某再來聽取消息！」

「慢，你不會暗中趁姑奶奶不備下毒手？」

方斗山道：「方某若有此心，死無葬身之地！何況若要下毒手，如今便是個好機會！」

虞美玉覺得他說得有理，毅然道：「如今你們且出城北五里亭候我，待我交代一下，天亮之後，再去與你相會！」

＊　＊　＊

虞美玉萬料不到，幾個月前恨不得一劍殺死方斗山，如今却要與他合作，豈眞是命運弄人？

自己當殺手時，一家大小平安，反在洗手之後，一家大小全遭橫死，虞美玉也不知這是不是老天對自己的懲罰，她懷着一腔複雜悲痛的心情出城到五里亭。

方斗山三人早已久候，見她來到方才放心，虞美玉道：「你有什麼辦法可以調查到眞相？」

「辦法是有一個，只恐怕說了你不高興！」

「若是好辦法，豈有不高興之理？」

「由你引那楊樂天現身，我等好將他逮住問清根由！」

「只恐怕他不敢再來，再說他再來也會有疑心了！」

方斗山道：「不然，適才方某想了好久，覺得楊樂天是個膚淺的人，只要咱們配合得好，料可成功。」

「請將計劃說出。」

「由現在起，你須獨自上路，且要招搖過市，我等三人隨時暗中跟踪，一直待他出現才現身！」

虞美玉問道：「如此姑奶奶是否再回清江城？」

「不錯，回店取金昌盛的首級，到尊夫墳上拜祭，咱們先在那裏埋伏，只不知尊夫墳墓在丁處？」

虞美玉指點路徑，便忙不迭趕回城，方斗山回顧無人，着馬永前悄悄跟着虞美玉，暗中保護，潘湖則留在原處，自己則去墳地埋伏。

＊　＊　＊

方斗山找到施文章的墳墓，見旁邊樹木參天，便跳上樹梢藏起，過了半個多時辰，方見到虞美玉慢慢走來，手臂上掛着一個竹籃，上面還蓋着一塊毛巾。

俄頃，虞美玉到墓前，又見遠處有道

人影，蛇行鼠伏而來，起初還以爲是馬永前和潘湖，待後來發現身材不對，且來人臉上都戴着范陽斗笠，把面孔遮住，料是楊樂天，不由得心頭一陣狂喜。

虞美玉在墓前擺上祭品，最後又取出金昌盛的首級，點上香燭，哭倒在碑前，這倒不是做作，她對丈夫女兒和家翁，都有一份深深的疚意，因爲這一宗慘劇，實際上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那兩個戴范陽斗笠的漢子，來到墓畔，突然分開兩頭前進。虞美玉哭得似淚人般，毫無所覺，連方斗山聽了也覺得心酸，不知爲何，這剎那，他對她突然產生了一份奇妙的感覺。

一聲忽哨，兩個漢子突然出現，分左右將虞美玉圍住了，「虞氏，你又殺了金昌盛，嘿嘿，今日也該是你喪命之時，你大仇已報，也該死得瞑目吧！」

虞美玉一跳而起，邊抽劍邊拭淚！道：「若能殺了你，方可瞑目！」他目光一及，對另一個道：「你是十一號？」

那人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還有點眼光，好極了，老夫向來不殺蠢鈍子，今日殺你，有點意思！」

虞美玉雖與十一號只接觸過幾次，但素知他老謀深算，暗中戒備，道：「可是僱主叫你們來殺人的？」

十一號笑道：「錯了，咱們是來爲同伴討回公道的！那天你不到連陞客棧，事後又洗手退出江湖，分明出賣了咱們！」

虞美玉道：「姑奶奶要說的話，早已說盡，今日不想再費舌唇，來吧！」

楊樂天道：「今日便宜了你，讓你與你丈夫死在一塊兒！」言畢揮刀攻上去。十一號不用兵器，只用雙掌，但他掌上的功夫十分爛熟，加上內力深厚，威力頗大。方斗山在樹上見到，想起秦淮河上那一幕，心中不由暗道：「這老狐狸原來那天還隱藏了實力，看來不好對付！」

方斗山邊想邊向四周瞻望，這才見到馬永前和潘湖慢慢跑來，他打算等他兩個來到之後才現身，以免十一號驚覺逃跑，日後要再找他便困難了。

可是虞美玉若是單打獨鬥，任何一人她均可與之周旋，以一敵二，便相形見拙了，何況對方已存了必殺之心，招招凶險，使她應付困難。

這時候，她心中亦不由暗驚：「方斗山不會騙我吧？怎地還不見他？」

心念未了，只見旁邊大樹上飛下一人來，縱身跳至墓前，道：「十一號，那天在河上那一仗打得不夠癮，今日再續未了緣！」他長劍一絞，已將十一號與虞美玉分開。

十一號抬頭望見方斗山，臉色一變，咬牙道：「這賊人果然出賣了咱們，姓方的，你死在這裏，似不大恰當！人家是夫婦，你與她是什麼關係！」

方斗山大怒，道：「今日非殺了你不可！」他長劍一招緊過一招，攻得十一號難以反擊。

另一方面，虞美玉壓力減輕之後，攻勢頓盛，大佔上風。「十七號，你到底嫩一點，只配替姑奶奶挽鞋！」

楊樂天大怒，奮力反攻，可是虞美玉正要他如此，他勉强反攻，脅下反而露出了破綻，虞美玉覰得眞切，手腕一抖，劍尖已在其脅下添了一道血糟，這還是虞美玉想要留個活口，否則改削爲刺，楊樂天傷勢將更重！

虞美玉得勢不饒人，又道：「吸，姑奶奶可有看錯人？念在你年紀尚輕，只要你跪下給姑奶奶叩幾個响頭，便饒你不死！」

楊樂天怒道：「騷蹄子，老子操你娘的！」他心神大亂之下，更加不行！

十一號在旁冷眼旁觀，心中大驚，暗罵道：「這小子還說什麼只她一個人，她奶奶的熊，人家早有準備他還不知道，今日時辰不利，還是先溜了再說！」當下喝道：「十七號，沉住氣，別中賊人之計！」他自己準備溜，却不通知十七號。

激鬥中，十一號一掌震歪長劍，另一掌自肘底透出，直拍方斗山小腹，方斗山身子一偏，手臂一沉，劍刄反削其腰！

十一號大喝一聲：「老夫與你拚了！」左腿突然踢起，取的竟是方斗山的胯下！方斗山那一劍儘管可令對方重傷，但胯下若被其踢中，亦難免重傷，他尚要辦幾件大事，豈肯與對方同歸於盡？當下立即收劍跳後！

誰知十一號正要如此，他亦似已料到方斗山有此一着，因此，方斗山一退，他右腳一頓，亦同時向後彈起，身子凌空一轉，向外掠去！

也許他作惡多端，老天爺看不過眼，當他向外掠去時，恰巧馬永前和潘湖剛好趕到，方斗山急道：「快截住他！」他急掠幾步，與馬永前、潘湖形成一個三角形，將十一號緊緊圍住。

十一號這時才眞正地吃起驚來，他不能不拚命，首先向馬永前攻去，馬永前一向胆大，絕不會輕易退縮，鋼刀急劈，竟與對方對攻。

方斗山連忙滑步斜飛六尺，長劍一挑，將十一號的攻勢接下，道：「你們兩個的主要任務是堵截退路，不准讓他溜掉！」

十一號知道自己跑不掉，橫下了心，與對方拚死，但求能同歸於盡，不求有功，故而改變了打法，招招凶險，時時欲與對方同歸於盡，如此一來，方斗山反而縛手縛腳，反而落了下風，幸而馬永前與潘湖不時抽冷子偷襲十一號，方可遏住其氣勢。

十一號屢欲找機會殺死一二個人，但潘湖和馬永前都十分聰明，一攻即退，不讓對方有機可乘，局勢呈膠着狀態。

就在此刻，忽然旁邊傳來楊樂天的一道尖銳急促的慘叫聲，方斗山急道：「虞姑娘留個活口！」他說話時，下意識地轉頭望去，這對十一號來說，無疑是一個千金難得之良機，他毫不猶疑，雙掌齊出，用盡全身之力，急印方斗山的胸腹！

馬永前急道：「老方小心！」

方斗山忽覺勁風襲體，來不及回頭，立即向後騰起！他退，十一號立進！然倒退始終不如前進快速，方斗山無法擺脫十一號的糾纏！

玄機廬

說時遲，那時快，潘湖脫手拋出兩把飛刀，直取十一號的腰側，而馬永前亦抱刀撲了上去！可惜遠水救不了近火！

千鈞一髮之際，忽然斜刺飛來一道白影，一劍一掌突襲十一號！可是十一號不顧生死，立志將方斗山斃於掌下，因此對虞美玉的掌劍根本不理會！

就在十一號雙掌即將落在方斗山小腹上時，突見方斗山身子倏地竄高丈餘！原來他眼尖，見身旁有根樹枝伸了過來，左掌急忙在樹枝上一按，借力升高！

這一着大出十一號的意料，神情不由一呆，虞美玉的一劍一掌全落在他身上！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在場諸人的心一直懸起，直至十一號「叭」地一聲，撲倒地上，才鬆了一口氣！

方斗山跳落地上，臉色青白，不斷地喘着氣，「死，死了沒有……」

馬永前伸手探一探十一號的鼻息，道：「沒氣啦！」

虞美玉道：「不要緊，還有楊樂天！」

「他還沒死？」方斗山大喜，奔了過去，只見楊樂天渾身浴血，腳筋被虞美玉用劍挑斷，在地上掙扎。

「賤人，你有種的便一劍殺了我！」

方斗山道：「你很想死？」他故意的檢視一下他的傷勢，又道：「無一處足以致命，只需休養兩三個月，一切便可復原，腳筋亦還可以續回，何事求死？」

楊樂天臉色一變，道：「姓方的，你不用假惺惺，快動手吧！」

「我若要動手，絕不殺你，而是打你的傷口！」

楊樂天臉白如雪，喘着氣道：「你這畜生，惡魔！我死化厲鬼找你！」

「你若要求死，某亦無辦法，不過你爲何不求生？」方斗山見他有意動之色，又道：「如今只有你一個人，不必担心同伴出賣你，只要你答我幾個問題，某便將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楊樂天呼吸更濁，「你要我出賣……」

「不是出賣，你只是說出眞相！亦無人知道是你說的，我替你造個假象，然後你去遠處改名換姓，仍然可以生活，何況你還年輕！你今年幾歲？還未成親吧！也就是說你還無人繼承香燈，好不孝呀！」

他這番話說得楊樂天連連變色，連虞美玉也覺得方斗山極善攻心術。

楊樂天才道：「你，你們要問我什麼？」

「第一，僱你們來殺咱們天水帮帮主是誰？」

楊樂天臉色又是一變，半晌方道：「你千萬不要洩漏……說是我告訴你們的……僱主便是巫溪！」

「巫溪？放屁！」剎那間方斗山三人全罵了出去。

虞美玉也道：「姓楊的，你眞以爲死無對証，便可以隨便弄個名字詐騙咱們！」

「眞的！你們爲什麼不相信！巫溪，就是天水帮的右護法，他還未死！」

「他還未死？如今他在那裡？」方斗山厲聲道：「你不說清楚，便要你的狗命！」

「他只是詐死……」楊樂天喘了一口氣，道：「那天在河上他所中的，根本不是什麼毒鏢，事後落水，是我將他拖上岸藏起來的！」

方斗山急又問：「你與他有何關係？」

「我是他表弟……有些殺手的名單也是我提供的！」

虞美玉插腔問道：「他這樣做，有何目的？」

「他想取代余百飛的地位……」

話還未說畢，方斗山又喝道：「妄想，如今他還敢回去麼？」

楊樂天道：「天水帮他自然不能回去，但難道他不能自創一帮替代？余百飛這些年刮到的錢，堆積如山，有些財產根本外人不知道，只有汪氏汪鸝兒知道……」

方斗山又急問：「他跟汪夫人勾結？」

「他跟汪夫人已相通了幾年，如今新帮會已經籌備得差不多，由於他要改名換姓，恐怕洩漏身份，所以須將一些當日有份參與暗殺的殺手除掉，以免後患！」

方斗山嘿嘿冷笑。「如此說來，那些什麼私通清廷的証據也是假的了？」

「是的，巫溪模仿余百飛的字跡已多年，故意弄了一封假信，一爲塞悠悠之口，二爲減少付與殺手的酧勞！因爲大部份殺手，被僱殺漢奸都肯少收酧勞，像那吳強更只收了一百両銀子！」

虞美玉罵道：「這人心腸好壞！」

「汪夫人和他如今去何處？」方斗山又急問：「他們準備在何處成立新帮會？」

「在江夏一帶，新帮會名曰長河帮。」

馬永前亦問道：「你還知道那幾位殺手與他勾結？」

楊樂天道：「除了我之外，尙有一號、四號和十六號，一號是『飛天蝙蝠』易天福、四號是『雙槍』董龍、十六號是我的結拜兄長『八臂哪吒』尤多泰！」他吸了一口氣，可憐巴巴地道：「方爺，虞姑娘，我……，我不行了，請你們先替我止了血！」

方斗山着潘湖替他止血，又問：「十一號亦是你們的人？」

楊樂天點點頭，虞美玉細數一下，十八個殺手，已死了十二個，三個是巫溪的心腹，再扣去自己和楊樂天，如今只剩下一個十五號，當下問道：「十五號是誰？你們殺了他沒有？」

「十五號是『神算子』佟玄機。這人不好對付，咱們不敢貿貿然下手，想多找幾個人去找他！」楊樂天只求早點打發他們，便把其底細抖了出來。「佟玄機住在西梁山下白渡橋，此人老謀深算，又善佈置機關，難以對付，這暗殺計劃，也是由他和易天福共同制定的。其他的，都先後讓咱們解決了！」

方斗山問：「咱們如何跟巫溪聯絡？你們見面之時有何暗號？告訴你，你還走不得，萬一你說錯了，嘿嘿，後果你自己知道！咱們殺了巫溪對你來說免除了後患，反是一件好事！」

楊樂天臉色大變，但考慮了一下，終於乖乖地招了出來。

＊　＊　＊

方斗山叫馬永前將楊樂天交給梁雙通之子看管，又令他事後即趕去江夏跟廖智夫聯絡。

馬永前去後，虞美玉問道：「方護法，下一步咱們該如何進行？直接去江夏找巫溪？」

方斗山搖搖頭，道：「先去西梁山白渡橋找佟玄機！假如能說服他，他是個好助手！因爲巫溪和『飛天蝙蝠』都不好對付！」

虞美玉道：「只怕他不肯相信咱們的話！」

方斗山微笑道：「我已做了準備，叫楊樂天寫了一封信。」

虞美玉笑道：「枉你聰明一世，居然懵懂一時！佟玄彥機又怎會相信那封信是楊樂天寫的？」

方斗山不由一呆，半晌方道：「不管如何，西梁山之行是必須去的！」他又咬牙道：「至於巫溪那更不能放過他！」

虞美玉亦臉現怒容，道：「我一家慘死，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姑奶奶更加不能放過他！方護法，姑奶奶希望你能與我忠誠合作，消滅巫溪，至於你我之間的思怨……」

方斗山快口道：「早已一筆勾銷，而且方某早已將你當作朋友，朋友之間當然須誠心誠意，也希望你莫將我當作敵人！」他忽然又哈哈一笑：「其實與你爲敵，可是件不愉快的事！」

虞美玉訝然問道：「什麼原因？」

「夫人不但武功超卓，而且冰雪聰明，誰成爲你的敵人，都得提心吊胆！」

虞美玉聽他的讚詞，心頭無端端地起甜蜜之感。脫口道：「既然是朋友，以後不必稱我夫人……」

話說出口，她臉上突然升起紅潮，饒得她素來大方，這時候也忍不住忸怩地轉過頭去，目光觸及丈夫的墳墓，心頭登時一冷。

此際只聽方斗山囁嚅地道：「那以後我稱你虞姑娘好了，你也不要再稱我護法。」

＊　＊　＊

三匹馬在郊野上急馳着，前面那騎是潘湖，中間是虞美玉，最後那騎則是方斗山。天氣漸熱，三人經過長途跋涉，都出了一身汗，方斗山遂令人休息。

虞美玉邊控馬邊道：「方斗山，你準備開門見山與佟玄機相會？」

「不錯，對付這種人，最好的辦法是用一個誠字。」

虞美玉邊表示讚同，邊又提出意見：「但咱們也須提防他使手段，依愚之見最好由我去見他，你在外面接應，萬一弄僵了，再請你進來！」

方斗山想了一下，終於讚成，當下三人吃了乾糧便繼續前進，黃昏前已至白渡橋。根據楊樂天所提供的資料，佟玄機平日替人測字問卜，評命論相，做殺手只是副業，而且十分秘密，知道的人極少！因此要知其下落，反而比較容易，因爲「神算子」的大名，在此方圓百里，幾乎無人不識。

三人問了村民，依路到「玄機廬」前，玄機廬是一座土房子，面積並不大，但四周却植了花草，還有竹籬笆圍繞，頗有隱士之風。

竹籬笆之邊都設有竹門，這種門對武林高手來說，形同虛設，不過三人先在附近走了一圈，然後由虞美玉到前門求見。

誰知前門上貼了一張紙，上寫「今日歇業」四個字。下面却無日期，也不知這個「今日」到底是多少天。她沉吟了一下，終於伸手拍門，可是裡面並無反應，她忍不住叫道：「佟玄機！請問神算子在家麼？」

她一口氣叫了幾次，裡面大門才打開，走出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來，沒好氣地道：「你沒看見門上的字麼？」

虞美玉忙道：「小哥，我不遠數百里而來，求見心切，而且有急事非見神算子不可，請帶我見他！」

那少年去到籬笆處打量她，問道：「你可是來自北方？今年是不是二十五歲，屬虎的？」

虞美玉一怔，道：「小哥問這個何事？」

「你先答我，否則休想見到家師！」

「確是名師出高徒，失敬！」虞美玉道：「我今年廿五歲。」

少年又向四周望了一下，喃喃自語道：「奇怪爲何只你一個人？」

虞美玉心頭一沉，忙又道：「確實只我一人來！」

「你與家師共事過？」

虞美玉臉色大變，半晌點點頭，少年又道：「這就是了，家師說今日有位女故友來訪，是屬虎的，料就是你！」他將竹門打開，道：「進來吧！」

他這樣一說，虞美玉反而有點猶疑，結結巴巴地道：「令師在裡面？」

「早已恭候勞駕多時了，」少年不耐煩地道：「你到底進不進來，你不進我可要關門啦！」

虞美玉只好懷着忐忑的心情，跟着少年踏上那石子路，兩旁花香撲鼻，令人心境平靜。至土房子前，少年又一手推開木門，道：「請進！」

只見裡面是座廳堂，傢具全是竹器和籐器，倍添清雅。廳裡打掃得一塵不染，牆上掛着幾幅書畫，還有一座小神龕，却不見有人。

虞美玉急問：「令師呢？」

少年回身將門關上，又道：「請夫人隨我進內！」

廳後有道暗廊，暗廊兩旁各有一間耳房，背後又是一座小院，種的却不是花，而是兩棵古松，松樹之下有石櫈，小院之後，又有一座土房子，花廳寬敞，兩旁還有房間，却不知何用。

虞美玉乾咳一聲，問道：「此處只你們師徒倆？」

「是師徒三，我還有一位師兄！」少年引她到花廳坐下，又道：「請稍候，待我請家師出來相見！」

那少年去後一回兒又回來，不見有人隨行，只見他提了茶壺茶杯，將之放在几上，一共是四副杯具，虞美玉看在眼中，心中又是一驚，忖道：「莫非他已知道咱們一共來了三個人？」

少年放下杯子道：「家師正在督促敝師兄做功課，稍候即來，請恕在下須去燒水冲茶，失陪了！」

虞美玉一個人在花廳內，，既無聊又

担心，佟玄機久久不出來，又不知他葫蘆裡面賣什麼藥?更加忐忑不安。

天色漸晚，佟玄機師徒仍未出來，虞美玉耐着性子，瀏覽牆上的書畫，可惜她對此不感興趣，又看不懂，只有好看的感覺，好處全然看不出來。

暮色四合，即使燒水也用不了這許多時間，虞美玉正想高呼，忽聞一陣脚步聲傳來，忙招頭望去，只見方斗山和潘湖聯袂而來，她一怔，忙迎上去，問道：「你怎地來了?」

方斗山亦愕然道：「不是你着佟玄機之徒請咱們進來的麼?佟玄機呢?」

虞美玉頓足道：「不好，咱們中了他師徒之計了，我至今猶未見到佟玄機那老頭狐狸！」

話音剛落，忽聞一陣笑聲傳來，房門開啓處，只見一位三十不到的男子走了出來。潘湖急道：「快叫你們師父出來！」

那漢子面皮白晰，看來甚是斯文，含笑問道：「三位到底來找誰?家師已作古人！」

方斗山忙抱拳道：「在下等有事求見佟玄機前輩，煩兄長代爲通傳一下！」

「前輩兩字實不敢當，山人便是佟玄機！」那漢子合手道：「三位請先進內，待山人取水來！」言畢轉身去進旁邊一條走廊。

方斗山三人料不到佟玄機竟如此年輕，不由臉臉相覷，見他故弄玄虛，令人難於放心，遂打眼色提醒同伴小心。

* * *

正在猜疑間，又見佟玄機手提一隻小銅壺進來，沖起茶來，瞧他不慌不忙，有條不紊，做足一切功夫，方斗山忍不住道：「佟先生平日也耆飲茶?」

佟玄機點頭道：「簡直一日不可無此君！來，請品嘗雨前龍井！」

方斗山首先擧杯呷了一口，只覺清香撲鼻，入口清潤，一股清涼之氣直透心底，忐忑之情亦減輕了不少。

虞美玉喝了口茶之後，便欲開腔，誰知佟玄機已止住她，道：「待山人猜一猜，夫人去歲曾與我一同在秦淮河畔行事，是或不是請明言！」

虞美玉點頭道：「不錯，我是九號，你是十五號！」

佟玄機也點頭，改問方斗山。「閣下是天水幫的方斗山?兩位化敵爲友，哈哈，實乃好事！」

方斗山道：「大概先生覺得方某還不錯，當日又爲何要置方某於死地?」

「此一時，彼一時，當日未曾仔細看過你，焉知你是否甘心爲清廷當鷹犬！」

「如今如何?」

「今日仔細觀之，方兄並非這種人，且方兄能與夫人化干戈爲玉帛，足見海量！」佟玄機臉上尚閃過一絲令人難明的表情。

虞美玉道：「適才聽令高足之請，先生似乎知道咱們會登門造訪，未知消息從何而來?」

佟玄機笑道：「非聽消息，是昨天山人自占了一課，知今日有遠方之客來訪，一女兩男，來自東北方，再推算一下，女的當屬虎，料沒推錯！」

虞美玉道：「原來如此，先生眞乃神算子也！」

佟玄機笑道：「然山人亦孰人也，並非能知天下事之神仙，只推出來看沒有敵意，却不知來意，尚盼能明言以解茅塞！」

方斗山道：「先生既能從某面頰看出某不是清廷鷹犬，料已知當日暗殺計劃是錯誤的！」

佟玄機神色微變，道：「原來如此，山人知道了，方兄要找僱主報仇！」

虞美玉道：「不但他要報仇，我也要報此血海深仇！」

佟玄機看了她幾眼，點頭道：「夫人近來是有孝服，必經慘變，不過以後的日子倒還美滿！」

虞美玉雙頰微紅，道：「咱們登門不是爲了請先生看相論命，而是欲邀先生入夥，共同殺了巫溪！你知道否，當日十八人，如今除了『內奸』之外，只死剩你我二人，且他們不日亦將對付你！」

佟玄機臉色又是一變，失聲道：「山人算出自身在今月有凶險，却不知凶險來自何處……嘿，請夫人詳細說一說，好請山人早作決定和防備！」

虞美玉遂將自己跟踪方斗山說起，一直說至擒住楊樂生，取得口供，來此邀他入伙爲止，足足說了半個時辰方說得清楚。

恰在此時，那少年又來了，道：「師父，飯菜已準備好。」

佟玄機道：「還不快快送上來！」頃即見那少年與一十六七歲的青年，捧着酒菜進來，那些菜居然有六七個之多，而且色香味俱全，引人垂涎。方斗山三人，沿途吃乾糧，一聞到香氣，都食指大動。

佟玄機道：「你們兩個在灶房裡吃吧！」他親自爲他們三人斟酒，道：「咱們邊吃邊談。」

待衆人已有七八分飽意，佟玄機亦問道：「方兄連月來，又有何發現?」

方斗山亦扼要將半年來的經過說了一下。「先生亦不會放過此獠吧?如今既已知道他們在何處，自不會任由其逍遙。咱們恐能力不足，又知先生智勇雙全，故特來相邀！」

佟玄機道：「山人對自己做錯了事，自然需要補償，亦會有報應。」一頓又道：「山人不想殺人，不過也不想被人殺掉！」

潘湖喜問道：「如此先生是答應了?」

佟玄機眉頭深鎖，道：「連日來，山人占了不少課，都無出外之象，驛馬星又不動，這個……」

虞美玉忍不住問道：「這種事難道有百分之一百準確?就因爲這個原因，你便不思報仇?」

佟玄機道：「山人與人無仇，報仇什麼?夫人言錯了，殺錯人的是我，不是巫溪！」

「但却是他欺騙了你的，否則你也不會去參與殺人！」

「不錯，山人一向只殺清狗，而且不是以此爲生，與你們不一樣，不過……」

佟玄機又喝了一杯酒，道：「山人占卦推論一向甚準，這其中必有個關鍵……咦，

莫非他們會找上門來?」

潘湖道：「既然避不了，何不去找他，反讓人家找上門來！」

佟玄機臉色忽又一變，道：「這說明他們很快便會來，用不着咱們去找他，諸位請速用飯，飯後請稍歇息一下，山人須作一番佈置！」

方斗山放下竹箸者道：「咱們早存殺敵之心，先生若用得着咱們的，但憑吩咐！」

「需要三位大力協助時，山人自然不會客氣！」佟玄機拱拱手，道：「請恕失陪一陣！」他匆匆而去，未幾即見其小徒進來收拾碗碟。

潘湖輕聲問道：「令師還在家裡?」

「是的，家師請三位在此留宿。還請三位先洗個澡，歇息一下，稍候帶三位去客房。」

* * *

二更時分，少年又來敲門，虞美玉洗了個澡，渾身舒服，正坐在床上假寐。她自發生事故以來，從未好好休息過，實在需要鬆弛一下。

「夫人，家師請您到廳商量！」

虞美玉連忙下床，開門走出花廳，只見方斗山、潘湖和佟玄機已在那裡，她俟着方斗山坐下，道：「先生已準備好一切?」

佟玄機臉色凝重地點點頭，道：「屆時尚需要三位大力協助，山人估計他們來的不少！」

潘湖忽然問道：「先生估計他們會在何時到達?」

「適才山人又算了一課，山人以明夜最爲危險，估計他們會在明晚即到！」

虞美玉問道：「未知咱們該如何配合先生?」

佟玄機道：「三位請小心坐穩！」話音剛落，方斗山、虞美玉和潘湖三人仍坐的那張長籐椅，突然陷落，原來地上有活板，活板打開，下面是個深逾丈五的地窖！

三人尚未定下神來，籐椅已落地，隨見佟玄機亦由洞口跌下，點了兩根松枝火把，將其一交由方斗山，自取一把，然後關上洞口。

地窖高九尺，寬兩三丈，首尾各有一條甬道，甬道狹窄，只容兩人側身而過。

佟玄機道：「咱們先走前面這一條！」三人尾隨他而去。

潘湖不覺氣悶，乃問道：「先生，此地道有多長，爲何不覺氣悶?」

佟玄機笑道：「整個地下結構，共有二三十處通氣孔道，豈會氣悶?有的通氣孔設在四周的假山處，有的設在樹幹上，有的在石隙，有的在井內，不一而足。」

地道每隔幾丈即有個較大的地室，佟玄機又謂此乃出入處，然各處均設有開啓關閉之機關，共有七處，尚有兩處在頗遠的地方，通到左右兩口井壁處，必要時可由那裡撤退。

佟玄機得意洋洋地道：「這乃山人與先師先後共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方建成的，有些設備，還是在最近才安去的。」

虞美玉覺得他建此地下結構，似乎要辦「大事」，便婉轉地問道：「先生有許多仇人乎?否則何需設此地道?」

佟玄機似乎知其話中含意，道：「非也，山人平生有許多是非和凶險，故此不得不預早提防！三位是山人朋友之中，唯一得窺此全豹者。」

方斗山忙道：「先生但可放心，咱們絕不外洩漏半句。」

佟玄機忽然目注他和虞美玉，道：「兩位將來可來附近定居，也好作個伴！」不知爲何兩人竟同時答應，但話說出口之外，又猛覺不對，都羞紅了臉，幸好光線不足，尚不至於太窘。

虞美玉乾咳一聲，道：「此處雖然完美，可惜上面的土房子與之不相稱，若讓人毀掉，下面也無用！」

佟玄機笑道：「豈不聞兵法有故意示人以弱之策?上面的房子，外牆共有幾層，中間是鋼板和石板，外面才塗泥，內牆中間亦有石板，穩當得很！」

方斗山續道：「不過此亦有缺點，只能守不能攻，終不能退敵，設若對方知道下面有地道，把房子毀掉，終會發覺！」

佟玄機笑道：「如今山人便要帶三位去看那些攻擊的設備！」

* * *

四人由地下室返回地面，天已朦朦亮，佟玄機的兩個徒弟松竹、青石已煮了半鍋麵條侍候。佟玄機道：「三位吃了麵條，便好好睡一覺，今晚才有精神應敵！」

虞美玉吃了麵條，返回客房睡覺，想起佟玄機適才說話，自己與方斗山不約而同答應，她嘴角帶着一抹甜蜜，進入夢鄉。

待她醒來時，已是下午，但覺精神煥發，連日來的疲累盡消，便在房內練了一陣拳脚，忽聞外面有聲音，遂開門出去，原來方斗山和潘湖亦已醒來。

方斗山道：「虞姑娘，那佟玄機師徒不知去了何處！」

虞美玉道：「也許辦事去吧，瞧他也不會誆騙咱們，方大哥，不如咱們練練劍法。」方斗山欣然答應。兩人便在院中印證起來，起初尚各自留力，到後來被激起爭勝之心，各自展盡本領，殺得難分難解，只看得潘湖担心不已。

突然傳來佟玄機的笑聲：「兩位不如省點氣力，替山人搬些東西。」

虞美玉與方斗山連忙收劍，見到佟玄機有點不好意思。佟玄機轉身出來，三人連忙跟在他背後。到籬笆處，只見地上放着好幾袋東西，松柏、青石正在搬動着，三人連忙相助，原來佟玄機買了好些食物，以及箭矢等物。

虞美玉問道：「先生沒睡?」

「山人幾天不睡也不打緊，要準備的事，都已辦妥，吃飯之後，尚有時間休息。」佟玄機倒是十分鎮定的。

* * *

初夏，星月滿天，江風吹來，甚是涼快，佟玄機明知今夜有敵人，却仍然坐在涼亭裏，與松柏弈棋。

涼亭、花樹、油燈、羽扇，佟玄機從容不迫，一派逍遙，反而松柏雙眼不時偸望着遠處。

佟玄機七羽扇在他頭上打了一下，「弈棋與練武一樣，最忌分神，你東張西望作甚?」

松柏吶吶地道：「師父，師弟回來了。」

佟玄機一回頭，果見青石氣急敗壞地跑回來，忙問道：「來了麼？何以如此狼狽？」

青石喘着氣道：「師父，來了……來了好多人，怕有七八十個。」

佟玄機冷哼一聲，道：「來的若是庸才，無異草木，何懼其多，有幾員大將？」

「這個……弟子就不清楚了，他們已至村口。」

「飯桶！」佟玄機斥道：「快去通知他們到地窖裏去，你也不用出來了，松柏，繼續下棋，不可露出一絲跡痕，以免讓人有所發覺。」

「是！」松柏力持鎮定，但神態始終不大自然，佟玄機似無事人般，輕搖羽扇，下棋如飛。

俄頃，已聞到一陣脚步聲，松柏低聲道：「師父，他們到了。」佟玄機側耳聽了一下，再瞪了徒弟一眼，繼續下棋。

半晌，佟玄機忽然轉身道：「何方朋友奮夜造訪，請恕佟玄機不知，有失迎迓。」

話音剛落，火光突亮，只見外面站着三十多個人，黑壓壓地站了一大片，亮着十多根火把，瞧人數，大概尚有一些埋伏在四周。人羣中走出一個人來，道：「佟玄機，請開門。」

佟玄機看了他幾眼，道：「對不起，門板上已貼了道通告，何況你我本不認識。」

那人哈哈一笑，「誰說你我不認識？去歲在秦淮河畔曾經共事過。」

佟玄機目光一亮，問道：「未知閣下是那一位？」

「老夫乃飛天蝙蝠易天福。」

「哦，原來是一號，失敬失敬。」佟玄機道：「去歲之事，早已了結，未悉閣下今日登門，尚有何指教？」

易天福仰頭打了個哈哈：「這是閣下待客之道？」

佟玄機向松柏打了個眼色，道：「還不進去捧茶出來。」松柏知機，連忙進內。

易天福道：「佟玄機，你莫非要咱們站在這裏喝茶不成？」

「對不起，山人並無邀請貴友，若是易兄一人拜訪，山人自然歡迎，如今聲勢洶洶，似不懷好意，山人怎會有開門揖盜之理？」

易天福臉色一變，沉聲道：「佟玄機，你既然號稱『神算子』，便該知道老夫今日登門，絕非來喝你的茶的。請你開門，那是給面子，你莫敬酒不吃吃罰酒。」

「山人脾氣硬得很，閣下不談清楚絕不開門，寧願被殺，也不寧願死後被人譏我神算子，浪得虛名。」

「好好！」易天福怒極反笑，道：「當日咱們共同行事，本該是個秘密，爲何事後諸人接二連三被殺……」

佟玄機截口道：「此事山人正欲問你，蓋只有你知道咱們的底細，若同伴被殺，九成是閣下的傑作，這倒咬一口的做法，甚不高明。」

易天福勃然變色，道：「佟玄機，分明是你將咱們的身份告訴清廷的，你有胆做，爲何無胆承認。」

佟玄機大笑：「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山人無意與瘋狗說話，諸位請便，恕山人失陪了。」說着轉身就行。

只聽易天福大聲道：「站住，佟玄機，別人懼你，但老夫却不怕，你看我帶了這許多人來，便知不會空手入寶山，你知機的便束手就擒，若咱們查明你是寃枉的，自然不會爲難你。」

佟玄機冷笑一聲，道：「看來山人只能到閻羅王那裏方能洗脫不白之寃了，多謝閣下好意。」

易天福道：「既然你執迷不悟，老夫亦不再顧忌了，上！」他背後那些大漢立即衝前，有的推籬笆，有人索性跳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佟玄機，抓起一把棋子，脫手一甩，將其當作暗器拋射出去，佟玄機的功力雖未臻飛花摘葉能傷人於無形的境界，但那些琉璃棋子，份量不輕，射在那些大漢身上，痛得他們怪叫起來。

那把棋子一脫手，佟玄機人亦如飛鳥般，向土房子大門射去，易天福咬牙道：「不許放過屋內一個人，佟玄機，你是已煮熟的鴨子，難道還能飛上天不成，老夫把你的土房子摧毀，也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還要你什麼神算鬼算的。」

語畢他揮軍一湧而入，並着人打開大門，誰知大門並未上閂，一推即開，廳裏無人，易天福又着人到後堂去找尋，自己揮軍殿後，可是大漢們搜遍了前堂後居，都找不到一人影，他驚訝之下，立即令手下去外面查詢，得到的消息是他們不見室內一人溜出去。

易天福嘿嘿冷笑，「料這小小的土房子，能撐得什麼風雨，給老夫仔細再搜查一下。」他一脚把一張椅子踢開，大聲下令：「一定要找到他們師徒。」

「八臂哪吒」尤多泰道：「總堂主，這姓佟的鬼主意最多，不好對付，可得小心一點。」

易天福怒道：「難道你們都怕他？哼，他還不是個凡人，枉你還有八臂，他才兩臂哩！」

尤多泰又愧又怒，碍於他是上司，不敢出言頂撞，只好垂首退後。易天福又道：「尤兄，請你帶幾個人到後花園處搜索。眞找不到的話，便放一把火，將這烏屋燒光。」

尤多泰奉令而去，可是他剛去不久，後堂便傳來一陣慘叫聲，易天福如離弦之矢般，向暗廊飛去，當他剛踏上暗廊，廳裏也傳來一道急促尖銳的叫聲。

易天福怒哼一聲，雙脚一動，身子向後倒飛回廳，只見兩名手下倒在地上，另外幾個則驚恐詫異地四處張望。易天福見那兩名手下喉頭中短矢，大聲問道：「箭從何來？」

那幾個大漢囁嚅地道：「屬下不知道……」

「飯桶！」

「報告總堂主，」一個大漢由後堂匆匆趕來，道：「剛才有幾位弟兄被射中，可

是咱們却找不到人，也不知箭從何處射出。」

「再搜！」易天福抬頭望一望樑上，那裏只有一隻蜘蛛在結網，忽然他心底泛上一股恐懼之情，覺得自己好像飛蛾陷在蜘蛛網中般，他突然叫道：「大家小心，再找不到人便放火燒房子。」

俄頃又有人來報告後花園處也有人中箭，易天福急忙又道：「大家退出去，放火！」

忽然有個尖細的聲音道：「總堂主，他們師徒共才三個人，咱們却有八十人之多，何事這般慌張魯莽，只須大家聯羣結隊，對方的偷襲，自然起不到作用。」

「是是！」易天福厲聲道：「你們聽見沒有，」他猛一抬頭，恰見一隻灯娥飛進蜘蛛網中，正在拚命掙扎，可是始終掙不斷蜘蛛絲。

正在悚然中，只見尤多泰惶急而至，「總堂主，此處似有地窖，適才有位弟兄只見假山小洞中有箭射出，但裏面又沒有人。」

易天福急道：「快帶老夫去看看。」

尤多泰帶他到後花園，誰知又添了幾具屍體，易天福下令將假山推倒，不料那假山竟然如生了根般，任由他們如何用力推，都不能動之分毫。

易天福怒不可遏，喝道：「放火燒！」

* * *

就在此刻，一棵松樹上又有一排弩矢射出，幾位推假山的大漢應聲而倒，尤多泰見手下未曾交鋒已死傷了十多個，暴跳如雷。

人羣中又傳來那個尖細的聲音，「總堂主，且慢放火，將那棵松樹鋸斷，不難找到地窖入口。」

易天福本是個城府深沉的人，剛才被佟玄機激得他失了常態，這時候才驀驀地冷靜下來，高聲道：「大家小心提防，留意四周，先將大樹砍掉，尤堂主，請你叫董堂主把包圍圈縮小，一定要將他們迫出來。」

尤多泰跳出籬笆，剛要去找「雙槍」董龍，不料雙脚一落地，忽然直陷下去，只剩下一道驚呼聲。

易天福驟失一員大將，仍然沉住氣，道：「大家冷靜一點，傳使斧的弟兄砍樹。」他一躍而起，站在屋頂上，四面觀察，前堂那邊又傳來一陣慘叫聲，他不爲所動。

俄頃，「雙槍」董龍已聞報帶人而至，圍住籬笆，有幾個使斧頭的漢子，揮動斧頭，用力砍伐那棵松樹，衆志成城之下，松樹「轟」地一聲倒下。

易天福從屋頂躍下，親取一根火把上前察看，松樹中空，足可容一個瘦削的人出入，但下面並無洞口，只有一塊青石板，他又令手下撬石。

不一陣，石板已被撬起，下面露出一個圓洞，足可供人出入，易天福大笑：「佟玄機，你死期到了。」下面沒有應聲，易天福又道：「用烟攻。」

那尖細聲音的漢子，戴着一張面具，聞言讚道：「烟攻妙不可言。」刹那間，那些大漢們紛紛拋下青翠的樹枝樹葉，最後又拋下火把，未幾，一股白烟即至洞口冲了上來。

尖細聲音戴面具的漢子道：「先將石板壓住洞口，再找另一個通口。」恰在此時有人來報，前院假山亦有人影，當下，戴面具的漢子帶着董龍趕去前面，果然又找到假山下的出入口，於是依法炮製，用烟進攻，欲逼下面的人上來。

* * *

方斗山等人不斷伺機用弩矢偷襲，射殺了二十多人，衆人見此法奏效，都雄心勃勃。虞美玉問：「先生，咱們在什麼時候才上去與他們決戰，再殺下去，恐他們心寒，會溜掉。」

佟玄機笑道：「不用急，他們不會這麼早放棄的。」話音剛落，松柏來報，上面在撬石板，佟玄機連忙趕去，同時間回首道：「兩位到前院那裏施襲，小潘留在中院。」

佟玄機剛走了丈餘，又見青石喜孜孜地來報！「師父，有個高大漢子被弟子弄了下來，陷在網中！」

佟玄機留下松柏，隨青石到後面，果然見到尤文泰被一張大網凌空吊住，不着邊際，他猛蹬猛踢，那張網子又堅又韌，掙開不得，反弄得搖晃不已，一見佟玄機便叫道：「快放我下來！」

佟玄機道：「青石，你陪他耍耍！」青石興緻勃勃地走過去，雙掌一推，尤文泰連人帶網，凌空搖晃，樂得青石拍手大笑，尤文泰罵聲不絕。佟玄機被罵得火起，道：「青石，用梅花釘射他屁股，看他還敢罵不！」

就在此刻，又見松柏跑過來，氣急敗壞地道：「不好啦師父，他們用烟攻！」

佟玄機忙道：「快去看看！」尚未走到那裡，雙眼已被白烟刺得淚水直流！他只提防對方用火攻，沒想到易天福改用烟攻！「松柏，閉着呼吸到前院去，由那裏上去！」

可是當他們走到前院下面，方斗山和虞美玉也正趕來，不斷地嗆咳着。「佟先生，他們用烟攻！不如由井口那裏出去吧！」

佟玄機也亂了心神，道：「那兩條路，恰被烟火封住，去不得也！」

方斗山也急道：「如此須速想個辦法，否則大家必死在此處！」

虞美玉道：「大不了上去與他們拚命！」

松柏道：「師父，咱們由中院上去！」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佟玄機立即打開中院的出入口，上面就是客廳。

佟玄機道：「趁他們尚未發覺，咱們先分開用駑箭殺他一個措手不及！」當下六個人分爲兩組，一組去前堂，一組去後院。

佟玄機向兩個徒弟揮揮手，自己振衣跳上屋頂，誰知他一露身，便爲下面的人發覺，「總堂主，有人！」佟玄機雙手的弩弓立即發射，這種弩弓每次只能發三枝短矢，可惜因爲被人發覺，只射中了兩個人。

易天福長笑一聲，亦振衣飛起，道：「既然來了，還想跑麼？」不料他身在半空，忽聞一陣「沙沙」聲響，心頭一驚，低頭望去，又見牆角那裏飛來六枝短矢，忙不

迭掣出長劍擋格，佟玄機却在此時，由屋頂上向他射去！人未到，雙掌已先湧出兩股凌厲的罡風！

易天福大驚，忙不迭凌空一個翻身閃開，誰知青石的一筒噴針早已等着他了！「嗤嗤」聲响中，但聞他怪叫一聲，跌落地上，險些栽倒！

佟玄機亦落地，立即向他展開攻擊，他用的是一根判官筆，易天福雙腿被噴針射中，行動大受影响，被殺得連連後退，急怒攻心地喝道：「你們都死了不成？還不上來助陣！還有，將偷襲的人，挖出來！」

松柏和青石仗着地形熟悉，兩人早已躲在中院的松樹上，那些大漢分成兩組，一組助易天福，一組去搜索。

佟玄機眼見即將得手，却眼白白被那些大漢救下了易天福，甚感可惜，無奈此刻自身難保，只好放棄追擊。

＊　＊　＊

方斗山、虞美玉和潘湖三人悄悄趕到前院，首先把手上的弩箭射出去，一片慘叫聲中，倒下了一大片人。三人拋下了弩弓，向前撲去。方斗山忙道：「咱們互為角，不可分開。」

三人結成一個三角形的陣勢，那些大漢將他們團團圍住，却不展開攻勢。方斗山又低聲道：「不可焦急，不可妄動，敵動我才動！」

董龍道：「虞美玉，你勾結方斗山，殺死同伴，今日尚敢抗拒，難道以為天下無人可制服妳？」

虞美玉道：「董龍，你不必多費唇舌，十一號殺手已供出了一切，人根本是你們殺的，想殺盡所有知情人，用心狠毒，老天爺也不會放過你們！」

董龍笑道：「老天爺放不放過咱們，你們是不會知道啦，因為今晚咱們不會放過你們！」

方斗山則目注那個戴面具的漢子，道：「巫溪，你不用裝神扮鬼了，我一見到你的身裁，聽到你的聲音，便知道是你！」

那人長笑一聲，道：「本來我還不想自揭身份，不過對一位臨死之故友，不免破例一下！」他隨手摘下面具，果然正是巫溪，只是多了一抹短鬚。

方斗山道：「我只想知道你爲何會背叛帮主！按說帮主對你不錯，你不思報答，也不該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對付他！」

巫溪嘴角的肌肉牽動了一下，道：「你到底還年輕！年輕人只懂得做事，不懂得計較得失和收獲！但我已不年輕，今年已三十五歲，你也知道我爲天水帮流了不少汗，洒了不少血，但到頭來只得到護法這個虛名！余百飛老奸巨滑，將你我由堂主提陞爲護法，明升實貶，不讓你我再掌實權，這個你懂不懂得？」

方斗山微微一笑，隨即道：「你不滿意，大可以向他提出，也可以離開！」

巫溪忽然爆出一陣狂笑，「你至今仍然年輕！」這是一句貶語。方斗山當然聽得出來，臉色亦是一變。巫溪又道：「余百飛表面上對待下屬似乎十分公平，其實誰也不能拗他的意思！假如我離開天水帮，他必然會宣稱我是叛徒，然後派人殺我，此人既善於利用人才，又極端忌才，深恐有朝一日，咱們取其位以代之，所以我若不殺他，他必殺我！」

方斗山回心一想，覺得巫溪所說也有道理，巫溪喘了一口氣，說道：「還有，余百飛平日對屬下們似乎做到大秤分肉，小秤分金，其實他暗中搜刮的財產也不知道有多少……」

方斗山道：「那你也不必與其妻通奸！」

巫溪嘿嘿笑道：「余日飛好色，但對家內的妻子却長期冷落，是他妻子先勾引我的，你相不相信？」

方斗山嚥了一口口水，再問：「汪氏如今在何處？」

巫溪道：「巫某老實對你說，起初我是利用她，但她待我的確不錯，所以我決定與她白頭到老，你不必担心！」

方斗山道：「原來你早有預謀，難怪會向帮主提出江南之行！」

巫溪哈哈笑道：「而且故意在準備收拾『飛魚帮』之時提出的！如此我便有半年時間準備了！方斗山我再說一句，我殺余百飛是不得已的，因爲他遲早也會殺我，而殺了我之後，下一個目標便是你！昔年副帮主也是被他毒殺的！」

「放屁，他是在進攻白水帮時中了毒鏢致死的！」

「那枝毒鏢却是余百飛射的！當時我站在屋頂上看得分明！副帮主爲人如何，弟兄們都知道，那眞是沒什麼好說，況且他與余百飛結義兄弟，尚得此下場，更遑論你我了！方斗山，其實你應該感激我！」

方斗山怒極反笑：「你要殺我，反要我感激你？何況余百飛死了，還有你，你與余百飛又有何分別？疑心重，心腸毒辣，只因恐怕被人知道你未死，便把那些根本不知情的人殺死！」

巫溪臉色一變，道：「既然如此，你又怎會知道？」

「是你表弟告訴我的，不過你放心，我已替你滅口了，你殺余百飛，我殺楊樂天，一報還一報大家扯平了！」

虞美玉直到此刻方道：「可是我一家幾條人命却不能不報！」

巫溪退後幾步，喝道：「董龍，今日不管你用什麼手段，務必將此三人除掉，否則你也不用回去了——」

董龍掣出雙槍來，道：「弟兄們聽令，在未有董某之命令前，不可動手！」話音剛落，他雙槍齊出，將面前的兩名大漢刺斃！衆人尚在驚愕，董龍倏地又飛起一脚，將旁邊的大漢掃倒，叫道：「巫溪，你還不動手！」

巫溪叫道：「董龍，我待你不薄，你爲何反我？」

董龍大聲道：「伴君如伴虎，剛才聽了你的話和命令，董龍若再替你賣命，便是傻子！」

巫溪長嘯一聲，道：「那位兄弟速去請易堂主過來！」說時遲，那時快！方斗山和虞美玉向他撲去，雙劍齊飛，一左一右將他圍在劍網中。

董龍大聲叫道：「兄弟們，散了吧，爲他這種人拚命，完全不值得！」潘湖揮

刀殺過去，與他並肩作戰。

巫溪高聲道：「誰殺了他們一個人，賞銀三百兩！」那三四十名大漢只散了十來人，其他人都圍了上去。

＊　＊　＊

佟玄機雖然武功高強，但正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他殺了八個大漢之後，自己身上亦受了幾處傷，幸好傷勢不重，尚勉強可支持。

易天福在旁用磁石吸出梅花針，咬牙道：「老夫今日非親手殺了你不可！」言畢仗劍加入戰圈，如此一來，形勢更加危殆。

松柏和青石在樹上將這情況看在眼中，心中大急，松柏低聲道：「師弟，你引開他們，待愚兄去助師父！」

青石振衣飛到另一棵樹上，下面的人都見到，紛紛圍過去，他年紀雖輕，但胆子頗大，仍躭在樹上不下來。

那些大漢之中，有幾個自恃輕功好的跳了上去，青石一按噴筒機關，一蓬梅花針射出，兩條大漢大叫一聲跌落地上，松柏趁這時候飛上屋頂，到後花園處，他見師父危險，立即將六枝弩矢射出，射殺了三個人！

一個中年漢子仗着武功高，一跳而上，誰知松柏尚留有一手，順手拋出兩柄小飛刀，那中年漢虞不及此，應聲栽倒地上！

能讓佟玄機瞧得上，而收爲徒弟的，又豈是蠢鈍兒？松柏知道憑己之力，實無法救了師父，也不跳下去，反而跳落中院，閃進房內，中院有人發現，又去追他，松柏利用地形熟悉，不斷用暗器施襲。

而那邊廂的佟玄機壓力並沒有稍減，易天福又在他身上添了一劍，佟玄機覺得自己體力正在迅速消失中。千鈞一發之際，忽有人跑來報稱董龍造反，帮主被人圍攻，易天福大驚，連忙帶了一部分人趕去前面，佟玄機到此方可喘一口氣。

＊　＊　＊

方斗山與虞美玉合鬥巫溪，本有十足之取勝機會，奈何巫溪的手下很快便圍了過來，反而陷於苦戰。千載難逢之良機一逝，豈可再待？方斗山低聲道：「虞姑娘，待我掩護你，你先跑吧，日後再尋機報仇！」

虞美玉道：「豈有此理，你將我看成什麼人，要走就一齊走，要死便死在一起，少說廢話！」方斗山精神驀地大振。可是任由他們如何拚命，終是難以抵抗得住，就在此刻，一陣馬蹄聲傳來，如風而至，爲首那兩人赫然是廖智夫和馬永前。

廖智夫高聲道：「天水帮前鋒在此，大軍即到，若有人不想喪命於此的，速退，否則格殺勿論！」

如此一來，巫溪那邊的「長河帮」鬥志登時渙散，廖智夫率人殺了過去，方斗山忙道：「不可放過巫溪！」

與此同時，易天福亦趕到，雙方混戰，方斗山令潘湖和馬永前到後院去找佟玄機。廖智夫只輕裝帶來二十多人，但這些却是昔日「天水帮」之精英，雙方一經接觸之後，勝負立分。

方斗山邊將巫溪叛變的情況說了一遍，巫溪在圍攻之下，心神大亂，道：「巫某可沒有對不起你們！」

廖智夫道：「余百飛搜刮的財產，本就是帮內弟兄的，你私自吞了，還說沒有對不起咱們？」

巫溪在方斗山和虞美玉雙劍合攻之下，岌岌可危，須知昔日他武功只比方斗山稍高半線，又怎是他們兩人之敵？「嗤」的一聲，虞美玉的劍已在其脅下刺了一記，鮮血泉湧，染紅了衣襟。

巫溪忽然向後一跳，慘然地道：「停手，且聽巫某一言！」衆人住手，但仍然將他緊緊圍住。「天不作美，巫某敗亦無話可說，不過希望你們不要爲難汪氏，也將財產留一點給她，否則我死後做鬼也不放過你們！」言畢橫劍自刎！

衆人料不到他有此一着，都呆了一呆，易天福知道自己逃不過，也同樣自殺，這時候，潘湖等人攙扶着佟玄機自內出來，只見他渾身浴血。虞美玉忙問道：「先生，你傷勢如何？」

佟玄機辛酸地一笑：「山人早說過，今日雖有凶險，却死不了！虞姑娘，山人只肯招呼你們幾個人，其他人辦了事，便叫他們離開吧！」他在徒弟攙扶下，返回內堂。

方斗山問廖智夫。「堂主爲何及時趕到？」

廖智夫道：「這一干人在江夏一帶秘密活動，某早有所覺，早幾天得知他們大舉東進，正是驚訝間，小馬回來了，某聽了他的報告，料想他們便是巫溪一伙，所以挑了二十四騎精兵趕來。」

潘湖道：「你們來遲半個時辰，也見不到咱們了！」

廖智夫忽然向方斗山一拜，山呼爲帮主，却爲方斗山所止。「堂主切勿亂呼，方某已無意江湖生涯，至於天水帮的事，便由你處置吧！」廖智夫再三相請，方斗山却不爲所動，最後只向他要了潘湖和馬永前。

＊　＊　＊

兩個月之後，玄機廬在方斗山等人精心修葺下，已煥然一新。只是籬笆外面，還多了兩棟石房子，虞美玉與方斗山雖然分開居住，但佟玄機相信，虞美玉孝期一滿，好事即偕。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四

高石・編繪

林冲雪夜殲仇 (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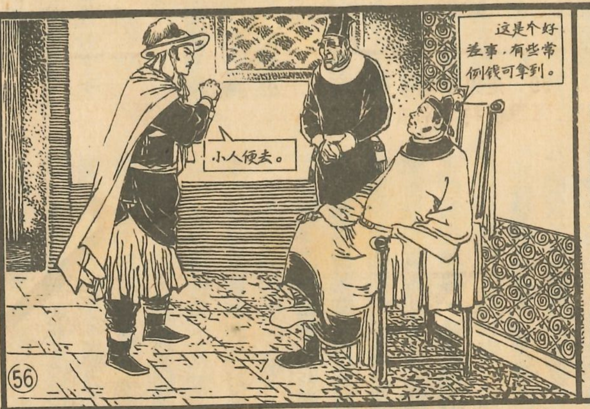
53　李小二便把剛才來人情況告訴了林冲，林冲問明了那軍官的年齡相貌，不禁大怒。李小二夫妻勸林冲要小心才好。



54　林冲別了李小二夫婦，先到街上去買了一把鋒利尖刀。他帶了刀在滄州城裏城外大街小巷到處尋找陸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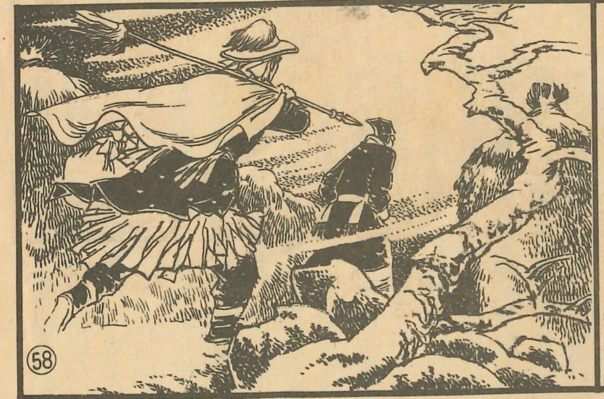
55　一連尋了三五天，不見陸謙影子，林冲也就鬆了下來。



56　到了第六天，管營忽然把林冲叫到點視廳上。林冲以爲要出什麼事，不料管營却叫他去草料場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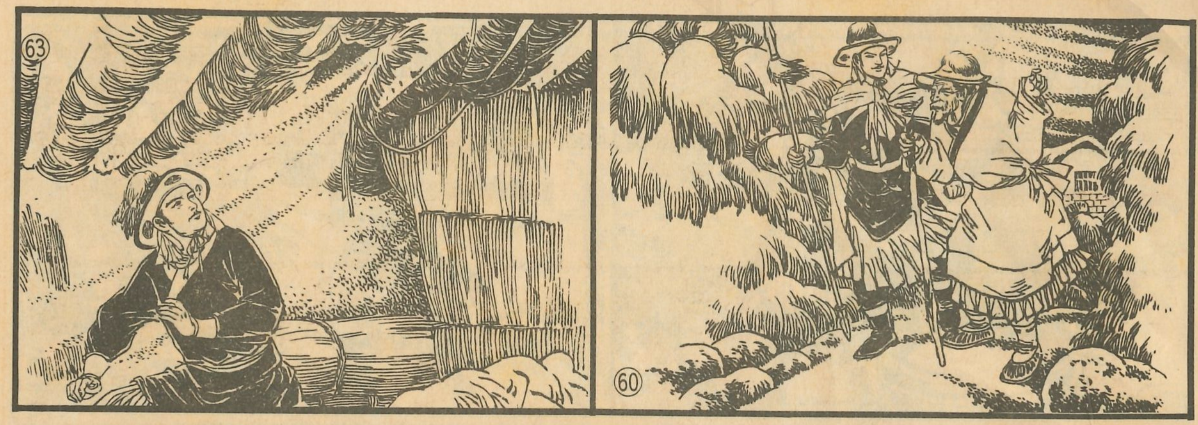
57　林冲心裏懷疑，去找李小二商議。



58　林冲別了李小二，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花槍，便和差撥一同來到草料場。只見草料場四下都是馬草堆，中間有兩座草屋。



59　走進草屋，只見一個老軍在裏面烤火。差撥向老軍說明林冲來接管管理草料場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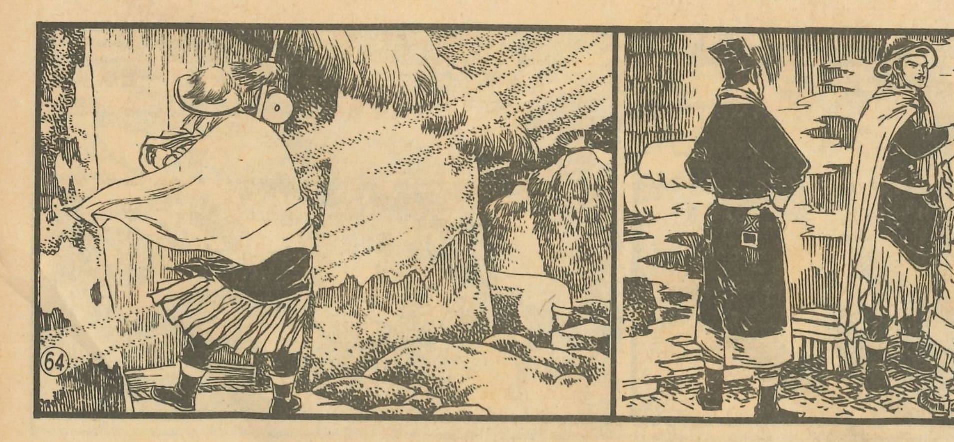


60　老軍領林冲到草堆前點數，向林冲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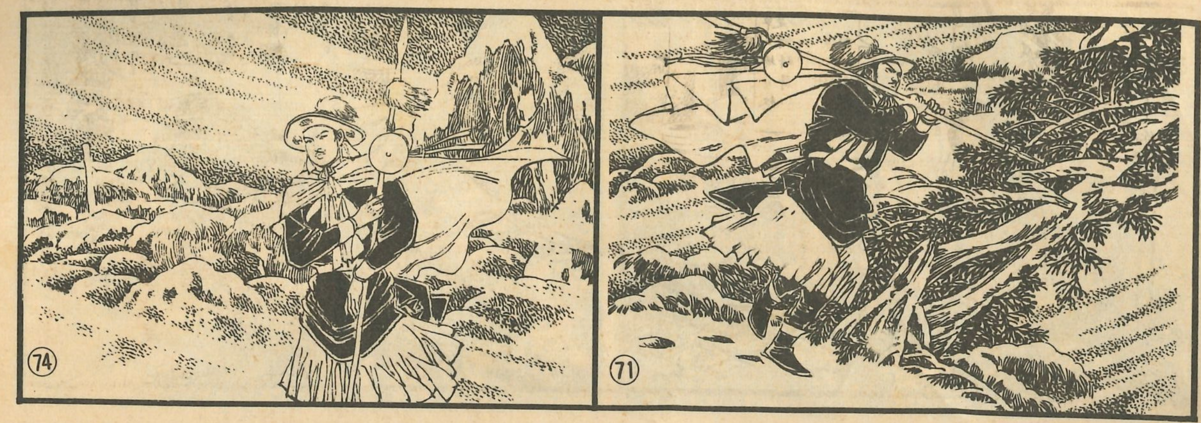
61　老軍回到屋內，又指着壁上的一個大葫蘆，告訴了林冲買酒的地方。

62　老軍隨差撥去後，林冲一人察看草屋，心裏很悶。

63　這時外面下起雪來，雪片從屋頂破洞中紛紛刮入屋內。林冲覺得身上寒冷，就想去買些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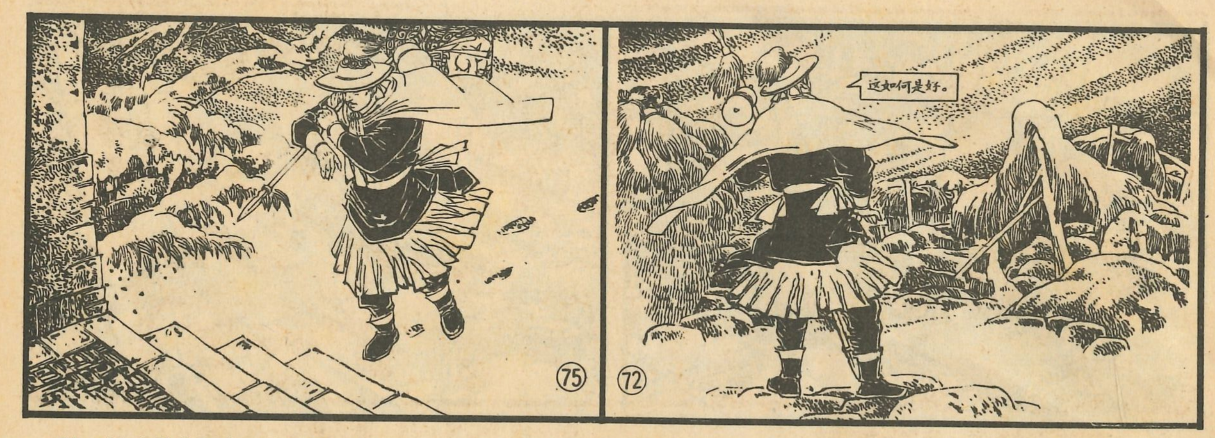


64　他將火盆蓋好，用花槍挑着酒葫蘆，鎖了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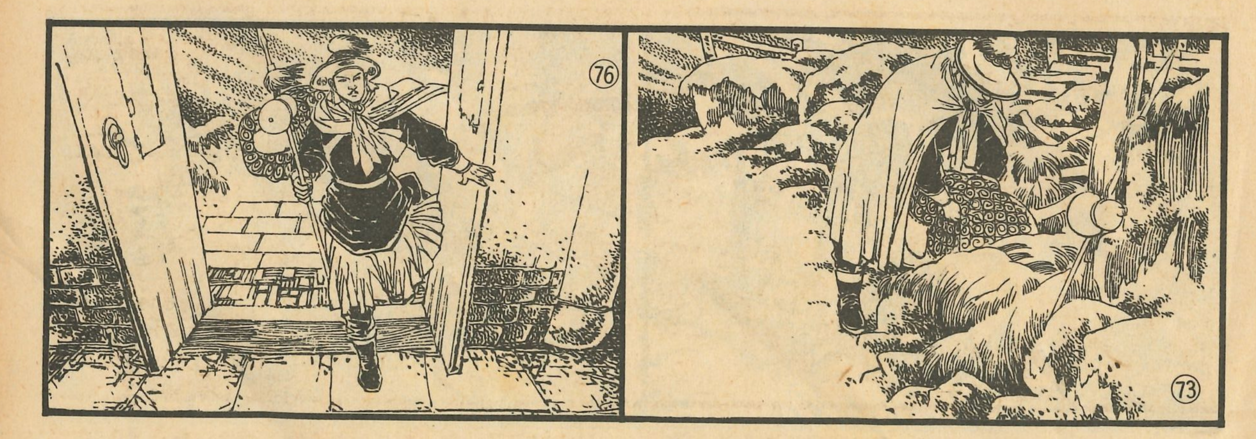
74　這時天色已黑，林冲想到買酒時在路上見到的那間古廟，不如且去那裏暫宿一夜。

71　林冲一路冒着風雪，飛也似的向草料場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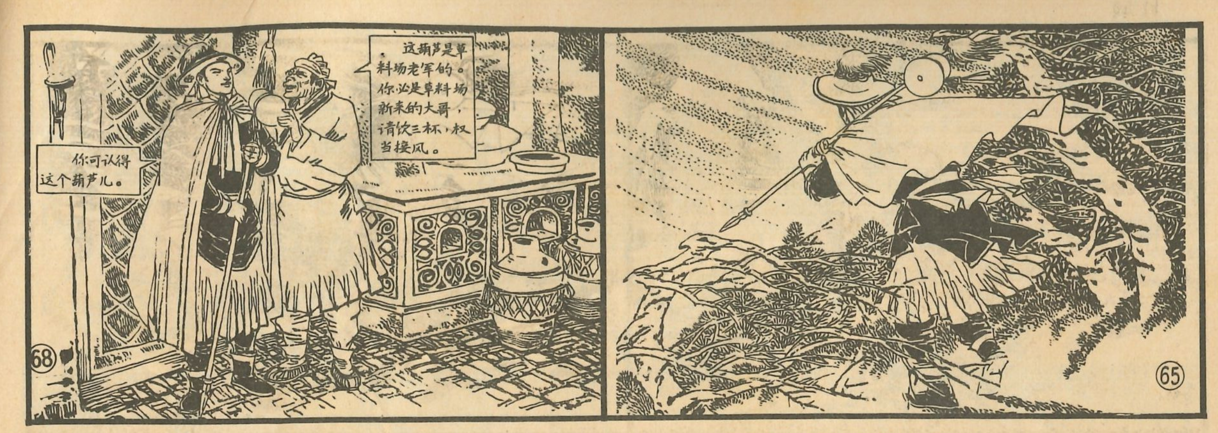
75　林冲借着雪光，走到了古廟。

72　林冲走到草場中間一看，兩間草房已被大雪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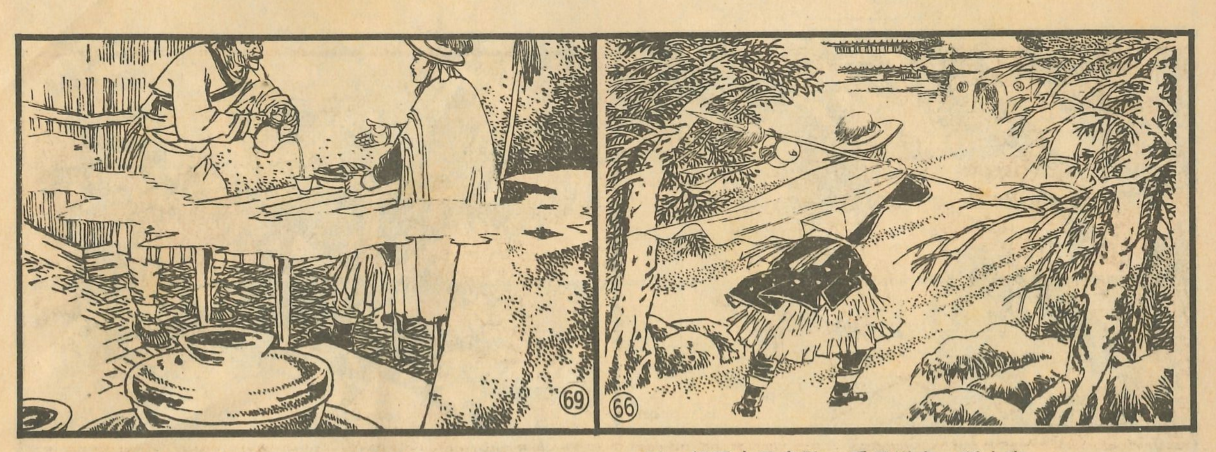
76　進了廟，只見牆壁破敗不堪，既無廟主，又無鄰舍。

73　他搬開破壁子，只摸出一條棉被來。



68　店主熱情地招待他。

65　出了草場，冒着大雪，向東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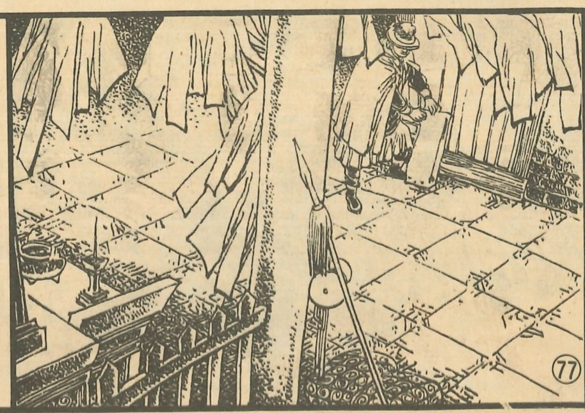
69　林冲飲了幾杯酒，吃了一盤牛肉。

66　行了半里多路，看見道旁一所古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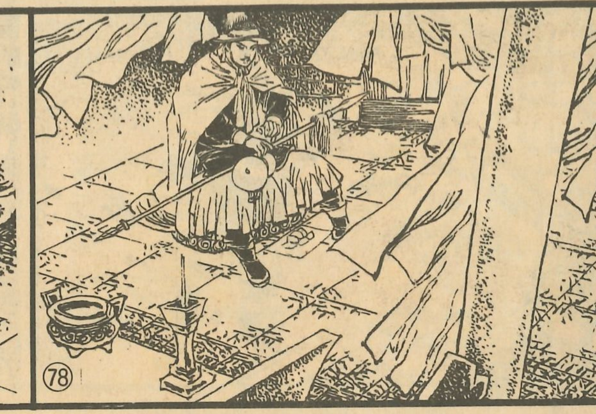


70　他覺得身上已經暖和了，便又買了些牛肉和一葫蘆酒，走出酒店。

67　又行了一會，望見一簇人家。走近一看，見籬笆中高挑着一個草帚兒。這是鄉村酒店的記號。



77　林冲把門關上，搬了一塊大石頭頂着。



78　回身到供桌前坐下，從懷中拿出牛肉，從槍上解下葫蘆，慢慢飲酒吃肉。



79　正吃時，忽聽得外面必必剝剝的爆响。



80　走到門邊，從門縫中向外觀看，只見草場裏起了大火。



81　林冲大吃一驚，急忙回身拿了花槍，正要開門出去救火，忽聽門外有人說話。林冲就伏在門邊傾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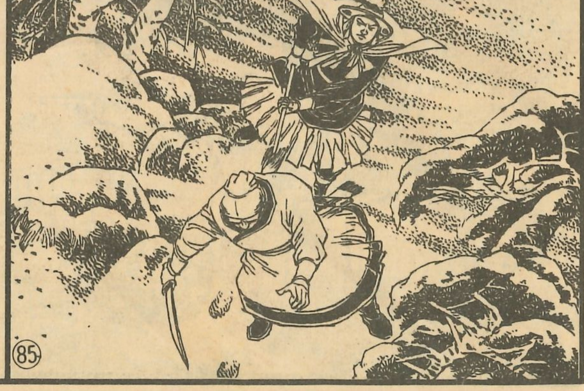


82　門外有三個人在說話，林冲聽出一個是陸謙、一個是牢營的差撥，另一個是高衙內的狗腿子富安。

83　他們的話林冲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心頭怒火萬丈；便輕輕搬開石頭，右手挺着花槍，左手開了廟門，大喝一聲。三人大吃一驚，慌忙想逃走。



84　林冲一槍刺去，那差撥跌倒在地。



85　富安走不到十來步遠，被林冲趕上，照着後心一槍，也倒了下去。



86　林冲翻回身來，一把抓住陸謙。



87　林冲把陸謙丟在雪地上，一脚踏住他的胸脯，從身邊取出那口尖刀，往陸謙心窩裏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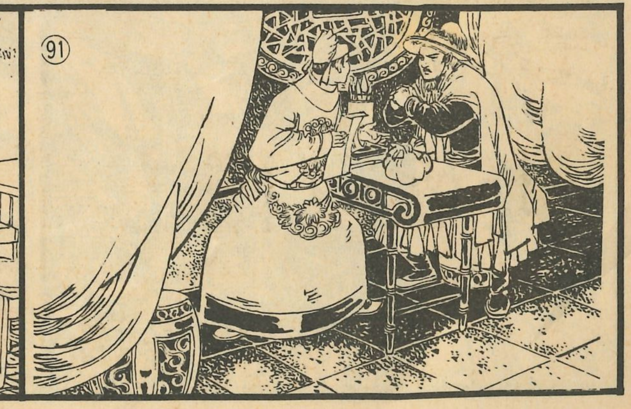
88　林冲殺了三人，回到廟中把酒一飲而盡。



89 他提起花槍，走出廟門，只見草料塲的火燒得更大了。林冲想了想，就決意先投奔柴進去。



90 林冲見了柴進，詳細告訴了火燒草料塲，殺死陸謙的經過，請柴進替他尋找出路。



91 柴進說山東梁山泊的頭領王倫、杜遷、宋萬與他交厚，要林冲去投奔。林冲答應了。當下柴進寫了書信，又贈了林冲銀両，林冲匆匆別了柴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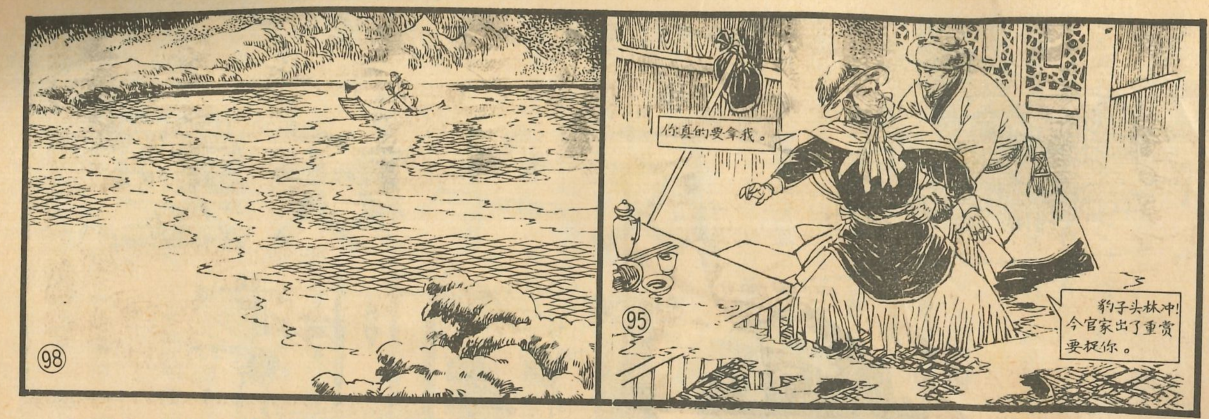
92 林冲冒着風雪走了數日。這天天色已晚，他身上又覺寒冷，看到湖邊有家酒店，就走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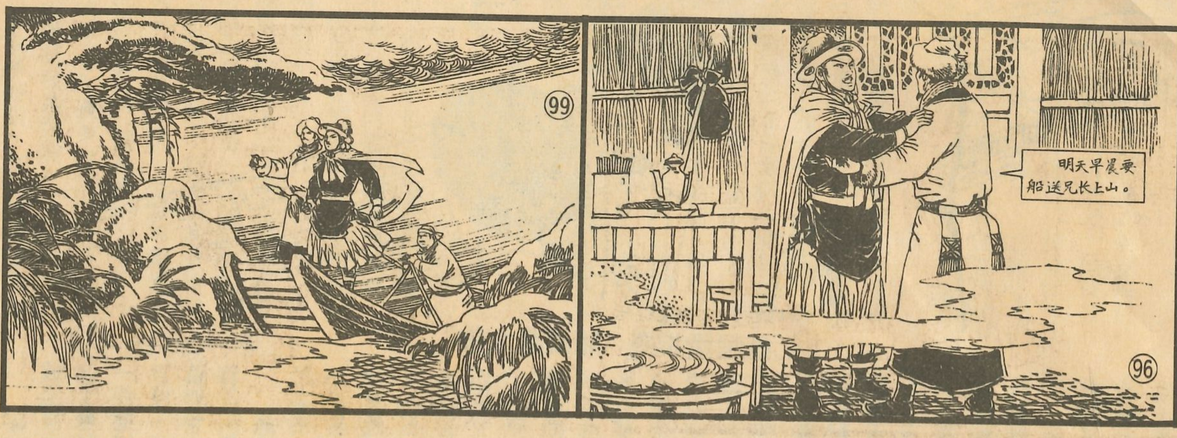
93 林冲向店家打聽，到梁山去還有多少路。店家回答說，只有數里，却全是水路，須要用船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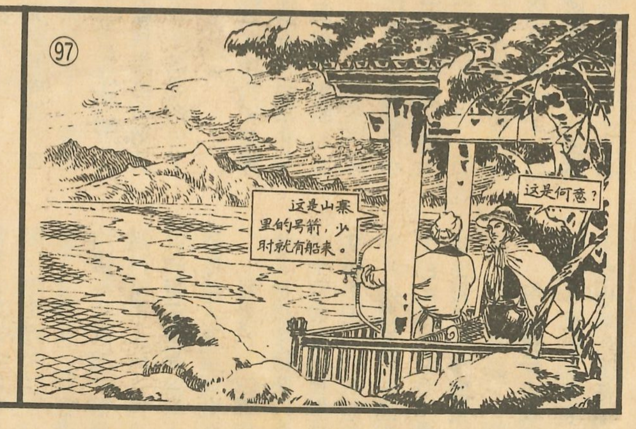
94 林冲飲了幾杯酒，想起高太尉陷害之事，心中好不傷感，不由脫口自語起來。



95 這時，後堂走出一個高大漢子，對林冲上下打量了一番，突然走過來，把林冲攔腰抱住。林冲大吃一驚。



96 那漢子說明自己乃是梁山泊的頭目朱貴，林冲一聽非常高興。朱貴又請林冲飲了幾杯酒，叫林冲先去安歇。



97 第二天，天色剛明，朱貴把林冲領到水亭中。朱貴取一張弓，搭上一支响箭，向湖對面射去。

98 不多時只見一個軍士搖着一隻快船過來。

99 林冲隨朱貴上了船，小船飛箭似的向泊子裏搖去，將林冲送上梁山。

（本段完）

下期預告

青面獸楊志

敬請留意參閱

妙鬼橫生故事之一／馬雲・文
可飛・圖

反斗妖靈（上）

妖精暗指點　賭桌贏大錢

「吃飽早餐後，敬請準時出門上學！」

這是吳太太在小寶床頭上留下的字句。

暑假又結束了，對吳小寶來說，眞是一件遺憾的事。他給鬧鐘吵醒之後，看看日曆，又看看日曆旁邊掛着的寒暑表，不禁埋怨：「還是三十幾度的天氣，爲什麼暑假不能延長至十月？」

這時候，他的妹妹吳小蔚從上格床跳了下來，說：「是爲了方便爹地刨馬經。」

吳小寶奇怪地望着她：「學校放暑假和爹地刨馬經又有什麼關係？」

吳小蔚道：「我們白天要上課，晚間要溫習功課，爹地自然耳根淸靜，可以專心研究馬經了。」

吳小寶哼了一聲：「跑馬有什麼好？我寧願到法國看蝸牛爬行比賽。」

吳小蔚奇道：「爲什麼要到法國？郊外不是也有很多蝸牛嗎？」

「妳懂什麼，法國蝸牛是最好吃的。」

「別再說蝸牛了，否則我們都會變成蝸牛，第一天上課就遲到。」

＊　＊　＊

負責帶吳小寶兩兄妹到學校的，是菲律賓女傭麗莎，她在吳家已有好幾年，一口廣東話說得不錯，是個相當聰明的女人。

這一天，麗莎照以往一樣，帶着吳小寶兄妹回到學校，但在半路的時候，她忽然覺得身子一陣冰冷。

在這種炎熱的天氣，她是沒有理由感到寒冷的，除非她生了病，但實際上，她的身體一直都很健康，直至今天起床的時候，還是精神奕奕的。

她覺得有點古怪，但古怪之處在那裡，却又說不上來。就在她感到渾身都很不自在的時候，她忽然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在耳朶邊響起：「快去買兩杯雪糕回來。」

麗莎立刻左顧右盼，但她身邊沒有什麼男人，只有她拖着小寶和小蔚，她詫異極了，忽然間又打了個寒顫，然後就不由自主地進入一間便利商店裏，買了兩杯朱古力雪糕。

吳小蔚捧着朱古力雪糕，很奇怪地看着麗莎：「妳怎知道我想吃雪糕？」

吳小寶笑笑道：「準是莎姐昨晚聽見妳對媽咪提出的要求。但媽咪不批准，她說妳吃甜品太多，容易蛀牙。」

吳小蔚搖搖頭：「莎姐昨晚早就睡覺，而且我是在媽咪房子裏和媽咪說話的，她又怎會聽見？」

這時候，麗莎拖着小寶和小蔚，臉上神情一片木然，似乎根本聽不見她倆的說話。不久，三人已來到了學校，小寶和小蔚向麗莎揮手道別，但麗莎却還是沒有什麼反應，甚至連眼神也呆滯起來。

足足過了三分鐘，她才彷彿從夢中驚醒，她揉了揉眼睛想了好一會，只覺得事情十分古怪，但到底古怪之處在那裏，却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摸摸自己的面頰，覺得不再冰冷了，但剛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個男人的聲音又是從何而來的？

＊　＊　＊

吳小寶唸小學六年級，在上學期，他是五年級的副班長。但他這個副班長，並不是老師所委任的，而是一些頑皮的學生

給他一個綽號。

他成績欠佳，個性又很頑皮，經常給老師罰留堂，罰抄書，又經常和眞正的班長針鋒相對，所以一些頑皮的同學，就叫他副班長，還向他打氣，說千萬不要輸給眞正的班長。

這一年，吳小寶可以升上六年級，簡直就是大爆冷門，連老師也覺得有點奇怪，後來深入調查，才知道在下學期尾段時候，吳小寶的表哥剛好從加拿大回來，看見表弟學業成績欠佳，所以義務爲他補習，又用許多獎勵辦法加以催谷，所以小寶才能僥倖過關，未曾留班再唸五年級。

但現在，吳小寶的表哥又回到加拿大去了，而且最少在三年之內不會回來。

這一天，吳小寶一進入課室，立刻就有同學取笑他：「副班長，聽說你快要結婚了，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

這同學叫關世鳴，是最頑皮也最兇惡的學生。吳小寶一怔，奇怪地道：「我今年才十一歲，結什麼婚？」

關世鳴哈哈一笑：「年紀大小是沒關係的，難道你沒聽過『忘年之戀』這個名詞嗎？」

吳小寶臉色一紅，關世鳴接着又說：「誰不知道，你對梁老師是一往情深的？她往那裏走，你便往那裏去，她要改功課，你陪在她身邊罰留堂，她要見訓導主任，十次有九次都會帶着你一起前往面聖。」

關世鳴越說越是得意，吳小寶恨不得將他痛打一頓，但關世鳴身材高大，而且兇惡有如史前怪獸，吳小寶就算恨之切骨，也是不敢和他硬碰的。

就在這時候，一個窈窕的人影在班房外面掠過，正是梁老師。關世鳴立刻取笑吳小寶：「Miss 梁來了，你還不跟着她？須知良機莫失，失機者斷，快上前呀！」

吳小寶哼一聲，不理睬他。但忽然間，關世鳴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接着就走出了課室。

這時候，上課鐘聲還沒有響起，每個學生都可以逗留在課室，或者是離開課室在走廊自由活動的。關世鳴忽然離開了課室，其他同學都感到有點奇怪，便紛紛跟在他背後，看看他又會有什麼傑作。

只見關世鳴一直跟着梁老師，梁老師向左轉，他也向左轉，梁老師向右轉，他也向右轉，就像是個跟班似的。其他同學都覺得十分奇怪，吳小寶心中有氣，忍不住冷笑着說：「簡直是一條跟尾狗。」

但更令人吃驚的事接着發生了，梁老師轉了幾個彎之後，便進入了洗手間，她是女人，進入的自然是女廁。

誰也想不到，梁老師進入女廁，關世鳴也照跟不虞，其他同學不由面面相覷，有些更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而笑得最起勁的，自然是吳小寶。

半分鐘後，關世鳴給梁老師趕了出來，梁老師的臉色很不好看，但關世鳴的神情更是尷尬之極，他是小霸王，從來沒有臉紅紅的樣子，但這時候，他恨不得地上可以有個洞可以讓自己鑽進去。

「關世鳴，中午放學時候跟我去見訓導主任！」梁老師沉着臉說。

到了中午放學時候，每一個同學都在吃午飯，但關世鳴却給訓導主任和梁老師教訓了一頓，雖然後來給「釋放」了，但已興致索然，連午飯也沒有心情吃。

吳小寶雖然沒有直接取笑他，但臉上那種得意洋洋的神情，却是一望而知，關世鳴越看越是生氣，忍不住上前推了他一把：「吳小寶，你是不是心裏很高興？」

吳小寶退開了一步：「我心裏高興又怎樣？不高興又怎樣？」

關世鳴冷冷一笑，道：「我是跟着梁老師進入女廁，而且是故意的，你有這個膽色嗎？」

吳小寶道：「我當然沒有這個膽色，你是小霸王，而我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吳小寶。」

關世鳴嘴角一翹：「別謙虛了，誰不知道你想取代我的地位？但你想做老大，還得問問老子的拳頭！」

吳小寶臉色一變：「誰說要和你打架？」

關世鳴冷冷一笑：「你也許不想動手，但我若忍不住要打你，你又能逃到甚麼地方去？當然，你可以向老師投訴，但我不怕，怕的只是你自己，別忘記我隨時可以向你突襲，嘿嘿！」

他擺出一副流氓本色，吳小寶心裏的確有些害怕，就在這時，上課鐘聲響了，吳小寶不再和關世鳴說話，匆匆返回課室去。

下課後，關世鳴立刻又找吳小寶算帳。吳小寶皺着眉，他也很生氣了：「你到底想怎樣？」

關世鳴冷冷道：「你嚴重侮辱我，我不能白白放過你這種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

吳小寶道：「你要怎樣？」

關世鳴道：「我要和你公平決鬥，你敢不敢接受我挑戰？」他一副聲勢洶洶的樣子，吳小寶實在是有點害怕，但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在耳畔響起。

這聲音說道：「答應他，好讓這大塊頭知道，吳小寶不是好欺負的。」

但吳小寶左顧右盼，他身邊根本沒有甚麼男人。

他感到奇怪極了，一時間不知道應該如何抉擇。

關世鳴見吳小寶遲疑不決，不禁得意地笑了起來：「你害怕了，是不是？這樣罷，你向我叩三個响頭，然後倣效當年的韓信，從老子的褲襠爬過去，那麼老子或者可以饒你一死！」

吳小寶憤怒地叫：「我不會怕你的，我接受你的挑戰，時間地點任擇，臨陣退縮的不是英雄好漢。」這些對白，他是從電視武俠劇裏學回來的。

關世鳴冷冷一笑：「有種！我們現在就到學校後山那邊去，來呀！不來的是龜孫子！」

雖然吳小寶明知麗莎很快就會來到學校接他放學，但這時候已是勢成騎虎，再退縮就太不像話了。

「別害怕，這一次決鬥，你一定會打贏的。」那個男人的聲音又在他耳朶邊響起。

吳小寶雖然覺得十分古怪，但不知如

何，這聲音似乎對他有着一種親切而又鼓舞的作用。初時他眞的害怕面對關世鳴，但當再聽見這聲音之後，他不再害怕了，而且眞的對這一戰抱有極大信心。

關世鳴要和吳小寶決鬥的消息，很快就傳到幾個頑皮同學的耳朵裏，他們當然不肯錯過觀戰的大好機會，紛紛跟着關世鳴和吳小寶向後山那邊走。

到了後山那邊，除了關世鳴和吳小寶外，還有六個頑皮的同學悄悄跟到。其中一個還說：「誰打贏了，誰就是我們的武林盟主。」

另一個則說：「我買關世鳴贏。」

又有一個說：「我扒冷門，捧吳小寶的場，一旦爆冷，派彩一定十分和味。」

關世鳴冷冷一笑：「用不着亂猜了，一分鐘後，你們若是夠義氣的就把吳小寶抬回去！」

吳小寶一拍胸口：「少吹牛，放馬過來罷！」

關世鳴却兩手一伸：「且慢！要擊敗你這種廢物簡直是易如反掌的，但在決鬥之前，必須談妥條件。」

吳小寶道：「你有甚麼條件？」

關世鳴道：「條件有三：誰若輸了，以後就是對方的奴隸。第二：以後再也不得向勝者利挑戰、尋仇，並且必須絕對服從對方的命令！」

吳小寶冷冷一笑，道：「你眞是人頭豬腦，這兩個條件加起來其實只是一個條件，却要翻來覆去說個不休！」

關世鳴傲然道：「我喜歡詳細一點分開來說，關你什麼事！」

吳小寶道：「還有第三個條件又是怎樣的？」

關世鳴道：「第三個條件，就是無論這一戰誰勝誰負，都不能向老師投訴！」

吳小寶點點頭，道：「好的，我們一言爲定！」

關世鳴嘿嘿一笑，忽然就向吳小寶衝了過去。他來勢洶洶，有如一隻熊人般把吳小寶抱住。

關世鳴氣力很大，那是不必懷疑的，吳小寶雖然也不算身體孱弱，但說到氣力，必然及不上關世鳴，眼看吳小寶已受制於人，但忽然間他雙臂一振，就把關世鳴雙手掙脫開去。

關世鳴又是一聲吼叫，居然用頭撞向吳小寶的小腹，他這一撞之力眞是非同小可，吳小寶是萬萬抵擋不住的。但說也奇怪，關世鳴這一撞，還沒有撞到吳小寶，整個人就已跌倒在地上。

關世鳴怎會跌倒在地上的？這一點，就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覺得，好像忽然有人在自己的頭上重重敲了一下，接着自己就天旋地轉跌倒下去。

是吳小寶敲了他一下嗎？不！吳小寶很清楚，自己還沒有動手，關世鳴就栽倒下去了。

而關世鳴也沒有看清楚，到底吳小寶怎樣出手的，總之，他是在不明不白情況下跌倒下去的，不但他不明白，連吳小寶也是莫名其妙。

但不管怎樣，關世鳴已落在下風。當然，以他這種小霸王的性格，是絕對不甘心認輸的，所以，他很快又再站了起來，拚命地向吳小寶進攻。

兩人瞬即扭作一團，關世鳴氣力很大，照理來說吳小寶是招架不住的，但不知如何，關世鳴忽然覺得一陣劇痛，就像是給人在小腹狠狠撞了一下的。

一時間，他也弄不清楚吳小寶怎樣擊中自己的。

但打架這種事，往往是混亂中決定勝負的，誰能把握一個機會，就可以把對手擊敗。

關世鳴又再跌倒了，而且這一次再也不容易可以爬起來。吳小寶看着他，心裏也感到十分奇怪，暗想：「他怎麼了，他眞的是給我打倒下去的嗎？」

這時候，那幾個頑皮的同學都在歡呼：「吳小寶贏了！吳小寶贏了！」

吳小寶眞的贏了，他有點如在夢中的感覺。但他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做夢，只是事情十分古怪，古怪得令他有着難以置信的感受。

* * *

放學回家途中，吳小寶心裏還在不斷思索，他想起那個神秘男人的聲音。

他知道，自己能夠擊敗關世鳴，必然和那個聲音有關，但那是一個怎樣的男人？爲什麼總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難道又有一種嶄新的科學產品，可以造成這種特殊的效果？

吳小寶不知道是否眞的這樣，但無論如何，他已擊敗了關世鳴，從此以後，關世鳴是再也不敢欺負自己的了。

不但關世鳴不敢欺負自己，就是其他同學，也不敢輕視自己的力量，一想到這裏，吳小寶就有着飄飄然的感覺。

回到家裏，他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在這種炎熱的天氣下，淋一個冷水浴是最愉快不過的。

正當他準備穿回衣服的時候，那個神秘的聲音又在他身邊響起：「吳小寶，你還記得我嗎？」

吳小寶左顧右盼，浴室地方細小，自然是可以一目瞭然的，這一次，他可以肯定的告訴自己，浴室裏沒有人，但這男人的聲音，卻還是清清楚楚地響在耳邊。

吳小寶沒有感到很害怕，他只是奇怪地說：「你是誰？你躲在那裏？」

那神秘的聲音似是笑了笑，半晌才接道：「現在時候還早，我不能出來見你。」

吳小寶眉頭一皺：「爲什麼會這樣的？你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出現？」

那聲音道：「不必太久，只要太陽一下山就可以了。」

吳小寶想了一想，忽然哈哈一笑：「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那聲音道：「你知道我是誰？」

吳小寶道：「準是吸血殭屍，若不是吸血殭屍，又怎會白天不敢出來見人？」

那聲音嘆了口氣，道：「你看得恐怖小說太多了……」

吳小寶立刻更正：「我不看小說，只看電視劇和電影，這些普通的常識，只要是看過電視和電影的人都一定會知道。」

那聲音似乎有點失笑起來：「常識？你以爲這些常識可以會在電視劇和電影裏獲得？」

吳小寶道：「難道你說不是？」

那聲音道：「當然不是，但你若要我詳細加以解釋，我也沒法子可以解釋得透徹，只可以告訴你知道，許多事情並不像傳說中那麼簡單的。」

吳小寶道：「不是那麼簡單，就一定是非常複雜了，你可以詳細解釋解釋嗎？」

那聲音道：「那也不是非常複雜，只是憑你們的想像力，根本不可能明白這一切。」

吳小寶道：「正是因爲不明白，所以才要向你好好請教一下。」

那聲音道：「但你可曾聽過：天機不可洩漏這一句話？」

吳小寶道：「看粵語殘片，經常都可以聽見這種對白，但天機是甚麼？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神？」

那聲音道：「你不必理會這一點，總之，你必須記着，我是你的朋友，我會幫助你，使你成爲一個成功人仕，你懂不懂？」

吳小寶道：「我才只有十一歲，配做成功人仕嗎？」

那聲音道：「成功是不分老嫩的，有些人成功得遲，便成爲老英雄，而有些人成功得較早，則是大英雄，或者是青年英雄，至於你嘛，大可以成爲少年英雄，揚眉吐氣，使每一個人都對你爲之刮目相看。」

吳小寶道：「你眞的是我的朋友嗎？」

那聲音道：「當然是的，我絕對不會害你，也不會讓你吃虧。」

吳小寶道：「關世鳴之敗，是你的傑作？」

那聲音道：「關世鳴太可惡了，應該給他一點教訓。」

吳小寶道：「他跟着梁老師進入女厠，也是你幹的事？」

那聲音嘻嘻一笑：「不錯，誰叫他取笑你？」

吳小寶眨了眨眼：「你究竟是何方神聖？年紀有多大？是個英俊男士還是個醜陋的豬八戒？」

那聲音道：「你先且別着急，我會找機會和你見面的，再見！」

「喂！喂！」吳小寶連忙叫了兩聲，但那聲音消失了，再也沒有在他耳朵邊響起。

吳小寶打開了浴室的窗子，向外面望了一會，不禁喃喃道：「甚麼時候才會夜幕低垂？」他這一問自然是十分多餘的。

* * *

吃過晚飯後，吳小寶向父親說：「我要買一隻新手表。」

吳先生看了他一眼，道：「放暑假的時候才買了一隻，爲甚麼又要再買？」

吳小寶道：「爛掉了。」

吳先生一怔：「怎會爛掉的？」

吳小寶還沒有回答，吳小蔚已搶着說：「是哥哥故意拆爛的，他說要研究一下手表的結構，首先拆開了表殼，接着越拆越多，終於把手表拆開變成數十小塊！」

吳小寶忙道：「爸，你別聽小蔚胡說八道，我——」

「不必解釋了，」吳先生嘿嘿一笑：「你性格怎樣，我比誰都更清楚，你想我買一隻新表，除非……」

「除非怎樣？」吳小寶立刻扯着父親的衣袖說。

吳先生想了想，才道：「除非我今晚打麻將大有斬獲，否則免問。」

吳小寶道：「怎樣才算大有斬獲？」

吳先生又想了想，道：「倘若能夠大破紀錄，那就算是大有斬獲了。」

吳小寶還想追問，但吳先生却不再說話了，他向吳太揮了揮手，便出門去了。

今晚，他約了三個寃家在朋友的家裏搓麻將，在他的朋友眼中，吳先生是個不折不扣的「魚腩」。

「魚腩」也分大小，吳先生在麻將桌上，不但是魚腩，而且還是特別大，特別肥的一種。

和他一起「竹戰」的，都是吳先生的同事。其中牌章最高，但却有「小魚腩」之稱的是麥艮，另一個是近期手風大旺，綽號「長勝將軍」的馮國華，至於最尖酸刻薄，而且特別喜歡誅死下家的，則是「鬍鬚捏斷」師爺王。

師爺王擅扭六壬，三十六計每一計都瞭然於胸，由於爲人工心計，又喜歡搓捏顎下的鬍子，所以被人稱爲「鬍鬚捏斷」。

這一次的雀局，是由馮國華發起的，最初並稱這一個雀局爲「四大雀王香港大決戰」。但師爺王一聽就搖頭不迭，道：「何來四大雀王？要搓麻將就搓個飽好了，何必巧立名目？若要說得直接一點，不如乾脆就說是要爲麥艮餞行。」

原來麥艮要移民到澳洲去，所以這一戰甚具紀念意義。

雀局是在馮國華家裏進行的，當四人皆已齊集後，馮國華首先說：「這一場麻將，非要打得痛痛快快不可。」

吳先生一怔：「難道你平時打得不痛快嗎？」

馮國華道：「鄙人一共直落連續贏了十二場麻將，但加起來還贏不到一萬元！」

吳先生「嗶」的一聲：「你想吃了別人的車嗎？」

師爺王立刻搖搖頭，道：「老吳千萬不要誤會，小馮並不是想吃了別人的車，而是想吃掉別人的車馬砲兼士象。」

馮國華吃吃一笑：「你老人家總是有得說的，須知世事如棋局局新，搓麻將更是每每出人意表，又有誰敢保証必定贏錢？」

師爺王緩緩地噴出一口烟，道：「你知道就好了，別以爲手風旺就可以趁機大刮一筆。」

馮國華道：「怎麼了？難道你老人家想潑冷水不成？別以爲這全是我的意思，老麥他也是這麼想，反正他明天就要飛往澳洲了，難得有這個機會，何不痛痛快快廝殺一場？」

師爺王不再說話，只是微笑着望住吳先生。

吳先生輕輕咳嗽一聲，正想說：「還是照舊規距好了。」但就在這時候，忽然有個陌生男人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你別動！」

吳先生一呆，左顧右盼，但却不知道是誰在說話。不久，那聲音又說：「你是

看不見我的，只有我可以看見你，而且我的話，只有你一個人可以聽見，其他人是一概不知道的。」

吳先生更加詫異，他已可以肯定，說話的人，絕對不是麥艮、馮國華或者是師爺王。但在這房子裏，除了他們三個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人存在。

他有點吃驚，但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就在他驚呆之際，那聲音又繼續在他耳邊響起，道：「別驚惶失措，我是不會害你的，因爲我和你的兒子吳小寶是好朋友！」

吳先生吸了口氣，想說一兩句話，但在麥艮、馮國華和師爺王面前，他又不能說些甚麼，只怕他一開口，別人就會以爲他神經病發作。

他只好忍耐着，靜靜傾聽這神秘的聲音。只聽見那聲音又說：「你放心應戰，我會助你一臂之力，保証可以令你大有斬獲。現在，你甚麼都不必說，只須聽着我的吩咐去做便是。」

吳先生心中驚疑不定，那聲音又道：「吳啓立，你若不聽我的吩咐，我立刻扠死你！」

吳先生一怔，心想：「這妖怪連我的名字也知道了，不知道是甚麼來路！」正在遲疑不決之際，忽然屁股好像給人踢了一脚，不禁「唷」的一聲叫了出來。

他立刻轉身看看背後，但背後那裏有人？

師爺王奇怪地望着他：「老吳，你怎麼了？」

吳啓立忙道：「沒事！沒事！剛才只是有點胃疼。」

馮國華道：「要不要胃藥？」

吳啓立搖搖頭，道：「用不着！用不着！」

馮國華哈哈一笑，道：「就算現在用不着胃葯，打完麻將之後大概要服食心臟葯物了，輸了錢的人，總是會感到心疼的。」

吳啓立聽得心中有氣，忍不住道：「你知道我一定會輸？」

馮國華笑道：「那當然不是的，就像是跑馬，縱使派彩超逾九十九倍的大冷門，也會跑了出來。」

師爺王道：「你知道就好了，何必在這時候就挖苦老吳？」

「不，我絕不是挖苦他，只是給他打氣、加油！」馮國華怪笑着說。

師爺王道：「別多囉唆了，還是說回正題，這一場麻將怎樣打法？」

馮國華道：「比平時打大十倍怎樣？」

「十倍？」師爺王怔住，「他媽的，你一定會贏？」

馮國華道：「雖然目前勝負尚在未知之數，但鄙人信心十足，就只怕三位沒這個膽量奉陪。」

師爺王道：「你以爲自己才有資格賭大錢？別忘記老麥去年中了六合彩二獎！」

馮國華道：「你老人家也不差，去年在馬場上頗有斬獲，連四重彩也中過三次。」

吳啓立道：「但我却是個輸家，若以整年計算，我輸馬、輸麻將、到澳門搏殺也是損手爛脚，眞是黃腫脚不消提。」

馮國華道：「你想打退堂鼓？」

吳啓立想了一想，哼一聲道：「我雖然是『大魚腩』，但小心魚腩也會有骨，隨時都會把你鯁死！」

馮國華哈哈歡笑：「好極了，老吳光火啦，眞是淸將不如激將，閒話休提，馬上開始，八圈定勝負，不得上訴！」

*　*　*

吳啓立雖然打了二十多年麻將，但却以這一次打得最大，對他來說，眞是有很大的壓力。

馮國華說明在先，「由於麻將注碼增加十倍，倘若現金不足找數，可以用支票結帳。」結果大家都同意了。

吳啓立心想：「我帶了三千多塊，倘若還要支票結帳，那就悲過悲劇了。」這時候，他反而很想再聽見那個神秘男人的聲音。

但那個神秘男人的聲音却不再響起了。吳啓立覺得有點詫異，但不管怎樣，他已勢成騎虎，只得硬着頭皮應戰。

東圈第一手牌，他就拿了一副好牌——雙番東、對對糊兼萬子。

他很快就清章，叫糊一九萬對碰。他們的牌打到六番，吳啓立這一手牌已足夠滿糊有餘。

吳啓立心情很緊張，倘若第一手牌就吃六番，形勢就大爲有利。他心裡在叫：「萬梓艮！萬梓艮！」

他的確摸了不少萬子，但摸來摸去都不是九萬，漸漸地，牌到殘局了，他摸進了一張三萬。

他心中有氣，心想一九萬老是不出，不如改叫二萬。

於是，他打一萬，但對家立刻叫碰，那是馮國華。

馮國華不是碰牌，而是吃糊，他一開牌，吳啓立差點當場就昏倒過去。原來馮國華也是對對糊，他也是一九萬對碰！

「紅中一番、發財一番、西風一番，再加對對糊三番，恰好六番！」馮國華得意洋洋地說。

吳啓立氣得連臉都白了，師爺王把頭偏過來，想看看他的牌，他立刻伸手一撥，把牌撥掉。

*　*　*

正當吳啓立把籌碼數給馮國華的時候，吳小寶却在家裡數手指。

他覺得很悶，連看電視的興趣也消失。

天色早已黑了，但那個神秘的男人還沒有出現。

他不斷上厠所，希望那人會在厠所內現身，但結果只是白等而已。

「小寶！」吳太太忽然叫喚他：「洗衣粉用完了，你去買一盒回來。」

吳小寶皺了皺眉：「叫麗莎姐去嘛。」

吳太太道：「麗莎姐正在換窗簾布，你快去！」

吳小寶無奈，只得出門去了。當他在門外等電梯的時候，恰好遇上隔鄰的丁師奶。

丁師奶有個綽號，叫「黑面神」，由這個綽號，就可以想像得到她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這一天，丁師奶的心情不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最少有三百六十天如此。）所以，當吳小寶向她打招呼的時候，她祇是「唔」的一聲應了便算。

吳小寶也不去理她，這個女人很難相處，是衆所週知的。不久，電梯門打開了，吳小寶首先進入電梯內，但丁師奶却沒有跟着進入。

吳小寶奇怪地望住她：「丁師奶，電梯到啦。」

但丁師奶沒有反應，就像個木偶般站在外面，吳小寶一連叫了她幾聲，她都沒有任何表示。

吳小寶聳了聳肩，也不再理會這個婦人，在G字的按鈕上按了一下。

電梯門很快便關上，裏面只有他一個人。就在這時候，一個男人的聲音忽然在他耳邊響起：「那個婦人是神憎鬼厭的，所以我不讓她進來。」

吳小寶一聽見這聲音，不禁又驚又喜，他在電梯兜了一個小圈，叫道：「喂！你怎麼還不現身？」

他的話才說完，身邊就出現了一個服飾古怪的男人。

這男人的臉色異常蒼白，簡直就是沒有半點血色，但偏偏嘴唇却是紅色的。幸好吳小寶已有了心理準備，就算這男人的長相更恐怖十倍，他也不會給嚇得昏倒過去。

「你就是那個……那個……」吳小寶想說下去，但却不知道該怎樣用詞才對。

「你叫我卡博士好了。」

「你是不是中國人？」

「有一半是的，另一半是德意志的血統。」

「德意志？」吳小寶有點不懂。

卡博士笑了笑：「德意志就是德國，你連這個都不懂，歷史科的成績一定不大好。」

吳小寶苦着臉：「我每一科的成績都不大好，就只有體育是例外的。」

卡博士道：「別擔心，你才唸到小學六年級，將來大可以迎頭趕上，成爲一個傑出的人仕。」

吳小寶望着他，又看看他的服飾，忍不住問：「你穿的是不是德意志的服裝？」

卡博士點點頭：「不錯，這套衣服，是我在六十年前一個化粧舞會裡穿着的。」

吳小寶一怔：「六十年前？你現在的年紀，好像還不到四十歲罷？」

卡博士微微一笑：「鬼魂的年紀，是凡人不可理解的。」

吳小寶看着他：「你除了面色不大好之外，看來一點也不像個鬼魂。」

卡博士道：「你曾經見過鬼魂嗎？」

吳小寶搖搖頭：「沒有。」

卡博士道：「你既然從來沒有見過鬼魂，又怎知道鬼魂不是這副樣子的？」

吳小寶訕訕一笑：「卡博士，你的話總是叫人沒法子反駁的，看來，你的ＩＱ一定很高。嗯，你怎麼到現在才找我？」

卡博士道：「你以爲我現在很空閒嗎？別忘記，你爸爸正在打麻將，而且這一戰是許勝不許敗的，否則，你休想買新的手表。」

吳小寶奇怪地望着卡博士：「我爸爸打麻將和你有甚麼關係？難道你可以使我爸爸贏錢嗎？」

卡博士悠然一笑，接着就忽然不見了踪跡，電梯裏又只剩下吳小寶一個人。

*　*　*

四圈已打完，吳啓立一面打，一面笑口常開。但他並不是得意地笑，而是苦笑又苦笑。

他已輸了五底，除了苦笑之外，臉上又還能有甚麼表情？其實，他輸得簡直想哭，但在馮國華面前，就算連褲子也輸掉，也決不能表現出半點可憐兮兮的樣子。

四圈後執位，但奇怪得很，一連三次執位，東南西北之勢都沒有更換，根據他們平時的慣例，三次執位結果都是一樣的時候，就不再執位，照原位繼續再戰。

馮國華是大旺家，他當然不希望易位，但吳啓立却心中大叫不妙，心想：「連執位也擺不脫這個衰位，今晚非要變成超級大魚腩不可。」

但運數如此，他也無法可想，只得又是一聲苦笑，繼續沉着應戰。

這是最後四圈，勝負全靠這四圈決定。當然，馮國華是大贏家，正是「拿着刀柄」，他的形勢是最有利的。

所以，他也笑口常開。但却不是吳啓立般的苦笑，而是意氣風發，勝利者的笑容。

吳啓立心中有氣，心想：「還有四圈，你一定贏嗎？」那知心念未已，順手打出·張白板，馮國華又叫碰，跟着開牌，笑道：「混一色白板，四番！」

*　*　*

牌到北風，看來大局已定。

師爺王牌章老辣，雖然牌風不旺，但也略有微利，至於麥艮，他在西風糊了兩手五番，也已反敗爲勝。

而贏得最多的，還是馮國華。

四人開枱，三家贏錢，剩下來的一個自然是悲劇的唯一主角。

吳啓立已輸至面無人色，現在連笑也笑不出來了。

馮國華存心要氣他：「別着急，有賭未爲輸，現在是北風，只要來一個『掃地北』，分分鐘可以鯉魚大翻身，絕不爲奇。」

吳啓立嘆了口氣，道：「只怕不是鯉魚翻身，而是水魚朝天。」這句話也可算是自謔得很。

馮國華不禁哈哈大笑。這時候，麥艮做莊，碰東、碰發財、開槓六索、再摸偏章七索，又糊了一手六番。

吳啓立手心冒汗，暗叫不妙，他連籌碼都輸得乾乾淨淨了，麥艮這一手六番，他只能用「口數」記住。

馮國華却還在談笑風生：「艮哥明天就要移民了，應該多吃幾手雙辣、三辣，以壯行色。」

他是大贏家，說話當然是風涼得很。

可憐吳啓立心裏却在想：「這一次賣身也還不了賭債啦。」

就在這時候，那個神秘的聲音忽然在耳畔響起：「對不住，我來遲了。」

吳啓立心中惱怒，忍不住一拍麻將，叫道：「你害得我好苦！」他這一拍，所拍

的牌恰好是七索，大家都以爲他在埋怨這張牌連累他輸了三辣。

那神秘的聲音立刻又在吳啓立耳邊响起：「稍安毋躁，現在才北風開始，你還可以繼續奮鬥的，總之，從這一秒開始，你別再胡說八道，全神貫注打牌可也。」

吳啓立心想：「反正敗局已定，發脾氣也是於事無補的。」想到這裏，只好鎭定心神，繼續打牌。

仍然是麥艮做莊，吳啓立一拿起牌，不禁嘆了口氣，只見這一副牌番子有五張，筒子兩張、萬子三張、索子三張，既沒有一對牌，連搭子也沒有，眞是一副爛得不能再爛的爛牌。

任何人看見這副牌，都知道可以吃糊的機會必然是微乎其微的，但那神秘的聲音卻說：「做筒子，而且做清一色，連番子也不要！」

吳啓立暗叫：「媽的，這妖精一定有神經病。」

但回心一想，反正已經輸得七葷八素了，這一手牌吃不吃也是一樣的，所以，他第一張牌就打紅中，跟着打白板、東、北、南，看來一點也不像是正在造牌。

但說也奇怪，他每打一張牌，摸回來的牌都是筒子。

不一會，他的牌已變成全是筒子，而且還叫糊偏章三筒。

可是，對家馮國華已碰了三筒，而且還碰了西、發財，顯然是筒子牌或者是對對糊。

就在這時候，吳啓立摸了一張一筒回來，他可以改爲對碰，叫一筒和九筒。

他正想打二筒，但那聲音卻立刻制止他：「不能轉章，還是叫偏章三筒可也！」

吳啓立心裏大不以爲然，但不知怎樣，他還是把一筒打了出去。

他打了一筒之後，覺得十分荒謬，只見地上已有兩張二筒，反而一筒並未見面，是生章牌，倘若輸給對家，那就慘了。

但幸好馮國華並不是叫糊一筒。

縱然如此，吳啓立還是覺得不對勁，馮國華已碰了三筒，自己還要叫偏章三筒，這機會是不是微乎其微了？

那知心念未已，馮國華開槓三筒，吳啓立登時眼前一亮，連忙大叫一聲：「搶槓！清一色三辣。」

馮國華呆住了，吳啓立總算第一次可以風騷起來：「搶槓當自摸，位位一千二百八十六元！」

接着下一局牌，吳啓立一開牌，只見筒索萬樣樣齊，除此之外只剩下一隻發財。

這一手牌，馮國華做莊，他一豎起牌，內有三張紅中、一對東、一二三索、五六七索及一對九索，除此之外，尚有一隻發財。

這手牌當然是上上之選，一打發財便叫糊了，他叫東和九索對碰。馮國華心想：「這一次最好由老吳出銃！」

他打了發財之後，下家師爺王正想摸牌，但吳啓立卻叫道：「且慢，等一等！」

師爺王眉頭一皺，心想：「還有甚麼好等的，上家打發財，我已經有一對，只不過平糊牌，所以才不想碰發財而已，除非你是單吊。」

心念未已，吳啓立已開牌，他眞的是單吊發財，其餘的牌分別是三隻五筒、二三四萬、七八九索及七八九萬。

本來，這只是雞糊，但由於莊家一打牌他就叫糊，情況又截然不同了。

「地糊，雞糊變六番！」吳啓立哈哈一笑，這一回，輪到馮國華面青了。

但他仍然是贏家，心想：「牌風開始邪了，幸好還有兩鋪牌便打完……」

之後，由師爺王做莊，師爺王連輸三手三辣，已處於不利地位，他的臉色也同樣不大好看。

但這一手牌，他卻拿到了一副罕見好牌。

他先碰西、後碰南，繼而碰北。

「大四喜，番子戒嚴！」師爺王說。

倘若有人打東風，而師爺王眞的吃糊大四喜，那麼出銃者便要包牌。

馮國華這一手牌很爛，牌到殘局，還沒有叫糊。

他忽然摸到了一張東風，由於他只是雞糊，且無糊可叫，當然是不會打東的。

但就在他拿起熟章三萬想打的時候，不知如何忽然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接着就順手把一張牌打了出去。那時候，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打出去的是甚麼牌。

「碰！」師爺王倏地興奮地一笑：「大四喜，包到正！」

馮國華這才定睛一看，看清楚之後，不禁「媽啊」一聲叫了起來。

「我……怎會把東打出去的？」馮國華怪叫起來。

師爺王瞪了他一眼：「誰知道你怎樣打法？不管怎樣，你已包了！」

馮國華無奈，只得照付籌碼可也。

師爺王繼續做莊，這一次，卻又輪到吳啓立發威了，他一豎起牌，已有十一張萬子，還有兩張都是一索。

他手上有一二萬，師爺王打三萬，他自然是要上牌的，但就在這時候，那個神秘的聲音又在他耳邊提示：「不要上牌，摸牌！」

吳啓立心中大不以爲然，他本來想不聽那個「妖精」的命令，先上了三萬，再打一索做清一色萬子的，但說也奇怪，他一伸出手，卻還是摸牌去了。

不久，他摸了一張六筒，沒用，自然應該照打。但那聲音卻說：「打七萬！」

吳啓立心中大叫：「這豈不是棄牌嗎？」原來他手上的牌分別是一二萬、四五六萬、三張七萬和一對一索，如今摸了六筒回來，根本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就算是初學打牌的人，也不會把這一張牌留着。

但吳啓立結果眞的打七萬出去。

接着，他又摸到了另一張六筒，那聲音又叫他再打七萬。到了再摸牌的時候，他摸的還是六筒，結果，他連續摸三張六筒，也連續打了三張七萬。

雖然，他現在還是可以叫糊的，但卻不是清一色萬子，而是雞糊牌而已。

但那聲音卻說：「這一次又發財啦！」吳啓立心中不由苦笑，分明是雞糊牌，又還能發財發到甚麼地方去？就在這時，他摸了一張八萬回來。

他自然開槓，槓尾那一章牌是六筒。於是，又再槓多一張牌。

這一槓，摸回來的赫然是偏章三萬！

「槓上槓！雞糊變六番！」吳啓立又驚又喜，這一下馮國華連臉都青了。

「他媽的有鬼！」馮國華開始罵人了。

吳啓立得勢不饒人，反唇相稽，道：「怎麼啦？可以贏，不可以輸嗎？」

馮國華「呸」一聲，道：「現在牌局還沒有散，你少風騷！」

吳啓立把一大堆籌碼收了回來，笑道：「對，有賭未爲輸，再來！」

輪到吳啓立做莊了，也是北風最後一手牌。

吳啓立的牌很差，不但牌很爛，番子也是一隻一隻的，正是東南西北中發白都有，但卻沒有一對。

牌到中局，吳啓立才摸了一張發財回來，這時候，他已把東南西北這些番子都打了出去。

他摸到一對發財之後，正想打白板，但那聲音卻說：「打五萬！」

吳啓立一楞，這時候，他手裏有一二三筒、四五六萬，若打五萬，這就是拆牌了。

但那聲音既然說打五萬，他也就只好照打如儀。

他一打五萬，馮國華便叫碰，接着不久，吳啓立又摸了一張紅中回來。那聲音似是笑了笑，又道：「打四萬。」

吳啓立又打四萬，這一次師爺王碰牌，吳啓立再摸，摸回來的是白板，他自然把六萬也打了出去。

這時候，吳啓立擁有中、發、白各一對，說也奇怪，他一摸齊中發白之後，馮國華便先打紅中，再打白板。

「包發財！」吳啓立碰了紅中，又再碰白板之後說。那知言猶在耳，馮國華眞的一張發財打了出去。

「包牌！」吳啓立又再意氣風發了。

這一下子，馮國華眞是面無人色，他已由大贏家變成了輸家。

吳啓立吃了糊，又再當莊，接着下來的這一手牌，十三不搭，到了差不多摸黃的時候，還沒有叫糊。

他這一手牌肯定是糊不出來的了。

他糊不出，馮國華卻自摸了。

「自摸兩番！」他連輸幾手大牌，才吃了這一手牌，但總比再輸下去好一點。

誰知師爺王卻叫道：「且慢！」

他一叫，麥艮和吳啓立都注意起來，三人一看之下，不約而同地叫道：「詐糊！」

馮國華兩眼一瞪，只見自己這一手牌其中有三張牌是五六六索，果然眞的吃詐糊了！

「統賠六番！」吳啓立哈哈大笑。這一來，吳啓立由大輸家變成大贏家，而馮國華卻恰好相反，輸得面無人色，差點沒有昏倒過去……

* * *

吳啓立總算吐氣揚眉一次了，他成爲大贏家，不但收復失地，而且最值得驕傲的，就是可以後來居上，把馮國華迎頭痛擊，洗除了「大魚腩」之名。

他乘坐的士回家，在慶幸之餘，不免又有着戰戰兢兢的感覺。他心裏在想：「那個妖怪到底是何方神聖？惹上了他，將來是禍是福？」

回到家裏，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他淋了一個熱水浴才睡覺。

一覺醒來，精神爽俐，他一出廳子，吳小寶便跳蹦蹦的走了過來：「爹D，昨晚戰績如何？」

吳啓立摸了摸他的腦袋：「我還沒有問你的成績怎樣，你倒來問爸爸了？」

吳小寶「唏」的一聲：「現在才開學，那裏有甚麼成績了？嗯，我的新手表有沒有着落？」

吳啓立微微一笑，道：「新手表是可以買的，但你以後必須努力用功，否則罰打屁股！」

吳小寶嘻嘻一笑，道：「父親大人有命，孩兒自當遵從。」

吳啓立道：「麗莎姐呢？」

吳小寶道：「我也想找她，但她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而且還叫媽咪送我和小蔚上學。」

吳啓立大奇，但也沒有甚麼好想，沒有甚麼好說的。

麗莎到底往那裏去了？

* * *

麗莎是來自菲律賓的女傭，她還沒有結婚。

她來到香港之後，就一直當女傭，在吳家工作，雖然不算清閑，但也有私人時間的自由。

半年前，她在尖沙嘴認識了一個年青人，他叫梁百豪。

梁百豪是個大專學生，樣子很俊俏，談吐也很斯文，麗莎對他的印象很不錯。

麗莎雖然只是女傭身份，但她也是個大學生，若不是她的祖家經濟蕭條，她也不會跑到香港來當女傭。

麗莎年紀比梁百豪大一歲，梁百豪並不介意，他表示很願意和麗莎交個朋友。

梁百豪對麗莎說：「雖然我們國藉不同，但這並不會妨碍我們感情的發展，只要等我唸完了書，我一定會向爸爸媽媽說個明明白白。」

他所謂「說個明明白白」，就是要和麗莎結婚的意思。麗莎很感動，她已陶醉於愛海之中。

這一天早上，還沒到七點鐘，麗莎就已接到了梁百豪的電話。他第一句話就說：「妳不要來……」

麗莎莫名其妙，連忙問：「百豪，你說甚麼？」

但接着，她聽不到梁百豪的聲音了，代替梁百豪的，是一個男人低沉而粗鹵的聲音：「妳是麗莎小姐嗎？」

「我是麗莎，你是誰？」

「妳叫我A先生好了。」那人陰惻惻地一笑，「妳別擔心，在一小時之內，我們不會把梁百豪怎樣的，但一小時後妳若還不來救他，情況就難說得很了。」

那人的語氣充滿着恐嚇的意味，麗莎不禁臉色都變了：「你是誰？你在開什麼玩笑？」

她的話才說完，就聽見聽筒裏傳出了一個人慘叫的聲音。

那是梁百豪在慘叫，麗莎嚇得連手脚都軟了，那個自稱A先生的男人又嘿嘿一笑，道：「別張聲，也別大呼小叫，妳若敢對別人說出這件事，或者斗膽報警，我保証妳最少要找十五個地方，才能把梁百豪的屍首拼湊得完完整整！」

麗莎倒抽了一口冷氣，道：「A先生，你……你們在那裏？」

A先生冷冷一笑，道：「妳不必理會我們在那裏，妳只須下樓，我們會在路口接妳去見梁百豪的。」

* * *

麗莎已給這個電話嚇得六神無主，她匆匆下樓，不一會就有兩個油脂飛般年青伙子走了過來，道：「是麗莎小姐嗎？」

麗莎驚疑地望着這兩個油脂飛，道：「梁百豪呢？他在那裏？」

其中一個油脂飛說道：「上車罷，妳很快就會看見心上人的。」

麗莎雖然很害怕，但結果還是跟着他們登上了一輛小跑車。五十分鐘後，這輛小跑車駛到了那郊外一個偏僻的小鄉村裏。

兩個油脂飛帶着她來到一間石屋，梁百豪就在這石屋之內。只見他給人用繩索縛住，臉上一塊青一塊烏黑的，滿臉都是驚惶之色。

麗莎連忙撲了上前，抱住梁百豪：「百豪，你怎麼了？」

梁百豪哭喪着臉，叫道：「麗莎姐，這一次妳一定要救救我……不然……不然的話，他們一定會把我活活打死的。」

麗莎仰起了臉，叫道：「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對付百豪？」

石屋內有一個體型魁梧的中年大漢，他獰笑一聲，道：「妳就是麗莎？」

「A先生？」麗莎認得這個男人的聲音。

「不錯，我就是A先生，你現在可以和百豪回去了。」A先生又在獰笑，「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我們若得不到兩位滿意的答覆，那時候，嘿嘿……嘿嘿……」

A先生在說話的時候，已有一個油脂飛正在爲梁百豪解綁。

梁百豪恢復自由後，立即拖着麗莎向石屋外狂奔，他倆奔跑了好一段路，才喘着氣停止下來。麗莎接着問：「他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要用這種方法對付我們？」

梁百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都怪我不好了……」

麗莎望住他：「你做了什麼錯事？」

梁百豪道：「兩個月前，我幫了一個朋友的忙，他叫積奇，是我的老同學，他的爸爸病了，需要一筆錢動手術，積奇要我幫忙，但我那裏有錢，結果……」

「結果怎樣了？」麗莎焦急地問。

梁百豪道：「我找A先生借錢，然後再轉借給積奇。」

麗莎道：「這並不是壞事呀。」

梁百豪道：「但A先生是放高利貸的，現在連本帶利，已欠下他們三萬七千多塊……」

麗莎吃驚地說：「你原本借了多少？」

梁百豪道：「一萬五。」

麗莎道：「你只是個大專學生，A先生怎會借給你萬多元的？」（未完・一）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魚兒三人遇到了半僧半俗的怪人，拖住棺材要找失踪的兒子，自稱是侯志，法號一禪，拉着棺材大叫大嚷的離去，原來他就是阿彌陀佛莊的莊主瘋人侯志，正是三小要捉殺的人，三小一時錯失機會，只好分三方面路綫趕去尋找，阿呆首先找到，經過打鬥，難分勝負，打不贏只好講道理，據說他並無惡迹，還爲穿雲堡羅家催討血債和兇手雷、王、張、游四魔結下樑子，阿呆只好讓他離去……小魚兒選中路去，追找不到侯志，却遇到亡國的大理國公主段菲菲想要索回王冠上的一顆寶石——天王之星，並將小魚兒下了蠱毒，務求獲到天王之星。

疑心頓起　實行迫供

其實，打從一進入安樂公主的臥室，小魚兒體內的蠱蟲元神便又開始作怪，褲子早已搭起「帳蓬」來，只是強自忍着，壓着、扳着、未曾公然發作，此刻一見到公主誘人的胴體，那裏還能忍得住，三把兩把的將衣服脫去，猛一式「餓虎撲羊」，便飛上床去，壓在段菲菲的身上。

段菲菲的反應極端敏銳，雙臂立如鐵箍似的將小魚兒抱住、纏住、絞住。

四片火燒的嘴唇馬上黏合在一起。肌膚相接，四臂交抱，安樂公主的舌尖在小魚兒的嘴裏「翻江倒海」，小魚兒的「傢伙」也在段菲菲的「港口」外「橫衝直撞」。

安樂公主似是已清醒了一些，夢囈般的聲音，一直喊着：「小魚兒，小魚兒，救救我，救救我。」

小魚兒面紅耳赤，亦似大醉之人，語無倫次的道：「菲菲，我在，我就在妳上面。」

「小魚兒，我——我需要！」

「菲菲，我也一樣很需要！」

菲菲道：「你是怎麼攪的，老是在外面亂撞。」

小魚兒道：「快將雙腿分開，我找不到門戶呀。」

「啊，不要，不要。」

「妳怎麼啦，菲菲？」

「啊，我要，我要。」

「妳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嗯哼，哇呀，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顯然，安樂公主的內心充滿了矛盾，表現在行爲上的亦復如此，雙腿大張，門戶大開，明明是恨不得小魚兒拍馬而入，大肆屠殺，却用她的玉手，緊緊的扣住她的玉戶，閉門不納。

就這樣，在極端矛盾中，二人在床上擁抱、熱吻、翻滾、厮拚……

雙方的口液已被對方吮吸盡淨。

彼此皆大聲喘着氣，冒出一身熱汗。

小魚兒已丟盔曳甲，弄得滿床都是瓊

孃玉液。

安樂公主亦如決堤之水，濕透了半張牙床。

換言之，雖未登堂入室，却已經間接的完成了陰陽交泰的敦倫大事。

因而，也終於壓制住了蠱蟲元神，兩個人皆完完全全的清醒過來。

× ×

天色業已大亮，旭日東升。

安樂公主和小魚兒剛剛沐浴完畢，用過早餐，雙雙衣冠楚楚的同坐在小魚兒初來時的客廳裏。

「謝謝你，小魚兒，眞的，你救了我的命，却也保住了本宮的清白。」

「那裏，有機會一親公主的芳澤，是我的榮幸。」

「小魚兒，你我旣已肌膚相接，從今以後，我就是你的人啦。」

「事急從權，公主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將來若遇上門當戶對的王孫公子，妳仍有絕對的選擇自由，倒是在下體內的蠱虫元神，可否請公主及時收回？」

「請原諒我，毒誓已發，不見『天王之星』，歉難收回，不過，事成之後大理國一定會加倍補償你。」

「其實，雄蠱虫在本座體內，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是怕妳體內的那隻雌蠱虫再度興風作浪，毀了公主的清白。」

安樂公主幽幽一歎，深情的瞥了小魚兒一眼，道：「果眞如此，那也是命，本宮無話可說。」

驀在此刻，行宮的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喝叱打門之聲。

不久，便見護國大將軍宗軻急匆匆的闖進來稟道：「啓稟公主，外面有兩個小流氓欲強行闖宮。」

安樂公主一怔，溫文爾雅的道：「他們意欲何爲？」

宗將軍躬身答道：「說是要找人。」

「找誰？」

「他們沒有說。」

「你爲什麼不問？」

「這些小混混末將見多了，十九是來惹是生非的，給他們點教訓趕走就可以了，特來請公主示下。」

「就照着你的意思去辦好啦，但切勿傷人。」

「遵命！」

宗軻躬身爲禮，轉身退走。

小魚兒忽然說道：「宗大將軍，可知這兩個小流氓叫什麼？」

宗軻止步轉身道：「人不上路，名字也土得很，一個叫阿呆，一個叫鳳兒。」

小魚兒「哦」了一聲，沒有開腔。

宗將軍心裏犯嘀咕，道：「小魚帮主認識他們？」

小魚兒點笑，說道：「沒有，祝你好運！」

遇上了鳳兒和阿呆，宗軻那裏會有好運道，去沒多久，便狼狽而返，額頭上多了一張牌九「大天」的印痕，十二個紅點井然有序，雙肩之上還巔巍巍的插着兩支「鳳尾刺」。

衆兵勇早巳潰散，鳳兒和阿呆咬着尾巴巳追至大殿外，叫罵的聲音如雷貫耳。

「媽的，什麼狗頭將軍，居然胆敢招惹我阿呆先生，惹惱了我，就將你的狗頭摘下來當夜壺。」

「哼，草包一個，也敢耀武揚威，有胆就出來見個眞章，別作縮頭的烏龜。」

安樂公主聽到這裏，不禁花容大變，一揚柳眉兒霍地縱身而出，接連三個起落，巳衝出殿門，立在石階上，嬌冷的聲音，說道：「何方鼠輩，竟敢在本公主的行宮滋生事端，可是認爲我們大理段家後繼無人？」

阿呆抬頭一看，嘖嘖有聲的道：「赫！跑了一個公的，又來了一個母的，多美的妞兒，可惜這麼兇巴巴的，來，先吃一張麻將牌再說。」

咻！的一聲，一張「東風」應聲而出，快如瀉電奔馬。

鳳兒不落人後，也打出了兩支「鳳尾刺」。

却絲毫也未能奈何得了安樂公主，纖手揚處，輕巧無比的將麻將牌、鳳尾刺夾在指縫之中。

「公主果然身手不凡，好功夫，好功夫。」

話是出自小魚兒之口，餘音未落，人巳到了大夥兒的面前。

阿呆性急口快，破口就罵：「死小魚兒，臭小魚兒，我們找你一夜好辛苦，你他媽的却在這裏享福，這像話嗎？」

小魚兒單對阿呆擠一下眉眼，詭笑道：「其實我也很累，一夜未眠。」

阿呆會意，瞄了安樂公主一眼，道：「可是發生激戰，大肆『屠殺』？」

小魚兒神秘兮兮的笑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啦。」

鳳兒雖然聽不懂他們的意思，但見小魚兒的身邊有美女相伴，心裏却覺得酸酸的，冷哼一聲，始終不曾開言。

畢竟安樂公主是見過世面的人，笑盈盈的道：「小魚帮主，這兩位是誰，可否替本宮引見一下？」

小魚兒聞言，立替雙方引介一番，段菲菲的眸光在鳳兒的臉上掃了一下，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啊，原來是小魚帮的二帮主與三帮主，失敬，失敬，快請裏面坐，也好讓菲菲略盡地主之誼。」

鳳兒打從心眼裏冷哼一聲，小嘴一噘，道：「謝了，本姑娘尚有急事待辦，不便久留，再見！」

嬌軀刻意重重的扭了一下，掉頭就走了。

却令阿呆、小魚兒、安樂公主頗爲尷尬窘迫。

阿呆嘟嘟喃喃的自語道：「男人嘛，偶而花一花是常事，何必大驚小怪，眞是的。」

小魚兒自我解嘲的笑笑，道：「女人嘛，心胸狹窄，一看見比她漂亮的妞兒就渾身不自在。」

還是安樂公主出身高貴，修養有素，僅微微苦笑一下，沒有異樣的表示。

倒是跟在後面的兩名宮女頗爲不悅，一齊嘀咕道：「哼，年紀不大，醋勁倒不小，將來可不得了。」

鳳兒巳去，阿呆和小魚兒自亦不便久留，當即告別段菲菲，接踵離開。

× × ×

淮陽近郊，有一座莊院名聞天下。莊名「千杯不醉莊」。

係武林大俠醉鬼白雲的居處。

也是江湖上的一大武學重鎭。

不過，眞正使「千杯不醉莊」天下聞名的並非武功，而是詩、酒、與入莊的繁瑣規矩。

鳳兒、阿呆、小魚兒一踏進「千杯不醉莊」的大門，果然，馬上便在一道粉紅色的照壁上，發現題着一首詩，詩曰：

白酒一大缸
花生兩三顆
飲罷把門進
不飲滾你娘

照壁下面，置一大缸，裝滿白酒。一旁有一矮櫈，上面放着一隻碗，一盤花生。

櫈子上另外還貼着一張紅紙，上書「且飲三碗」四字，並有一名小廝看守在附近。

小魚兒的眼珠子溜了一轉，對那小廝道：「眞的要喝三碗酒才能入莊嗎？」

小廝手指題詩，默然無語。

阿呆道：「每一個人都要喝？」

小廝依舊閉口不言，僅點了一下頭。

阿呆怒道：「媽的，大概是個啞巴，喝就喝，不喝白不喝。」

小廝服務週到，倒一碗，阿呆喝一碗，連乾三碗。

三碗水酒，在小魚兒是小事情，一轉眼便灌下去。

倒是鳳兒的酒量較淺，喝得很辛苦，巳燒紅了臉。

總算通過了第一關，在小廝的揖讓下，繞過照壁，正式進入「千杯不醉莊」。

好大的一片莊院，高樓櫛比，房舍綿延不絕，共是三排三進，少說也有百十來間，與「懶人莊」的窮酸相比較，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一眼見正中的一座高大拱門前，俏生生的立着一位紅衣少女，三小不遑多想，便放步走過去。

阿呆粗聲大氣的道：「喂，妳是誰？叫你們莊主醉鬼白雲出來。」

紅衣少女用白眼珠子瞄了他一眼，沒有開口。

鳳兒冷然一哂，也懶得跟她多廢話，跨步直往門內闖。

却被紅衣少女伸手攔住，而且出口成詩。

鳳兒乃才女，豈會輸她，立與紅衣少女吟唱起來。

少女道：「奴家二八爾幾何？」

鳳兒道：「姑娘十五一枝花。」

少女道：「姓白名鶯莊主女。」

鳳兒道：「無名小鳳三帮主。」

少女道：「本莊規矩詩與酒。」

鳳兒道：「嚕七八嗦傷腦筋。」

少女道：「且請再進三大碗。」

鳳兒道：「飲吧休再咬舌根。」

門前有酒缸，缸邊有碗，鳳兒好不爽快，拿起碗來，連喝三大碗。

小魚兒與阿呆亦照着「千杯不醉莊」的規矩行事，飲酒三碗，不曾偷工減料。

阿呆色瞇瞇的瞅了白鶯一眼，嘻皮笑臉的道：「唔，白白胖胖的，聲如鶯啼，果然名符其實，不知道有沒有男朋友？」

白鶯瞪了他一眼，沒有開口。

小魚兒道：「聽說白家有兩個女兒，妳是老幾？」

白鶯伸出一個手指來，表示是老大，仍然沒有開口說話，又吟出一句詩來：「飲罷且請把門進。」

小魚兒雙眉一軒，也回了一句：「叫妳全家上西天。」

進得門來，裏面房舍甚多，紅磚粉壁，整理的纖塵不染，正有幾個工人在修整盛開的花圃。

牆上、窗上、柱上、甚至地上，處處皆被人題滿了歪詩，也處處置有酒缸，看來白雲不僅是一個酒鬼，同時亦是一個詩魔。

小魚兒一時技癢，令人取來筆墨，就在荷花池畔的地上，題了一首歪詩：

千杯不醉是吹牛
吟詩作對假風流
小心大火放一把
燒死醉鬼與詩魔

字大如斗，一入拱門便歷歷在目，想不看也不成。

口氣特大，簡直未將千杯不醉莊莊主醉鬼白雲看在眼內。

三小狼行虎步，巳至第二進的圓洞門前。

門前亦有人把守，是白家的二小姐白鶴。

有酒有碗，自然也有規矩。

阿呆搶先一步衝上去，開門見山的道：「媽的，還要喝酒是不是？喝就喝，別再發神經吟詩好不好？」

白鶴不答應，還是按規矩行事。

阿呆只好捨命陪君子，胡扯一通。

白鶴道：「奴家白鶴你叫甚麼？」

阿呆道：「阿呆先生是咱家。」

白鶴道：「四肢發達頭腦呆。」

阿呆道：「神經兮兮沒人愛。」

白鶴道：「潘安宋玉不是你。」

阿呆道：「氣死王嬙與西施。」

白鶴道：「欲進此門再進酒。」

阿呆道：「白吃白喝划得來。」

詩關巳過，喝酒如儀，白家還準備了一隻佐酒的燒鷄，阿呆撕下一條腿就啃，旁若無人的樣子。

鳳兒最苦，九大碗酒下肚，變成紅面關公，暈頭轉向的連東南西北都分辨不清了。

小魚兒面對白鶯、白鶴姐妹消遣道：「你們兩位一個叫白鶯，一個叫白鶴，依我看，改個名字更能與『千杯不醉莊』的臭規矩相配合。」

白鶯、白鶴姐妹相視默然，沒有開口出聲。

阿呆自告奮勇的和小魚兒演起雙簧來，道：「改什麼名字？」

小魚兒打趣道：「姐姐白吃，妹妹白喝。」

阿呆亂開黃腔道：「對，白吃、白喝，再加上白『睡』，就可以『集體屠殺』啦。」

這是他們的密語，白鶯、白鶴當然聽不懂，冷冷的同聲一哼，逕自向門內行過去。

第三道門未曾吟詩飲酒，便很順利通過。

小魚兒正覺納罕間，忽見正對面一座大樓之前，挺立着一個龐然大物。

這人的確很高，約在七尺以上，紅臉龐，寬肩膀，濃眉大耳，昂藏魁梧，遠遠望去，活像是一尊羅漢。

手裏提着一罎子酒，正自咕咚、咕咚的往肚子裏灌，不問亦知必是「千杯不醉莊」的莊主醉鬼白雲無疑。

阿呆大聲吆喝道：「喂，白莊主，白乾，咱們小魚帮的三位帮主前來拜莊，還不快滾下來接客。」

打從進入「千杯不醉莊」到現在，滿口的歪詩，還不曾聽他們說過一句話，醉鬼白雲也不例外，又說起「詩話」來。

白莊主道：「台前站的是何人？」

小魚兒道：「小魚帮主小魚兒。」

白莊主道：「此來本莊何所事？」

小魚兒道：「找你老頭討債來。」

白莊主道：「何仇何恨何恩怨？」

小魚兒道：「仇高恨高血海深。」

白莊主道：「娃兒小小何來仇？」

小魚兒道：「拔刀相助為他人。」

白莊主道：「且道此人名和姓？」

小魚兒道：「千面人魔識得否？」

白莊主道：「黑白二道無此人。」

小魚兒道：「許是天上一煞星。」

白莊主道：「何名何姓何方人？」

小魚兒道：「不知不知俺不知。」

白莊主道：「為了那樁仇與恨？」

小魚兒道：「斷臂瞎眼心自明。」

白莊主道：「莫非魔星雷天豹？」

小魚兒道：「或者殺死他的人。」

白莊主道：「此人究竟是那個？」

小魚兒道：「知道早就告訴你。」

白莊主道：「仇恨之外還有甚麼？」

小魚兒道：「欲爭天下第一人。」

白莊主道：「就憑爾等三小狗？」

小魚兒道：「小魚專門吃大魚。」

白莊主道：「吹牛吹牛全吹牛。」

小魚兒道：「累人累人眞累人。」

白莊主道：「廢話廢話皆廢話。」

小魚兒道：「殺人殺人要殺人。」

白莊主道：「小小子一口狂言。」

小魚兒道：「老老頭一肚酒尿。」

白莊主道：「小魚兒薰烤可吃。」

小魚兒道：「老頭子無用廢物。」

白莊主道：「尋死路自投羅網。」

小魚兒道：「是誰死時方自知。」

入莊至今，聽到看到的全是歪詩，阿呆實在忍無可忍，乍然虎吼一聲，破口大罵道：「媽的，什麼玩意嘛，沒有一句人話，全是狗屁歪詩，再這樣歪下去，我阿呆先生非被你們逼瘋不可，小心惹惱了我放一把火燒掉你的『千杯不醉莊』！」

醉鬼白雲積習難改，出口成詩道：「呆頭小子欲何為？」

阿呆靈機一動，也還了他一句詩：「殺殺殺殺殺殺殺！」

殺字出口，人已虎撲而上，太極棍挽起一片狂飆，猛往醉鬼白雲吃飯的腦袋上砸。

殊不料，醉鬼白雲早有防備，阿呆甫進三步，他已將酒缸抖手擲出，道：「且請盡飲缸中酒。」

砰！的一聲，阿呆揮棍擊中酒缸，立告四分五裂，酒雨噴洒中，人已電縱而出，怒冲的道：「放屁，老子酒已喝足，現在要殺人啦。」

醉鬼白雲好深厚的掌力，一掌平推，竟將阿呆強行阻住，道：「鼠輩單挑或合鬥？」

小魚兒道：「我們三人三位一體，一向同進共退。」

阿呆道：「對付一百個人是我們三個人。」

鳳兒道：「對付一個人也是我們三個人。」

「殺！」

「殺！」

「殺！」

齊聲一吼，精神大振，立如炸彈開花，春雷乍展，摺扇、太極棍，金絲軟鞭交相輝映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三路進擊。

其勢如濤，其快如電，白鷺白鶴想截堵，根本不可能，眼看着父親要跟三小幹上了。

再者，自己的老爸爸吃幾碗飯，他們姐妹心裏明白得很，心知三小無異燈蛾撲火，自取滅亡，快則十合，慢則三十合之內必將吃不了兜着走。

是以，皆靜立一旁，作壁上觀，並無急於援手的意圖。

那知，事情大出他們姐妹意料之外，三十招之內並未使三小吃癟，五十招一過，醉鬼白雲反而處在下風。

白鷺嬌叱一聲，猛攻小魚兒。

白鶴不甘寂寞，則攻向阿呆。

小魚兒道：「媽的，一邊涼快去。」

阿呆道：「小心慘遭『屠殺』！」

二人有志一同，一記「回馬槍」，便將二女逼退出三身之地。

戰況逆轉，醉鬼白雲輕敵之心早已歛去，代之以一臉駭異之色，滿口的歪詩也不復再聞，道：「娃兒，你們跟神仙谷有何淵源？」

小魚兒道：「沒有。」

醉鬼白雲道：「那你們怎會神仙谷的功夫？」

小魚兒的答覆妙極了：「天下武功一大抄，本來就大同小異。」

醉鬼白雲又道：「你們跟穿雲堡又有何關係？」

阿呆道：「沒有。」

白莊主道：「沒有關係怎麼也懂得穿雲堡的絕技？」

阿呆道：「胡扯，許是你酒醉看走了眼。」

醉鬼白雲臉色陰沉沉的道：「住口，你們舉手投足之間，分明有穿雲堡、神仙谷的絕技夾雜其間，休得巧言推諉，本莊主想知道，所謂千面人魔其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話可把鳳兒、阿呆、小魚兒給問住了，三小自己壓根兒就不知道曾涉獵穿雲堡、神仙谷的絕技神功，自然更不清楚和這兩大門派有何瓜葛，唯一的解釋是，此事必與千面人魔有關。

從而也使三小更加頭大，千面人魔的身份，由可能是鐵胆魔星雷天豹，或者是

殺死雷天豹的人，轉變成還可能跟曾一度領袖武林的穿雲堡、神仙谷扯上關係，使整個事情，如墜五里霧中，莫測高深。

阿呆不耐煩的道：「傷腦筋，這些混蛋問題我阿呆先生也攪不懂，你死後做鬼到閻王老子那裏去慢慢調查吧。」

口中說話，大家夥的手上却絲毫也不曾停歇，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三小聯手，勢如破竹，白鷺白鶴插不上手，醉鬼白雲也招架不住，小魚兒的摺扇如得神助，阿呆的太極棍虎虎生威，鳳兒的金絲軟鞭更是神鬼莫測，有如一張游動的網羅，罩向白雲全身要害。

眼看白莊主被三小困住，危在旦夕，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猛可間情急智生，怒氣冲天的吼叫，道：「老子砸爛你們這三個魔崽子的腦袋瓜，拿腦漿來當酒喝。」

手邊多得是酒罈子，呼！呼！呼！一口氣擲出十幾個，照準三小的頭顱猛砸猛打。

巧極了，也妙極了，三小借花獻佛，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奇巧無比的將酒缸接住，不是回敬醉鬼白雲，就是賞給他女兒白鷺白鶴。

登時，烈酒如雨，傾盆雨下，酒缸碎裂，漫天瓦片，醉鬼白雲害人不成反害自己，阻斷了白鷺白鶴援手的路，也使自己的處境更加危急，完全陷身在酒雨瓦礫之中。

「媽的，宰了他！」

「媽的，送他上西天！」

「媽的，送他回姥姥家！」

三小齊聲一吼，摺扇、太極棍、金絲軟鞭猛往酒雨瓦礫之中送，決心要置醉鬼白雲於死地而後已。

白雲眞不愧為是成名的一流好手，倏地「一鶴冲天」，騰飛而起，衝破了酒雨，衝破了瓦陣，擺脫了摺扇、太極棍、金絲軟鞭，飛上了廂房屋面去。

全身盡被水酒濕透，頭手另有數處割傷，顯得甚是狼狽，嘿嘿冷笑一聲，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這筆帳姑且記下生息，有朝一日老夫會加倍討回來，失陪了！」

自找台階的場面話一說完，便即逃之夭夭。

「不要跑！」

「你跑不了！」

「把命留下來！」

三聲吼叫，三種暗器，麻將牌、鳳尾刺、天九牌一齊出手，咬着醉鬼白雲的身形打出去。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白雲雖然身手了得，奈何暗器太多，防不勝防，躲不勝躲，一個不小心，後腦勺被牌九擊中，肩上中了一支鳳尾刺，脊背之上，被一張麻將牌打個正着。

最嚴重的則是阿呆扣動扣環，又及時添了一蓬梅花針，不偏不倚的打在了醉鬼白雲的腰際。

阿呆洋洋得意的道：「俺正尿急，這下正好找到一個撒尿的對象。」

方待追下屋面去，生擒醉鬼白雲，白鷺白鶴姐妹已及時進來，齊聲咬牙切齒的叱道：「姑奶奶跟你們拚了。」

雙雙拔劍在手，幻出萬道劍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咬住三小不放。

小魚兒道：「奶奶的，你們可是活膩啦？」

阿呆道：「乾脆將白吃白喝擒下，『屠殺』掉好啦，免得便宜了別人。」

鳳兒道：「寃有頭，債有主，糟老頭叫咱們找醉鬼的麻煩，並不包括他的兩個女兒在內，得饒人處且饒人，快去追趕他老子要緊。」

這眞是好人難做，鳳兒不為已甚，話落便欲下屋，白鷺白鶴却一意孤行，硬將她攔下來，大打出手。

不禁激怒了小魚兒，怒氣冲天的道：「想死本帮主就成全你們。」

阿呆亦道：「只是太可惜啦，可能連一個男朋友還沒有交。」

鳳兒早將烏劍拔出，與阿呆連成一氣，不退反進，硬拚硬撞，說時遲，那時快，四件兵器早已硬碰硬的撞在一起。

噹！噹！兩聲脆響，兩團火花，接着又是兩聲尖叫，小魚兒的摺扇過處，已將二女的胸衣劃破，四個小饅頭隱約可見，白鷺白鶴立脚不穩，雙雙跌下屋面去。

三小亦未追趕，縱身下屋，去尋找醉鬼白雲。

怪哉，醉鬼明明就在眼前的小巷內，怎麼一轉眼的工夫便不知去向？

何況還中了「梅花毒針」，理應倒地不省人事才對。

三小一直往前走，展開地毯式的搜索，始終沒有再發現白雲的一影半踪，鳳兒不由疑雲滿面的道：「阿呆，你剛才大概是沒有打中吧？」

阿呆斷然決然的道：「人格担保，一定打中啦，騙妳不得好死！」

鳳兒道：「你也不曾撒尿，姓白的怎麼會突然不見啦？難不成是毛病出在太極棍上？」

阿呆道：「太極棍會有什麼毛病？」

鳳兒道：「可能是被人掉了包。」

小魚兒道：「錯不了，事情一定就是這樣的，適才烏劍、太極棍跟白家姐妹的雙劍一撞，亦未造成任何損傷，足證已非原物，而綠林令早經大理安樂公主證實，也是冒牌貨，由此推論，玉鐲亦絕非是眞品。」

阿呆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這是誰幹的？」

小魚兒道：「除去糟老頭之外不會再有第二個。」

鳳兒道：「小龍哥，我覺得這裏面疑問很多。」

「有什麼疑問？」

「烏劍、玉鐲、太極棍、乃至天王之星，本來就是糟老頭的東西，他沒有掉包的理由。」

「我倒覺得這些東西應該屬咱們所有，起碼前三樣是我們千辛萬苦得來的，他只不過是坐享其成。」

「這自然也言之成理，但開封一賭落敗，寶物易手，同時奪取寶物原本就是老頭交付的任務，他要是不願意，大可以收起來，不給咱們，何必玩掉包的遊戲？」

阿呆道：「聽你們這麼一說，這中間莫非還有什麼陰謀詭計不成？」

鳳兒沉重的點點頭，道：「的確大有可能。」

阿呆怒目雙睜的道：「到底是什麽陰謀詭計？」

小魚兒道：「誰知道，反正不會是什麽好事。」

阿呆道：「那我們現在該如何面對這件事？」

小魚兒朗聲道：「先把原來的東西換回來再說。」

鳳兒道：「對，他要咱們，咱們也要要他，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阿呆道：「可是，糟老頭神秘兮兮的，咱們到那裏去找他？」

小魚兒道：「如果我判斷不錯，這個老傢伙離咱們不會太遠，說不定會在那裏堵上，縱使咱們不找他，他也有可能來找咱們。」

× × ×

日正當中。

朗朗乾坤。

荒郊野外，一棵大樹之下，黑道第三十五分舵主黑豹子金八，領着兩名弟兄，正在樹下飲茶納涼。

不久，大路之上行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看年齡當在七旬以上，一身布衣，兩隻芒鞋，生相清奇，道貌岸然，脚下快捷如風，一看就曉得不是一個等閑人物。

老者正覺口渴，見路邊有茶，當即停下來，倒了一碗茶，在樹蔭下喝起來。

霍然，發現了金八等人，老者臉色大變，將茶碗放下，沉聲喝問道：「朋友可是横行黄河兩岸，殺人不眨眼的黑豹子金八？」

金八愣然一楞，陡地站起身來，粗聲大氣的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金某人，閣下有何見教？」

老者冷哼一聲，道：「是就好！」

好暴烈的性子，不問青紅皂白，劈面就是一掌。

威力奇大，金八雖然彈身避開，身後的兩名同伴却吃了悶虧，蹬！蹬！蹬！連退三步，撞上了大樹。

黑豹子金八不禁勃然大怒道：「你是什麽人？爲何不問情由便動手打人？」

老者怒氣冲天的道：「我老人家的名諱憑你還不够資格問，老夫不是要揍人，而是要殺人，我要爾等血染黄沙，一命歸陰！」

攻勢陡然加快，力大勁沉，猛銳無匹，金八等三人招架不住，節節敗退，老者虎吼一聲：「納命來！」

一掌劈出，空氣絲絲作響，好似迅雷奔馬，金八的一名伙伴首當其衝，僅僅發出半聲慘叫，便被震碎心脈，倒地了帳。

「老子和你拚了！」

「老子和你勢不兩立！」

金八和另一名伙伴睹狀怒極而吼，目眥欲裂，分從兩翼夾攻，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式。

怎奈二人的功力，與老者有一段差距，逞強的結果，死的更快更慘，另一名伙伴支持不到三招，被白髮老者以掌代刀，硬生生的將一顆腦袋給砍下來。

嚇得黑豹子金八頭皮發炸，脚底生寒，身不由己的疾飄出八尺以外去。

「朋友好功夫！」

「的確够水準！」

「堪稱第一流身手！」

三條人影，三句話，鳳兒、阿呆、小魚兒應聲而現。

黑豹子金八一見大喜，急聲道：「總瓢把子來得正是時候，快請將這個老匹夫制住，爲分舵弟兄報仇。」

小魚兒冷冷一笑，漫不經心的道：「本座並非黑道人，不管黑道事。」

金八說道：「總瓢把子說那裏話來，持有綠林令的人就是綠林盟主。」

阿呆雙眼一瞪，罵道：「媽的，你少拍馬屁，阿呆先生不會忘記你們曾有企圖搶奪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的前科紀錄。」

金八辯解道：「那純粹是黑鳳凰冷寒燕個人的意思。」

鳳兒道：「不管是誰的意思，小魚帮和你們毫無關係，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就算你說破了嘴皮子，本帮也不會救你的命。」

小魚兒沒再理會金八，轉對白髮老者，唸出暗語的第一句：「英雄好漢。」

老者一臉茫然的並未能接上第二句「鐵血兒郎。」

小魚兒道：「打家刦舍。」

老者仍未接上「殺人放火」。

阿呆不禁楞了一下，道：「你不是糟老頭？」

老者莫名所以的道：「誰是糟老頭？你們又是何許人？」

小魚兒很神氣的說：「區區在下我，小魚帮的大帮主，小魚兒。」

阿呆昂着頭道：「區區在下我，小魚帮的二帮主，阿呆先生是也。」

鳳兒挺着胸道：「奴家姑娘我，小魚帮的三帮主，鳳兒姑娘是也。」

白髮老者一聞此言，馬上堆下來一臉的笑容，道：「原來是小魚帮的三位帮主，老夫眞是失敬得很，我老人家正在找你們。」

小魚兒一怔，道：「你找我們？幹什麽？」

就這麽幾句話的工夫，黑豹子金八早已把握良機，溜之大吉。

白髮老者亦未介意，沒去追趕，肅容滿面的道：「有一件事想勞煩三位大力，帮帮忙。」

小魚兒有理由相信，眼前的這位老頭子，絕非等閑人物，他自己辦不了的事，一定非同小可，聞言心頭一震，反問道：

「小魚帮能辦得了嗎？」

老者微微一笑，眸中精芒閃閃的道：

「據老夫所知，血手屠夫王化剃度爲僧，七殺兇神張忠鋃鐺入獄，浪裏白條游全河埋名隱姓，這三個老魔頭在江湖上失踪已久，都是被三位小友揪出來的，可確有其事？」

阿呆故意撥弄一下胸前的獎牌，使其叮噹作響，爽朗的聲音道：「是啊，是啊，小魚帮上窮碧落下黄泉，不但將這三隻老狐狸揪出來，還賣了不少銀子，得到三面獎牌哩。」

老者瞧一下三小胸前的金牌，笑呵呵的道：「這三個人都是官府通緝有案，白

道上千里追殺的主要目標，小魚帮能在茫無頭緒中捷足先登，足證神通廣大，本領高強，老夫託辦之事應可勝任愉快。」

鳳兒道：「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說究竟是什麽事？」

老者道：「是想請三位小友帮忙找兩個人。」

小魚兒道：「找誰？」

老者道：「穿雲堡主鎭八方羅四維的妻子紀香雲。」

鳳兒道：「還有那個？」

老者道：「羅家唯一的命根子，羅堡主的獨子。」

阿呆道：「記得曾聽瘋人侯志曾說過，穿雲堡羅家早在十餘年前便慘遭滅門之禍。」

白髮老翁戚然道：「不錯，羅家上下三百餘口，確已被人殺得鷄犬不留，慘遭滅門，虎口餘生的就只有堡主夫人母子二人。」

小魚兒義憤填膺的道：「究竟是誰幹的？」

「也是王化、張忠、游全河、雷天豹等人的傑作。」

「所以，二谷四莊，一度曾四處追殺他們？」

「當時穿雲堡領袖武林，基於江湖道義，自是義不容辭。」

「閣下剛才欲置金八於死地，無疑亦與此事有關？」

「這是事實，姓金的乃帮兇之一，可惱被他溜掉，功虧一簣。」

「還沒有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老夫石友江。」

「與羅家有何關係？」

「老夫曾是穿雲堡老堡主羅子敬，及鎭八方羅四維父子手下的總管。」

「石總管何以得能死裏逃生？」

「那是因爲十五年前，石某便已告老返鄉，離開穿雲堡。」

「既然如此，石總管何以敢肯定紀香雲母子並未遇難？」

「事後得到消息，老夫曾專程去過一次穿雲堡，但並未發現堡主夫人母子的遺體。」

「他們母子的生死下落如何？」

「迄今事隔多年，仍生死兩渺茫。」

「難道連一點綫索也沒有？」

「江湖上傳言，堡主夫人的確還未死，被四名江洋大盜之一金屋藏嬌，據爲己有。」

阿呆插嘴問道：「紀香雲是否長得很美？」

石友江點點頭，道：「美若天仙，舉世無雙，想當年不知道羨煞了多少江湖俠士。」

鳳兒的腦中靈光一閃，馬上想到了逍遙莊的歹命夫人，道：「可知究竟是被何人擄去？」

石友江道：「想係王化、張忠、游全河、雷天豹當中的一個，却不知究竟是那一人。」

鳳兒道：「你知不知羅夫人會不會武功？」

石友江道：「堡主夫人乃大家閨秀，並非武林中人，對武功一竅不通。」

鳳兒如洩了氣的皮球，喃喃自語道：「這就不對啦。」

阿呆道：「小鳳，妳想到誰？可是歹命夫人？」

鳳兒道：「是呀，但是歹命夫人身懷絕技，完全牛頭不對馬嘴。」

小魚兒道：「無論如何，歹命夫人必然大有來歷，以後有機會確有深入調查一下的必要。」

石友江聽在耳中，臉色接連數變道：「歹命夫人是那一位？」

小魚兒將有關歹命夫人的事告訴石友江，道：「歹命夫人似是僅獨自一人，身邊並沒有一個兒子，是紀香雲的可能性不會太高，且請談談她兒子的事吧，這位少堡主當時幾歲？」

「大約三歲。」

「如今呢？」

「大概跟三位差不多大，大約十五六歲了。」

「叫什麽名字？」

「小龍，羅小龍。」

「小龍？」阿呆和鳳兒聽得呆住了，齊將目光投注在小魚兒的身上，同聲道：「莫非——」

他們沒有再說下去，畢竟茲事體大，未敢信口開河。

石友江還是聽出了一點話風，道：「莫不是三位之中也有人叫小龍的？」

阿呆指着小魚兒道：「是他，本帮的首席帮主小魚兒也叫小龍。」

石友江不由的多看了小魚兒幾眼，覺得眼前的少年面如冠玉，生得甚是英挺俊拔，道：「敢問小魚帮主貴姓？」

小魚兒的心情一沉，道：「我沒有姓氏的。」

「沒有姓？這——」

「這沒有什麽好奇怪的，本帮主從小就住在孤兒院中。」

「不曉得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誰？」

「知道就不會沒有姓啦。」

「這『小龍』二字是誰取的？」

「可能是孤兒院的人，也可能是糟老頭。」

「誰是糟老頭？」

「就是扶養我們長大的千面人魔。」

「千面人魔對你的身世應該瞭如指掌吧？」

「也不見得，因爲他是從孤兒院將我們抱走的。」

「小魚帮主說我們？」

「是的，還有阿呆和鳳兒，我們三人一同在孤兒院中被糟老頭收養。」

「如此說來，這個名字可能是純屬巧合。」

阿呆道：「本來就是嘛，天下同名的人多得很，何況又沒有姓，請你別亂拉關係。」

石友江似是顯得有點失望，道：「有關堡主夫人，及少堡主的生死下落之謎，還是要請三位帮主大力鼎助，務必要查一個水落石出。」

從懷裏掏出一張銀票來，交給小魚兒，繼又說道：「一點點小意思，聊表寸心，以壯行色，尚祈不吝笑納。」

銀票面額不大，僅區區三千兩，小魚

兒道：「石總管客氣啦，小事一樁，即使分文不付，本帮也同樣願助一臂力。」

阿呆是個財迷，覺得三千兩太少，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說出來，只好拐彎抹角的道：「養魚要水，養鷄要米，一文錢會難倒英雄漢，有點銀子總比沒有好，但願能逮一條大魚賣到官府去，賺一票大的。」

石友江當然聽得出他的弦外之音，道：「石某出門在外，多有不便，請三位小友多多包涵，他日若能尋得堡主夫人母子，必有重酬，絕不食言。老夫言盡於此，就此先走一路，告辭了。」

說走就走，當即拱手一揖而別。

三小亦未久留，隨後也結伴而去。

×　×　×

來到一個小村子，正值午膳時分，三小信步走進一家小吃館。

掌櫃的馬上笑臉迎上來，道：「三位可是小魚帮的帮主？」

小魚兒一怔，道：「咦，你怎麼知道的？」

阿呆自吹自擂的道：「大概是咱們的名頭太響，威名遠播，已經紅得一塌糊塗，到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地步啦。」

鳳兒瞪了他一眼，道：「小魚帮的威名要別人來誇讚才夠份量，自己吹噓就沒有意思啦，阿呆，少胡扯，聽聽掌櫃的怎麼說。」

掌櫃的笑容滿面的道：「三位可是來打尖的？」

阿呆道：「廢話，上館子不吃飯，難道是來拉屎的？」

掌櫃的單手作勢，說了一聲：「請！」親自領着三人，往後面行去。

後面別有天地，一座六角涼亭之上已擺好了一桌酒席，掌櫃的揖客入座，道：「這一桌酒席就是爲三位準備的。」

小魚兒一怔神，道：「有人請客？」

阿呆道：「媽的，眞是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白吃白喝的事總是找咱們。」

吃飯皇帝大，當即大吃二喝起來，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掌櫃道：「所有的酒菜錢，是有人已經付過了。」

阿呆塞了一嘴的菜，吐字不清的道：「是那一個二百五？」

「一個年輕人。」

「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的。」

「人呢？」

「他說要陪你們一起吃，可能很快就會回來的。」

鳳兒和小魚兒正在納悶，是誰花錢來請他們吃喝，說曹操曹操就到，後門之外，大搖大擺的走進來一個人。

小魚兒定目一看，道：「啊，原來是你，丁哥。」

鳳兒道：「也不先打個招呼，害我們傷了半天腦筋。」

阿呆道：「至少躭誤我吃五塊肉，喝五杯酒的時間。」

你一言，我一語，丁寧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命掌櫃的退下，往鳳兒和小魚兒的中間一坐，不疾不徐的道：「我出去轉了一個圈兒，看是否有人盯咱們的梢。」

小魚兒邊吃邊罵道：「是那一條綫上的人不長眼，敢找咱們的麻煩？」

丁寧道：「是黑鳳凰冷寒燕那一夥人，以及衙門的捕快。」

鳳兒道：「他們想幹什麼？」

丁寧道：「冷寒燕母女以爲主人是雷天豹，想認夫認父，衙門的捕快也認爲是鐵胆魔星，欲逮捕歸案。他們是想從咱們的身上找出主人的下落來。」

小魚兒道：「糟老頭到底是不是雷天豹？」

丁寧大搖其頭道：「我不知道。」

阿呆罵道：「媽的，你跟了老頭這麼久，幹嘛，完全在吃喝拉撒睡？」

丁寧道：「主人自稱千面人，如果這麼容易就暴露出他的眞實身份來，就不是千面人了。」

鳳兒吃了幾口菜，道：「丁哥，快說出你此行的任務吧。」

丁寧先取出一瓶藥丸來，交給他們，道：「一來送藥，二來是爲了傳達主人的旨意。」

小魚兒道：「糟老頭算得眞準，今天藥才用完，便馬上送到。」

丁寧道：「當然要準，不準就會出紕漏。」

鳳兒心細如絲，覺得他話中有話，忙道：「會出什麼紕漏？」

丁寧的臉色微微一變，道：「此乃補藥，一旦中斷，自然會影響你們功力的進境。」

阿呆道：「丁哥還沒有說，老頭子帶來什麼指令？」

丁寧聞言換上一副肅穆的神情，道：「老實說，主人對你們近來的表現，十分不滿。」

小魚兒道：「是指那一樁？」

「幾乎全部。」

「可否一件一件的說清楚？」

「你們沒有殺掉懶蟲丁一。」

「不見得，我們放火燒了懶人莊，姓丁的可能早已骨化飛灰。」

「沒有，事後證實，丁一並未葬身火窟。」

「這是意外，怪不得誰。」

「瘋人侯志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這我們承認有疏誤，一時大意，失之交臂，待要追殺時，老猴子已不知去向了。」

「你們爲什麼不追？」

「追啦，但是追不上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可是，阿呆追上啦。」

阿呆道：「我是追上啦，但老猴子武功太高，阿呆勢孤力單，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丁寧步步緊迫的道：「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

阿呆道：「老猴子鬼迷心竅，要認我做乾兒子，不過，我發誓，我並沒有答應他。」

丁寧臉色一沉，道：「幸好你沒有答應，否則，你吃飯的傢伙早已搬家。」

微微一頓，接着又對鳳兒道：「千杯不醉莊之行，一事無成，妳又應該如何解釋？」

鳳兒一本正經的道：「千杯不醉莊的臭規矩太多，九大碗酒一下肚便已昏天黑地，以後的事全在爛醉之中進行，糊里糊塗的我也攪不懂爲什麼沒有殺了那個老酒鬼。」

丁寧冷電似的眸光，從阿呆、小魚兒的臉上一掃而過，道：「你們兩個從小就嗜酒如命，該不會也醉得胡天胡地吧？」

小魚兒道：「笑話，九碗酒當然不醉倒我們，事實上也表現不凡，將老酒鬼打得稀哩嘩啦，兩三下便落荒而逃。」

丁寧不悅道：「問題就在這裏，爲何沒有要了醉鬼白雲的命。」

阿呆道：「這怪不得我們，毛病出在太極棍上。」

丁寧道：「最後一件事，主人特別交代，絕對不可以帮石老頭的忙，帮他尋找紀香雲母子的下落。」

鳳兒道：「這是爲何？」

丁寧道：「自然是不希望你們誤了正事，別忘，懶蟲丁一、瘋人侯志、醉鬼白雲在逃，天下無敵莊主狂夫辛幸、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尚未拜訪，別人的閑事少管，應盡速完成主人交付的任務。」

小魚兒給鳳兒、阿呆使了個眼色，道：「這恐怕有困難。」

丁寧道：「有什麼困難？」

小魚兒道：「毛病出在烏劍、太極棍、天王之星上。」

「烏劍等有何毛病？」

「被人掉了包。」

「掉包？這怎麼可能，會是誰？」

「本座正要問你！」

「問我？我怎麼會知道。」

「你一定知道。」

「就算我知道，也不會隨便告訴你們的。」

「你非說不可！」

小魚兒的口氣越來越硬，丁寧大感意外，道：「小魚兒，你是不是吃錯藥啦，竟敢對丁某如此無禮？」

「哼！」小魚兒冷哼一聲，道：「不是吃錯了藥，是我們發現可能上了賊船，你要是不一五一十的招出來，小心你項上的人頭。」

阿呆猛地拍一下桌子，道：「對，想要活命，就必須說實話。」

鳳兒也換上一張兇神惡煞般地臉孔，道：「假若不說實話，你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在丁寧的心目中，一直將三小當小弟小妹看，孰料三年風水輪流轉，三小居然擺出了以小吃大的架式來，不禁怒從心頭起，大發雷霆的道：「放肆，誰要是敢再胡言亂語，休怪我丁某要代表主人教訓你們一頓。」

小魚兒可不吃這一套，雙眉一挑，殺機滿面的道：「姓丁的，你算老幾，惹惱了我小魚兒，連糟老頭也一起殺。」

「大胆！」

丁寧實在忍無可忍，霍地一躍而起，劈面一掌攻過去，存心要給小魚兒一點顏色看看。

詎料，掌招尚未遞滿，便被小魚兒的摺扇架空，反手擒拿他出招的腕脈。

同一時間，鳳兒也點出一指，欲將丁寧的「麻穴」制住。

阿呆唯恐天下不亂，自然不會作壁上觀，而且出手最重，掄起太極棍來，照準丁寧的腦袋砸下去。

限於天份，丁寧的身手本來就不及三小，睹狀大駭，暴退出涼亭之外，聲急語快的道：「不要動，統統不要動，你們的小命全部掌握在主人一人的手裏，誰要是敢再輕舉妄動，保證死無葬身之地。」

三小適才眉目傳語，早已下定決心，要從丁寧的身上，查出千面人魔的身份來歷，乃至行踪所在，以便取回寶物，明辨敵友。幾句大話，自然唬不住他們，反而更加激起。三小的萬丈怒火，丁寧的脚跟尚未站穩，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之際，鳳兒、阿呆、小魚兒三人便已咬着尾巴追趕而到。

一輪快攻，勢如狂風暴雨，丁寧如何能消受得了，勉強支持撑不到十個回合，便被三小生擒活捉，作了他們的階下囚。

這三個小傢伙邪得可以，簡直六親不認，活捉不算，復將丁寧綁在涼亭的一根柱子上。

接着，三小各回各位，又繼續吃喝起來。

小魚兒乾了一杯酒，斜乜着眼，瞅着丁寧，語冷如冰的道：「丁寧，你最好聽清楚，問什麼答什麼，知道多少說多少，如有半句謊言，縱然有一百條命也活不了的！」

阿呆補充說道：「我們說得出，就做得到，低估了我們的決心，將是莫大的錯誤。」

鳳兒道：「這個錯誤的代價，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生命。」

丁寧怒目而視，一言不發。

小魚兒開始以審問罪犯的語氣詰問道：「首先，我們想知道的，糟老頭到底是誰？」

起先，丁寧仍不肯就範，經阿呆上去，狠狠的修理一頓，打得他鼻青臉腫，口吐鮮血，這才意識到三個小煞星似是中了邪，發了瘋，不說實話，恐將難逃一刦，只好據實說道：「好，我說，我說，可惜我知道的實在太少，恐怕不能令你們滿足的。」

小魚兒臉色陰沉沉的道：「別拖延時間，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主人好似幽靈鬼魅，除他本人以外，事實上沒有人曉得他的眞正身份。」

「『天王之星』他是如何得到的？」

「在野人山當主人將綠林令交給你的時候，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東西。」

「換句話說，綠林令可能老早就在糟老頭的身上？」

「這樣的猜測自在情理之中。」

「如此，千面人魔豈不等於就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恐怕未必。」

「怎麼說？」

「也許主人就是殺死雷天豹的人。」

「嗯，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

問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等於一無所獲。

察言觀色，又看不出丁寧有任何謊言誑人的模樣。

（未完・九）

◎◎◎◎◎◎◎

上文提要：

柳花花準備離開「悅來客棧」，獨孤美急急地跟上來，她怕柳花花會離她而去，他們共乘一輛馬車，在車中，他們不斷的傾談，談論着獨孤惜的情況……來到獨孤惜的家門前，他們那裏已成一片灰燼，三具燒焦的屍體擺在眼前，獨孤惜與他老婆，僕人慘被人殺死滅口，獨孤美頓時全身冰涼，一陣發抖……

◎◎◎◎◎◎◎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癮鬼五哥　倏現眼前

＊　＊　＊

柳花花負著手，神態悠然的眺視著天際。

獨孤美抿咀一笑：「我可不是放毒，我是躭心他們站得太累，請他們入夢鄉歇息吧。」

「妳那玩意是不是叫『夢裏香』，聽說能使人家睡上三天三夜。」

「你好像什麼都知道。」

「我只不過是正好知道一點而已。」

「爲什麼連我要殺你都知道呢？」

獨孤美停下腳步，仰臉凝視着他：

「說老實話，我自已都不知道我要殺你哪。」

柳花花微微笑着望了望她，又抬起腳步：「大概我是個愛惜生命的人，無論誰要殺我，我好像多少會有一點感覺，否則像我這樣常年在江湖上跑的人，恐怕十個腦袋也叫人砍下了。」

獨孤美把腳步調得跟他一致：「如果說有人能砍下你的腦袋，也許只剩下兩個人。」

「哦？」

「你知道是誰嗎？」

「我只知道我的腦袋和別人的一樣，都是長在脖子上，只要刀夠快、劍夠準，誰都能砍下我的腦袋。」

他微笑着又說：「不過我還是想知道那兩個人是誰，畢竟我的腦袋只有一個，總該關心一點，妳說是嗎？」

獨孤美很認眞的說：「只怕你永遠也不會知道那兩個人是誰了，因爲一個已經在五百年前就死去，另外一個是在五百年以後才出生。」

柳花花哈哈大笑：「我早就知道，跟妳談話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獨孤美噘着小咀，粉紅色鑲邊的緞繡鞋踢飛了一個小石子：「跟你談話就不愉快了，你爲什麼還不回答我的問題？」

她抬眸問道：「難道你聞得出客棧中那灘血是豬血？」

「我那有這麼厲害？我這個鼻子又不是狗鼻。」柳花花摸了摸挺直的鼻子，笑着道：「就算是眞的狗也聞不出人血和豬血的不同，妳難道看過生吃豬血與人血的狗？」

「我可沒說你是狗。」獨孤美忍着笑。

「不過我看得出來那決不是人身上流出的血，誰都知道任何人都不會站着流血而不動的。」柳花花淡淡道：「完整的一灘血，附近四週竟全無血水濺過的痕跡，那不是從碗中倒出來的是什麼？」

「不錯，人若負傷流血都應會掙扎或走動，一走動就應該有血滴下的痕跡。」獨孤美恍然嘆道：「我爲什麼想不到？」

「妳還應該想到，如果我是客棧老板，我一定會儘快將那血跡洗去，決不會等着讓人家來看，對不？」

「一點也不錯，讓人知道客棧中發生了兇殺的事情，一定會影响生意的，再笨的老板也懂得把血跡洗去，爲什麼我比他還笨，居然沒想到這點呢？」獨孤美嘆了一聲：「這的確是兩個很大的破綻，別人不一定是能看得出來，想騙你，用這種手法實在是差得遠。」

美眸流轉，她接着問：「你既知道那是個騙局，是不是懷疑我爹設計害你呢？」

「起先我是這樣懷疑。」柳花花淡淡道：「可是我很快推翻了這個想法，妳爹若要害我，無論如何不會在飛鷹堡留書給我，我若死，飛鷹堡會放過他麼？誰都知道，除非萬不得已，沒有人願意擺明的與飛鷹堡結下仇恨。妳爹本就是個好好先生，也是個聰明人，他若想殺我，他可以想出千萬個方法，就是不會用這個笨方法。」

他接着說：「所以我先假設他約我來，必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我，但是卻有人要阻止他告訴我；通常阻止人說話的最好方法，當然便是殺人滅口了，無論是誰死了，永遠再也不會說話的，不是嗎？」

他掠了一眼獨孤美，徐徐道：「我起初以爲他已經被人殺死，客棧中的佈置不過是想擾亂我的判斷，想引導我往錯誤的方向走去；可是我並不知道他實際上有沒有住到客棧來，所以試探着向掌櫃的要妳爹的東西，如果妳爹會留下東西，那就表示他確會來過。」

「說不定殺他的人把東西帶走了呢？」獨孤美說。

「通常殺人滅口的人是不會劫財的。」柳花花笑了笑說：「找到妳爹的東西，那就可以完全證明了這個佈置跟他無關，他並不是騙我到這裡來。」

「等到你知道我是他女兒，你就知道他沒死，對不？」獨孤美忽又一臉狐疑：「可是我還是不明白你究竟如何知道我要殺你？」她緊接着說：「我在客棧中放毒，制住了天下第一偷與閻王劍客，難道你不認爲我是來救你的？」

「在那個時候，我自然還不能確定妳的動向，我也許應該認爲妳是來搭救我的。」柳花花淡淡一笑：「只是我已經知道了那假佈置，無論如何我的心中已有了疑心，一個人起了疑心是不容易信任別人的。」

「等到我們上了馬車，有人要暗箭殺妳，我便懷疑妳是來殺我的了。」柳花花望着她平靜道：「江湖中沒有人認識妳，爲何要殺妳？當然是知道妳是獨孤惜的女兒才要殺妳。」

獨孤美搖搖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柳花花緩緩道：「妳非武林中人，那人竟知道妳是獨孤惜的女兒，那不是表示你們早就接觸過了麼？」

一頓，他淡淡道：「那人一看妳殺不了我，便也起了殺妳滅口之意，在這個時候，我還不能完全確定妳的意向，仍是懷疑而已。」

獨孤美眨眸問：「什麼時候你才確定呢？」

柳花花微笑着道：「直到我知道妳爹沒有死的時候。」

「你……」

獨孤美突然楞住，滿臉驚異之色，半晌才又移動腳步，吃驚道：「你如何知道我爹沒死？」

柳花花微軒兩眉：「火窟中的三具屍體已燒得焦黑，面目難分，誰也不知道那三個人是誰……」

獨孤美打斷他的說話：「你這話說得不錯，正因爲屍體已被燒得面目不清，連我也不知道我爹沒死，一直到埋葬屍體的時候，我才發現三人咀中都沒有金牙，才知我爹沒死，難道你也知道我爹有三只金牙？」

「妳爹有無金牙，這我倒不清楚。」柳花花含笑道：「不過我知道妳爹的身材並不是屬於高大粗猛的……」

獨孤美恍然大悟：「那三個人的身形都比我爹高大得多了，我怎麼沒注意到這點？」

她緊接着又說：「如果人被火燒死，其身軀必然會蜷縮，而顯得比平時小，依我爹的身材來說，若眞的被燒死，只怕像個小孩子了。」

「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這其實是那人給妳的警告，妳若殺不死我，妳爹娘一家人的下場便是這樣。」柳花花歎息着，停了一停又說：「同時也讓我以爲獨孤惜已死，我再也不能從他口中知道什麼。」

獨孤美那雙美眸泛起了一層淚光，語音也凄傷無比：「我爹本來是住在那家客棧等你的，不想有人行刺，他驚慌之下便跑回家裡來……」

柳花花輕摟她香肩，緩緩接口道：「那人其實可以在客棧中殺死他，卻故意讓他逃回家去，爲的是想趕盡殺絕，天底下惡人爲什麼總這麼多？」

輕拭着眸角的淚水，獨孤美哽聲道：「那人武功好厲害，我們全不是他的對手，眼看他就要殺死我爹，我苦苦哀求，只要他放過我爹，我願意爲他做任何事情……」

「於是他就想到要妳來殺我。」柳花花嘆了一口氣，接道：「那人的確是聰明，像妳這樣從未行走過江湖的美麗女人，誰會想到妳要殺人呢？」

獨孤美忽然想起一件事：「你爲何不問我他是誰呢？」

柳花花搖搖頭：「像他這種人，雖然敢放妳出來殺我，心中卻是沒有絕對把握，如果他讓妳知道他是誰，妳被我逼問出來，他豈不功虧一簣？」

他苦笑道：「那人若非蒙面便是易容改裝，豈會讓妳知道他是誰。」

「他們的確是蒙着臉。」獨孤美道：「但是我知道他們是一男一女。」

柳花花笑得更苦：「光是知道一男一女有什麼用？」

獨孤美緘默了一會，抬首問道：「我殺你時爲何不閃避呢？」

柳花花淡淡一笑：「在妳家的時候，妳偎在我懷中哭泣，妳都沒有出手殺我，難道妳還有比那更好的機會？」

「我如果在那時候殺你呢？」她又補了一句：「說老實話。」

柳花花嚅動了一下唇角：「妳眞是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我如果說妳殺不了，妳相信嗎？」

獨孤美苦笑道：「我就是被你的閉氣法與移穴法嚇得不敢出手。」

柳花花微笑道：「所以妳的呼吸急促而起伏不定，妳在我懷中並沒睡着，睡着的人氣息比較平穩，妳其實在考慮還要不要出手。我既然已知道妳沒睡着，妳如何

殺得了我？」

他長嘆一聲，徐徐道：「其實妳眞正不出手殺我的原因，決不是爲了怕我。」

他忽然停下腳步，烱烱的凝視着她，一字一字道：「妳是一個聰明的人，妳知道就算能殺了我，他們也不會讓妳一家人活着。」

獨孤美低下頭，凝望着鞋尖：「你也知道我別無選擇，我如果不殺你，我爹他們死得更快；你便知道我心中矛盾而痛苦，所以你一直在等我出手，而且一直在製造讓我出手的機會。」

她忽然抬起頭，淚水已順着她的臉頰流下：「因爲你知道不管我是否殺得了你，只要我曾經出手，我心中便會覺得對得起自己的父母。」

柳花花掏出絲帕，輕拭着她臉上的淚水，默默不語。

夜風又大起來，吹得兩旁的樹木不住發出聲響。

月光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

柳花花拉起她的手，柔聲道：「風大了，也冷了，上車去好不？」

獨孤美收束淚痕，朝他輕輕點點頭，正想移動身子，忽覺柳花花用力的握了一下自己的手，卻是動也不動……

她感到奇怪，正想問，卻見他那張臉上一片肅冷，彷彿抹上了一層寒冰。

那層寒冰像刀鋒般向她直逼過來。

她忍不住打了一個哆嗦。

她終於明白，那就是殺氣。

凌厲的殺氣！

* * *

風，死命的吹着，刮起的嗥號聲比狼叫聲還難聽。

彎彎的月牙兒早就躲到雲裡去。

夜黑風高。

一陣濃濃的殺意隨着勁風擴散。

黏黏的殺意彷彿在空氣中凍結住，風再大卻也吹不走。

柳花花一動也不動。

紋風不動。

他彷彿已靜止了呼吸。

他彷彿已成了一座石像。

一座渾身散發着令人窒息的殺氣的石像。

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頂隨和的人。

有人見過他狂歌大笑。

有人見過他咆哮大怒。

就是沒有人見過他全身充滿殺氣，連司馬如虹、吃虧和尚、疤面道長也沒有。

這樣的一個人爲何突然如此？

獨孤美已經明白了。

因爲她也感覺出在黑暗中，還有一股更凌冽的殺氣直衝而來。

她看不見在那裡，可是那股殺氣已逼得她就要窒息過去。

她也沒動，是不敢動，幾乎連呼吸都不敢。

她只是緊瞧着柳花花。

她發現她錯了。

柳花花臉上並沒有殺氣，全身上上下下一滴殺氣也沒有。

那股濃烈的殺氣，實際上是來自黑暗中。

她看不見那人，也不知道那人在那裡。

那股殺氣愈來愈濃，愈來愈黏。

她的手心已沁出了冷汗。

她現在也終於明白柳花花爲什麼突像死人般的動也不動了。

他是在等那人出手。

那人一定是高手。

單是那股强烈的殺氣，便知道那人是人世間絕少的高手。

只有這樣的高手在想殺人時才有這樣可怕的殺氣。

那人爲什麼還不出手呢？

他在等什麼？

獨孤美實在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因爲她已經知道那隱藏在黑暗中的殺手在等什麼了。

他也在等柳花花，等柳花花動。

只要柳花花一動，只要他一露出空門破綻，他就會像猛獅出柙般的一擊而出。

高手殺人原本就在一擊間，原本就在一刹間。

殺人拖泥帶水的決不會是高手。

不幸的是，柳花花正好也是一個高手。

到目前爲止，他一點機會也沒有給那人，因爲他現在一動也不動的姿勢，無論怎麼看，都看不出有任何空門與任何破綻。

等。

在這世界上，不管做什麼事情都不可能水到渠成，馬到功成，一定會碰到「等」。

等，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姜太公等其一生，等到鬢髮俱白，等到八十歲，才等到了讓他大展鴻圖的機會。

朱買臣等其一生，等到老婆下堂，等到五十歲，才等到了讓他金榜題名的機會。

人生有幾個八十歲？人生有幾個五十歲？

也許有人連二十歲都沒有。

也許有人有九十歲，甚至一百歲，但他不一定肯「等」。

因爲「等」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或許有活一百歲的機會，卻不願意等到八十歲或是五十歲才來的機會，他們早已耐不住的橫衝直撞了。

或許，總會有幾個運氣好的人，說不定就衝出個名堂，撞出個局面，但是，絕大多數的人，若非衝撞得面目全非，元氣大傷，便是早已一敗塗地，自了殘生了。

等，尤其是等機會，原本就是件痛苦而困難的事情啊。

柳花花仍然沒有動。

那人仍然沒有出手。

兩人顯然不止是武學上的高手，無疑也是「等」的高手。

獨孤美是放毒高手，決不是「等」的高手，可是她也只好等，因爲柳花花仍然握着她的手，她如果等不住，只要稍稍動一動，便要影響到柳花花。

所以她雖然已經脖子發硬、手發酸、腿發僵，就是大氣也不敢抽一口。

* * *

有路就有人。

有人就有路。

路本就是人走出來的，可是人不管再怎麼聰明，決不可能走出一條全直而毫無轉變的路，也不可能走出一條由頭至尾大小一樣的路來。

所以，任何一條路都有彎曲與狹窄之處。

兩旁還有說高不高，說低不低的山丘聳立着。

山丘上怪石林立，而且還有一叢密密的相思樹林。

如果有人想打劫這條路上的過往行人車馬，此處無疑是絕佳的下手地點。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更是「幹一票」的好時機。

所以，此刻兩邊的山丘上，至少隱藏有數千名的黑衣大漢。

他們全都用黑巾蒙着臉，只剩下兩顆眼珠子露出外面；他們像惡獅在注視着獵物一樣，整個身子扒在地下，只等獵物不注意，便猛力撲擊而出。

可是路上並沒有獵物。

連隻野狗也沒有。

所以他們也在等。

做很多事情都需要等的。

「爲什麼還沒有來？」

扒伏在最前頭的黑衣人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下面道路的盡頭，烱烱的目光如夜鷹般銳利；他似乎等了很久，銳利的目光泛起了幾絲不耐，語音也有幾分焦灼：「剛剛哨子說瘟鬼五哥已被他們擺平了，爲何到現在還不到？」

「你沒聽說他們在月下散步嗎？既是散步那有這麼快到來？」

在他旁邊搭腔的黑衣人竟是女的，聲音嬌柔而甜美，尤其在這樣的夜晚聽來，眞是令人通身舒暢，光聽這嬌滴滴的聲音，白痴也相信這個女人必定奇美無比，只可惜看不到她的臉。但是那兩顆如明星的眸子，漾着如水般的眼波，足以叫任何男人骨頭都酥掉。

她壓低着嗓子又說：「柳花花本就是個最會享受花前月下情調的人，如果他發起癲來，走到天亮也不算稀奇。」

黑衣人掉過目光，溫柔的望着她：「他發癲，難道獨孤老頭的女兒也跟着他發癲？」

黑衣女人的眼波充滿着濃情蜜意：「只怕她比他還要癲，江湖中的女人見了柳花花就像繡花針碰到了磁鐵，何況她是個不出大門的懷春姑娘，如果說她不會喜歡上那個花花公子，就像是貓不吃魚那樣令人難以置信。」

忽然輕輕一嘆，又說：「說實在的，到現在我還是不贊同你要她去殺柳花花。」

黑衣人聲音充滿着不以爲然：「像她這樣沒有江湖味，而又會放毒的女人殺不了他？」

「只怕殺不了。」黑衣女人搖搖頭：「我看柳花花八成已知道了她的情況。」

沈默了半晌，黑衣人喃喃道：「他眞是像傳說中那麼厲害？」

「據我的了解，他實在比傳說中還要厲害。」

「妳爲什麼對他這麼了解？」

「別忘了我一個密友和他有很深的關係。」

「妳是說……唏！」

話聲落半忽然停住，黑衣人作了一個手勢，黑衣女人趕緊凝目望去，只見路的盡頭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蹄聲愈傳愈近。

黑衣人很快發現那並不是馬車，不過是個趕夜路的過路客，他有點失望的歎了一口氣，道：「他的確是個奇怪的人，他竟有辦法跟一個認識不到一天，而且是要殺他的女人在月下散步。」

他停了一下，詫異道：「那個女人也眞是，難道她不顧她父母的死活了？」

「我有一種神秘感，大概是女人對女人的特殊感覺吧。」黑衣女人緩緩說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我便覺得她與衆不同，我認爲她是一個很少見的聰明女人。」

「既然她這麼聰明，就更會顧到她父母的死活了。」

「就因爲她聰明，她知道不論是否殺得了柳花花，我們一定會殺她全家滅口。」

黑衣人沈默了下來，半晌才低沈的道：「看來我眞是做錯了。」

黑衣女人伸出纖纖玉手，輕輕握住了黑衣人那隻看來也是細白無比的手，柔聲道：「你沒有錯，獨孤老頭的女兒什麼也不知道，柳花花決不能從她口中問出什麼東西來，只是如果我們一開始便把獨孤一家人解決掉，那就更乾淨俐落了。」

她幽幽一歎，低低道：「如果你贊同我的話，我們根本不應該在這裡設伏殺柳花花，因爲他根本毫無綫索，他決不知道姬重生那件事是我們做的。」

「我們如果把他殺了，不是更可高枕無憂了嗎？」

「這自然是好辦法，但這件事情也應該由我來做，萬一殺不成，也不會弄到你身上去，你在這裡，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

「我們這麼多人難道殺他不死？」

「凡事總該有個萬一。」

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緊，語聲奇柔無比：「聽我的話，你先回去，這裡的事交給我，好嗎？」

黑衣人輕輕摟住她的腰肢，語音堅決：「我什麼事都可以聽妳的，唯獨這件事不行。」

「爲什麼？」

「危險的事，我決不會讓妳一個人做，妳若有什麼意外，這世界上大概再也沒有什麼值得我留戀的了。」

黑衣女人靜默下來，那雙水汪汪的美眸已蒙上了一層薄薄的淚光……

良久，她才柔聲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撤走？這樣就毫無危險了，不是嗎？」

黑衣人搖搖頭，緩緩道：「無論如何，今天一定要叫花花大少葬身於此。」

黑衣女人凝望著黑黝黝的天空，似乎在尋找那被烏雲吞沒的月牙兒，幽幽道：「你爲什麼這麼恨柳花花？」

* * *

柳花花的兩眼閉著。

臉上一片寧靜、湛然。

心中也篤定如泰山。

在此之前，他原本還有些担心的；他担心獨孤美可能驚慌，也可能失措。

她沒有，完全沒有。

她眞是一個乖巧而又討人喜歡的女孩子。

無論如何他是喜歡她的，特別是在這個時候。

那股殺氣，似乎淡下來了。

殺氣也者，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那人當然不會讓他的殺氣衰竭下來。

所以他必須出手。

他不能再等。

他已經沒有機會等。

宿鳥驚飛。

暴喝聲中，一條人影自林中如電光石火般的激射而出！

一道烏光如驚虹閃電般的急竄向柳花花！

柳花花終於動了。

動得比那人還快。

武林中人交手喜用「以不變應萬變」，奉爲臨敵之最高戰略；然而「以不變應萬變」是否眞爲臨敵之最佳策略呢？

不是的，如果看見了柳花花現在的臨敵情況，他們才知道「以不變應萬變」已經是一件多麼落伍的事。

那人的身形的確夠快，比宿鳥還快，因爲宿鳥還沒飛起來以前，[illegible]個人實際上已衝出了樹林。

可是柳花花顯然比他還快，那人不過剛衝出樹林，他已衝到他面前了。

獨孤美看得呆住了，她不相信世界上眞有這麼快的人，那實際上已超出了人類體能的極限，他彷彿已溶入了空氣中。

他的身形不僅快，而且極美，一種令人說不出的韻律美，像仙子般的韻律舞姿，那麼令人難以置信的在空氣中一連變幻了八個方位。

那把閃著烏光寒芒的利刀，原本是像主動出擊的毒蛇吐信，只不過是在短短的一刹那間，立刻成了居於被動的縮頭烏龜。

因爲那把刀雖利雖快，却不知道要砍在那裡。

它本來是看準一個目標的，看得非常準。

可是那個目標一下子竟成了八個。

所以，刀也呆住了。

這就是柳花花的「以萬千變應萬變」！

敵人快，他比他更快。

敵人不動，他比他更不動。

敵人萬變，他比他更萬變。

這就是他的「以千萬變應萬變」。

萬變雖多，總沒有千萬變多，所以萬變雖厲害，總比不上千萬變厲害。

所以，那人輸了。

理所當然的輸了。

他輸得毫無話講。

自己手上的刀竟然跑到別人手上去了，他難道還有什麼話講？

柳花花握着刀，也看著刀。

那是一把東洋刀。

世界上只有東瀛的倭奴人才用這種東洋刀。

他們自己稱爲「武士刀」。

柳花花迷惑了。

他不明白，他爲什麼要來殺他？

「中原上國的花花大少柳公子，果然不是我扶桑國伊賀忍者所能擊倒的。」

那人說話的聲音响如洪鐘，官話却說得不流利，極爲生硬，他一身黑衣打扮，頭臉俱皆蒙著，身材矮小而矯健。

柳花花淡淡一笑，緩緩說道：「閣下方才那一刀，是否就是貴國犬養八次郎先生所創的『一刀流』刀法？」

他說話時，把那柄東洋刀輕輕抛還給他。

「柳公子果然見多識廣。」

倭奴人單手接刀，忽朝柳花花深深一鞠躬，沈聲道：「一刀流刀法本是敝國一流刀法，今日一見柳公子身手，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下輸得心服口服。」

忽然反手一刀，竟切向自己的小腹。

一道鮮血像彩虹般的噴射而出。

獨孤美別過頭去。

柳花花臉上一片肅穆……

* * *

月亮又從雲端探出頭來，淡淡的月光，彷彿帶著幾分淒迷。

淒清的月光下，一輛馬車慢慢的走著。

柳花花靠著窗，手上端著一杯滿滿的酒，却老半天一口也沒喝。

獨孤美靜靜的坐著，靜靜的望著他。

她彷彿已經非常瞭解他了，至少她現在就瞭解到柳花花此刻不想說話。

所以，她一直沒有說話。

柳花花忽然笑了，笑得好開心，他一口喝盡杯中酒，長吐一口氣道：「妳大概不知道我爲什麼這般開心吧？」

獨孤美爲他斟上酒，含笑道：「一個人如果想通了一件想不通的事情，自然會開心的。」

她淺啜一口，接著說：「你已經知道那倭奴人爲何來殺你了？」

柳花花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只可惜到現在我還想不通妳爹到底發現了什麼。」

獨孤美面色凝重道：「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否則怎會有人要殺他滅口？」

柳花花沈聲道：「既然如此，他爲何不在飛鷹堡裡跟我講？」

眸珠子滴溜溜一轉，獨孤美道：「是不是在那裡講話不方便？」

柳花花搖搖頭，苦笑道：「只怕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飛鷹堡講話更安全的地方了。」

獨孤美不說話，因爲他說得的確不錯，飛鷹堡縱然不是絕對安全的地方，至少也要比那小鎮安全可靠的了。

半晌，她才問道：「你是不是找到了我爹的隨身東西？」

猛然想起，柳花花朝她訕訕一笑：「妳不說，我還眞給忘了。」

說著，他從夾層裡拿出一個青布包袱，並且從懷中掏出了五顆閃閃發光的珠寶。

獨孤美望著那些東西，臉上一片黯然：「你沒有忘，你只是怕我睹物傷心吧了。」

柳花花心中歎了一口氣，臉上却浮笑道：「妳不會的，無論如何，妳是一個聰明的人。」

獨孤美摸觸著也許已經是獨孤惜的遺物，徐徐道：「聰明的人不一定勇敢，也未必冷靜。」

說著，美眸中已泛起一片淚光，但是很快就不見，她畢竟還是個勇敢而又冷靜的人。

她仰臉望著柳花花，柳花花正爲她斟上酒，也望著她輕聲道：「妳可以不可以告訴我，這種酒妳究竟可以喝幾瓶？」

「你不必岔開話題，我實際上也是個勇敢而又冷靜的人。」

獨孤美忽然出奇冷漠的瞪著柳花花，語聲也冷冷的：「我從來就不喜歡人家同情我，更厭惡人家可憐我。」

柳花花怔怔的望著她，半晌才喃喃道：「我早就說過，妳是個與衆不同的……」

獨孤美冷冷的打斷他的話：「在客棧中聽閻王劍客與你的對話，冷星堡主竟然死在飛鷹堡，這眞是一件大事情，看來我爹想告訴你的事情大概和這件事有關。」

柳花花點點頭：「我想是的。」

獨孤美風姿優美的啜了一口酒，俏臉上浮起一絲甜甜的笑容：「你大概聽說過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句話吧？」

柳花花微笑：「我好像聽說過。」

獨孤美緩緩道：「既然如此，你何不把當時事情發生的始末說給我聽？」

* * *

每人又喝了兩瓶竹葉青。

柳花花說得很詳細。

獨孤美聽得很專注。

「這果然是一件大陰謀。」

獨孤美的酒量眞是嚇人，她到現在還是看不出有醉意的跡象，她看起來還能喝，而且還能喝很多的樣子，她現在就一連喝了三杯，面不改色的說道：「策劃這件陰謀的人，看來腦筋不在你柳大少之下。」

柳花花的臉已經有點紅了，他已經比獨孤美少喝了四杯，他苦笑道：「妳大概喝醉了，否則妳應該說那人的腦筋在我之上才對，因爲到現在我仍毫無頭緒。」

獨孤美嬌聲一笑：「我如果喝醉了，就不會記得這麼清楚，你還欠我四杯酒沒喝。」

一頓，接著道：「那個人的腦筋如果在你之上，他就根本不需要怕你；如果不怕你，就根本不需要派人來殺你了，不是嗎？」

柳花花歎了一聲：「就是因爲這樣，我才更迷糊了。」

眸珠子烏溜溜的轉了一下，獨孤美道：「你說在半路上刺殺姬重生父子，以及潛入飛鷹堡被殺身亡的東瀛忍者是假的，那剛剛行刺你的是眞還是假？」

「是眞的，一點也不假。」

「既然是眞的，你爲何不把他列爲綫索？」

「我已經分析過，倭奴人聰明而狡猾，他們再笨也不會選那天下手。」

「可是現在又爲什麼要殺你呢？」

「他們只不過是想讓我知道什麼叫伊賀忍者。」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起初也想不通，他們沒有殺我的理由，竟會對我下手，無非是想告訴我，先前的忍者是假的，現在這個才是眞的。」

「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妳那裡不明白？」

「他們爲什麼要告訴你？」

「因爲他們認爲我一定會去找他們……」

「我明白了，你如果去找他們，他們一定會說先前那些假忍者不是他們派的，怕你不相信，所以先派個眞忍者來讓你見識。」她接著又說：「我還是不明白，他如果殺了你，事情豈非弄得更大？如果殺不了你，像那個忍者自己却死了，豈不是白白犧牲一條人命？」

「妳問得好。」柳花花歎了一聲道：「江湖中有很多令人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事情；如果我被殺了，就表示我根本沒資格管這件事，妳一定知道，死人怎能再管事，對不？」

獨孤美也歎了一聲：「這是不是叫做『強權就是公理』？」

柳花花苦笑：「這句話還稍嫌斯文，如果露骨的說，那就是『弱肉強食』。」

「你這麼一說，我好像有一點明白了。」獨孤美歎了一聲，又道：「那忍者爲什麼又自殺了呢？」

「就因爲他自殺了才是眞的忍者啊。」

「難道忍者都是這樣？」

「不單是他們，江湖中有很多殺手也一樣，如果殺不死人便只有殺自己。」

「這豈非太殘酷了？」

「人生有時本來就非常殘酷的。」

獨孤美沈默下來，她望著窗外的月色有好一會，才又開口說話：「我還是不明白。」

不等柳花花說話，她已經接著又說：「據我所知道，倭奴人都是海盜，他們活動的範圍大都在東南沿海一帶，是嗎？」

柳花花微笑著點頭：「一點也不錯。」

獨孤美緊接著說：「從那裡到這裡，通常要花多少天功夫？」

「快則十天，慢則半個……」

「月」字沒說出口，柳花花整個人差點跳了起來！

夜深。

人不靜。

山丘上的黑衣人與黑衣女人仍在等着他們的獵物。

爲了排遣這難耐的等待滋味，他倆在低聲聊着天。

其實他們不能說是在聊天，因爲他們的身子彼此緊緊的偎依着；他倆是情侶，情侶在一起，自然是情話綿綿。

情話無論如何要比聊天有勁得多。

所以當路的盡頭出現了一輛豪華馬車的時候，他們竟渾然不覺。

然而他們身後的黑衣人警覺性還是很高的，已經有人開聲提醒他們：「是不是這輛車？」

兩人立即停止說話，女的望着前頭，

聲音雖然壓得很低，仍然可以聽出帶有些微緊張：「你看清楚了沒有？」

「看清楚了，燒成灰我也看得清楚。」

男的眼裏一片冷光，語音也冷冰無比。

女的立即揮起一條白手巾，在空中轉了兩轉。

兩邊山丘上的黑衣大漢立刻將扒伏的身子改爲單腿跪姿，他們動作熟練而快速，顯見經過極爲嚴格的訓練。

他們整齊劃一的卸下背後的弓，而且快速的把箭囊上的箭矢搭上。

每個弓箭手旁邊各有一名手中拿着火摺子的黑衣大漢在準備着……

當那輛馬車距離不過五丈遠的時候，弦上的箭已被點上了火。

濃烈的松子油味道隨風飄散。

車離三丈的時候。

原本在半瞌睡狀態的兩名車伕，似乎聞到了刺鼻的松子油味道，他們驚覺的睜開眼，已見前頭兩邊山丘上隱約一片火光。

兩名車伕畢竟是司馬如虹精挑細選的好手，顯然也見過伕陣，其中一人已大喝暴叫道：「大少！前頭有埋伏！」

暴喝聲中，手中的馬鞭已極力揮下，整部車已如激光電石般的衝出！

車中的柳花花早已聞到了松子油味，當馬夫示警的時候，他已起身關下一面窗戶，可是當他關下另一面窗子的時候，已經有兩支火箭射進來。

馬伕雖然機警，無論如何還是慢了一步。

就慢這一點，整個馬車已燃燒起來。

一時間，滿天急飛的火光，劃破了黑暗的天空，煞是壯觀。

箭如雨下，火如海浪，一波又一波，一層又一層。

誰也知道，馬車再快，也決快不過如飛蝗般的箭羽。

所以，那兩個精壯的車伕早已被射成了刺蝟；四匹雄健駿馬已死了兩匹，其餘兩匹也已身中數十箭，牠們狂嘶猛號着……

整部馬車竟成了「火車」。

剩下的兩匹馬很快也倒下了，急衝的馬車一頭撞在路旁的岩壁上，整個車廂立即四分五裂。

這是一次成功的狙擊。

目標全毀。

山丘上躍下數十條人影。

個個身手矯捷，每人手上提着一把精光閃閃的利刀。

他們檢視着輝煌的戰果。

「奇怪，怎麼不見那兩人的屍體？」

那個男的聲音充滿了驚異：「難道早已逃走了？」

女的搖搖頭：「不可能，我們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並未見有人從車中逃出。」

「可是車廂明明是空的。」

「莫非他們根本就不在車中？」

「不可能的，火箭射出時，還見車裏有人關窗戶。」

「你看那是甚麼？」

女的忽然發現兩丈之外有一片黑漆漆的東西。

男的當先躍去，一見之下，他楞住了。

那竟是車廂的底殼。

完整的底殼。

全都是用精製鐵皮做成的。

足足有一尺八寸厚。

裏面竟然是空心的。

這樣的空心鐵底殼，如果說睡上三五個人恐怕還不嫌擁擠。

事情已經很明顯，柳花花和獨孤美就是利用這個特殊裝置逃生的。

馬車起火燃燒的時候，他們已藏進了鐵底殼裏，而且在馬車急劇向前衝的時候，鐵底殼早已脫離了車廂而掉到地下。

那時山丘上每人的焦點都跟着已成火海的馬車跑，誰也沒注意到那塊黑漆漆的車底已脫落，連裏面的人甚麼時候逃走都不知道。

這眞是一部奇妙的馬車。

世界上大概只有這一部了。

難怪司馬如虹愛之如寶，視之如命。

「想不到馬車上還有這種裝置。」

眼睛裏充滿着既驚異又憤怒的神色，那個男的握緊着雙拳，怒不可遏的低吼道：「那小子既然沒死，爲何不敢現身一試，難道他也是貪生怕死之人？」

女的蹲着身子細細的察看着那塊車底殼，眼中流露着驚歎之色，她忽然低聲叫道：「快看，裏面有血，他們一定是受傷了，所以才不敢與我們正碰。」

男的也蹲下身子瞧，半晌才道：「只是不知道受傷的是誰？」

女的接道：「大概兩個人都受傷了，血流得那麼多。」

「既然如此，大家快分頭四處尋找，那傢伙既已受傷，必然逃不了多遠。」

「算了，也不一定是他受傷，如果他沒受傷，我們這些人未必能殺得了他，何必再冒險？」

「妳爲甚麼這麼怕他？」

「我只是希望你小心一些，凡事不可太行險，見好就該收。」

男的沉寂下來，片刻才歎了口氣道：「算那小子命大。」

幾十條大漢像風一般的不見了。

* * *

火已熄滅。餘煙嫋嫋。

原本是一部漂亮非凡的馬車，竟燒成了一堆殘骸。

山丘上躍下兩條人影。

竟是柳花花與獨孤美。

「幸好司馬老頭在這部車上安裝有如此巧妙的逃生機關，否則我倆只怕早成了閻王老爺的座上客了。」

柳花花望着眼前的景象，苦笑道：「現在妳該相信，殺我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了吧？」

獨孤美幽幽道：「你若不是爲了救我而受傷，只怕那些人不能走得這麼輕鬆。」

柳花花沒有說話，他小心的查看了那兩名車伕，歎了口氣，一手抱起一個，掠上山丘上的樹林裏。

獨孤美正要跟上，忽然好像發現了甚麼東西，掠到三尺外的岩壁下，俯身檢起

一個東西……

獨孤美躍上山丘上時，正見柳花花在掩埋着車伕的屍體，她歎了一口氣，走前去幫忙掩埋工作。

不到一天功夫，她已經親手掩埋了六具屍體。

她終於相信，江湖中的生與死，原來是這麼的輕易。

* * *

黑夜。

長夜。

再怎麼黑的夜，再怎麼長的夜，都會過去的。

天終於亮了。

枝頭上的雀鳥吱喳的叫着、跳着。

牠們沒有憂愁，也沒有痛苦。

因爲牠們不懂像人類那般的互相殘殺。

所以牠們快樂的叫着、高興的跳着。

可是就有一個人比牠們還快樂、還高興。

這個人就是「傾城劍」白霜霜。

她之所以快樂、之所以高興，是因爲她家裏一早就有客人來訪。

有人說最難風雨故人來，她却認爲最難「清早故人來」，因爲現在的人愈來愈懶了，早起的人也自然愈來愈少了。

早起的人固然少，早起做客的人顯然更少，所以「清早故人來」無疑要比「風雨故人來」要顯得令人高興得多了。

更何況來的人是當今武林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柳花花。

她沒有梳粧，她本來還睡在被窩裏的，只因她聽到來的人就是她日思夜想的柳花花，所以她只披了一件晨褸，頭髮蓬鬆的便像小鳥般的飛了出去，人沒到，她的聲音已像喜雀般的叫起來：「你這個花心大蘿蔔，最近花到那裏去了？足足有百多天不見你人影，難道你耳朵不癢？不知道老娘天天在咒你萬箭穿心嗎？老娘我……你，你怎麼搞成這副鬼樣子？」

她一見到柳花花却楞住了。

她楞住的原因很多：她發現眼前的柳花花不像往日般的容光煥發、衣裝潔整，不僅如此，他看來蓬頭垢面，滿臉疲倦，而且渾身血跡斑斑……

她發現柳花花身邊還站着一個人，一個很美的女人，只是看來也和柳花花一樣一副狼狽像……

在她的記憶中，柳花花從沒有這副樣子來找她，他的樣子始終是既瀟洒又飄逸。

她也從不記得他曾經與人隨行同來過，他始終是一個人獨來獨往。

所以，她楞住了。

「想不到妳見鬼的模樣也這般迷人。」

柳花花咀中說着，擺手向獨孤美說道：「這位就是白霜霜，白姑娘。」

「白姑娘。」獨孤美施了一禮：「我叫獨孤美。」

「獨孤姑娘。」白霜霜匆促的回了一禮，人已衝到柳花花身旁，語音一片焦急：「你這副樣子其實比鬼還難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柳花花淡淡道：「還不是那回事，只可惜不是萬箭穿心，而是一箭穿臂吧了，看來妳的咒語仍是不靈。」

「死東西，你別動，老娘看看就知道了。」

白霜霜低着頭，仔細的查看着他的傷勢，忽然道：「你的確是個倒霉鬼，這一箭雖然沒有廢了你的手，只怕你不休息個一年，也得躺個半載。」

柳花花哈的一聲笑了出來：「妳總算是個有良心的人，我還以爲妳會說個五年八年哩。」

白霜霜白了他一眼，忽然「滋」的一聲，撕開了柳花花左臂上的衣服，口中叫道：「小蘭。」

「來了。」嬌滴滴的應聲中，走進一位青衣少女。

「妳帶這位獨孤姑娘沐浴更衣去，並且吩咐廚房從現在起多兩個人的伙食……回頭來的時候順便帶上一罈桃紅酒，不，兩罈。」

白霜霜口中說着，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柳花花的傷口，她回頭朝獨孤美禮貌的笑笑，便擁着柳花花朝自己房中走去，咀中嘟噥着說：「我昨天剛聽說姬重生那老頭死在飛鷹堡，我想這下有得你忙的了，還以爲你最起碼也要幾個月不能來了……」

柳花花被白霜霜推着走，他回頭向獨孤美揮揮手，却見獨孤美兩眼瞪得老大……

* * *

泡了一個舒服的熱水澡。

吃了一頓精美的熱甜粥。

獨孤美睡了。

蒙頭大睡。

她從來沒有這麼勞累過。

昨天一整天的勞累，大概是她長這麼大最勞累的一天了。

所以她睡得好香、好甜。

而且還做了夢。

她夢見跟一個人在花園中散步，那個人是男人，而且就是柳花花。

她從來都沒做過這樣的夢。

她好喜歡這個夢。

可是這個夢並不眞的很美，因爲在夢中有一個比她美的女人拉走了柳花花。

她看見他倆好親熱。

她想追上去，却見到渾身浴血的老父老母……

她叫了一聲，從夢中醒來。

却發現日頭已偏西，竟已是黃昏。

想不到這一覺睡得這麼長。

頭一次到人家家裏做客，總是不好意思的。

她趕緊對鏡梳粧，她蠻喜歡主人爲她準備的衣服，不只合身，而且質料高貴、款式高雅，一股自信湧上了心頭，她認爲自己比這裏的女主人漂亮……

「篤篤！」一陣輕輕的敲門聲打斷了她的思維。

「獨孤姑娘，妳醒過來了？」

進來的是小蘭，她長得好甜，說話的時候眼睛一閃一閃的，好可愛：「我家姑娘請妳到『聽雨樓』用晚膳。」

獨孤美向她微微一笑，隨即對着鏡子細心的在唇上補粧：「聽雨樓在那裏？」

「就是我家姑娘住的閣樓。」小蘭站在她身後，幫她理着耳後的髮髻：「妳眞

美。」

「謝謝妳，小蘭姑娘。」心頭一陣飄飄然，獨孤美更加仔細的在眉上補劃着眉筆：「柳公子呢？」

「他也在那裏等着妳。」

「他是否經常來？」

「不一定，有時候一個月來兩三趟，有時候三兩個月才來一次。」

「每次都住很久麼？」

「也不一定，曾經來了就走，也曾經一住十來二十天的。」

「他……」獨孤美說了一聲，彷彿覺得不方便再問下去，對鏡轉了一圈身子，似覺滿意才跟着小蘭步出房門。

聽雨樓。名美，樓更美。

樓的主人更美。

一身雪白，一塵不染，有若不食人間煙火的天上仙子。

這是獨孤美心中的第一個感覺。

長髮披肩，俏臉含春，渾身上下散發着女人特有的成熟氣息。

這是獨孤美的第二個感覺。

第二個感覺比第一個感覺强烈。

她不是天上的仙女，她只是人間的女人。

她現在才知道，天上的仙女無論如何是比不上人間的女人的。

她是一個女人，一個令天下所有男人都會喜歡的女人。

這是獨孤美最後的結論，她終於忍不住歎出聲來：「世界上除了妳之外，還有誰能使最聰明的賊去做最笨的事呢？」

白霜霜也很認眞的瞧着她，原來女人比男人更會看女人，她嬌笑着，抖發着任何人都能感覺得出的青春氣息：「能使世界上最花的男人不住讚美，妳大概是第一個了。」

按捺住心頭的甜美，獨孤美輕輕問了一聲：「他呢？」

「還在睡，他是個比誰都懶的人。」白霜霜笑說着，拉住獨孤美的手，走到了樓台欄杆邊。

帶着泥土香味的空氣迎面兜來，獨孤美倚着蘭台，眺眼望去，一片青葱、一片清幽、以及一片愜意，不禁脫口讚美：「這麼美的地方，怪不得連住在這裏的人都美。」

白霜霜格格嬌笑：「天底下的男人如果都有像妳這樣的一副咀皮子，世界上大概也就沒有怨婦、尼姑了。」

獨孤美本是自小在山居間長大的人，可是她不禁也被這幽美絕倫的景色迷惑住了。

蒼翠的樹林，隨風輕舞；五顏六色的花卉，婆娑搖擺；遠處山巔飛下一泓如銀鍊般的瀑布，夕陽斜照，激起了如玉珠的水滴；清風吹向着松濤，宛似清吟小唱；近處樓台下的芙蓉水池，水波不興，却送來陣陣醉人的荷香……

獨孤美醉了，醉在這片美色裏。

忽然，一陣急劇的蹄聲驚醒了她。

也驚醒了在林中憩息的閑雲野鶴。

雁鳥驚飛，劃過了如胭脂般的晚霞。

蹄聲已停在山莊門口。

那人沒有下馬，也沒有叫門，因爲他已看見了樓台上的人。

獨孤美轉頭望向白霜霜，眼中帶着問意，因爲她想不到這麼美的地方，竟會來了一個這麼刺眼的人。

馬是不錯，高大而雄碩，一看就知道是好馬；人就不太對了，雖也碩大雄偉，却顯得粗壯無質，橫眉大眼，配着滿腮的鬍子，一身錦色大袍，彷彿只能增添他滿身的俗氣，尤其是馬鞍上橫披着一把被陽光照耀得閃閃生光的鬼頭金刀，更是有一股殺氣。

俗氣與殺氣，無疑已破壞了這裏的秀氣。

這樣的情形，無論誰是主人都會不高興的，所以白霜霜那吹彈即破的粉頰上已蒙上一抹不悅之色。

不過她很快的又浮着笑容，無論如何她笑的時候，應該是她最美的時候：「大鬍子，你可眞是個勤快的人。」

那個大鬍子，聲音也不敢讓人恭維，中氣雖足，却像破鑼：「他來了沒有？」

「來了，一早就來了。」白霜霜嬌笑着：「你總算是找對地方了，不過你來的時候好像不對。」

大鬍子微怔：「爲甚麼？」

白霜霜冷冷道：「因爲他現在正睡在我的床上。」

「很好，我等他起來。」

大鬍子大笑兩聲，翻身下馬，便在門口前的一棵梧桐樹下坐下，竟閉起兩眼做假寐狀……

「他是誰？」獨孤美忍不住問。

「情敵。」白霜霜淡淡的說了一聲。

「情敵？」獨孤美覺得很好玩：「誰是他的情敵？」

白霜霜格格嬌笑：「就是睡在我床上的那個男人。」

獨孤美一愣，半晌才囁聲問道：「你是說……柳……」

不等她說完，白霜霜淡淡的打斷了她的話：「當然是那個花心大蘿蔔，妳以爲我這張床任何男人都可以睡的嗎？」

獨孤美呆住了，心中忽然湧起一陣莫名其妙的感覺……

白霜霜沒有看她，她望著樹下的大鬍子，喃喃道：「這傢伙也眞倒霉，世上這麼多男人，他誰不好挑，偏偏挑上這個花心大蘿蔔做情敵，我看他下輩子吧。」

好不容易，獨孤美才微笑著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鬼才知道他們之間是怎麼一回事。」

白霜霜淡淡道：「這個大鬍子是武林中八大世家之一的楊門世家子弟，憑著一把鬼頭金刀縱橫南七北六十三省……」

獨孤美接著道：「難道他就是『病刀』楊雄？」

白霜霜微笑道：「不涉江湖而知天下事，妳果然是個聰明的人。」

獨孤美不禁凝望著樹下之人，他看來已經睡着的樣子，一動也不動，好奇道：「他和柳……那個花心大蘿蔔究竟有什麼不對？」

她竟也稱柳花花爲花心大蘿蔔了。

白霜霜笑起來，望著她道：「自然是爲了女人的事，否則他們之間怎會成爲情敵呢？」

獨孤美哦了一聲：「難道那個女人比

妳還漂亮？」

白霜霜嬌笑了兩聲：「據楊雄自己說，那個女人本是他的師妹，我也沒有見過，自然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微微一頓，她接著說：「據我所知，那個花心蘿蔔，漂亮的女人他未必看得上眼，他看上的女人未必就漂亮。」

獨孤美沈默了一下，幽幽道：「妳好像很瞭解他。」

白霜霜眺望著遠處的飛簾瀑布，美眸中泛起了水霧般的迷濛：「這個世界上大概再也沒一個女人比我更瞭解他了。」

獨孤美靜默著，她忽然覺得自己和柳花花的距離一下子拉得好遠好遠……

白霜霜忽然輕歎一聲：「只可惜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完全瞭解他。」

獨孤美迷惑的望著她。

白霜霜望著天邊的歸雁，她的聲音彷彿來自很遙遠：「有的人，妳一眼便可以看穿他；有的人，妳縱算跟他活了一輩子，妳還是不瞭解他。」

「要瞭解一個人原來也是這麼一件困難的事。」獨孤美的語音中竟也有幾分傷感。

夕陽掩照在她臉上，白霜霜顯得格外的美：「有人說，因瞭解而分開，所以太瞭解一個人，有時並不是一件好事。」

獨孤美靜立著，她覺得自己突然長大了十歲。

她們並沒有沈默太久，白霜霜看來總是一個既樂觀、又豁達的人，她很快的又說：「楊病刀，那個大鬍子，最近天天來我這裡找人，這些事他如果不說，我還一點也不知道呢。」

獨孤美詫異的望著她：「難道那花心大蘿蔔不會跟妳提過這件事？」

白霜霜笑笑：「何止這一件事，他不告訴我的事情，我也決不會開口去問。」

獨孤美喃喃道：「妳眞是一個奇怪的女人。」

她忽然搖搖頭，凝視著白霜霜有好一會，才歎了一聲：「我現在終於明白，什麼叫做眞正的女人了。」

白霜霜朝她深深一笑，忽然冷聲說道：「你躲在屋頂上，爲的就是偷聽兩個女人說話嗎？」

「當然不是。」

一聲冷哼，一條人影幽靈般的飄到樓台上。

削瘦的臉、俊美的五官、頎長的身子被一襲嶄新的銀色勁裝包裹著，腰間上一把劍鞘吞口處鑲有一顆姆指大的紅寶石，隨著陽光的躍動而顯得斑彩奪目……

這樣一個出色的人，白霜霜顯然不會陌生，她冷冷的瞪著他道：「慈悲劍客夏無情原來也是個不懂禮貌的人。」

臉上漾著比冰還冷的表情，獨孤美奇怪這樣的人爲何偏偏叫做慈悲劍客？他兩眼瞪人就像兩把冰刀子：「我本來是懂禮貌的人，只因主人不懂禮貌，所以我不願像別人傻瓜般的坐在樹下打盹，我只好不請自來。」

「據我所知，江湖之中既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敵人，也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朋友。」白霜霜的臉上也蒙起了一層霜，聲音比他的還冷：「我想不通這樣的一個人到我聽雨樓來想幹什麼？」

夏無情把身子靠在欄杆上，望著山脚的景色，語音似乎有些放緩：「久聞聽雨樓有五美：樓美、雨美、人美、酒美、以及劍美，我早就想來看看了。」

白霜霜的臉色亦見暖和，語音仍冷：「不知你想看那一美？」

夏無情面無表情的道：「我只想看看妳的第六美。」

「第六美？」白霜霜怔怔的瞪著他。

夏無情那削瘦而冷俊的面孔忽然笑了，他笑起來還眞好看：「聽雨樓中的五美雖美，恐怕還美不過那既是柳又是花的柳花花，武林中人早將那株花列爲聽雨樓的第六美，難道妳身爲主人竟一點也不知道？」

白霜霜也忽然笑了，笑得好開心。

獨孤美也笑，却不知怎麼總覺不開心。

她忽然像是忍耐不住似的，滿臉怒容大叫道：「你們這些小人，爲什麼事挑他受傷的時候來殺他？」

夏無情猛地一怔，還沒說話已見坐在梧桐樹下打盹的病刀楊雄跳了起來，口中直叫道：「誰受了傷了？是不是那個花柳大少？他眞是受傷了嗎？」

獨孤美向著他大聲回道：「受傷就受傷，難道還有假的？他就是爲了救我獨孤美才中箭受傷的，你若是男人，就應該等他傷好才來找他。」

楊雄停了一下，揚聲道：「白霜霜，是眞的嗎？妳爲什麼不說話？」

白霜霜冷冷道：「自然是眞的。」

「很好，我就等他傷好才找他，他死不了吧？」楊雄接著問道：「妳說，我幾天後再來？」

「如果我是你，我就永遠也不會再來。」白霜霜的眉毛翹得好高：「你眞不死心的話，十天後再來吧。」

「很好。」楊雄說了聲，便翻身上馬，得得的走了。

「你呢？」

白霜霜轉首冷冷的瞪著夏無情。

夏無情面無表情道：「我雖然不是正人君子，但也不是個趁人之危的小人。」

「很好。」

白霜霜學楊雄的口氣說了一聲，接著冷聲道：「既然如此，你爲什麼還不走？」

夏無情兩手環胸，緩緩道：「既然第六美見不到，我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你想見第五美？」

「不錯。」

「請。」

夏無情已飄身落地。

白霜霜自小蘭手中接過一把劍，也飄身而下。

＊　＊　＊

慈悲劍客夏無情。

傾城劍白霜霜。

兩人都是當今武林的十大劍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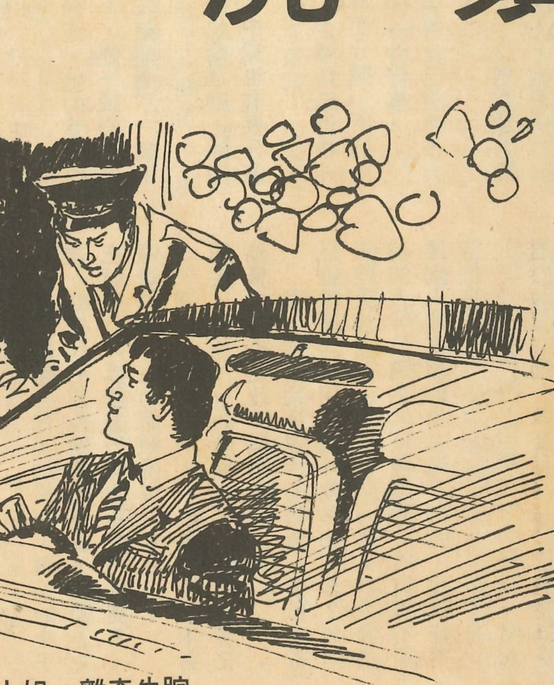
這場比劍自然是精采萬分。

可是整個聽雨樓中，只有獨孤美一人站在樓台上觀看，竟無一人出來，就連小蘭也在忙著吩咐丫頭準備膳食，連瞧一眼也不瞧。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虎鬚



富豪小姐　離奇失踪

司馬洛在暗淡的街燈光下看着她。

她走到了他的面前，司馬洛就可以看到她是更加美麗了，雖然燈光暗淡，但是司馬洛在看女人這方面則是經驗甚爲豐富的。她與這個地方並不相襯，因爲這是一個破落荒涼的地區，治安不大好，一個女人獨行在這樣一個地方會發生什麼，實在很難說，起碼她的手袋很易被搶去。

不過這樣一個地方卻是把她襯托得更美麗。

她看來不超過廿五歲，打扮與儀態都是一流，唯一的缺點就是她顯得慌張，也許她是有理由慌張的。

司馬洛說：「你就是打電話說有些秘密要告訴我的人？」

「是的！」她有點尷尬地微笑：「不過很對不起，我對你說了謊，其實我是想找你幫我一個忙。」她打開手袋，取出一大疊鈔票，又說：「我是出得起錢的。」

司馬洛注意到黑暗中有一個黑影移動，但他沒有反應。他說：「你似乎弄錯了，我不是一個受聘的人。」

「但是我的弟弟，」她說：「他的生命可能有危險。」

「你爲什麼不報警呢？」司馬洛問。

「我……我不可以，」她說：「我的朋友說，你是會幫我的忙的。」

「你的朋友是誰呢？」司馬洛問。

她卻不願意說出她朋友的名字，她只是說：「我是賈美珍。」就像這是一個很出名的名字。她隨即又補充道：「我是賈明的女兒。」

她這樣說，司馬洛就明白了。賈明是一個很出名的名字，賈氏家族，在這個地方，很少人會沒聽過的。

司馬洛說：「賈明的女兒。你們賈家是很有辦法的人，人家有困難向你們賈家求助；你們賈家有困難，需要向我求助？」

「這件事情……」賈美珍說：「我的父親不知道，我也不能告訴他，這是有關家庭的。」

「唔！」司馬洛說：「這更加是別人不能幫你們解決的事情，除非是律師。我又不是律師。」

賈美珍焦急地抓住他的手：「你不明白，現在我的弟弟失踪了，他可能有生命危險，這不是財產的問題，你明白嗎？我們都不希罕那些財產，但是有些人卻很希罕，越多就越好，死了一個，就可以多分一些。」

司馬洛也明白她是什麼意思。賈氏家族很大，賈明年紀已很大，妻子多兒女也多，家財如何分配，外人不得而知，但以他的年紀，當然是已經分配好了的；在他未死之前，少一個兒女，其他的兒女就可以多分一些，不過司馬洛也有一個疑問。他說：「爲了多分一些而謀殺一個人？那麼豈不是人人都可能有生命危險嗎？包括你在內。而且這也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假如殺了一個又一個……你會不會是神經過敏呢？」

「我的弟弟不爭氣，」賈美珍說：「假如一個人正正經經地過活，把他殺掉當然是惹人懷疑的，但是他常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他死掉了，那就可以當作是

他自己惹來的禍。」

「唔！」司馬洛說：「你還帶了誰來呢？」

賈美珍一驚，連忙轉頭望望。

司馬洛說：「有人在監視我們，我看我們還是到別的地方談好些。」

賈美珍說：「不！呃……我們還是改天再談吧！我得走了。」

司馬洛說：「你可以在車上對我說，我開車送你回去吧！」

「我有車子，」她說：「就在那邊。」

司馬洛陪她走過去。

黑影又在黑暗中閃動着，不過並沒有人走出來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

她說：「我會打電話給你，你答應救我的弟弟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先弄清楚這事再說吧！」

他陪她走到了一部小跑車，她自己上了車，立即開動而離去了。

司馬洛不明白爲什麼她這樣急着要走，假如有人跟踪她，那麼跟踪她的人也已經看到了她和他說話了，那就多說幾句也無所謂的。

她的車子走遠了，司馬洛忽然就看見有一雙車頭燈光出現，也跟着她的車子走了。

這使司馬洛大爲緊張，立即跑向自己的車子旁。他一回到車子，就不由得大聲咒駡起來，因爲他的車子傾側了，有一隻車輪已經洩了氣。

他打開車門從車中拿出一隻電筒來照照，看見車輪是給人用利刀割破了的。在他送賈美珍到車子，也許是當賈美珍正在與他談話時，就有人偸偸把他的車輪割破了。這樣做的用意就是使他不能跟着賈美珍的車子。

這使司馬洛的汗毛直豎了起來。她會遭遇到什麼呢？

他是沒有辦法追上去的了，只好動手換車輪。換好了車輪之後，他當然是已經來不及追上了，他還是沿路小心地觀察。不過他看不到賈美珍的車子在路邊。不過，她可以走的路很多，不只一條。他只好多試幾條路。

司馬洛兜來兜去，都沒有看見她的車子。他認爲假如她出了事的話，一就是被人捉去了，車子留下來，一就是受到襲擊，那就連人帶車都留下來，所以他很着急找車子。

沒有車子留下來，也許她是回家去了。

於是司馬洛只好也把車開回家去，等她的電話。

她說得太不清楚了，爲什麼她不可以說清楚些。

她的電話卻沒有來。

過了兩天，都是沒有消息。

也許她是一個神經質的女人，神經過敏，忽然改變了主意，放棄了這件事情？不過她是打電話給司馬洛的，一定有一個認識司馬洛的人推薦的，而這個人不論是誰，一定認爲她有需要找他才推薦，假如認爲她是胡混一場，就會勸她不要多事。

這就是使司馬洛不放心的。

* * *

這天發生了兩件事，使司馬洛認爲非管這事情不可。

第一件事情就是警方在海邊的淺水裡把賈美珍的車子撈起。司馬洛從電視新聞中看到映出來的就是她那部車，地點就是上次司馬洛與賈美珍約見的地方距離不遠之處。有車而沒有人，警方仍然很緊張，因爲他們担心人的屍體被沖走了，因爲好好的一部車子，沒有理由就這樣丟進海中的，假如是意外跌進了海中，那駕車人當然會報案，除非駕車人已有不測。

司馬洛的頭皮發癢。他是認識不少人的，包括一位跟他感情頗佳的探長。他立即打電話給探長，向探長詢問此事。

探長說：「這事跟你有什麼關係？」

司馬洛說：「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好奇心。」

探長沒好氣地道：「你這個騙子！」

探長也是明白司馬洛這個人的作風，他一查問一件事情，就是與這件事情有關，但是司馬洛又通常都是不肯把眞相講出來的。

司馬洛說：「我又沒有令你損失過。」

事實上他通常也是不會令探長損失的。他所說的也並不是金錢上的損失，而是面子上的損失。他做事常常不依手續而亂搞一通，使探長很頭痛，又拿他沒辦法，但是他通常又總是能夠把事情搞好，而且盡可能把功勞讓給探長。

探長說：「好了，你的好奇心，你想知道什麼呢？」

「關於這件事情，」司馬洛說：「是像電視上說的那麼嚴重嗎？」

「沒有那麼嚴重，」探長說：「起先是很令人担心的，不過原來這是一部失車；看來這是偸車的人用完了之後推下海中，如此而已。」探長的是第一手資料，當然是快過看電視新聞，而且通常也會附加一些不大方便公佈的資料。

司馬洛說：「失車的人安全嗎？」

「當然安全，」探長說：「不然又怎會只是報失車子而不報失人呢？」

「唔！」司馬洛說：「這是誰的車子呢？」

「普通人的。」探長說。

「你現在是對我說謊了，」司馬洛說：「這不是普通人的車子，這是賈家的車子。」

探長說：「你已經知道了的事情，又何必問我呢？」

「你又爲什麼對我說謊呢？」司馬洛問。

探長說：「賈家的人不願意張揚這件事情，我們就不提了。」

司馬洛：「賈家的什麼人？」

探長說：「他在賈家最有勢力，可以向我上司施壓力的人……」

「只有一個，」司馬洛說：「那是賈裕光——賈明的兒子，目前他處理賈家的一切生意，他自己也有許多很賺錢的生意，他是競選市長呼聲最高的人。」

「唔！」探長說：「你告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爲什麼賈裕光不願意張揚呢？」司馬洛問。

「我沒有問，」探長說：「他是有權這

樣的。他跟我上頭講一聲，這雖不是正當手續，但他這樣要求到，我的上司就方便他一下了，免得他太麻煩。」

「唔，」司馬洛說：「原來如此！」

「你怎知道那是賈家的車子呢？」探長問。

「我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見過，」司馬洛說：「這車是賈裕光的妹妹的。」

「我認爲你是在對我說謊。」探長說。

「我從來不對你說謊，」司馬洛說：「只是我這個人糊塗又善忘，有些話是應該說的又忘記了說，到後來才記得說出來。」

「你用不着跟我來這一套了，」探長說：「我又不是要盤問你。」

「爲什麼你不盤問我呢？」司馬洛問。

「因爲上頭叫我不要張揚也不要追究，我就不追究了。」探長說。

「原來如此！」司馬洛說：「既然你不追究，那麼我也不追究了。」

他掛了電話，心裡總是很不舒服，這件事情是應該有內幕的。賈美珍這車子並不是被偷去了，她是與他分手了之後被人追踪，後來車子就跌進了海裡；這車子是她的，不是她偷回來的，她會把車子開進海裡嗎？看來也許是她給人追到了，那些追到她的人把她的車子推進了海中毁滅証據。

但是她的人又如何呢？

賈裕光說車子是給偷去了，假如他知道人是安全的話，他是沒有理由這樣說的。

司馬洛不知道賈裕光對他這個妹妹的感情如何，假如他是與她感情很好，他一定不肯罷休，假如是希望她死了而多分一些遺產，那就應該張揚，希望屍體快些出現。

表面上，在別人看來，這只是一件偷車案，就是如此簡單而已。但是司馬洛見過賈美珍，聽過她說話，就知道不是如此簡單。

似乎只有一個可能性：賈美珍給捉去了，成爲肉參，賈家受到勒索，就暫時不敢張揚，車子被發現了，就只好說是失去了的偷車。

司馬洛守在電話旁等着。

他相信半小時之後，電話就會響了，探長也不是一個那麼平庸的人，他一定會忍不住而向司馬洛問個究竟的。

但是三分鐘之後，電話就響了。對方傳來的卻不是探長的聲音，而是一把陌生男人的聲音在「嘿嘿」笑着。

司馬洛問候了一句對方的親人。

他問候得很惡毒。這是一句最有效的止笑劑，不論對方眞笑抑或是假笑，都立即沒有心情笑了。

那人果然停止了笑聲，他說：「朋友，上一次我是割破了你的車輪，下一次我要割破你的臉了。」

「我跟你有什麼過不去嗎？」司馬洛問。

「沒有什麼過不去，」那人說：「不關你的事情，你不要亂管就行了。」他所說的是意料中的話。

「你打這個電話來正好，」司馬洛說：「我正在找你，你來這個電話很有幫助，我很快就會找到你，我也會割破你一些東西，作爲回報。」

司馬洛的恫嚇比那人所說的更有效，那人顯然害怕司馬洛在電話上裝了一些什麼特別的電子儀器，可以查出他電話的來源，於是那人立即就收了綫。

司馬洛在電話旁邊微笑，他向來是一個不受恫嚇的人，他就只怕這件事情從此沒有了音訊，沒有了發展；現在有人來騷擾他，那就正合他意。

那人的電話沒有再來，過了半小時，門鐘就響了。來的乃是探長。

他對探長微笑：「我沒有猜錯，不過我以爲你是會來電話。」

探長說：「我跟你說話時我要看你的眼睛，那我就會知道你是不是說謊。」

司馬洛笑道：「你眞不是好朋友，老是說我說謊，但是我不怪你。我有一瓶好酒，讓我拿出來。」

「不必了。」探長說。

「辦公時間不能喝酒？但誰會知道呢？」

「你知道我是根本不喝酒的。」探長沒好氣地說。

不過探長卻吸煙，而香煙他是自備。他吸了半根香煙之後才對司馬洛提出問題，道：「你對這件事情究竟知道一些什麼？」

「我知道上頭叫你不要追究，」司馬洛說：「而這是賈裕光的命令。」

探長說：「這又不是正式的命令，我大可以不聽。」

司馬洛說：「我不想你給上頭責難，所以還是不提這件事情好了。」

「別跟我玩遊戲吧！」探長說：「你也是想問許多問題的。我不開口你也不開口，那豈非僵住了？」

「好！」司馬洛微笑：「既然如此，那我先告訴你我知道的事情吧。」

他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對探長說了出來，包括最新的發展，就是剛剛來的那個恐嚇電話。

探長以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我所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司馬洛說。

「這不是你的作風。」探長說。

「假如我知道多一些，」司馬洛說：「也許我會講得少一些；但是我知道得太少。現在我是担心賈美珍的安全，這件事情已經過了幾天。」

探長把香煙在煙灰盅裡捺熄了，隨即又點上一根，他說：「這個講法有道理。」

「那你對這事又知道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只是覺得可疑，」探長說：「車子沉在海裡，可能是一種恐嚇，所以我不能不先做一些調查工作，準備應變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眞不幫忙！」

探長說：「我又未必不能幫你的忙。」

司馬洛說：「我要你幫的忙，別人也是可以幫的，不過既然你送上門來，我就要你了。我只是要知道一些賈家的事情。」

「我知道得不少，」探長說：「我的工作使我對這個社會必要有相當的認識。」

「是呀！」司馬洛說：「所以你告訴我吧。賈美珍一定是有些問題的，她來找過我，講得不清不楚的，之後又走掉了。我的車子給人割破車輪，她的車子在海中發現，有人恐嚇我不要管閒事。」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探長說：「賈裕光說他的妹妹不在此地，一星期之前到了美國旅遊，還要過兩星期後才回來，因此她的車子被偷走了也沒有人知道。」

「他說謊。」司馬洛說。

「他說賈美珍在美國，你說賈美珍找過你。」探長說：「一個人不能同時間在兩個地方，所以你們之中有一個是說謊的；但是你沒有理由說謊，所以是賈裕光說謊了。」

「爲什麼他要說謊呢？」司馬洛問。

「正如我所說過的，」探長說：「他是有所隱瞞，也許是綁票。」

「照你所知，」司馬洛說：「賈美珍這個人是不是神經有問題的呢？我的意思是，她根本是發神經來找我亂說話，來追她的根本是賈家的人，他們把她捉回去了，不想張揚，就恐嚇我與及對你說謊。也許是賈美珍把車子衝了下海，追她的人把她救回了，賈裕光不想承認這件事。這是一個可能性。」

探長又點上了一根香煙，深吸起來。

司馬洛說：「你有什麼猜想呢？」

「我不知道，」探長說：「以賈裕光目前的情形，他不願意讓任何影响他聲譽的新聞出現，因爲他正在競選市長，他不會有眞話透露。假如事情如你所說，他就更不會承認了。不過據我所知，賈美珍的確是去了美國，我在發現了車子之後查問過的，她的確是去了，她有些朋友去送機，這些朋友不大可能聯合起來說謊。但你說你與她見過面。」

「去了美國不是不准提早回來的！」司馬洛說：「她提早回來不一定有人接機，尤其是假如她是有事回來，不願意讓人知道。」

「有道理。」探長點着頭。

司馬洛說：「她託我找她的弟弟，她說她的弟弟有生命危險，而不是說她自己有生命危險。她的弟弟——究竟是哪一個弟弟呢？」

「是賈小明。」探長說。

「但賈家有那麼多兄弟姊妹，怎知道是哪一個呢？」司馬洛問道。

「別個我不知道，」探長說：「但是賈美珍說她的弟弟就祇有一個。因爲賈美珍排第二小的，在她之下祇有一個弟弟。而且這個弟弟也很不成器，有幾次被抓上警局，都是參加那些瘋狂派對，服了藥之後神智不清鬧事。賈家的勢力，又有大律師，當然不留紀錄，不控訴。」

司馬洛微笑：「賈裕光什麼錢都捐，他也捐過不少錢給警務人員做福利基金，這倒是有些用處的。」

探長憤怒地說：「他的事不是我經手的！」

司馬洛微笑道：「人不是電腦，不是機器，總是會偏心一點的。你對我就是很偏心了。別人是不能跟你這樣談這種事情的。」

探長甚爲尷尬，說道：「我看我們還是不要討論那個問題了。現在的問題是，賈美珍認爲她的弟弟有危險，而她找你想辦法。你說賈美珍可能是一個神經質的女人，但假如她是，我卻不知道了，我沒有聽人說過，而關於她的傳說也是不多。」

司馬洛說：「爭家產的事情又如何呢？」

探長搖搖頭嘆一口氣：「賈家這樣富有，子孫又這麼多，而且是七個妻子生的。你知道賈明有七個妻子嗎？」

「你是指正式的？」司馬洛問。

「非正式的還不止此數！」探長說：「正式的已有七個，每個妻子都生幾個。」

「眞是多產奇人！」司馬洛說：「眞了不起，他是怎麼做的？」

「他們上一代是可以娶很多妻子的，」探長說：「今日就難一些了。」

「我是說。」司馬洛說：「給你七個妻子，你又可以使她們全部都生幾個孩子嗎？」

「我沒有這樣的興趣，」探長說：「不過賈明可不是這樣的。他是娶了一個之後又一個，每次祇對着一個老婆。老婆就像是他的生孩子機器，也因此，大兒子賈裕光的年紀有資格做賈美珍的祖父。這樣多兒女，不同母親，當然是不會太和好了，在財產方面你爭我奪當然是有的，但是爲了這個而殺人？我就不明白了。死掉一個能多分多少？除非全部都殺光，但這是不可能的！」

司馬洛說：「我也是跟賈美珍這樣說。」

「而且，」探長說：「賈裕光自己的生意也做得很大，他才不必爲了多分一點點家產而動壞腦筋。」

「這個，賈美珍沒有說是賈裕光，」司馬洛說：「也許是其他的兄弟姊妹呢？」

「我不知道！」探長聳聳肩道：「其他的兄弟姊妹，那麼多人，有好有壞。」

「賈裕光是最大的。」司馬洛說：「賈美珍是第二小的，中間隔了那麼多人，那肯定他們不是同母親的了。賈美珍與她的弟弟則大概是同吧？」

「當然是同了，」探長說：「否則的話，賈美珍對她這個弟弟也不會那麼關心。」

司馬洛說：「賈裕光對他們的關心程度又如何呢？」

「這很難說，」探長說：「即使是同母親的，亦不見得就是一定會互相關心，尤其是人已經長大了。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賈裕光現在最關心的乃是他自己的聲譽，任何影响他聲譽的醜聞都會影响他競選的成績，所以賈美珍的事，他也非關心不可。」

司馬洛說：「本來我還可以不管這件事情。祇是車子掉下海中吧了，又沒有發現屍體。但是有人打電話來恐嚇我，又把我的車輪割破，我就不能不管了。打電話來恐嚇我，那是一個很笨的做法！」

「也許這電話是賈裕光手下的人所打的呢？」探長說：「也許不是大事，他祇是不想你引起麻煩。」

「那亦是一個錯誤，」司馬洛說：「假如他叫賈美珍自己來對我說，那是沒有所謂的。但是他叫人恐嚇我，那我就一定要

管，這破壞了我的原則！」

「你會去找賈裕光嗎？」探長問。

「也許吧。」司馬洛說。

「那你是在捋虎鬚了。」探長說。

「他是那麼兇嗎？」司馬洛說：「我倒不覺得，更兇的我都遇過了。」

「我知道。」探長說：「不過你反正也是見不到他的。賈裕光不想見你，你就不能夠見。」

「比他更兇的人我也見得到。」司馬洛說。

「我知道你是可以混進去，」探長說：「但那些是犯罪的人，賈裕光不是一個犯罪的人。你若混進去，被人發現你就會被抓起來，我也幫不了你。」

「他沒有做什麼見不得人的生意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探長說：「巧取豪奪，應該是難免的了，但是作奸犯科又似乎不需要。他本來就已經很富有，有本錢做生意使他更富有，他應該不會做那種事情。」

「唔，」司馬洛說：「不過，我也不是一定要找他，我跟他又沒有交情。我祇是要去找賈美珍。」

「這個倒是容易一些的！」探長說：「假如她眞是在此地的話。不過，你要報案嗎？」

「報什麼案？」司馬洛問。

「你的車輪不是被割破了嗎？」探長說：「割破你的車輪，那是犯法的行爲。」

「不需要了。」司馬洛說：「車輪也丟掉了，我沒有證據，不過你知道我不是說謊的。」

「我知道。」探長說：「而我也很反對你的作風。你有這樣一件事情，你就應該當時立即報案！」

「我不能肯定有事發生。」司馬洛說。

探長說：「算了，我跟你說這個是沒有用的。終有一天，你的妄作胡爲會斷送你的性命。」

「也許！」司馬洛狡猾地微笑道：「這就是我能夠活那麼久的原因！」

探長站起來說：「我要走了。假如你需要我幫忙，那你最好先給我一個電話！」

「我很可能會的。」司馬洛說。

* * *

賈美珍就是住在賈家，但是可不是與賈裕光住在一起。賈氏家族很特別，賈明喜歡他的子孫都住在一起，但有這麼多人，很難住在一屋。大兒子賈裕光的年紀已有資格成爲賈美珍的祖父，事實上他也是已經成爲祖父了，祇是他的孫兒女沒有賈美珍那麼大。在他以下的兄弟姊妹也多數已經有了兒女或是有孫。這樣的大家庭，人口就多得不得了，就不能夠住在一間屋子裡，但他們仍是住在一起。那就是住在一座小山上，這山是賈氏的，這裡有許多屋子，全部都是住着賈家的人。賈家的後代祇要肯住在這裡，就可以有一間免租的屋子。雖然如此，仍是有些賈家的人不住在這裡，並不是住不下，而是他們故意要住到別的地方去，證明自己是有自立能力的。賈老頭子賈明可能很不高興，但是他也不能夠強逼。

賈美珍也是住在這賈氏山上的。

司馬洛的車子駛上了這條上山的斜路，前頭就立即出現了兩部車子，擋住了他的去路，他祇好停車。那車上下來了兩個帶槍的私家護衞員，他們走到司馬洛的車子旁邊，按着車頂低下頭，其中一人問：「你來幹什麼？」

司馬洛說：「我開車經過不行嗎？」

另一人說：「這裡是私家地方，不可以隨便進來的。」

司馬洛也知道，這整座山都給賈明買了下來，路也是賈明自己築的，全部是私人地皮，這地方是不受外面的交通法律管制。

他說：「既然如此，那你們爲什麼不設一扇閘攔住呢？人家不知道開車進來，給你們趕走，那心裡就很不好受。」

那人說：「有閘不好看，也不方便。有我們把守路口，就不需要有閘。」

司馬洛說：「我來觀光一下不可以嗎？」

那人說：「朋友，我們祇是受聘在這裡工作，規矩不是我們訂的，我們也沒有權修改，所以，請你不要令我們難做好不好？假如你是要找賈家的人，我們可以爲你通傳，但假如你祇是到這裡來看看的，那就很對不起，我們逼得要請你回頭了。」

這兩個人的態度友善，並不囂張，司馬洛很難對他們反感。而且，正如他們所說，他們是受聘在這裡工作的，這裡的規矩是如此，他們也沒有權更改。

司馬洛說：「我是來找賈小姐的。」

另一個人說：「哪一位賈小姐？」

「賈美珍。」司馬洛說。

「賈美珍小姐！」那人說：「她不在這裡，她已經往美國去了。」

「那眞奇怪！」司馬洛說：「是她約我來的。」

「這不大可能吧？」那人說：「假如她回來了，我們不會不知道。」

「我的時間也是很值錢的。」司馬洛說：「你以爲我是說謊嗎？」

那人奇異地看看他：「你是幹什麼的？」

「有些法律上的文件。」司馬洛說：「我要爲賈小姐解決。但這是秘密，我不能夠透露更多了。」

那人說：「但賈小姐的確不在這裡。她是往美國去還沒有回來。我不是說你說謊，不過，你說她約你來的，但她的人在美國。你肯定是她約你來的嗎？」

現在這人說話更加小心和尊敬，就是爲了司馬洛的暗示。司馬洛沒有直接說出來，他祇是暗示自己是律師，而律師是很不好惹的，他們打官司不用付律師費。

司馬洛說：「這個我又不知道，我祇是接到這個電話，賈小姐——她又沒有說她是賈小姐——總之我是要到這裡來處理一些文件。我有這個地址——我不知道你們這裡是那麼麻煩的。」

那人說：「也許那是張小姐，我替你問問吧。」

司馬洛想問誰是張小姐，不過他暫時不想開口。他到這裡來白撞，初步已經成功了，他不想破壞他的運氣。

那人回到他的車子，原來那車子有無線電話的，可以和各間屋子通話。

那人說了一陣，就走回來說：「對不起，阻了你。是張小姐找你，你上去吧。」

司馬洛說：「張小姐？我以爲是賈小姐找我。」

「張小姐是賈小姐的管家，」那人說：「賈小姐有許多事都是由她代辦的。」

「原來如此！」司馬洛說。

那兩個保安人員的車子移開了，司馬洛就把車子開上山去。這山上的屋子全部都是非常漂亮的，風景也很美麗，眞有如是一個世外桃源。

那是說，假如沒有賈明在這裡，定下這許多賈家的規矩的話，這裡就是世外桃源。有些子孫自己事業成功就搬出去而不住在這裡，是有他們的原因的。那是表示他們能夠自己照顧自己，不必倚靠家產。這是一種光榮。

司馬洛的車子開到了一間裝飾以粉紅色爲主的花園洋房，車子就直入花園內。這花園有大鐵門而沒有關上，也許是甚少關上的，因爲有自己的保安人員守護着這整座山。

司馬洛在心裡想，假如他是賈家的人，他也是不願意住在這裡，這裡總是給人一種監獄似的感覺。

有一個老處女的樣子，戴着眼鏡的中年婦人已站在屋前的台階上等着他。

司馬洛說：「張小姐嗎？」

「不是！」那個中年婦人說：「張小姐在裡面，你跟我進來吧！」

司馬洛下車跟她進去。

那屋子裡面陳設豪華然而並不庸俗，賈美珍看來是一個很有品味的人。假如不是，那就可能每間屋子都是一式一樣了。

他們轉入地下一間房中，張小姐就坐在裡面等着他。

這裡面是一間辦公室。那個中年婦人就出去並關上了門。司馬洛進去，是不大喜歡粉紅色的屋子，不過一看見張小姐，他就立即改變主意了。這位張小姐顯得那麼高貴美麗，與這粉紅色很配襯，事實上她與任何顏色都配襯。有她在，不好看的顏色也會變成好看了。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

張小姐說：「請坐吧！」

司馬洛在名貴的粉紅眞皮沙發上坐了下來。眞皮染成粉紅色，那是特別名貴。

張小姐從桌子後面走出來，臀部輕靠在桌子邊緣上，打量着他。

司馬洛也是打量着她，她身上穿一套名貴的淺灰色衫裙套裝，這與粉紅色很配襯。

她的一隻手橫在乳下，托着另一隻手的手肘，而這一隻手的手指則是輕輕撫着自己的下頷。她腿子的擺放也很美麗。她是一個學過儀態的人，那即是說她不但好看，而且不易從她的姿勢而看出她內心的虛實。

事實上她叫他坐下而自己站起來，就是在心理上的佔優。她變成高高在上，司馬洛則倒像是一個待審的犯人。她雙手的擺放方式也是在表示對他懷疑和不信任，她要研究清楚。

而且，她並不友善，她沒有問他要喝些什麼。他不是一定要喝什麼，但主人在禮貌上也起碼應該給客人一杯水或者一杯茶的，她則是連這禮貌的事情都不做。

她看了他一陣，離開桌子，走了一圈，雙手交抱在胸前，也是一個不信任和審問的姿勢。她說：「你看來又不像是一個壞人。」

「你是一個絕色美人，」司馬洛說：「但我看不出你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張小姐的眼睛一眨，臉露慍怒。她說：「以一個白撞的人來說，你的胆量眞不小？你知不知道這是賈家的私人地方，而你闖了進來？」

「即是說你可以把我殺了，埋屍於此？」司馬洛問。

張小姐淡淡地微笑着：「我們可以這樣做，但是我們不做這種事情。」

「你在這裡又是幹什麼的呢？」司馬洛問。

「本來應該是我問你的。」張小姐說：「不過我也不怕先回答你的問題。我是賈美珍的管家，我代替她處理她的一切事情。」

「哦？」司馬洛說：「她有很多事情要處理的嗎？」

「這間屋子就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張小姐說：「她不耐煩管這些事情，而且還有錢方面的問題。」

「賈小姐的錢也是由你管？」司馬洛問。

「是的！」張小姐說：「她也不善理，而我是她的好朋友。」

「你是一個能幹的人。」司馬洛說：「這種工作，對你來說似乎很缺乏挑戰性。你使我感到意外。」

「爲什麼你覺得我是一個能幹的人呢？」張小姐問。

「這是看得出來的。」司馬洛說：「相人是我的擅長之一。你不單是祇有外表的美麗而已。」

「多謝你，」張小姐說：「其實我是律師，我是律師樓派來的，而我又是賈小姐的好朋友。但這件工作也並不是沒有挑戰性，我要訓練賈小姐自己處理這些事情的能力。所以我在這裡也不是養老，我的工作做好了之後，我就會走了。」

「具有挑戰性。」司馬洛微笑：「那即是說賈小姐是個一塌糊塗的人了。」

「她祇是任性。」張小姐說：「假如你已經問完了的話，那我要問你了。你來幹什麼？」

「我來找賈美珍。」司馬洛說。

張小姐像模特兒似的轉了一轉，又朝着他，說道：「你不知道嗎？美珍去了美國，還沒有回來。路口處的保安人員一定對你說過的。」

「我是問你。」司馬洛說。

「我的答案也是不會不同，」張小姐說：「美珍的來去，他們也很清楚。」

司馬洛說：「我看不出你究竟是說謊還是說眞話。」

「我用不着說謊，」張小姐說：「我是大可以不讓你上來的。你找美珍有什麼事情，你可以告訴我，反正有許多事情都是由我替她辦的。假如她在家，我會叫她出

來見你，但她多數也是對你說跟我商量。」

司馬洛說：「我八號才見過她！」

他與賈美珍見面的那一夜就是八號。

「那是不可能的。」張小姐說。

司馬洛仍然很難看得出她是不是說謊，也許就是因爲她是律師，律師通常都是擅長口才和擅長守秘密，當然有些精通有些笨拙，她則不是屬於笨拙那一類。

司馬洛說：「你可以証明嗎？」

「我似乎不需要對你証明，」張小姐說：「而且，証明她在這裡很容易，祇要找她出來見你就行了。要証明她不在這裡却是難一些，我總不能帶你到美國去見她的。不過，你有什麼事情一定需要見她的嗎？你不可以跟我說？」

「我一定要見到她本人。」司馬洛說。

「那就沒有辦法了，」張小姐說：「你留下電話，待她從美國回來時我告訴她，叫她自己找你。假如你是急的，你就告訴我有什麼事，看看我能不能幫忙。」

司馬洛說：「我與她之間的事情，祇可以跟她一個人說，別人知道不安全。」

「安全？」張小姐忽然失去了控制，演技破了一個洞，眞正地表示關心了。

「是的！」司馬洛說，「即使你，我也不能說，因爲她沒有對我提起過有你這個人！」

「呃——」張小姐說：「你是說人的安全呢？還是這個秘密的安全？」

「我不能再講得多了，」司馬洛站起來：「正如你所講，既然她不是在這裡，那就沒有什麼好說的。她回來的時候，請你叫她找我吧。」

「呃——」張小姐說：「她知道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你嗎？」

「她知道，」司馬洛說：「不過萬一她忘記了的話——」他掏出一張名片放在桌上，然後就走向門口，推開門出去了。

張小姐在台階上目送他的車子離開。

司馬洛此行似乎沒有什麼收穫，也似乎不很努力，但其實他是在進行心理戰。

張小姐肯放他進屋一定是有一個原因，即使是好奇，一定也爲了某一個重要的原因而好奇。他就給她更多好奇，這是以退爲進的辦法，也是打草驚蛇的方法。他不知道究竟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就在亂草裡亂打一通，使蛇自己跑出來。

他相信很快就會有進一步的事情發生。

果然很快。

當他的車子回到市區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

又有人來弄他的車輪。

司馬洛把車子停在停車場內。

那是一座多層的停車場。在那裡面破壞車子是份外容易的，因爲行人不多，祇是有別的人來取車，或是停了車子的人步行離開。

有兩個人開車到來，在司馬洛的車子旁邊下車，就拿出刀子來，在四隻車輪上一割。每人割兩隻。司馬洛的車子很快就矮了幾吋，因爲車輪洩了氣。

這兩個人吃吃笑着，打開自己車子的行李箱，把刀子放回進裡面去，鎖好，然後就登車。

就在此時，司馬洛却從樓梯間裡走了出來。

這兩個人似乎不認得司馬洛的人，而祇是認得司馬洛的車子，他們還以爲司馬洛是另一個來取車的人而已，仍若無其事地登車，關上車門。

司馬洛來得這樣快，就因爲他根本預料可能會再有這事發生，所以他故意設一個陷阱，選這個地方停車。這裡的上層是住宅，下面是幾層收費停車場，再下面就是店舖。司馬洛有一位朋友就住在這停車場上面的一層樓宇，司馬洛借用這位朋友的家，看着電視等着。他看的却是自裝的閉路電視，他在停車場裡裝了一個儀器，便可以看到場中的情形。他一看見有人這樣接近他的車子便跑下來，但仍未能制止，車輪都被割破了。

那兩個人的車子從停車位中退了出來，司馬洛手中拿着的一塊磚頭立即飛出去，擊中了車尾的玻璃窗，那玻璃立即碎掉了。車中的兩個人一呆。

他們又立即想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因而玻璃雖然破了，也是沒有停車子，車子繼續向前行，祇要開動就可以逃出停車場。

司馬洛徒步走，車輪又破了，是追不上他們的。

但是司馬洛的第二塊磚頭又來了，這一塊磚頭則是高高地拋了過來，正好落在車頭的擋風玻璃上。「嘩啦」一聲响，車頭的玻璃亦碎掉了。假如祇是車尾的玻璃碎了，車子還可以開行，但車頭也碎掉就不行了。玻璃是雙重的，裡面有膠質，用以黏住碎玻璃，以使玻璃不會飛射而減低傷人的機會，因此玻璃一破，空氣進入那些膠質的中間，就立即變成不透明，車頭的玻璃不透明，看不見前面，車子就沒法開動了。

這車中人也知道必須放棄車子，便推開車門跳了出來。原本車中是有兩個人，現在跳出來的乃是一大一小。

並不是一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子，而是一個非常高大，一個特別矮小。

高大的一個，就比另一個高了一個頭以上。這個巨人還是有滿腮的濃鬍子，他這身裁已是很易辨認了，那一腮鬍子更是招牌。假如這人犯法逃走了，要受害人形容他的樣子，那相信是最容易的事情。

那個矮小的却是拔脚就逃。

巨人咒罵起來。矮小的一個一面逃一面叫道：「快走，他可能有槍！」

但巨人即使要逃也來不及了，司馬洛已經衝到。他一個人不能截住兩個人，就祇有去把逃得慢些的一個截住了。

這個巨人，就像一隻熊似的張着手臂對着司馬洛。他說：「你有槍嗎？」

司馬洛說：「我不用槍也能夠對付你！」

巨人獰笑着說：「你來試試看吧！」

司馬洛說：「你有刀子嗎？」

「當然有，」巨人說：「不然我用什麼割破你的車輪呢？」

他們是有刀子的，不過刀子已鎖在車子的尾箱裡，一時未及取出來。而這個巨人也不認爲他需要那些刀子。

假如司馬洛是有槍的話，那他有更多刀子都沒有用處；假如司馬洛沒有槍，他就用不着那些刀子了。

司馬洛說：「你不是說要割破我的臉嗎？」

「我用不着用刀子！」巨人說：「我用拳頭就可以把你的臉打成肉醬！」

司馬洛忽然跳前就揮拳。

這是出乎巨人意料之外的。司馬洛一直都是沒有那麼快動作，使巨人有了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爲司馬洛並不是一個動作那麼快的人。但是司馬洛一動起來時却是快如閃電，使巨人完全預料不到。

一晃眼間，司馬洛就在巨人的肚子上擊了三拳。

但是這個巨人的强壯也是司馬洛料不到的。他的拳頭就像擊在包了一層橡膠的鋼鉄上似的，對巨人竟是毫無影响。別人也許會給打得彎下了身，巨人却是不會。

跟着巨人就把司馬洛攔腰一抱抱住，把他整個抱了起來。

司馬洛知道情形對他不大妙了。

巨人力大皮肉厚，他就是以這個作本錢。他現在把司馬洛抱了起來，就開始加壓，要把他箍扁似的。

司馬洛知道假如他不快些採取行動，就沒有機會了。

同樣的事情，他以前亦已經歷過。

好在他的手臂並沒有被箍住，在最後一刻，他把手臂伸開。

司馬洛這時就使出了他的最高絕招，那就是用手執住巨人的鬍鬚，猛的一扯。

巨人蓄了這樣長的鬍鬚，這是一個弱點，不管他有多大氣力，鬍鬚被人扯住，總是甚爲痛苦的，這也會使他發不出力氣來，而不能不把司馬洛放下。

但是司馬洛這一下却是行不通。他一扯就把鬍鬚全扯了下來。原來那是黏上去的假鬚。

巨人哈哈笑了起來。

司馬洛這一下又浪費了一些時間。

他連忙把鬍鬚丟下了，利用剩餘下來的一些時間，使出最後一個絕招。他就是用兩隻手掌向巨人的雙耳一扳，同時兩隻脚尖就向巨人的腿踢去。

他堅硬的皮鞋尖踢中了巨人的小腿，膝蓋之下的皮包骨部份，這已經是很痛。但他那兩隻手掌的一拍，則是使巨人更痛。本來表面看來，耳朵應該是拉之扯之更痛的，因爲耳珠與及耳朵的軟骨一定更爲敏感。但是現在的原理却並不是如此。司馬洛的手掌是合成碗狀拍下去，瞬即壓平，而把大量的空氣逼進巨人的耳內。空氣的壓力把巨人的耳膜猛的一逼，巨人雖然是皮厚肉靭，但他的耳膜却是不能練的，不會靭過普通人。

「哎！」巨人狂叫一聲，就把司馬洛丟掉了。

司馬洛跌到地上，屁股在堅硬的地面上一坐，也很不好受。

他也不由得呆了一陣。

巨人向他一衝過來，却是脚步不穩，幾乎仆倒。那是因爲司馬洛在他的小腿上踢的那一脚也是很厲害的，他的骨頭痛，就舉步不靈。這個部位也是與肚子不同，不能夠練到不痛的。

（未完・一）

◎◎◎◎◎◎◎

上文提要：　晏天機帶着一批黑衣人進犯衡山派，絕沒想到來時挾浩大聲勢，有週全佈置的一仗，最後會落得慘敗，加上發現章一虎竟是任雲秋所改扮的，心中十分惱怒，突見副教主鳳簫女帶着手下前來，以爲援手到來，但鳳簫女却下令停手，晏天機等人不聽命令，一位黃衣少女新月鈎出手，把但總管等人制住了……

◎◎◎◎◎◎◎

新月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黃衣女逞威　迎戰少年俠

春申君點頭道：「陳某懂。」

「那好。」鳳簫女道：「就請陳莊主把叛師之徒章一虎、江翠烟二人交出來，讓我帶走，可以麼？」

春申君含笑道：「照理，應該讓鳳副教主把二人帶走的。」

「怎麼？」鳳簫女問道：「陳莊主那是要破壞江湖規矩了？」

「那倒不是。」春申君道：「陳某可以把他們兩人叫出來。鳳副教主不妨親自問問他們。」

說到這裏，回身道：「章一虎、江翠烟，你們來見過鳳副教主。」

章一虎、江翠烟二人答應一聲，果然雙雙並肩走出。

章一虎朝鳳簫女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見過鳳副教主。」

江翠烟却噗的跪倒地上，說道：「江翠烟見過副教主，但請副教主作主。」

鳳簫女鳳目一瞪，喝道：「章一虎，你欺師滅祖，叛離本座，見了本座，還不跪下？」

章一虎含笑道：「鳳副教主，在下扮成章一虎，只是氣氣晏天機的。他敗在在下手下，就一口咬定在下是章一虎，在下如果是章一虎，區區一個使者，晏副教主怎會敗在在下手下，在下如果眞是章一虎，有能力擊敗晏天機，黑衣教主就要自己徒弟當副教主了，何用再請晏天機當副教主呢？」

他竭力用晏天機來抬高自己的身份。

鳳簫女確然不知道晏天機敗在章一虎手下之事，其實晏天機也並沒敗在章一虎手下，只是章一虎把他「般若掌」引了出去而已，這是章一虎故意誇大其事。她目光凝注，問道：「你不是章一虎，那是什麼人？」

她眞還想不出能擊敗晏天機的會是什麼人來。

章一虎大笑一聲，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清朗的道：「在下任雲秋是也。」

鳳簫女一怔，說道：「會是任少俠？那麼章一虎呢？」

任雲秋笑道：「兩軍對壘，刀劍無眼，在下取得了章一虎的面具，鳳副教主自可想得到他那裏去了？」

鳳簫女道：「你殺了他！那麼江翠烟呢？」

任雲秋把面具往懷中一塞，說道：「她可以說是江翠烟，但也可以說並不是江翠烟。」

鳳簫女道：「你此話怎說？」

任雲秋道：「她的確是黑衣教主座下的九弟子江翠烟，但她却是在下失散多年的胞妹，也許當年就是給黑衣教主拐去的，她既是在下的胞妹，就該姓任，應該是任秋煙，不是江翠烟了，在下奉家母之命，行走江湖，就是爲了找尋我這妹子，如今既然找到了，她自然要跟隨在下回家去拜見家母，一家團聚，這算不算叛師？再說黑衣教危害江湖，我這作哥哥的自然不准她認賊作父，認教主做師傅了。」

他這番話，自是早就有幾個老江湖教他這麼說的了，只有如此，才不算叛師叛教。

江翠烟跪在地上，嗚咽的道：「副教

主，妳替我覆上教主，就放我回家去吧！」

鳳簫女望了春申君一眼，問道：「她眞是任雲秋的胞妹？」

江翠烟道：「弟子怎敢欺瞞副教主？」

鳳簫女道：「妳站起來，取下面具來給我看看？」

江翠烟答應一聲，站起身來，伸手從臉上揭下了面具。鳳簫女凝目看去，江翠烟她本來認識，但再回頭去看任雲秋，兩人眉目之間，果然有四、五分相似，任何人都一眼可以看得出兩人是同胞兄妹來。

但鳳簫女是何等人物？她這一瞥，就已看出江翠烟一張春花般的臉上，並沒動過手脚，那是因爲自己認識江翠烟，在她臉上自然不能絲毫有假；但任雲秋和自己並不太熟，所以任雲秋的臉上，有人給他臨時加了些易容，這所謂臨時，自然是自己來了之後，才動手脚，雖然任雲秋還是十分英俊，只是在眉眼之間，加添了一些，就像江翠烟了，這在會易容的人來說，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手術了。

鳳簫女心中暗暗哼了一聲：「這點手法，也敢在我面前搗鬼。」

但她却也不會點破他們，橫了春申君一眼，才點點頭道：「妳認祖歸宗，這也是人情之常，姑且准妳隨任少俠回家探親，至於說脫離本教，這要教主才能批准了，才能算妳不是叛師叛教，這個我可作不了主。」

春申君心知此事瞞不過她的眼睛，但她居然准了，這就以「傳音入密」說道：「多謝副教主了。」

江翠烟也跪下叩了個頭道：「多謝副教主成全。」

「好。」鳳簫女道：「這件事，咱們暫且揭過，現在該談第二件了。」

春申君道：「鳳副教主請說。」

鳳簫女道：「衡山派擒住了本教護法令狐宣等幾人，和陳莊主擒住的史月蟾、陸湘芬，希望陳莊主也賣我薄面，都能釋放了，咱們今晚這場過節，就算暫且揭過，不知陳莊主肯答應麼？」

她此話出口，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陳莊主，今晚黑衣教全軍盡覆，大失面子，如果你們連這幾個人都不肯釋放的話，只怕他們會立即全力來攻，如若肯釋放了這幾個人，縱然黑衣教依然會大舉來犯，但也可以稍後幾天，你們也可有喘息的機會，其實擒住這些人，對你們也一無用處，聽我相勸，還是釋放的好。」

春申君朝她點點頭，一面說道：「衡山派擒住了些什麼人，在下目前還不詳細，副教主可否容我和青雲道長晤面之後，如果肯予釋放，當在明天中午之前，予以釋放，至於史月蟾，陸湘芬二位姑娘，陳某可以讓她們隨同副教主回去，不知鳳教主意下如何？」

鳳簫女道：「陳莊主說的也是實情，那就請陳莊主先釋放史、陸二人。」

春申君頷首道：「陳某遵命。」

他回過頭去，朝任雲秋吩咐道：「雲秋，你去把史、陸二女釋放了，交給鳳副教主帶回去。」

任雲秋答應一聲，回身工夫，領着史月蟾、陸湘芬二人走來。

江翠烟迎着二人，叫道：「七師姐，妳們隨副教主回去，小妹是不回去了，還望二位師姐，在師父面前，給小妹請個罪吧！」

要知黑衣教主門下，她們三個年歲差不多，進門也只在先後之間，是以情同姐妹，最談得來。

史月蟾目露異色，訝然道：「九師妹，妳要叛離師門？」

陸湘芬也駭異的道：「九師妹，妳知道叛離師門，這是大罪……」

江翠烟苦笑道：「小妹膽子再大，也不敢叛離師門，實是……」

史月蟾急急問道：「那妳爲甚麼呢？」

江翠烟道：「小妹其實並不姓江，因爲自小和家人失散，被人拐賣，後來投到師父門下的……」

陸湘芬問道：「那妳姓甚麼呢？」

「姓……任……」江翠烟粉臉不禁一紅，指指任雲秋道：「他就是我大哥，是娘要大哥在江湖上到處找我，天可見憐，今晚大哥才找到我，我……要跟隨大哥回家看娘去！」

陸湘芬低聲的道：「九師妹，他不是騙妳的吧。」

江翠烟幽幽的道：「不會的，我眞的姓任，大哥不會騙我的。」

史月蟾道：「那妳回去看了伯母，依然可以回來。」

江翠烟微微搖頭道：「我是不會回來的了。」

她忽然聲音說得更低，輕悄的道：「八師姐、九師姐，我們一[illegible]逾姐妹，小妹有一句話，妳們聽了只能放在心裏……」

陸湘芬道：「妳要說甚麼呢？」

江翠烟輕聲道：「小妹直到今晚，才覺得黑衣教的種種行爲，並不正派，自古邪不勝正，所以小妹要奉勸二位姐姐，如果有機會，還是棄邪歸正的好……」

史月蟾駭然道：「九師妹，妳……」

江翠烟道：「小妹說的是肺腑之言，因爲小妹一向把二位姐姐，當作親姐姐看待，才敢直言無忌，二位姐姐……」

她們在低低說話之時，春申君已朝鳳簫女拱拱手道：「鳳副教主，史、陸二位姑娘，都已在此，就請帶回貴教去吧！」

鳳簫女含笑抱拳道：「多謝陳莊主，鳳簫女謝了。」

春申君連連拱手道：「鳳副教主好說。」

鳳簫女抬目道：「史、陸二位使者，隨本座回去吧！」

史月蟾、陸湘芬躬身應「是」，低着頭走了過去。

鳳簫女正待朝春申君作別，只見九環金刀鄷榮忽然越衆走出，口中洪喝一聲道：「慢點走！」

接着朝春申君拱拱手道：「陳莊主，鄷某要了斷一件事，不論生死存亡，都與春華山莊無關。」

春申君愕然道：「鄷兄，你要做甚麼？」

鄷榮道：「此事是鄷某的私事，既與春華山莊無關，陳莊主那就不用問了。」

話聲一落，手抱九環金刀，筆直朝那黃衣少女行了過去，口中喝道：「小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黃衣少女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說道：「你有甚麼事？」

鄷榮道：「鄷某問妳叫甚麼名字，難道妳沒有名字嗎？」

黃衣少女冷冷哼道：「姑娘名字自然有，只是你還不配問。」

「很好，哈哈哈！」鄷榮仰首大笑，又點點頭道：「姑娘眼裏既然沒有鄷某這號人物，那就不用說了；但有一件事，姑娘却非說不可！」

春申君已知鄷榮爲了甚麼要找黃衣少女的了，不覺攢着眉，心裏暗自盤算如何替兩人解圍？

黃衣少女一雙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望望他，冷然問道：「甚麼事非說不可？」

鄷榮目光盯注在她掛在腰間的新月鈎上，說道：「姑娘這柄刀，可是從春華山莊取來的麼？」

黃衣少女冷笑一聲道：「不錯，原來你是要替春申君來取回此刀的了，那也容易，只要你接得下姑娘三刀，就可以把此刀取回去了。」

鄷榮外號稱爲九環刀，人以刀名，在江湖上若論使刀，他可以稱得上是數一數二的高手，黃衣少女居然說出只要接得住她三刀，就可以把新月鈎取回去，那是說鄷榮接不下她三刀的了！

「哈哈！」鄷榮又是一聲洪笑，說道：「鄷某剛才跟春申君說的話，姑娘一定也聽到了，這是鄷某的私事，生死存亡，與春華山莊無關。」

黃衣少女修長而彎的新月般眉毛微微一攢，不耐的道：「那你要做甚麼呢？是你自己覬覦我這柄新月鈎？」

「非也，」鄷榮道：「鄷某只想問姑娘一件事……」

黃衣少女道：「又要問甚麼了，好，你快些說吧！」

鄷榮道：「鄷某師弟人稱絕戶刀隗大興的，正月初三，棄屍春華山莊十里外的小山坡下，是不是姑娘殺的？」

黃衣少女想了想，說道：「好像有這麼一回事，他叫甚麼名字，姑娘也記不得了，那人可是臉色枯黃的瘦小老頭麼？」

鄷榮道：「沒錯，正是鄷某的師弟隗大興。」

黃衣少女冷冷一哼道：「那是他自己該死。」

鄷榮道：「不是姑娘殺死他的麼？」

黃衣少女道：「是我殺死的。」

鄷榮洪笑道：「姑娘不是說他自己該死麼？」

「不錯。」黃衣少女道：「我從春華山莊出來，他就走了上來，問我可是從春申君那裏得了一柄新月寶刀？我說的話和跟你說的一樣，只要接得住三刀，我就可以把新月鈎給他。」

鄷榮道：「他接不下姑娘三招麼？」

黃衣少女道：「他第二招就沒接得住。」

鄷榮道：「那是他死在姑娘第二招上的了？」

「不是，」黃衣少女道：「他接不住我第二招，就含愧而去。」

鄷榮道：「姑娘追上去給了他一刀？」

黃衣少女披披嘴道：「我要殺他，第二招上他就沒有命了，何用追殺？那是我走了一段路，在小山脚一棵大樹下坐下來休息，他又跟了上來，跟我說：第二招刀法他想到破解招法，敗得不服，要我站起來和他再比一招，那知他乘我站起來的時候，左手一把石灰朝我眼睛撒來，右手同時一刀砍到我腰際，我不敢睜眼，就揮刀橫掃削過去，等我睜開眼來，他已經送了命，這能怪我麼？」

鄷榮點了點頭道：「如果眞如姑娘所說，他確實該死；但當時只有隗大興與姑娘二人，死無對證，鄷某和隗大興同門數十年，他死在姑娘手下，鄷某不能不管，因此不論他是如何致死的，鄷某仍然要向姑娘領教了。」

黃衣少女道：「好，我仍是一句老話，你接得下姑娘三招，可以把這柄新月鈎取走。」

鄷榮大笑一聲道：「鄷某是替我數十年的同門師弟報仇，不是爲姑娘手上一柄寶刀而來，姑娘不用刀下留情，更不用三招爲限，鄷某敗在姑娘刀下，這筆血帳也就一筆勾銷，若是死在姑娘刀下，也死而無怨，從此不會再有第二個人向姑娘尋仇。」

黃衣少女道：「好，你可以發招了。」

她連新月鈎都沒有出鞘。

鄷榮巨目一睜，手按九環金刀，說道：「姑娘還沒有出鞘。」

黃衣少女對他生性耿直似乎稍有了好感，口氣也不像先前那麼冷漠了，點點頭道：「好吧！」

玉手輕抬，但聽龍吟般清「嗆」，她手上已經多了一把清瑩有如秋水的新月般銀刀，美眸抬處，說道：「現在你可以發招了。」

鄷榮暗暗叫了聲：「好刀！」

手中九環金刀一振，九個金環發出一陣震懾人心的「郎」「郎」大響，依然按刀不動，說道：「姑娘可知鄷某的外號就叫九環金刀嗎？」

黃衣少女道：「這和發招有關嗎？」

「有！」鄷榮道：「江湖朋友給鄷某起這個外號，是另有用意的，因爲鄷某的姓名之上，冠上九環金刀四字，是要大家注意鄷某金刀有九個環。」

黃衣少女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注意你金刀九環了？」

「不錯。」鄷榮道：「敝師弟乘妳不備，施用石灰，自然是居心不正；但鄷某使的是九環金刀，動手過招之時，刀上九環可以隨時出手，刀環同使，是鄷某所慣用，姑娘可得小心！」

黃衣少女點點頭道：「我會小心的。」

「好！」鄷榮洪笑一聲道：「姑娘那就接招了！」

喝聲中，他虎的跨上一步，九環金刀朝前推出，只此一步，他一個高大的身材，好像更高大了，大有雄視天下之概，隨着但見一道耀目金虹，宛如奔雷閃電，劈攻而出，氣勢凌厲，重逾山岳！

這一刀看得春申君等人莫不暗暗喝彩，叫了聲：「好刀法！」黃衣少女好像不敢和他硬接，在鄷榮逼上一步的同時，左脚跨了一步。

鄷榮跨上的一步，氣勢如虎，刀光如虹，有八面威風的氣概，使人覺得他這一刀既不能硬接，又無法躲閃；但等到黃衣少女這一步橫裏跨出，大家對先前的看法，隨着登時改觀了！

在場之人，無一不是當今高手，先前想不到的，現在都看出來了，因爲她這一橫跨，正是跨到了鄷榮劈出金刀的死角上，刀勢盡管猛烈無匹，就是劈不到這一死角。

這好像天上雖然刮到大風，但你正好躲在牆角邊，有牆替你擋住了風，根本吹不到你身上一樣。

黃衣少女在橫跨一步之時，自然也使了刀，她這一招也和新月一樣，刀光是彎的，劃着觚形，從鄷榮的刀光空隙乘虛而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在這時候才發現她攻入之處，正是鄷榮刀法上留下的破綻之處，而且這一刀好像正該從此處攻入，除了這一處破綻，別無可攻之處了。

本來任何一個武功卓越的人，使出來的任何一招攻敵招法，沒有不帶破綻的，但你若是要在他發招之後，去找破綻，人家刀發如風，那裏會[illegible]着等你，等你找到破綻，豈不是早已身首異處了？

所以要在雙方對敵之時，再找人家破綻，是萬萬來不及的。動手過招，最重要的就是臨場經驗，對方招式要發未發之前，你就要判斷敵方下一招的路數，你如何去破解，若是以快打快，雙方出手奇快之際，那就只有見招拆招，那有工夫去研究對方破綻在那裏？

黃衣少女這一步（橫跨的一步），等她這一刀出手，乘隙而入，招式之奇，幾乎沒有一個人想得到；但她又使得那麼從容瀟洒，好像只是隨手揮出來的一般！

僅此一刀，就看得所有在場之人，莫不聳然動容，驚歎不止，也暗暗替鄷榮担起心來！

好個鄷榮，果然不愧是使刀的大家，黃衣少女橫跨一步，他已警覺她跨出之處，正是自己刀勢所不及的死角，趁着刀招未老，身形突然急轉過來，直劈的刀光隨着帶轉，這一拖刀，登時由直劈改成了橫掃。

這一來，黃衣少女從他破綻處進招，乘隙而入的彎刀豈非空落了嗎？

不，她身形也隨着轉動，只是把刀勢往下沉了些，還是乘隙攻入，因爲她刀是鈎形的，這一沉，正好又是鄷榮橫劈一刀的破綻之處，也正因爲新月鈎下沉，正好迎着橫劈的九環金刀鈎去。

這本是招術中的「鎖」法，藉以鎖拏對方兵刃；但她新月鈎是削鐵如泥的寶刀，若是給她「鎖」住，也就把九環金刀削斷了。

鄷榮自然不會讓她「鎖」着的，脚下迅疾後退，一退就騰出空間，自然也使對方的刀勢落空，他也在這一退之際，口中暴喝一聲，使了一招「驚濤拍岸」，金芒暴漲，飛捲而出。

這一刀刀光席捲，幾乎橫及數尺，一陣「郎」「郎」金環之聲，就像濤聲般盈耳，威力之强，氣勢凌厲已極！

黃衣少女在他疾退之時，身形輕閃，刀式未變，似是乘退追擊，但她身法旋飛如電，鄷榮的刀勢堪堪推出，她已從他正面，一旋而到了他右側，她在刀招未變，一彎新月般的刀光已削到鄷榮的右肩！

鄷榮大吃一驚，迫得他不得不行奇蹈險，回刀以求自保，急忙身形一矮，卸肩蹲下，朝前劈出金刀，用刀背往後斜磕黃衣少女的刀背，人却乘機向左滑去。

但新月鈎是彎形的，黃衣少女刀勢輕轉，但聽「噹」的一聲，黃衣少女鈎尖劃過，削斷了九環金刀上的一枚金環。

這時鄷榮已經向左閃出數尺，她也並未追擊，只是淡淡的道：「這是第一招。」

她才第一招，鄷榮却已經連使了三招，還被人家削去刀上一枚金環！

這眞把九環金刀鄷榮一張本來是紅彤彤的臉上，脹紅得色如豬肝，洪笑一聲道：「姑娘刀招果然神奇，但鄷榮先前說過，這是給我死去的同門師弟報仇，不同於一般比試，姑娘不用再數幾招了。」

黃衣少女道：「你可以不算，我却非算不可。」

鄷榮停刀不發，面有怒容，嘿嘿笑道：「這是姑娘目空四海，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了，以爲天下武林同道，沒有一個人走得出妳三招了？」

「我不是瞧不起人。」黃衣少女道：「因爲這是我師父交代的，若是有人在我刀下走出了三招，我就不用回去見她老人家的……」

鄷榮愕然道：「令師這話是甚麼意思？」

黃衣少女道：「我師父是天下第一刀，她老人家的門下若是給人家接住了三招，就證明我學藝不精，那有顏面再去見她老人家，自然得橫刀自絕，以謝她老人家了。」

「哈哈！」鄷榮仰首洪笑道：「天下居然會有這樣的師父，鄷某眞還是第一次聽到。」

黃衣少女怒聲道：「我師父這話說得對，你笑甚麼？」

鄷榮笑道：「難道姑娘令師一生都沒有被人家走出過三刀麼？」

黃衣少女正容道：「我師父既是天下第一刀，自然沒有人能走得出三招了。」

「那好。」鄷榮道：「咱們不用再打了。」

黃衣少女望着他問道：「你不是說要替師弟報仇麼？」

鄷榮道：「不錯，但這仇鄷某不報了。」

黃衣少女道：「爲甚麼呢？」

鄷榮道：「因爲鄷某想去會會令師，看我九環金刀是不是會在三招之內，死在令師刀下，若是僥倖不死，那就是走出三招了，令師這『天下第一刀』五個字，就該自動取消了。」

黃衣少女臉色一沉，冷冷的道：「你在我刀下，都走不出三招，還想跟我師父去較量麼？」

鄷榮以刀成名，一向自視甚高，此時給黃衣少女這一喝，心頭怒惱已極，洪喝一聲道：「鄷某那就先試試妳的三招再說。」揮刀朝她攻去。

他方才已經試出黃衣少女的刀法甚是奇詭，因此在這一刀上，特別注意，幾乎凝住了畢生之力，刀光耀目，銳不可當。

同時因他刀上內力迸發，刀背上八枚金環受到內力的鼓動，也化作八團金芒，像流星般激射而出。

鄷榮是因黃衣少女出言不遜，動了眞怒，才全力一擊，妳說我走不出妳三招，我要妳在我刀下，走不出兩招！

黃衣少女身形輕旋，不避不讓，手中新月鈎直劈而出。

他這一刀，驟看之下，似乎是兩敗俱傷的拚命打法；但實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先說她身形輕旋，八枚金環正好呼嘯着從她身側掠過(鄷榮刀上九枚金環，先前已被他削毀了一枚，此時發出的只有八枚金環，在位置上說，就空出了一枚金環的缺口，她這一輕旋，正好從缺口旋入)，尤其這一刀竟然後發先至，快得異乎尋常，鄷榮攻出的一刀，還沒攻到，她一道鈎形銀光已經到了鄷榮的腦門。

鄷榮大駭之下，顧不得傷人，急忙向左竄出。

黃衣少女刀光一閃，刀勢閃電直落，此時鄷榮雖已閃出；但閃出的還只是上身，左脚仍是箭步未收，她刀勢落處，他一條左脚至少有半條被刀鋒削斷。

這簡直已經變成了定局！但就在此時，人影一閃，只聽「噹」的一聲，任雲秋從旁閃入，長劍一下拍在黃衣少女的刀面上，把她新月鈎震開了尋天光景。

鄷榮先前還不知道他閃出慢了半步，一條左腿幾乎被新月鈎削斷，耳中聽到這聲金鐵交鳴，才知自己不論刀招、身法，都比黃衣少女慢上半步，高手過招，這相差半步，就是致命傷了，心中暗暗叫了聲：「慚愧。」

黃衣少女的刀勢被任雲秋震開，她自然也和任雲秋對了面，她目光一凝，冷冷的道：「你要和我動手，也該等我先擊敗了姓鄷的再出手。」

任雲秋抱抱拳笑道：「在下確實冒昧，但若是在下不出手，鄷老左腿豈非斷送在姑娘刀下了？」

黃衣少女道：「我只取他一條腿，不傷他的性命，已經是夠客氣了。」

任雲秋道：「姑娘何其殘忍？動手過招，點到爲止，豈可出手傷人？」

黃衣少女道：「這是我師父說的；要和妳動手的人，妳不傷他，他必傷妳，就是你勝了他，以後也會糾纏不休，所以凡是要和妳動手的人，妳不用對他客氣，不死也得讓他殘廢，才能永絕後患。」

任雲秋聽得一呆，想想她師父這話，也不無道理，江湖上往往爲了一掌、一劍之仇，惹出許多麻煩來，一面依然含笑道：「這是令師偏激之言……」

黃衣少女忽然粉臉一沉，怒聲道：「你敢批評我師父，好，你大概也想和我動手了？」

任雲秋確實也有些見獵心喜，尤其她一再的說沒人走得出她的三招，他自然更非試試不可，這就抱抱拳道：「姑娘刀法神妙，在下確實想試試。」

黃衣少女哼了一聲道：「那好，你可

以出手了。」

任雲秋長劍一擧，正待出手，忽然又收了回去，搖搖頭道：「在下不想和姑娘比了。」

黃衣少女道：「爲什麼？」

任雲秋道：「因爲……」

他只說了兩個字，就沒再說下去。

黃衣少女不耐道：「你說話怎麼婆婆媽媽的，因爲什麼呢？」

任雲秋道：「因爲方才在下聽姑娘說過，如果有人在姑娘手下，走出三招，姑娘就橫刀自絕，在下是以不想和姑娘比了。」

黃衣少女睜大雙目，說道：「你能接得下我三招？」

她不相信任雲秋會接得下她三招。

任雲秋笑道：「在下沒和姑娘動過手，怎麼知道接得下接不下姑娘三招呢？」

黃衣少女披披嘴道：「你這是說我沒和你動過手，怎麼知道你接不下我三招了？」

她本是十分冷傲的人；但這一披嘴，就平添了幾分少女的嬌態。她本是生得很美，就因爲太冷傲了，使她美得冷冰冰，這回她披嘴的神態，却使人有寒冰解凍之感！

任雲秋笑嘻嘻的道：「不敢，在下可沒說過這句話。」

黃衣少女道：「你心裏一定是在這樣說了。」

任雲秋笑道：「在下心裏在說，姑娘如何會知道的呢？」

黃衣少女忽然粉臉一紅，說道：「難道我會看不出來？」

任雲秋望着她一笑，說道：「那麼姑娘知道在下現在心裏想什麼呢？」

黃衣少女笑容一歛，說道：「我不知道。」

「哈哈！」任雲秋朗聲一笑道：「在下心裏在想：最好在下能接得下姑娘三招，而姑娘又不橫刀自絕。」

黃衣少女哼道：「你接下來再說不遲。」

「有姑娘這句話就好！」任雲秋欣然道：「姑娘答應了？」

黃衣少女柳眉一挑，說道：「你話說得太多了，快發劍吧！」

任雲秋點頭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姑娘小心了。」刷的一劍，斜刺過去。

他見識過方才她和鄷榮動手的刀招，也聽說過沈同、謝公愚、青松道人都沒接得下她三招，可見她刀法是如何神奇了，因此倒也不敢大意；但第一招上，他也不好就使出殺手來，是以只使了一記「斗柄斜指」，使的是一記虛招，並未眞正的攻敵。

黃衣少女一見他劍勢發動，那管你虛招實招？身形輕旋，抬手之間，新月鈎一道青虹直射過來。

任雲秋口中暗暗喝了聲：「好快的刀法！」

他這招「斗柄斜指」，原是虛招，一見對方刀勢直劈，和方才跟鄷榮交手時的第一招完全一樣，對方刀法說穿了並無奇特，只是比別人快而已！

任雲秋早就注意着她，因此她刀勢甫發，他已經身形一晃，使出「九轉分身法」，一下閃到了黃衣少女左側，身法之快，不在她發刀快速之下，等黃衣少女刀光劈到，明明站在對面的任雲秋忽然沒了影子。

好個黃衣少女對面敵人忽然不見，她聽風辨位，身形一個輕旋，刀勢帶轉，橫掃過去。

那知任雲秋的「九轉分身法」，快速如電，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等妳聽風辨位，聽出他在左，他却早已到了妳的右首。

黃衣少女刀勢甫轉，又聽到風聲在右，急忙又是一個輕旋，轉了過去，等她轉到右首，任雲秋當然又早已閃了出去，依然沒見人影。

任雲秋展開身法，身形飄忽如風，黃衣少女的身法，不是飄忽，而是輕旋。

她一連幾個輕旋，刀招却依然只是那一招，並未變招，就因爲她輕旋得極快，那一道青瑩瑩的刀光，就像匹練一般，隨着她旋轉，看去就像一圈青虹，把一丈方圓都圍了起來！

不，一道匹練似的刀光，像是銜尾疾追，一直跟在任雲秋的身後。

這段話，寫來已經化了不少筆墨，實則僅是眨眼的工夫而已！任雲秋施展身法，當然也要發劍，他先前只是想試試黃衣少女的輕旋和自己「九轉分身法」到底是誰的身法快。

現在他在連使身法之餘，已經有了結論，自己「九轉分身法」使到最快的時候(也就是練到最精湛的時候)，可以幻化出九個人影，使敵人虛實莫辨。黃衣少女的輕旋，也以快速爲主，那只是在輕旋之中，發揮刀招的變化(因爲她的目的是不讓敵人走出三招，因此她這一招刀法，招式不變，而以輕旋的身法，來發揮這一招的刀勢)，自己和她的身法，目的不同，用途也就迴異；但如論速度，那麼自己的「九轉分身法」，似乎比她輕旋要略快半籌。

他在身形閃動之際，口中大笑道：「姑娘還不變招麼？」

黃衣少女怒聲道：「你自己怎麼也不發劍呢？」

「好！」任雲秋道：「在下那就發第二招了。」

話聲出口，但見他身形飄忽之際，忽然間劍尖向空劃出了九個圓圈。這一招，正是他師門「九疑劍法」的「天有九疑」，銀圈冉冉，飄浮不定，使人虛實難分。

其實他第一招「斗柄斜指」只是一記虛招，這一招才是眞正的第一招。

黃衣少女只覺九圈劍光，朝自己頭頂飄浮過來，急忙皓腕一抬，只是把隨身週轉的一圈青虹提高到朝上圈去。

她刀光一圈，任雲秋劃出來的九個銀圈，立時被她一掃而空，那知她一個輕旋，刀光掃過，先前九個銀圈又冉冉而來！

黃衣少女吃了一驚，她還是身形輕旋，刀光向空掃去，九個銀圈朝頭上冉冉飛來。

黃衣少女又驚又恐，嬌聲道：「你這人怎麼搞的？」

旋身之際，刀光又朝九個銀圈掃去。

「哈哈！」任雲秋大笑道：「在下已是第二招了，姑娘怎麼老是使第一招呢？」

話聲未落，但聽「噹」的一聲，前面八個銀圈被刀掃滅；但第九個銀圈，却刀劍交擊，響起一聲清脆的龍吟！

任雲秋知道她手中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刀，自己手上却只是一把普通青鋼長劍，因此只能用劍脊去拍她刀面。

這聲金鐵交鳴，因爲刀劍擊上了，震得兩人各自斜退了一步。

九環金刀酈榮在黃衣少女第二招上，差點被刀光削斷左足，心頭雖然驚駭；但他以刀成名，對黃衣少女刀法除了比自己快速，依然很難服氣，是以一直站在任雲秋身後觀戰。

此時眼看兩人交手了一回工夫，依然還是第一招。他對任雲秋的劍法，本來就心悅誠服，但也沒想到他竟有這般高深，也深感驚異不止，暗想：「自己聽說武當掌教紫陽道長被武林中公認爲使劍第一高手，據說一劍也只能劃出九個圈來！這位任老弟輕輕年紀，居然也一劍劃出九圈，難道他的劍術，也有紫陽道長的功力了？」

他不知紫陽道長劃出九個銀圈，可以同時攻擊九個敵人，任雲秋劃出來的九個圓圈，只是「九疑劍法」中的招數。也就是說紫陽道長一劍九圈是實劍，「九疑劍法」是虛劍，以疑取勝，其中差別，就在「虛」「實」不同，用法也就各異了。

春申君、青松道人和沈同等人都是使劍的高手，但他們的想法，却和酈榮一樣，每人臉上都流露出驚異之色！

黃衣少女被任雲秋一劍震退，她一張春花般臉上，也微有驚容，一雙亮晶晶的美眸，凝視了他一眼，覺得他才是眞正自己的勁敵，當着副教主(鳳簫女)，她自然不肯罷休，口中冷笑一聲，身形隨着一個急旋，直欺而上，但見青光連閃，一片繽紛刀影，少說也有十二、三道長短參差的刀光，直向任雲秋當面罩來！

這才是她眞正的第二招，方才和酈榮動手，她那直劈的一刀，還是第一招的變化而已！

任雲秋身形閃動，有如逆水游魚，乘隙而入，從長短參差的刀影空隙側身閃入，回手發劍，但見在參差刀光之中，閃起劍光，人影飄忽，劍光就像銀蛇般亂閃，同時也一連響起了十幾聲「噹」「噹」刀劍的鳴聲。

黃衣少女在這一招中，連發了一十二刀，任雲秋在刀光中游走，也還了她一十二劍。

這一陣連珠般的交鳴聲中，兩條人影又倏然分開，刀光劍影也隨着隱去。

大家因爲黃衣少女手中新月鈎是一柄寶刀，這一十二記刀劍交擊下來，任雲秋的一柄青鋼劍，不被削成寸寸廢鐵才怪！劍削斷倒也無所謂；但劍斷了，人自然也會受傷，大家關心的是人，金聲入耳，大家急忙擧目看去，只見黃衣少女和任雲秋各自退後了兩步，黃衣少女手上新月鈎青瑩如故，當然不會被劍削斷。

站在黃衣少女對面的任雲秋手抱長劍，面含微笑，一支青鋼劍居然也絲毫無損！

難怪他面含微笑，因爲黃衣少女的第二招，他從容接下了。

接下她第二招並不難，難在以一支普通青鋼劍，和一柄寶刀接連交擊了一十二記，仍能絲毫無損！

這不是說明了黃衣少女發出來的刀招縱然速度極快，任雲秋發的一十二劍，比她更快，因爲任雲秋不是僅僅接住她的刀招而已，他必須每劍都以劍脊去拍刀面，不使兵刃相交。

這一點不但目力要好，而且要拿捏得恰到好處，才能接得下來。羣雄看到這裏，不覺紛紛鼓起掌來！

黃衣少女看到任雲秋連接了自己十二刀，長劍絲毫無損，芳心深處，也不禁對他暗暗欽佩，但聽到大家這一鼓掌，她紅勻的粉靨不覺又沉了下來，輕哼一聲，忖道：「你們給他鼓掌，難道是我輸了？」

目光隨着一寒，冷冷的道：「還有第三招呢！」

她不待任雲秋開口，一個人倏地離地飛起，右手左右揮舞，朝任雲秋當頭撲來。

照說，縱身飛起，揮刀撲來，來勢應該極快，但因她縱身離地飛起之時，就揮舞着銀刀，可是刀勢鼓風的關係，一個人冉冉而來，來勢並不太快。

就因爲來勢不快之故，她這一陣凌空舞刀，竟然幻起了一排七道光，每道都有丈許來長，夭矯如青龍撲珠，齊向任雲秋射來，這一刹那，他左右前後，全在七道刀光的籠罩之中。

任雲秋大笑一聲道：「這就是姑娘第三招了麼？」

手中劍向空一振，手臂連揮，眨眼之間，他也揮起了一道道的劍光，出手快速如電，一下就劃起了九道劍光，每一道劍光都迎向一道刀光。

但黃衣少女的刀光只有七道，任雲秋的劍光却有九道，除了七道劍光迎住七道刀光，却「嘶」的一聲，光芒暴長，有如匹練橫飛，朝冉冉飛來的黃衣少女虹射過去。

就在這兩道劍光射到黃衣少女身前的同時，另外七道劍光也和七道刀光接觸上了，但聽一陣急驟的刀劍交擊，響起一連七聲「噹」「噹」金鐵撞擊之聲。

響到第七聲「噹」的時候，任雲秋口中發出一聲驚「啊」，雙足一點，一個人像行雲流水往後退出了七、八尺之外。

他人已往後退去，射向黃衣少女的兩道劍光也隨着倏然滅去，並未傷到黃衣少女絲毫。

任雲秋退出八尺以外，低頭看去，自己一柄長劍的劍頭上，已被削斷了三寸長一截，這是在第七聲刀劍交擊中被削斷的。

任雲秋一張俊臉之上微有笑容，拱拱手道：「姑娘刀法神妙，在下長劍被妳削斷，那就是在下敗了。」

黃衣少女已經發出七道劍光，再也沒有刀招可以封解任雲秋另外兩道虹射過去的劍光，被逼落到地上，這兩道劍光雖然沒有傷着她分毫，但對她心理上的威脅却十分嚴重，她只有七道刀光，人家却有九道。

這時聽了任雲秋的話，她嬌美如花、清麗如秋月的粉臉，驀地飛起兩片紅雲，睜大一雙黑白分明清澈大眼，望着他半晌說不出話來，最後才幽幽的道：「敗的是我。」

不說他有九道劍光，她只有七道。就是拿七道劍光和七道刀光來說，她手中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刀，他手上只是一柄普通的青鋼劍，要削斷他的長劍，應該在第一聲「噹」就削斷了，但他接了前面六記，直到第七記「噹」才把長劍削斷，這不是很明白，第七刀上，是他故意讓她削斷了嗎？

如果仍在前面六刀一樣，第七刀自然也削不斷他的長劍了。

他爲什麼要在第七刀讓自己削斷他的長劍呢？那是自己說過，有人接住她三招，她就無顏去見師父了。

那麼他爲什麼不在第一刀就讓她削斷長劍，而要在第七刀才故意讓自己削斷呢？那就是他暗示自己，他原可以接下她第三招七記刀招的。

別說在第七刀才削斷他長劍，就是第一刀上就削斷他的長劍，也算不得是自己勝了，因爲自己手上是一柄寶刀，如果手上不是新月鈎，他豈不是全數可以接下來了嗎？

不，他還有兩道劍光也可以勝過自己。

他是故意讓自己的，他爲什麼要故意讓自己呢？

她心頭上一陣感激的羞意，粉臉自然也驀地紅了起來。

任雲秋把削斷了劍尖的長劍回入鞘中，含笑抱拳道：「不，眞的是姑娘贏了在下，因姑娘的一招七道刀光，完全是實質的，在下九道劍光，僅係幻影而已，能接住姑娘前面六刀，只是在下發劍得快，勉強接下了，第七刀就是姑娘不削斷在下長劍，在下也接不住了，不信姑娘請看，妳削斷的只是在下長劍的劍尖三寸，那是在下自知不敵，已經在往後退下，如果沒有後退，硬接姑娘的第七刀，削斷之處應該是長劍的中央才對。」

他說話之時，一雙清朗的俊目，自然要望着姑娘。

黃衣少女要聽他說話，一雙盈盈秋波自然也要看着他，她覺得他這一番話，完全是爲自己說的，不讓自己在副教主面前，在敵我雙方許多人面前失去了面子，自己失了面子，豈非連師父也沒有面子麼？

她看着聽着，心頭小鹿却不由自主的跳了，她不敢再看他，也不敢再聽他說下去，紅着臉，收起新月鈎，默默的往後退去，心裏還在記着：「他叫任雲秋。」

任雲秋這番話，只有黃衣少女心裏知道，是他臨時編出來的，爲的是替她保全顏面，至於雙方的人，却都相信他說的不假。

因爲他的九道劍光，果係幻影，不然，朝黃衣少女虹射的兩道劍光，怎會絲毫沒傷到黃衣少女，就倏然隱滅，沒了下文？

因爲武林中各門各派的劍法，如果一劍刺出兩道劍光，就有一虛一實，兩道以上，那就全是幻影了，所以他說九道劍光僅係幻影，大家自然深信不疑。

黃衣少女退下去了，任雲秋也退了下來。

鳳簫女朝黃衣少女笑了笑低聲道：「任雲秋是個好孩子，不但武功好，人品也好，眞是武林後起之秀！」

這話聽到黃衣少女的耳裏，粉臉更紅，低着頭不敢作聲，心中暗道：「原來副教主已經看出來了！」

鳳簫女朝春申君抱抱拳道：「陳莊主，今晚咱們就到此爲止，告辭了。」

春申君望着她連連拱手道：「鳳副教主好走，恕陳某不送。」

四目相投，春申君眼中流露依依之情，如果只有他們兩人的話，他眞會送她，而且會一程又一程送下去，他雖是四十出頭的人，但多情是天生的，多情也是美德！並不是少年人的專利。

鳳簫女自然可以從他眼中看出他的心意，嫣然一笑道：「後會有期，我走啦！」

她跨上軟轎，一名使女下了轎簾，軟轎在十六盞紅燈簇擁着離去。

「後會有期」春申君心裏重複的唸着這四個字。

酈榮走到任雲秋身邊，拱拱手道：「任少俠，今晚幸虧你出手，救了酈某，不然我不死也傷在她刀招之下了。」

任雲秋笑道：「酈老好說，在下不是沒接下她三招麼？」

酈榮洪笑一聲道：「任少俠是敗在她寶刀之下，如果她手中不是一柄寶刀，她的第三招不是接下來了麼？」

任雲秋笑了笑道：「酈老這話是站在咱們這邊說的，行走江湖，如果在路上遇上仇家，動起手來，而仇家手中又是一把寶刀寶劍，難道叫對方換了兵刄再動手麼？所以兵刄鋒利，雖和他武功無關，但勝負之分，却不能因對方手中是一柄寶刄而予以否定，你若是死在他寶劍之下，難道還能說不算數麼？」

酈榮大笑道：「有道理，哈哈，看來咱們在江湖行走的人，都得去找一柄寶刀、寶劍才行。」

正說之間，玄通道人已經急步行了過來，朝青松道人行了禮，說道：「啟稟師叔，掌門人請師叔邀請陳莊主、沈莊主、謝莊主、金莊主、陳莊主、任少俠、酈大俠等人內奉茶。」

青松道人朝春申君抬抬手道：「陳莊主請。」

春申君、任雲秋、江翠烟、酈榮等幾人回到南嶽廟前門首，青松道長已在門口相迎，稽首道：「今晚若無陳莊主、任少俠和諸位莊主仗義援手，敝派數百年基業只怕已淪入黑衣教鷹爪之下了，這份大德，貧道不敢言謝，敝派只有銘記諸心而已。」

春申君連忙還禮道：「道長言重，陳某等人和黑衣教爲敵，也只是爲了自救，江湖同道，只有聯合起來，才能避免淪入黑衣教魔掌。」

青松道人趨前一步，稽首道：「小弟見過掌門人，不知掌門人傷勢可曾痊癒了？」

青雲道長頷首道：「愚兄經過一陣調息，已經好得多了。」

（未完・十）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白琬安全脫險離開蛇魔，五湖漁隱亦將自己當年追殺岳家男嬰之事，雖有參加，幸存一念之仁而沒有做錯傷天害理的事，三思而後行，不致遺憾終生，得保存晚節，亦堪告慰，諄諄善誘，才和二人道別……岳家宇和白琬聯袂而行，他們發現萬紫琴的悽惋歌聲，岳家宇雖然表白當日約會之事，彼此出於誤會，仍未得萬紫琴諒解，而白琬又在暗中破壞，使萬紫琴氣憤而去，岳家宇趕去找不到踪影，反將小桃紅臨盆死去留下雙胞胎的嬰兒救出，又和紀露露錯配鴛鴦，往見紀曉嵐，才知道金佛像「太上罡烝」的來歷……

決定報仇　暗室洩恨

岳家宇斗然一震，望着她那聖潔的玉臉，切齒說道：「妳空有一副美好的面孔，心地却卑鄙到極點！妳……妳到底要怎樣？」

紀露露見他一籌莫展，反而氣壯，冷冷地道：「現在你就可以走了！我沒有拉着你……」

岳家宇搓着手不安地道：「我岳家宇只怪自己瞎了眼，惹火上身！妳說吧！要我怎樣？」

紀露露哂然道：「不要怎樣！只要你在這裏住上十天半月，待家父的危機應付過去之後，你只管請便！」

「這……」岳家宇驚愣半天，吶吶地道：「莫非妳只是爲了要我帮助令尊應付大敵？」

「不錯！」

「這……」岳家宇切齒道：「這簡直是小題大作！不要說家父和令尊是好友，即使無此關係，只要妳當時言明，在下也會帮忙，又何必以這種雪地埋屍之法自欺欺人！半月之後，妳準備如何善後？」

紀露露低聲道：「我自有辦法，你不必操心！你若不願實踐諾言，現在離去也行！我把孩子還給你……」

岳家宇焦灼地踱蹀，深深地自責，這件事若仔細檢討，他自己應負大部份的責任。

他想了半天，還是不能虎頭蛇尾地離去，況且他和紀露露有言在先，事已至此，只得先帮助紀曉嵐解決了問題再說。

現在，他對她有無比的厭惡，想起與他絕交的萬紫琴，不由心亂如痲，五中如焚，沉聲道：「咱們既是假鳳虛凰，可不能同床而眠！」

紀露露道：「那是當然！但爲了掩人耳目，絕不能讓兩個侍女看出破綻！這裏只有一張床，你睡上半夜，我睡下半夜，睡眠不足白天可以補睡！」

岳家宇冷冷地道：「不必了！妳睡床我睡地板……」

紀露露道：「地板上很髒，我可不能讓你弄髒了被褥……」

岳家宇搖搖頭道：「此番事了，在下今生不想再見妳！現在已是四更多天，還分什麼上半夜下半夜？」

紀露露美目一眨，道：「今夜誰該先睡，爭持不下，乾脆咱們猜拳決定吧！輸的人睡床！」

岳家宇只得答應，猜拳結果他輸了，因他雖然會猜却不太精，紀露露似乎精於此道。

岳家宇只得坐在床邊上，紀露露立即爲他脫鞋脫襪，但他立即冷冷地道：「用不着妳獻殷勤！我自己會脫！」

紀露露溫順地道：「好歹我是你的妻子！妻子服侍丈夫，是應該的呀！」

岳家宇冷笑道：「實在不敢當！在下不敢要妳這胆大妄爲的妻子……」

紀露露幽幽地道：「就算做做樣子吧！我此番連累了你，於心十分不忍，就讓我效點微勞，也使我略贖不安的心……」

她脫了岳家宇的鞋襪，又要爲他脫衣，岳家宇撥開她的手，道：「衣衫不用脫了，反正一會兒天就亮了……」

紀露露道：「你的外衣總是要脫下來呀！那樣會弄皺了的！」

她爲他脫下長衫，那温柔體貼的神態，眞像一個燕爾新婚的賢妻一樣。岳家宇與她面對面，感覺她吹氣如蘭，陣陣幽香使他心跳不已。

岳家宇躺下來，她爲他蓋上錦被，掖好被角，然後坐在椅上，準備坐以待旦。

岳家宇故意面向床內，不想看她。躺了一會，覺得被窩中太熱，而且有一種女人身上的體香，使他根本無法入睡。

他在深山長大，睡是石床，鋪的是茅草，蓋的是獸皮，一旦睡到軟綿綿的床上，屋中還有一個少女，心中七上八下，不知不覺出了一身大汗。

他深深地責備自己：我這是幹什麼呀！半月後分手，姑不論她有甚麼辦法善後，即使有辦法，孤男寡女相處一屋達半月之久，她以後如何自處……

越想越煩，越煩就越出汗。實在忍不住，偷偷轉過頭來，只見紀露露倚在椅上，身上未蓋東西，似已入睡。

「美極了！」岳家宇凝視着她的睡態，心道：「爲了救他的父親而犧牲她自己，這辦法雖是有點不正當，孝心却極是令人感動，設若這世上沒有萬紫琴，我……我……」

此時正是三冬嚴寒，夜裏極冷，他望着她，心中略感不忍，她乃是嬌生慣養之人，設若被老夫人看到，在這寒冷之夜未蓋東西，定感心疼！

岳家宇本想起來爲她蓋點東西，但一想起她的惡作劇，立即又狠狠地道：「自作孽不可活！活該！」

她雙手抱肩，纖小的身子縮在一起，似感寒冷，岳家宇心道：着了涼可不是玩的，我要爲她蓋點東西……

他下了床，把錦被圍在她的身上，只露出了一個頭來。他自己掀起褥子蓋在身上。

這幾天來他太疲乏了，躺了一會，已有睡意，突聞紀露露喃喃夢囈，說道：「表哥……你的盛意……我很感激，但我已是有夫之婦……而且我很喜歡他……全心全意地喜歡他……你的好意……小妹心領了……」

岳家宇心道：「這眞是不折不扣的夢話！原來她有個表哥，可能感情極好！那太好了！免得她再死纏……」

只聞她又喃喃地道：「眞對不起……表哥……假如這世上沒有他……小妹也許會和你……」

岳家宇心中昇起一種奇異的感受，他自己也弄不清楚這種感受是酸還是苦？只是對她那位表哥，能進入她的夢中感到厭惡。

「嗨！她雖喜歡我，但我却並不喜歡她！我的心胸中只能容下一人，那就是萬紫琴……」

不知不覺朦朧入睡，醒來已是日上三竿。只聞一個人在喃喃地道：「這是怎麼回事？眞是孩子脾氣！大概又吵架了，一個睡在椅上，一個睡在褥子下面……」

岳家宇睜開眼來，原來是老夫人站在房中，兩個侍女在她的身後掩口而笑。

「妳們笑什麼？」老夫人笑罵道：「年輕夫妻打打好好，總是免不了的事！俗語說夫妻打架不記仇——」

紀露露突然醒來，掀開錦被，乍見岳家宇躺在褥子下面，不由「噗嗤」一笑。

老夫人笑罵道：「第一天回家就吵架？露兒妳也太任性了！好歹他初來是客，也要讓着他點！」

紀露露大聲道：「媽！有了女婿妳就不要女兒了！他晚上睡覺太不老實，拳打腳踢，人家實在無法入睡，才到椅子上來，並未吵架呀！」

老夫人把被子蓋在岳家宇身上，關切地道：「他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還是不脫孩子氣！年輕人睡覺差不多都是一樣！嘖嘖！怪可憐的！」

岳家宇面瞧床內，裝着未醒，乍聞母女之言，心湖中起了漣漪，覺得老夫人爲人很善良，也使他體會到母愛的偉大，全身有暖洋洋的感覺。

只聞老夫人低聲道：「都給我出去！讓他好好睡一會……」

紀露露道：「媽，我也要出去麼？」

老夫人道：「叫他們把早飯開到房裏來，妳待會陪他吃飯！露兒……」老夫人低聲道：「這孩子可眞不錯！人是人才，武功又高！比妳的表哥可強得多了！只是有一點……」

紀露露低聲道：「風流成性……」

老夫人不便插嘴，瞪了女兒一眼，出房吩咐侍女，打洗臉水開飯。

停了一會，岳家宇實在躺不住了。坐起來搓搓眼睛，道：「不早了吧？我睡得眞死！」

紀露露柔聲道：「乾脆你就睡個够吧！睡扁了頭也沒人管你……」

岳家宇穿上鞋襪下了床，道：「可以了！妳昨晚睡得如何？」

紀露露甜甜一笑，道：「謝謝你爲我蓋上被子！不然的話，我眞受不了……」

岳家宇洗了臉，紀露露爲他梳頭，穿衣，眞是儼然一對小夫妻，張敞說：洞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一點不錯。

岳家宇深信，長此下去，滿懷壯志會

被消磨殆盡，樂不思蜀。

紀露露對他體貼入微，柔情似水，但他一想起萬紫琴，就深具戒心，扳起面孔保持一定的距離。

飯後，二人正要到附近去溜溜，突聞院子中的侍女大聲道：「小姐，表少爺來了……」

只聞有人朗聲道：「表妹……表妹……表妹……」

紀露露低聲對岳家宇道：「我的表哥來了，咱們出去見見！」

岳家宇正是求之不得，因爲他已知道他們二人的秘密，設若沒有他，他們也許會百年偕老。

二人來到院中，只見一個年輕人負手站在花壇之旁，正在看花，岳家宇由側面望去，不禁心中一動，暗忖道：「無怪紀露露和他極爲要好了！原來此人頗爲瀟洒呢！……」

「表哥！」紀露露嬌呼一聲，那少年人轉過身來，一雙俊目在紀露露身上一掃，然後和岳家宇互相品評起來。

二人心中都不禁暗暗喝采。前此，他們都未想到對方會如此俊逸！

因此，岳家宇的心情，又非常矛盾起來。

人類的自私可以說與生俱來，因爲在人類潛意識中，凡事都是以「我」爲主，然後再以「我」而向外發展。

譬如說「愛屋及烏」這句話，本是尚書大傳上記載的：「愛人者愛其屋上之烏」，即推愛之意。

杜甫有詩云：友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也正是影射大傳之意。

作者按：人類自私，是由「我」爲出發點，此屋旣爲友人所有，自生親切之感，因而一隻討厭的烏鴉，也因站在友人屋上而改變了人類對牠的惡劣印象。這正是人類先天的自私觀念。

岳家宇雖然心中容不下紀露露，但人類畢竟是感情動物，一夜相處，加上老夫人的孺慕之情，使他將紀露露的憎惡歛去不少。

而且少年人都有爭強鬥勝之心，乍見與自己條件相伯仲的年輕人，自不免產生酸埶的感覺。

紀露露立即指着少年人對岳家宇道：「家宇，這是我表哥凌雲飛……」

她又對凌雲飛道：「表哥，這是你妹夫岳家宇……」

岳家宇抱拳道：「凌兄你好！」

凌雲飛也抱拳朗笑道：「彼此，彼此！岳兄之美，不讓潘安、宋玉。小弟頓生珠玉在前，自慚形垢之感！表妹別具青眼，實是令人敬佩……」

岳家宇謙遜地道：「凌兄過譽了！今日得識凌兄，小弟至感榮幸！還請多多指敎……」

紀露露「咭咭」笑道：「你們也不必虛言假套，都是自己人不妨開門見山！小妹說句老實話，表哥也別見怪！設若家宇不比表哥略高一籌，小妹豈不是要嫁給表哥了……」

岳家宇不由一楞，覺得她說話太隨便了些，深恐凌雲飛臉上掛不住。

那知凌雲飛氣度甚大，反而哈哈朗笑，道：「表妹眞是快人快語，坦白得令人心酸！令人心酸哪……」

岳家宇覺得凌雲飛爲人爽朗，氣度恢宏，立生好感，先前那種微妙心理一掃而空，抱拳道：「小弟知道凌兄與露露是總角之交，小弟橫刀奪愛，實是唐突，凌兄難道一點惱意也沒有麽？」

凌雲飛哈哈大笑道：「聽妹夫之言，似有與愚兄挑戰之意！愚兄雖是情場失意者，也不能惱羞成怒，掄刀舞棒呵……」

三人同時哈哈笑了一陣。紀露露道：「表哥，快別開玩笑了！咱們一年多未見，今天到那裏去玩？」

凌雲飛聳聳肩，道：「愚兄再不識趣，也不能於你們燕爾新婚時在中間煞風景！今天不過是來看看你們，我還得馬上回去……」

說畢，對岳家宇抱拳道：「反正今後見面機會正多，妹夫不會怪我來去匆匆，不太禮貌麽？」

岳家宇抱拳，道：「小弟正有此意，凌兄就是有事在身，也該用過飯後再走不遲！」

凌雲飛道：「不必了！表妹，妹夫，咱們再見……」

說畢，回身向外院走去。

紀露露道：「我們去送送他！」

二人出了莊門，凌雲飛走出數十步，向紀露露招招手，說道：「表妹，請妳過來一下，我有話跟妳說！妹夫，你不見怪吧？」

岳家宇哂然一笑，說道：「凌兄多心了！小弟豈是如此小器之人！露露，妳去吧！」

紀露露揑揑他的手，低聲道：「家宇，雖然我們是假鳳虛凰，但小妹喜歡的是你……」

說畢，跑到凌雲飛身旁，二人談談說說，向前走去，不一會兒沒於一片樹林之中。

岳家宇悵然若失，心中一陣空虛，但轉念一想，又不禁啞然失笑，心道：「我岳家宇豈能吃這等飛醋！況且他們青梅竹馬，自幼一起長大，一年不見，自也有些話要談……」

他慢慢向前踱着，停了一會，仍不見紀露露回來，心道：「紀露露乃是有夫之婦，他們應避瓜李之嫌，似不該單獨相處如此之久！」

一種揭開秘密的念頭，促使他加快了脚步走進林邊，聽了一下，附近沒有聲音，不由大爲奇怪。

進入林中，向前走出里許，才隱隱聽到談話之聲，似乎正在壓低了聲音交談。

岳家宇暗自哼了一聲，心道：「有甚麽事不能當面談？分明二人藕斷絲連，舊情未了……」

他閃於一株大樹之後望去，只見二人併肩坐在地上，凌雲飛肅然道：「愚兄本不該說這些話，但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表妹引狼入室，實是不智之舉……」

岳家宇心頭一震，只聞紀露露幽幽地道：「小妹的想法與表哥不同，我認爲寃家宜解不宜結，我們之間雖有大仇，並非不可解開，小妹此番……」

凌雲飛接道：「妳誘他來此，即想犠

牲自己，化解兩家深仇？」

紀露露點點頭道：「小妹雖是爲了了結兩家之仇才故意接近他，但認識之後，我發現他是一位君子，而且人才武功都是一時之選，已經深深地……」

凌雲飛微微一嘆，道：「露妹，這也不能怪妳，此人確是一代奇材，只是妳走錯了一步棋！設若妳認識他之後，不要帶他返家，長久與他厮守而結褵生子，即使以後他知道紀、岳兩家有仇，也會看在多年夫妻之情及子女份上，化干戈爲玉帛，但妳引他來此，遲早必定拆穿……」

岳家宇不由怒從心起，本來他就惱火被紀露露玩弄，如今聽說兩家有仇，而紀露露故意設此圈套，乃是想以情來籠絡他而化解仇恨，更是殺機陡起。

只聞凌雲飛道：「這件事小兄僅知片段，到底是何仇恨？」

紀露露幽幽地道：「家父昔年也曾參加殺害岳家四十一口之事……」

岳家宇暗暗切齒，不必再聽，立即悄悄退回原地等待。

他現在深深相信，冥冥中有所定數，設若紀露露不設計誘他來此，他也許永遠不知此事。

他也深信，紀曉嵐向他父親下手必是隱在暗處偷襲，不然的話，早就應該聽說過的。

但他仍有一點不解，紀曉嵐旣然與父親有仇，爲何要送那金佛，要父親練那絕世心法？

「武林中之事太複雜了！無論如何，我要殺此老賊報仇，但在殺他之先，我必須把事情弄清楚……」

只見紀露露由林中走了出來，向他招招手，他也招招手，但他暗暗警告自己，要沉住氣，不露聲色，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弄明白，然後下手。

紀露露強打笑顏，道：「家宇，叫你久等了……」

岳家宇哂然道：「咱們是假夫妻，對於你們二人之事，自是無權干涉！」

紀露露正色道：「家宇，小妹並不否認以前曾喜歡表哥，但自見了你之後，不再作第二人想！你能相信最好，不信小妹也沒有辦法……」

岳家宇淡然道：「我當然相信！但我不能和妳長久厮守，因爲我有不得已之苦衷……」

紀露露面色一黯，道：「小妹可以與聞麽？」

「對不起！」岳家宇肅然道：「暫且恕難奉告！我們回去吧！」

×　×　×

岳家宇在假鳳虛凰勾心鬥角的環境中渡過半個多月，紀家這幾天却無形中緊張起來，那是因爲一個對頭就在這三天中必來了結一段深仇。

現在岳家宇已經藉口要應付大敵，養精蓄銳，而和紀露露分房，但是却相距不遠。

今夜，正有臘鼓頻催，年關急景之時，天空飄着鵝毛大雪，紀家一個個打疊精神，準備迎接大敵。

岳家宇在自己屋中，並不緊張，正在思索紀岳兩、家之仇，不知不覺已過了三更，外面却毫無動靜，心想：那對頭訂下約會，是數十年前之事，說不定已不在人間……

過了四更，仍然未見敵踪，岳家宇深信今夜又白等了，立即熄了燈火，準備安寢。

突聞一陣步履聲進入此院，他立即猜出是紀露露。

因她近來每天夜裏都和他談到深夜才肯離去，兩人雖是各懷鬼胎，却無法控制日久而產生的情感。

岳家宇常常警告自己，設若紀、岳兩家沒有深仇，也許尚能結合，旣知有仇，決不能再墜情網而使雙方痛苦。

他悄悄下了床，只聞紀露露以手指彈着門板，低聲道：「家宇……家宇！開門呀……」

岳家宇佯作入睡，發出均勻的鼾聲，只聞紀露露狠狠地道：「眞是吃得飽睡得着……」說着悻悻離去。

岳家宇坐起來，心道：「我必須於近幾天中弄清這件事，報了仇之後，把兩個嬰兒送到地頭……」

他輕輕下了床，自窗中穿出，落在屋頂上，大雪飛舞，莊中甚是寂靜，遠遠望去，紀曉嵐房中仍有燈光。

他知道紀曉嵐身手了得，絕不能大意，小心翼翼地掠近，先在四下打量一遍，發現並無暗樁，便立即伏在窗上，向內望去。

紀曉嵐在負手踱蹀，紀夫人坐在椅上，二人的臉色都十分凝重，顯然都在爲一件大事而憂悶。

良久，紀夫人才肅然道：「這種大事，你瞞了我數十年，現在才告訴我，現在露兒已與他結褵生子，你……你難道要叫女兒守一輩子活寡不成？」

紀曉嵐冷冷一哂，低聲道：「妳以爲他們眞的結褵生子了麽？嘿嘿！三十老娘倒綳孩兒，咱們差點被那妞兒騙了……」

紀夫人驚得目瞪口呆，囁嚅半天才冷笑道：「老東西！你胡說些什麽？難道兩個孩子也是假的麽？」

紀曉嵐冷冷一笑，道：「當然是假的！那是別人的孩子，岳家少子路遇產婦，產後而死，臨危托孤，要他送到某地去，露丫頭就在途中遇上他……」

紀夫人沉聲問道：「露丫頭的用意何在？」

紀曉嵐頹然道：「女兒用心良苦，最初是想化解兩家之仇，後來日久生情，眞的愛上他了……」

紀夫人茫然道：「這些事……你怎麽會這樣詳細？」

紀曉嵐冷冷地道：「仇人之子上門，老夫雖無殺他之心，却不能不防一手，他們暗地交談都被老夫聽到了！」

紀夫人不安地站了起來，又坐下去，大力搓着手，道：「曉嵐……我……我太喜歡那兩個孩子了……我……不能讓他帶走。」

紀曉嵐冷笑道：「只要那小子眞的喜歡露丫頭，還愁沒有孩子……」

紀夫人沉聲道：「難道他們到現在還沒有……」

「當然，所以老夫十分佩服那小子，

但老夫頗爲担心一件事！露丫頭乃是『剃頭担子一頭熱』！她喜歡岳小子，但岳小子似乎並不喜歡她……」

紀夫人忿然道：「我那丫頭有何不好？兩人在一屋中睡了很久，難道要我女兒再嫁別人不成！」

紀曉嵐又開始踱蹀，只聞紀夫人說道：「記得你昔年和岳家驥私交極好，你爲什麼要同流合污，參加那些壞人向岳家下手？」

紀曉嵐冷冷地道：「俗語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夫向他下手當然有充份理由……」

「到底是什麼理由？什麼理由？」岳家宇心中嘶呼着，但紀曉嵐並未說出下文，只是不安地踱着。

岳家宇悄悄退離窗頭，飛掠上屋，剛剛越過一重院落，突聞一聲低叱道：「那一個？」

岳家宇聽出是紀露露的口音，立即剎住身形，道：「是我……」

紀露露掠了過來，肅然道：「家宇……你剛才來自何處？」

岳家宇微微一震，道：「在附近巡視一匝……我認爲本莊的防護……似乎太鬆懈……」

紀露露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我好像看到你來自家父母的院落……」

岳家宇心中一跳，淡然道：「我只是在那裏經過，不早了……現在大概已不會再來了，明天見……」

他不敢正視紀露露的目光，好像她的目光中蘊藏着許多秘密，也好像她已猜出他的心事。

第二天早上，紀露露就來找他，岳家宇心道：「今後我可要小心點，功敗垂成可划不來……」

紀露露笑靨迎人，使岳家宇心中放下一塊大石，忖道：「是我多心了，昨夜她只是隨便一問……」

紀露露手持紙箋，道：「家宇，我的文事底子很差，這首詩完成前三句，最末一句已是想不起來。」

岳家宇謙然道：「恐怕我也不比妳高明，讓我看看……」

他接過紙箋，點點頭，念道：「滿懷凄愴對客吟，莫以奇行傷妾心，才疏不比相如賦……」

岳家宇心中一動，前兩句分明寫有警告之意，不由心中又跳了起來，忖道：「莫非她已知我的心事了？」

紀露露緊緊地貼在他的身邊，撒嬌地說道：「宇哥哥，代我續上那最後一句如何？」

岳家宇苦笑道：「狗尾續貂，可別見笑……」他略加思索，立即取來紙筆，一揮而就，紀露露唸道：「滿懷凄愴對客吟，莫以奇行傷妾心，才疏不比相如賦，也值黃金一二斤！」

紀露露搖搖頭道：「好是好，只是不關痛癢。」

她的意思是說：我點出了你的心中之事，你却顧左右而言他。

岳家宇道：「我剛才說過，我文事底子很差，妳非要趕鴨子上架，我當然要現醜了……」

紀露露小嘴一撇，說道：「別騙人好不？你能不假思索續上這一句，分明才思敏捷，文事極富……」她想了一下，又道：「這樣吧，我再作一首，你和一首，如何？」

岳家宇攤攤手道：「她把我捧得太高，摔下來可要跌個半死。」

紀露露哼了一聲，道：「不來了，你總是不實在！」

岳家宇微微笑道：「好吧，讓我試試看！」

紀露露吟道：「日夜沉思未有圖，怕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收未得，只問郎君有意無？」

岳家宇心道：「可惜咱們有敵對立場，今生是不可能結合了……」

他想了一會，續了一首，吟道：「百年之事未敢圖，底事豈能話凡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無人護。」

紀露露面色一黯，又吟道：「久苦情思欲托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無移栽份，日後分離莫恨人……」吟畢，掩面悲泣，奪門而出。

岳家宇楞了一下，冷冷一哼，道：「今生今世已不可能！妳要自尋煩惱，豈能怪我……」

雖然如此，他對紀露露的多情，也感十分惋惜，她的孝心令人敬佩，只是想法太幼稚了！

現在岳家宇已知道雙方都心照不宣，只是尚未正式揭穿，他不願和紀曉嵐夫婦見面，這一天都在屋中渡過。

直到二更多天，紀露露始終未來見他，他也落得清閑，希望在報仇之先，不再和她接近。

想起紀夫人對兩個嬰兒的喜愛，又不忍將嬰兒携走，他深信這兩個苦命的嬰兒離開這裏，絕不會受到同樣的鍾愛。

他的幼年，並不比這兩個嬰兒幸運，以致養成倔強的個性，希望能改造這兩個嬰兒的命運，使他們不再流離失所……

這時，隱隱聞到兩聲尖嘯，和勁急的警鐘之聲，深知大敵已到，立即出屋上了風火牆頭。

遠處傳來喝叱之聲，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

就在這工夫，突聞一聲厲喝，似是紀曉嵐的口音，已與來人動上了手。

岳家宇疾掠而出，只見紀曉嵐兩掌翻飛，接下兩位面罩黑絹的女人。

紀曉嵐一輪狂攻，兩個女人却不硬接，繞身交叉遊走，但身法却是進退有據。

岳家宇深信，這兩個女人成竹在胸，不攻則已，一旦發動了攻勢，必是石破天驚。

他爲了實踐諾言！以及佯作不知岳、紀兩家有仇，自應聯手對付大敵，悶聲不響，凌空飛入包圍圈中，納足八成眞力，向兩個女人一口氣劈出九掌。

他這一出手，情勢立變，兩個女人已無法保持遊刃有餘之勢，各接了岳家宇一掌。

「拍拍」兩聲，岳家宇大吃一驚，「蹬蹬蹬」連退三大步，深感這兩個女人的掌力，較之紀曉嵐雄渾多多。

兩個女人同時一怔，紀曉嵐大喝一聲，拍出兩掌，他綽號「掌仙」，出掌之式也與別人不同，初推時手背瞧外，拍到中途一翻，手心向外，狂飆乍起，罡勁雷動。

但兩個女人似乎並不在乎他，同敬兩掌，輕描淡寫地化解開來，而且並無巨震之聲，她們主要的對象却是岳家宇。

在此同時，岳家宇運起「一元罡」，足踏奇正，吐氣開聲，以十二成力道：劈出兩掌。

這奇異的力道大得驚人，力道初出，四週一圈人就感覺站立不穩，驚呼連連向後暴退，地殼顫動，土石橫飛，連紀曉嵐也被無儔罡風刮得掩面而退。

兩個女人駭然一震，全力出掌相迎，雙方勁道一接，有如天崩地裂，翻江倒海，兩個女人的身子，像急流中失去控制的扁舟，不停地向後倒退。

她們頭上的黑綢，早已被狂飆刮得無影無踪，衣衫撕裂，髮髻披散開來，退到第五步上，才勉強拿樁站穩。

這情景驚得所有之人都失聲尖呼，包括紀曉嵐在內，他雖知岳家宇學了金佛上的心法，却沒想到如此厲害，他以爲憑二人之力能接下大敵，也就不錯了。

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岳家宇雖然佔了上風，吃的苦頭却比兩個女人還大，他僅退了三大步，口鼻之中鮮血暴湧，面色蒼白得像天上的冷月。

但他並不在乎，只是望着兩個女人清麗冷漠的面孔，覺得這兩個女人不像是壞人。

她們的雙目如天上熠熠寒星，眉、鼻、口、齒，都配合得恰如其分，那高雅的韻緻，有如未食人間烟火。

她們柳眉微蹙，顯然也受了內傷，一瞬不瞬地凝視着岳家宇。

全場一片死寂，落針可聞，良久，紀露露才撲到場中，悲呼一聲「宇哥」！但岳家宇冷哼一聲，撩起一掌，把她震出一丈多遠。

在他的想像中，來敵必是面貌猙獰，神態可憎的魔頭，萬沒想到，竟是兩位高潔美極，一臉正氣的女人。

兩個女人面孔抽搐一會，其中一位冷峻地道：「你是紀曉嵐的什麼人？」

紀曉嵐立即接道：「此子乃是老夫的愛婿！」

兩個女人悚然一震，神色冷厲，目蘊奇芒，厲聲道：「你可是岳家驥之後？」

岳家宇心頭一震，吶吶地道：「正是！前輩是……」

兩個女人的臉色由怒而驚，然後罩上一抹失望和悲忿的神色，突然仰天悲呼道：「天哪，你何其殘酷也！爲何要如此安排……」

她們的臉上表情，冷厲得可怕！好像長期憂鬱無法排遣，畢生從未展顏過。

紀曉嵐大喝了一聲，說道：「小子動手！」

說着力拍兩掌，兩個女人冷哼一聲，同時推出一掌，把紀曉嵐震出一大步，但岳家宇却卓立未動。

紀曉嵐沉聲道：「小子你還不動手，難道要反悔不成？」

岳家宇冷峻地說道：「在下旣答應聯手拒敵，自不能反悔！但必須弄清這件事情……」

兩位婦人冷峻地道：「小子，你眞的娶了他的女兒？」

岳家宇不由一震，他與紀露露乃是假鳳虛凰，雙方都懷有鬼胎，心照不宣，但他爲了報仇，現在不宜說穿，他雖知兩個女人絕非壞人，却不便對她們說出眞情。

他肅然答道：「不錯！」

兩個婦人面色一冷，仰天悲聲道：「岳家驥……你可曾想到……你的後人以本姊妹的心法……對付我們？」

岳家宇大聲道：「二位前輩誤會了，這根本不是別人的心法，而是……」

紀曉嵐似乎不願竟讓他們詳細交談，厲喝一聲，說道：「小子，快動手一鼓而下……」

他全力劈出七掌，兩個女人閃身讓過，却對岳家宇輕蠛地道：「小子！本姊妹除了爲你惋惜之外，也爲岳家驥悲哀！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走……」

她們帶着輕蠛的冷笑，像兩頭大蝙蝠，消失在夜色中，岳家宇心亂如蔴，突感內腑一陣劇痛，身形搖搖欲倒。

紀曉嵐一臉殺機，緩緩走近，但紀露露却先到一步，接住岳家宇倒下的身子，悲聲道：「爹……把他交給我吧！」

紀曉嵐眉宇間一抹殺氣逐漸消失，忿然道：「好吧，把他抱到屋中去，他的傷勢很重……」

× × ×

岳家宇在紀家又住了七八天，內腑之傷尚未完全痊癒。紀露露日夜侍候，蓆不暇暖，衣不解帶，使他大爲感動，覺得再躭下去，他將失去報仇的勇氣。

他現在更堅定了報仇的信念，因爲在受傷之後，紀曉嵐曾於深夜中探望他兩次，每一次都目蘊兇芒，想向他下手，有一次正要動手，恰巧紀露露趕到。

因此，岳家宇下了戒心，紀露露不在之時絕不入睡。因而，他相信紀曉嵐與那兩個女人之間，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岳家宇與那兩個女人，也必有相當深厚的淵源。

他現在雖然仍未痊癒，但他相信已有把握殺死紀曉嵐，只是一想起紀露露，就不忍下手。

現在外面又下着大雪，寒風拍打著窗門，這使身世蒼涼的遊子，黯然神傷。

年關已近，家家戶戶都在忙着辦置年貨，趕製新衣，出遠門者已冒大雪趕回家園，現在正圍爐與家人團聚。

那種情景，和岳家宇寄人籬下，無家可歸的情形，形成強烈的對照。

「我要報仇，必須報仇！不能爲了兒女私情，消磨了志氣，我之無家可歸正是這些血魔一手所賜！不然的話，我此刻也有温暖的家，也在享受天倫之樂……」

他切齒揮揮拳頭，獰視着窗外的狂風捲着大雪，狠狠地道：「我要像這酷寒的風，所到之處，使那些兩手血腥的魔鬼瑟索顫慄，魂飛魄散，我要馬上下手……」

「蓬蓬蓬！」門外有人拍門，不用問，必是噓寒問暖的紀露露，想起了她，剛剛充塞心頭的殺機，一下子已消失了一大半。

她太多情了！也太善良！她有萬紫琴的純潔，有白琬的熱情，更具有二女的美慧和體貼。

若殺了紀曉嵐，老夫人必定悲痛欲絕，而紀露露也必絕望，哀極而自絕，這是一場風暴，而她却是一朵嬌嫩的蓓蕾，受不了狂風暴雨的摧殘，必定……

「宇哥……快點開門嘛！人家快凍成冰桿了……」

岳家宇暗暗一嘆。近來她知道他的心情不好，除了百般安慰無微不至外，言談之間，總是說些幽默字句，使他發笑，使他心情開朗。

他開了門，紀露露一閃而入，那嬌靨上凍得紅通通地，身上罩了一層雪花，他連忙爲她拍掉，道：「露露……天這樣冷……妳還跑來作甚？」

紀露露溫柔地白他一眼，道：「別打官腔好不！人家爲你送來一樣東西……」

她揭開一件包袱，裏面是一個銅製的熱水壺，裏面裝滿了開水，爲他放入被窩之中。

岳家宇暗暗一嘆，心中忖道：「情仇糾纏，莫適莫從，蒼天哪，你叫我如何下手？」

紀露露握握他的手，憐惜地道：「看你！手凍得冷冰冰地！快上床抱着熱水壺吧……」

岳家宇肅然搖頭道：「露妹！妳別這樣好不好？萬一我們不能結合，小兄我今後如何自處？而妳……」

紀露露目光一黯，強自忍住，道：「不能結合，就表示小妹不能如你之意，這豈能怪你！不過小妹早已下了決心，此生此世……」

岳家宇沉聲道：「露妹！妳表兄凌雲飛任何一方面都不在小兄之下，妳和他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而且他也十分喜歡妳——」

「快別說了！」紀露露似乎有些惱怒，悲聲說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你再說這些，我……我可要走了……」

「好……我不說……」他們携着手，讓那不同的痛苦噬嚙着心坎。

紀露露把他推到床上，爲他蓋上被，把熱水壺放在他的懷中，然後她也坐在床的另一頭。

他們面對面坐着，腿部貼在一起，蓋着一條被子。她身上的熱力可以傳到他的身上去。

「宇哥哥……」她幽幽地說：「有一句話：我早就想說……又怕你以為小妹是水性楊花的女人……」

岳家宇肅然道：「小兄有那種意思，叫我不得好死……」

紀露露白了他一眼，笑罵道：「誰叫你起這重誓，死呀活呀地！」

岳家宇忙說道：「是妳逼我說出來的嘛！」

紀露露正色道：「小妹常常於寒夜之中想到你……設若小妹能够終生服侍你……像這等寒夜……就不必再用熱水壺取煖了……」

她終於羞紅了臉，垂下頭去。岳家宇深知她的爲人，既不輕佻，也不放蕩，這正是她的肺腑之言，現在他非但不會輕視她，反而感到無限的溫馨，繼而又感到無限的惆悵！

「我若殺死紀曉嵐，將是世上心地最狠毒，最無情之人了……」

「宇哥……」

「嗯！」

「我常常設身處地爲你着想，也爲我自己着想，設若我和你一樣家破人亡，失去父母之愛，我……我不會像你一樣堅定的……」

「天哪！」岳家宇心道：「叫我如何下手呵！」

但正因爲她又觸到他的痛處，立即冷冷地道：「人生路途坎坷，未來不可預卜，處順境，應居安思危，處困境，應逆來順受！但人類的禍患，十九都是於有福不會享的安樂中種下的……」

紀露露肅然道：「宇哥，你看家父這人如何？」

她問着話，一雙美目却一瞬不瞬地凝視着岳家宇，似要從他的表情上判斷他的心中之事。

岳家宇吃了一驚，忖道：「看來她確實已猜出我的企圖了，我必須不露聲色，小心應付……」

他淡然地道：「令尊爲人如何？爲晚輩的實在是不便批評！況且我來此不到一月，即使有意批評，也無法……」

紀露露微微一嘆，幽幽地道：「宇哥……設若有人要殺家父，你準備——」

岳家宇心中猛然一跳，沉聲道：「誰要殺他？」

紀露露憂心忡忡地道：「很難說，武林中人難免惹仇解恨，家父也不能例外！況且身爲女兒雖不便批評父親，但說句坦白的話，一個人在年輕時，行爲可能稍有不檢而結下仇嫌……」

岳家宇心中呼喊着，道：我不能再躭下去了！我必須立刻下手……

他故意打了個呵欠，歉然地道：「這問題改日再談如何？小兄有些倦了……」

紀露露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失望地嘆了口氣，美目中淚光閃閃，下了床故意別過頭去，怕被岳家宇看到。

岳家宇心中隱隱作痛，下了床想去握她的手，她終於悲泣出聲，道：「宇哥，請你可憐可憐我。」

說畢，她奪門而出，消失在狂風大雪中。

岳家宇天人交戰，幽腸百轉，突然下了決定，喃喃地說道：「暫時離開吧！讓時間再考驗紀曉嵐一下，若他確有取死之由，再殺他不遲，我現在必須立刻離開此莊。」

他不再猶豫，將衣衫穿好，留戀地望着屋中一切，掩上門向那李嬷住處掩去。寒風刺骨，大雪撲面，人們都已入了夢鄉，但他却要踏上了征途，開始流浪生涯。

兩個嬰兒，本來可以在此享福，然而，這不是他們的家，老夫人雖然喜愛萬分，却難保紀曉嵐不向他們下手，因爲他已知道眞相。

到了李嬷的小樓之上，舔開窗紙，向內望去，不由暗暗叫苦，原來老夫人坐在

搖床之旁，李嬷站在她身邊，兩人正在逗着嬰兒嬉笑。

雖未進屋，已知屋內的溫度和外面有霄壤之別，屋中生有火爐，熱氣撲面，外面冷風往衣領中猛鑽，忍不住瑟索顫抖。

「夫人……不早了……妳也該去睡了……」李嬷打了兩個呵欠催促着，老夫人戀戀不捨地站起來，說道：「李嬷……這兩個孩子是老身的命根子……妳可要當心點……」

李嬷肅然道：「老奴知道，夫人放心好了……」

老夫人下樓而去，李嬷熄了燈，上床安眠。

岳家宇心想，我若携走了嬰兒，老夫人必向李嬷要人，這位老人性情雖暴，却是一個女人，我豈不害了她，況且嬰兒一旦醒來，必定大聲啼哭，我如何能使他們乖乖地跟我走？

停了一會，李嬷發出鼾聲，岳家宇心道：「說走就走，不能再猶豫不決，爲了避免麻煩，只得先制住李嬷的穴道……」

他自窗外進入樓內，輕輕走到搖床旁邊。不由苦笑一下，原來兩個小傢伙並未睡覺，正在瞪着亮晶晶的小眼睛，安靜地躺着。

「萬一他們的生父不收留他們，我該怎辦？到那時再送回來就不可能了！」

他搓着手，又趦趄起來，因爲他來時揹着兩個小傢伙，吃盡了苦頭，拉屎拉尿弄得一身還是其次，一旦叫起來，嗓門很高，令人一籌莫展。

可是無論如何必須走，因爲這不是長久居留之地，未來如何？不能想得太多。

他走到李嬷床前，心中默禱着：李嬷，現在只得委曲妳了……

點了李嬷的穴道，把孩子綑在身上，尚幸兩個小傢伙也很識趣，並未哭叫。

他留戀地出了紀家莊院，數步一回頭，因爲他可以猜想到明天一早，當紀露露發現他不辭而別時的心情。

想起紀露露，奔行立即慢下來，心道：「時間拖得愈久，我愈是不忍向紀曉嵐下手，今夜就是和她永別之期，大丈夫作事不可畏首畏尾，顧前怕後，難道我能捨父仇不報，而縱敵逍遙法外不成？況且，仇家多如牛毛，放過紀曉嵐，也不能放過其他仇人，今後若遇上類似情形，難道我也要心軟而放棄？」

風雪撲到他的臉，砭骨生寒，但他的內心，却被仇火煎熬着。良久，他毅然回頭，切齒道：「殺！」

只是一個字的意思，就決定了一切，他極力避免再想紀露露和老夫人，他只能安慰自己，他沒有直接傷害她們。

他儘快奔掠，唯恐遇上紀露露，一切計劃必將全部推翻。

進入紀家莊院，逕奔紀曉嵐的寢室，他知道近日來紀曉嵐的心情極壞，自己睡在另一幢寢室中。

現在三更已過，四更未到，恐怕這莊中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正在寒夜中計劃報仇。

紀曉嵐房中漆黑一片，他貼在窗上聽了一會，微微傳來鼻息之聲，似已睡熟。

他輕輕推開窗戶，飄身入內，眼觀六路，耳聞八方，他絲毫不敢大意，因爲身上揹着兩個小傢伙，動手實是不便。

他絕不能驚醒紀老賊，他要暗中下手，他本可以明裏報仇，但恐怕一旦動起手來，傷了嬰兒。

屋中雖暗，停了一會，已可看到床上的人影，正在蒙頭大睡。

岳家宇暗暗切齒，忖道：「合該你老賊惡貫滿盈，你納命來吧……」

他輕輕走到床前，可以清晰看到老賊胸前起伏，心道：「你既然暗中偷襲家父，今夜我以同樣手法殺你也不爲過……」

他緩緩伸出右掌，暗暗禱告道：「爹爹……今夜宇兒將爲你了結一個最大的仇人……今後，凡是殘害岳家之人……無一能免……都將一個個地除去……你老人家可以瞑目了……」

他臉上充滿了快意恩仇的殺機，看準對方的心窩，右掌向下一按。

只聞「吭」地一聲，好像一下子就斷了氣，他心裏清楚，剛才用了八成內力，就是鐵打的身子，也無法再活。

人已死，大仇已報，他怔了一會，又想起了紀露露，然而現在想什麼也沒有用了。因爲人已死亡，要來的不久就來，必須面對事實！

「這等事根本不可兩全，爲了血仇，一切都得放下，一切都不重要！」

他狠狠地瞪了床上蒙着被子的屍體一眼，不再遲延，穿窗而出，疾掠出莊而去了。

他沒想到事情如此順利，迎着風雪疾奔，由於心中熱血沸騰，絲毫也不感覺寒冷。

奔了一天一堂，來到開封，又是華燈初上之時。

他深知不能在此逗留，因爲這孩子的生父住在此，他曾對紀露露說過，她一旦發現父親慘死，說不定會前來尋仇。

唯一的辦法，避之爲妙，若一旦遇上，她捨命相拚，應該如何應付？不動手？會被殺死，若認眞動手，紀露露又不是敵手。

他找到了郊外一個大莊院，一看這氣派，不禁心道：「大概就是此處了！『小桃紅』果然沒有吹噓，這嬰兒的生父果然富甲一方，如果一切順利，這兩個小生命何愁吃喝……」

他大步走到莊門之前，兩個大漢一閃而出，上下一打量，似感氣度很够，就是揹着兩個孩子，有點不倫不類。沉聲道：「找誰？」

岳家宇心道：「若看這兩個傢伙的態度，此莊主人可能不是正經路數……」

他立即抱拳道：「在下想見見莊主，有要事面談！」

兩個大漢再次上下打量一番，面色略緩，道：「尊駕認識本莊莊主麽？」

岳家宇若是個老江湖，根本不必囉嗦，就說認識莊主，必定有了許多麻煩，但他却坦白地道：「在下並不認識貴莊莊主，只是受人之託，送來這兩個孩子……」

「送孩子？」兩個大漢楞了一下，沉聲道：「誰叫你送孩子！送誰的孩子？這孩子和莊主有何關係？」

（未完・八）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知狄飛虹雖然捉了太原總督莫重威，進駐督轅，但大同總兵蘇獻學是莫重威的妻弟，此人手擁重兵，驍勇善戰，如若據地以叛，就有勾結韃靼，引敵入關的可能，故此狄飛虹已派遣大軍，分路支援羅蘭、葉青、祝京娘等到大同和他們會合，恐防有變。竹蘭君和拂琴亦趕到總督府，目的也是來協助狄飛虹，由她們將人犯押解，另加派冷戰隨行護送，已經過保定，逐漸接近京師。另方面狄飛虹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另派一撥人冒充押解犯人，誘敵中計，故竹蘭君、拂琴很順利的將人犯押解，雖然路上遇到江湖好漢攔截，亦無大碍……

殲除埋伏　夜闖少林

灰衣老者呆了一呆道：「老夫不便跟妳強辭奪理，咱們走。」

他們抓起兩名傷者，向野外落荒而去，竹蘭君也躍上車轅，拂琴立即抖動長鞭，車聲轔轔，逕向涿縣急馳而去。

這天傍晚時分，馬車還在路上奔馳，如果沒有意外，今晚必然可以趕到良鄉縣城投宿。

但這二十里不到的道路，竟然漫長得很，好像一生一世都無法走到良鄉縣城。

這當然不是道路突變長了，而是路上發生了阻碍。

竹蘭君向前面及左右瞧了一眼，嬌靨之上忽然湧起一片殺機，道：「好一個驚人的陣仗，看來他們這回是志在必得了。」

拂琴道：「賊人不會少於三百，如若讓他們逼近馬車，咱們只怕會顧此失彼——」

竹蘭君道：「左右兩側較爲接近，咱們先攻左右，再到前方會合，但不能被賊人纏着，要靈活的掌握主動。」

拂琴道：「我明白。」

竹蘭君道：「冷大人……」

冷戰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竹蘭君道：「如果賊人迫近馬車，情況危急之際，大人可以將反賊的頭顱砍下，然後突圍。」

冷戰道：「好的。」

竹蘭君道：「拂琴！妳左我右，殺——」

她提足九陽神功，展開孤烟躡雲獨門絕學，小身子一彈而起，帶起一股淩厲的殺機，逕向右側的賊人撲去。

鐵琵琶左蕩右決，賊人便像沃湯潑雪一般，一片片仆倒下去，此等威勢，當得是武林罕見。

拂琴自古洞獲得奇遇之後，功力之高，縱然是一方霸主，也難以望其項背，此時她身化長虹，帶起一溜金光，向左側的賊人捲了過去。

這一對雌老虎當眞是大開殺戒了，只要她們足跡所至，必然會肢體橫飛，賊人雖是人多勢衆，却沒有人敢擋她們的鋒芒。

其實這些賊人幾乎每一個都是高手，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如非竹琴二人身負絕學，在衆寡懸殊之下，她們早就被人海的浪潮所淹沒了。

如今，她們仍能於舉手投足之間，奪去賊人的生命，只是那像長江大河，它裏面的水是無窮無盡的，一瓢一瓢的舀，對它可以說是毫無損失。

這就糟了，她們既然無法擊退左右兩側的賊人，又怎能阻止正面的賊人去侵犯馬車呢？

事實正是這樣，左右兩側的賊人雖是橫屍遍地，剩下的仍然爲數可觀，他們奮不顧身的全力圍堵，除非將他們斬盡殺絕，竹琴二人要想脫身只怕十分不易。

這本是一項預謀，先以兩側誘敵，困着竹琴二女，再以正面搶攻馬車，必然會萬無一失。

計謀的確不錯，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首先是一片黑雲舖天蓋地而來，牠們是二十頭神鷹及數百隻黃蜂，這批天兵一見賊人，立即俯衝下擊，並造成一片混亂，立時呼天搶地的哀號之聲不絕於耳。

接着是黃蜂谷的大隊人馬滾滾而來，五鐵衛一馬當先，長刀揮洒，血肉橫飛，以橫掃千軍之勢追奔逐北。

經過一陣瘋狂的搏殺，賊人已全面崩潰，除了遍地遺屍，再也找不到一個活的敵人了。

竹蘭君拂琴奔過來與覃小蝶相見，冷戰躍下馬車，抱拳一禮道：「多謝總鎭夫人的支援。」

覃小蝶道：「這算不了什麼，冷大人不必多禮，此地已經接近京師，我想不會再有大規模攔刦之事發生了，只要當心一點，我想不會有事的。」

竹蘭君道：「我有點害怕，師嫂，今天你們如果來晚一點，咱們生死不足爲惜，如何對得起師哥？」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賊人受此重創，短期之內必然無法集結大量的人力，何況京師近在咫尺，只要兩天咱們就可以將人犯交到刑部了，我叫五鐵衛加入你們的行列，再叫追魂銀蝶曹莪帶着金帶四婢隨在你們的身後，無論賊人是明攻還是暗襲，咱們都可以安如磐石。」

竹蘭君道：「多謝師嫂。」

覃小蝶道：「時間已晚，你們先走吧，咱們清理一下現場隨後就來。」

於是五鐵衛護着馬車首先出發，追魂銀蝶曹莪與金帶四婢緊跟着馳去，最後覃小蝶帶着清理門場的六十餘名弟子也趕往良鄉縣城。

此後兩天都在平靜中渡過，只有冷戰忙一點，他將人犯交給刑部，領到了覆文，總算圓滿達成任務了。

他們不便在京師久留，但由原路折返的只有冷戰一個，這是竹蘭君的要求，她要冷戰返回太原復命，黃蜂門下則直趨少林。

× × ×

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在日正當中之際，少林寺來了一對風度翩翩的進香少年。他們上香禮佛之後，找到知客無畏，道：「大師！咱們兄弟久仰貴寺羅漢堂主持了眞大師，是一位佛法高深的高僧，愚兄弟想見見了眞大師，希望大師替咱們引見一下。」

知客無畏面無表情的冷　：「了眞師叔不在寺中，貧僧無法替兩位施主引見，請原諒。」語音一落，轉身緩步而去。

其中一名黃衣少年道：「慢一點，大師，咱們還有話說。」

知客無畏道：「貧僧很忙，施主就請長話短說吧。」

黃衣少年道：「一月之前，咱們在登封曾經見過了眞大師，他當時正返回少林，出家人不打誑語，你又怎能說他不在寺中？」

知客無畏面現爲難之色道：「並非貧僧有意……咳，告辭。」

這位大和尚是怎麼啦？一句話還沒有，便匆匆告辭而去。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問題就出在一名中年和尚的身上，知客無畏是看到這名僧人走來，他才匆匆離去的。

「知客」是重要的職司，無畏在少林第二代弟子中應該是庸中佼佼，才能獲得此等重要的職位，他居然會顧忌這位中年和尚，豈不有點違反常情？因此，黃衣少年舉目向中年和尚瞧去。

少林僧侶修持極嚴，一般經過佛門洗禮及薰陶之人，都會改變氣質，彬彬有禮，然而那位中年和尚卻臉生橫肉，目露兇光，只要瞧他一眼，就能斷定此人必非善類。

他走到兩名少年的身前，雙目一翻，哼了一聲道：「兩位是作什麼來的？」

黃衣少年道：「進香的，閣下有什麼指教？」

中年和尚道：「進香的？我看有點不像。」

黃衣少年道：「你把話說清楚一點，是咱們不像香客，還是你不像和尚？」

中年和尚勃然大怒道：「你敢侮辱佛爺，給我滾出去。」語音未落，一隻粗大的手掌，已經拍向黃衣少年的肩頭。

佛門弟子應有慈悲心腸，這位大和尚一言不合就出手傷人，的確有點不像出家修行之人。

黃衣少年雖見中年和尚掌帶勁風，力道頗爲強大，他仍然不閃不避，右指食指一挺，嗤的一聲輕響，一股指力有如強弩離弦，逕向中年和尚的掌心擊去。

中年和尚大吃一驚，急縮臂撤招，暴退五尺，雙目露出驚訝之色，注視着黃衣少年道：「你是孤烟門下？」

黃衣少年道：「不錯，在下正是孤烟門下。」

中年和尚狠狠道：「孤烟門雖是名震武林，可惜已是明日黃花，就算貴門盛況如昔，要想在少林寺生事，只怕是自討苦吃。」

黃衣少年道：「咱們不想生事，只是前來找人，閣下如是不能給咱們一個滿意的交待，咱們只好生點事讓閣下瞧瞧。」

此時一般香客均已避出寺外，這兩名少年已被二十餘名和尚包圍，他們却神色自若，對這般虎視眈眈的和尚，似乎並未放在心上。

中年和尚哼了一聲道：「兩位自尋死路，這可怪佛爺不得，上。」

這二十餘人立即蜂擁而上，向兩名少年展開狂悍的攻擊。

這般少林和尚，使的全都不是少林武功，使得兩名應戰的少年，都感到十分詫異。

莫非這執天下武林牛耳的少林寺，已經落入魔道的手中？那麼未來武林的命運，豈不十分可怕！

於是這兩名少年全都存了正本清源，追查眞相的決心，他們旣已發現危機，絕不能讓它繼續擴展下去。

在黃衣少年一聲清叱之下，他們展開了還擊，但見人影流轉，氣勁排空，在他們一陣掌指兼施之下，二十幾名和尚，還沒有趴下的不過三個人而已。

少林寺震動了，鐘聲急驟的响了起來，顯然，他們爲了維護少林聲譽，將不惜作孤注一擲。

另一名青衣少年道：「竹姑娘！咱們不能被堵在寺內。」

黃衣少年道：「走，咱們得盡快退出去。」

這兩名少年原來是竹蘭君與拂琴所改扮，待她們退出寺外，立被近百名和尚圍入核心。

拂琴向那般僧人打量一眼，不禁心頭一懍道：「竹姑娘！妳瞧他們的眼神！」

竹蘭君道：「這般人眼神呆滯，目無光澤，似乎不是正常之人。」

拂琴道：「如果他們是被人以藥物控制，自然不是正常之人了。」

竹蘭君面色一變道：「那麼這般人對敵搏殺，是除死方休了。」

拂琴道：「我想是的。」

竹蘭君道：「靠寺門的右側還未合圍，咱們盡快闖出去，但不可進入寺中，以

免被他們困住。」

拂琴道：「我明白。」

於是她們取出兵刃，口中一聲嬌叱，雙雙向右前方撲去。

孤烟門輕功之高，堪稱武林絕响，拂琴運起在仙杖洞府所護得的神功，但見金光滾滾，有如天際狂沙，速度之快，並不比孤門輕功遜色。

她們輕易的脫出重圍，竹蘭君一馬當先，領着拂琴向山區奔去。

在確定無人跟踪之後，她們停了下來，拂琴道：「竹姑娘！咱們怎麼辦？」

竹蘭君道：「待入夜之後，咱們再進寺查看一個究竟，只要不被他們包圍，沒有人能將咱們怎樣。」

拂琴道：「我担心小姐，因爲他們不明究裏，一旦被那些白痴困住，豈不是一樁麻煩！」

竹蘭君啊了一聲道：「妳說的不錯，咱們快下前山，看能不能迎着師嫂。」

她們不敢歇息，兩人藉草木及山石掩護，一直闖下前山。

在距離少林寺約莫十里之處，她們迎上了覃小蝶及數十名黃蜂弟子，這般黃蜂門下是來替竹琴二人打接應的。

覃小蝶見她們行色匆匆，不由一怔道：「怎麼啦，在少林寺吃了虧？」

竹蘭君道：「可不是，遇到一批白痴，咱們只好落荒而走了。」

覃小蝶道：「怎麼說？」

拂琴道：「咱們遇到近百名少林和尚，他們神情呆滯，眼無神光，像是被藥物控制的白痴，一旦讓他們纏上，可能會除死方休，咱們只好逃下山來了。」

覃小蝶愕然道：「少林是名門正派，不可能作出此等有違人性之事，看來池們已經落入魔掌之中了。」

竹蘭君道：「小妹也是這般想法，師嫂，妳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覃小蝶道：「聽了眞大師的口吻，少林掌門了凡禪師好像變了，我想如非了凡掌門已被魔道控制，就是已經遭到毒手，所以我想咱們夜探少林寺，找出其中的原因。」

竹蘭君道：「咱們的意見不謀而合，妳說咱們該去多少人？」

覃小蝶道：「去的人不必太多，咱們兩個帶着拂琴就夠了。」

當晚黃蜂門下在山下農家投宿，只有三條人影掠入山區，她們像三頭夜鷹，以急如颷風的身法，一逕闖向少林。

她們撇開山路，走的是危崖峭壁，但這一路之上，仍然遇到不少伏樁，可見少林寺戒備之嚴，已達飛鳥難入的境界。

飛鳥無法進入，她們却輕易的闖了進去，由於她們武功太高，一路乘虛蹈隙，如入無人之境一般。

她們闖少林是爲了援救了眞大師，並且希望生擒了凡掌門，以徹底解除少林寺的威脅。

但少林寺人材輩出，七十二種絕藝冠蓋武林，任是何等人物，只要提及這個數百年盛譽不衰的門派，都會由心底生出一股崇敬之意。

現在她們雖是夜探少林寺，仍是出自善意，希望從魔道手中將少林一派拯救出來。

如今她們已經來到少林寺的左側，三個人竟然同時皺起了眉頭。

原來整座少林寺不但燈火通明，還有大批和尚在不停巡視着，想潛入寺內，實在不易。

三人更感到非常詫異，少林寺竟然在黑夜裏仍那麼防衞嚴密。

「怎麼辦？師嫂，少林四週如同白晝，再加上那麼多的巡邏，只怕一隻蒼蠅也飛不過去。」

竹蘭君沒有說錯，少林寺戒備之嚴，確實無懈可擊，如果以銅牆鐵壁來形容，決不爲過。

拂琴道：「小姐，看來咱們只得硬闖了。」

覃小蝶道：「不必，我現身誘敵，妳們先進寺去……」

竹蘭君道：「那妳呢？」

覃小蝶道：「妳放心，我會追上妳們的。」

她摘下神龍令，默運神功一摧，一團紅光忽然由劍身之上發匕出光芒耀眼，照得丈許遠近一片通紅。

紅光一現，立將寺側的巡邏者吸引過來，當然，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因爲覃小蝶等已先後進入寺中了。

祇不過竹蘭君與拂琴剛剛立身屋面，兩股勁風已向她們猛襲過來。

竹蘭君扭頭一瞥，見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和尚，手舞戒刀，正向她迎面劈來。

這一刀原是劈向她的後腦的，她這一轉身，豈不正好迎着她的面門？

此時刀鋒相距不過分寸之間，她手中雖然執着琵琶，但是在如此接近的距離，那就變作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她如果要以鐵琵琶格架或攻敵，只怕手臂還沒有揮出，她那美麗的面孔，已經被戒刀劈成兩片了！

幸好她臨危不亂，正當刀芒迫近眉睫之際，她忽然嬌軀向後一仰，一腳踩了出去。

這一腳她貫注極大的功力，正好踩在中年和尚的胸口之上，結果是軀體與戒刀齊飛，屋面上洒着一蓬血雨。

竹蘭君險中獲勝，一腳踩死了一名敵人，拂琴也同樣遇險，但她却處理得乾淨俐落。

她一向携帶着兩種武器，背上一桿長槍，袖中一支金色短棒，當她撲進少林寺之前，就已將長槍握在手中，此時發覺有人偷襲，連頭也不回，憑着聽風辨位的經驗，長槍急吐，由右脅下倒穿而出。

這一招還眞靈，槍頭一吐，立即响起一聲慘叫，同時鋼刀下墜，在屋面砸出一聲巨响。

這時她才回頭瞧看，一名偷襲她的和尚被她一槍洞胸，自然活不成了。

覃小蝶也已躍上屋面，跟她們合在一處，但聞鐘聲驟鳴，人聲鼎沸，整個少林都騷動起來了。

竹蘭君嘆口氣道：「如此一來，咱們不得不大開殺戒了。」

覃小蝶道：「除非萬不得已，咱們應該爲對方留下一綫生機。」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

岑少風無意中發現黜蒼、崑崙、武當三派的鎮門之寶，提到屋中却見地上橫陳六具屍首，除上述三派掌門，還有天山鐵氏兄弟及一少年，行兇者是個武功高超的紅袍老人……俞劍峯與顏眞卿萍水相逢成知己，巧遇華山五俠；而此時令人聞風喪膽的百毒敎正爲禍武林……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毒蛇噬人　黃扮相尅

忽然他身後一個青衣人，一抖麻袋，邵五俠一聲大叫：「蛇，蛇，這麼多蛇！」

她掩臉不敢看，身後一個人和聲道：「別怕，別怕，一怕這些該死的東西便得意了。」

她回頭一看，是顏眞卿在安慰他，心中甚喜，嫣然一笑，但心中畢竟害怕，仍是不敢往前面看。

灰衣香主道：「這人用雄黃酒傷了我不少蛇兒，現在身受千百條無毒小蛇咬嚙，眞是報應不爽。」

他指著從麻袋抖出一人，衆人只見這人一身赤裸，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身上盤著總有百多條小蛇，上下游動，那青衣人一吹竹哨，羣蛇便咬一口，已是血肉模糊，周身上下寸無完膚了。

華山諸俠瞧得目中冒火，王二俠一揚劍便要上前殺敵救人，灰衣香主冷冷道：「慢來，慢來，瞧完了再死也不遲。」

他邊說邊指，衆人定目一瞧，那麻袋抖出來的都是江湖漢子，臉上表情各自不同，有的滿臉歡色，有的切齒咬牙，有的憂容滿面，有的痛苦無比，却都是硬僵僵，氣息早絕。

灰衣香主道：「人之一生，總爲七情六慾所困，到死仍是不能釋然，諸位瞧瞧，這表情多麼逼眞！」

杜大俠見那些臉孔都很面善，他長吸一口眞氣，心中又是悲憤又是震驚，暗自忖道：「這些人都是剛才在此喝酒的好漢，百毒敎不知用什麼方法，一舉毒害這許多武林健者？」

他爲人智勇雙全，愈臨危機，腦中更是一片清明，當下心中盤算了幾遍，今日之事，已臨生死關頭，取勝之機固是渺然，便是全身而退，也是大不可能，他一生中經歷凶險之事何止萬千，但却從無今日之危。忽然百毒敎青衣敎徒一陣竹哨，千百條小蛇又開始咬嚙那漢子，杜大俠心弦隨哨聲一揚立刻定下計來：「當今之計，只有盡力而爲，拚一個算一個了。」

他向四個弟妹施了一個眼色，卡察一聲，長劍出手，他是名家高手，兵器出手，態度雍容地道：「請敎閣下高招。」

灰衣香主冷冷道：「青衣使者，將這幾個人都拿下了。」

青衣人又是一聲暴喝應是，紛紛圍上了。顏眞卿忽對邵女俠湊耳低聲道：「妳用『滿天花雨』的手法，將那人身上的羣蛇釘住好麼，妳有把握不傷到人麼？」

邵女俠本來瞧都不敢多瞧，但聽顏眞卿向自己要求，便是更難更可怕的事也不好意思推辭，她少女心中，對顏眞卿極有好感，當下點點頭連聲道：「我試試看！」

她伸手在囊中取了一大把鋼針，總有好幾百根，一抖手漫天射出，嗤嗤發出細微破空之聲，衆人只見白光閃爍，吱吱噓聲大著，那漢子滿身小蛇紛紛墜地，每條蛇身上至少都中了數枚鋼針，都是射中了七寸要害，將蛇口釘住，而且用力恰當，那漢子身上沒有射中一枚。

顏眞卿和華山四俠高聲叫好，灰衣香主臉色微微一變。顏眞卿低聲讚道：「妳眼力眞準，我辦不到。」

邵女俠回頭嫣然一笑，想說兩句客氣謙遜，却是吶吶，俞劍峯忽然驚道：

「這……這人不是『酒裏神仙』？」

顏眞卿定神一看，點點頭道：「百毒敎徒無人不殺，等下動起手來，兄台切莫遠離小弟，也好照應。」

這時那批青衣人一言不發，拳起足踢，向華山五俠攻來，杜大俠不敢怠慢，長劍一抖，一劍直刺灰衣使者，嘶嘶發出風聲，那灰衣人全身不動，待那劍堪堪攻到，突然呼的一聲，連人帶椅向右橫飛五尺，杜大俠一劍刺空，身子轉了半圈，順勢刺向一個青衣人，他這招疾如閃電，青衣人暴然縮手，嗤的一聲，青衫被劃破一道大口子。

顏眞卿在一旁掠陣，注視灰衣香主，心中沉思用什麼招法和他交手，那批青衣人個個身手不凡，雖是赤手空拳，但仗人多，和華山五俠打得極是火熱。

華山五俠久聞百毒敎施毒法門眞是千奇百怪，當下一邊迎敵，一邊謹愼護身，那攻擊自然限制不少，邵女俠抽空不斷放出鋼針，射瞎數名青衣人的雙眼。

那灰衣香主見久戰不下，心中不耐，輕輕一拍手，青衣人一齊退到四邊樓角。灰衣香主緩緩站起身來，對華山杜大俠道：「杜老大，本香主敬你是條漢子，你五人自刎吧，免得本香主出手擒住，那便不好受了。」

邵女俠尖聲罵道：「灰衣狗賊，你快交待後事吧，免得等下像你寶貝蛇兒一樣，開口不得了。」

她學著灰衣香主口氣，反罵回去，顏眞卿點頭稱許，却不料此言犯了灰衣香主大忌，當下一言不發，雙掌一出，直攻杜大俠面門。

他來勢太快，又飄忽不見跡象，杜大俠長劍挽了一個劍花，護住面門，忽覺手中一緊，劍身竟被扣住。灰衣香主雙脚連踢，右手雙指夾住華山大俠劍子，旋轉一個大圈，杜大俠再也把持不住，劍子落在敵人之手。

灰衣香主身形不停，直入四俠劍幕之中，雙掌呼呼發出勁道，竟將衆人劍勢逼歪，他赤手空拳，出入四劍之中，都是貼身施展小擒拿手法，一時之間，將華山諸俠逼得手忙脚亂。

顏眞卿心中不斷沉吟：「我若施展那掌法，頂多是兩敗之局，這人武功實在太强，看來只有出此下策了。」

沉吟之間，華山四俠又有兩劍被震出手，灰衣香主長笑一聲，飛起兩脚，踢中邵五俠王二俠穴道，一轉身，十指如鈎，抓住李三俠劍子，卡察一聲折成兩截，順勢之下，五指插入李三俠右肩，提起他身子正待摔將下去，忽然背後一陣凌厲掌風，實在生平罕見，灰衣香主心中暗驚，倒也不敢怠慢，放下李三俠，回身閃過還了一掌，只見適才站在一旁掠陣的少年出手了。

顏眞卿揉身而上，他一來便用生平絕藝「天罡三十六式」掌風呼呼，一招緊似一招，纏住灰衣香主，那灰衣香主凝神接了幾招，一吸眞氣，反手也劈出數掌。

顏眞卿見他來勢凌厲，身子一側一閃，躲過掌勢，但適才偷襲所佔的一點先機，立刻被對方扳了過來。

戰到此際，灰衣香主乍遇强敵，精神暴長，手法愈來愈重，顏眞卿足下輕靈，繞著灰衣香主轉圈子，却不以硬碰硬。

華山大俠見灰衣使者固然深不可測，這少年功夫比起自己也不知高了多少倍，心中大感頹喪，但想到這少年如果一落敗，自己只有任人宰割了，當下拾起棄劍，去解王二俠邵五俠穴道，但那灰衣人手法怪異，拍了幾下，並未解開，便上前撕開李三俠衣襟，替他包紮傷口。

灰衣香主適才抓傷李三俠，十指鮮血淋淋，此時揮舞起來，一片紅光聲勢大是駭人，顏眞卿沉着應戰，身形愈轉愈快，鬥得激烈處，只見一灰一白兩條影子。杜大俠雖想上前助拳，但那裏插得上手，心中暗忖道：「這少年終於施出『九宮八掛步法』，武當子弟中，並未聽人說過這少年名頭呀！」

那灰衣香主見顏眞卿施出武當絕藝，心中也自一凜：「敎主再三叮囑，不到必要時，不要和武當弟子交手，但今日之事，却不能一走便了，百毒敎威名何在？」

他心神一分，顏眞卿瞧到破綻，忽然欺身近前，五指一伸，在他臉上拂了五道紅印。

灰衣香主怒火上昇，他百毒敎一向人多勢衆，手段狠毒，橫行閩浙，江湖好漢眞是聞風喪胆，見影亡命，此時堂堂一個香主。被一個後生小輩賞了一耳光，此忿如何忍耐得住，足跟用力，倒退五尺。

他身形站定，陰陰望著顏眞卿，顏眞卿見他未敗而退，也不敢逼上前去，當下聚氣於胸，全身戒備，他知灰衣香主不發招便已，一發便是立刻判生死的狠招，心中竟微微發寒。

只見灰衣香主雙掌膚色愈變愈暗，幾乎粗了半倍，緩緩而推，他心中一震，驀然想起一事，正待躍身而起，但想對方掌風所及，難免拂及那姓俞少年，當下全身勁道貫注雙掌，朝對方雙掌擊去。

眼看四掌相交，突然砰砰兩聲，酒樓後面窗戶被人擊落，一個若宏鐘般的聲音叫道：「眞卿快退，這是七絕掌。」

顏眞卿反應極快，足跟運勁，倒竄丈餘，正在此時，一股强勁掌風向灰衣香主襲去，兩股力道一交，灰衣香主蹬、蹬、蹬倒退了幾步，扶椅立住了，髮鬚皆亂，他面色原是慘白，此時更是獰惡可怖。

顏眞卿滿面笑容道：「大師哥，你也來啦，早知道你在旁掠陣，還怕這小子怎的？」

華山諸將瞧那來人年約三旬，面容清癯，道裝雲履，宛若神仙中人。杜大俠拱手恭然道：「久聞『太平』道長大名，今日得見，幸何而之？」

那青年道士稽首道：「華山五俠行遍天下，貧道雖是方外人，但心中也是傾慕得緊。」

他輕步走上前替邵五俠王二俠解了穴道，回頭只見灰衣香主臉上愈來愈白，他緩緩轉過身來，口中道：「小師弟，你沒吃著虧吧！」

顏眞卿扮一個鬼臉道：「我如吃了這毒小子的虧，師哥你也不見得有面子吧！」

太平道長點點頭覺得師弟的話也有道理，便對灰衣香主道：「對，我師弟說的

一點不錯，你百毒教要想到中原稱霸，嘿嘿！只怕還差點氣候吧！」

他師兄弟兩人一吹一唱，華山衆俠都樂了，邵五俠見他道貌岸然，令人肅然起敬，可是和他師弟擠眉弄眼，實在有點不倫不類，當下忍不住咯的一笑。

灰衣香主陰陰地道：「依你說便怎樣？」

太平道長沉聲道：「中原之地，豈容你等放肆，快快替我回……」

他話未說完，灰衣香主驀然暴吼一聲，聲到身到，連發三掌，太平道長身形幾乎和他一同躍起，雙掌連錯，盡數封回，身子才一落地，迎面便是一拳，那灰衣香主倒退一步接下了，太平道長前進一大步，又是一拳，灰衣香主又退了一步接了，待到太平道長第三拳發出，衆人只聽見呼的一聲，灰衣香主身子若紙鳶兒般飛起，太平道長當窗而立，神威凜凜，臉上紅酡未褪，眞是神采飛揚，那還像個澹然的道士？

顏眞卿拍手叫好道：「大師哥，你『天罡三十六式』化掌爲拳，眞像開山劈石一般力道，我怎麼老是不成，難道師父對我藏私了？」

太平道長哈哈大笑：「天生不同，稟賦各異，豈可强求？哈哈，你想想看，你……」

顏眞卿臉一紅，躍下街心將灰衣香主屍首擲了上來，衆人只見灰衣香主百脈俱斷，但臉色洋洋然死得却不猙獰，武當爲內功鼻祖，這威震天下的「天罡三十六式」雖是石破天驚一般氣勢，但畢竟是內家眞力，殺人也極爲王道。

顏眞卿道：「這人硬接大師哥兩拳，已是心脈俱斷，早已死去了。」

太平道長嘆息道：「百毒教作惡多端，此教不滅，中原生靈何辜？貧道雙手生平未眞沾過血腥之氣，今日一開此戒，要罷也不成了。」

顏眞卿見師兄晦然，他知師兄生性慈悲，聰明絕頂，這出手除百毒教灰衣香主，一定是下了極大決心，當下連忙將屍首拋開。

華山五俠作揖道謝告別，那百毒教青年人悄悄走光了，俞劍峯上前看那「酒裏神仙」已然氣息全無了。太平道長道：「這灰衣香主在百毒教中不過二流角色，那眞正教主是誰，根本未曾有人見過，便是教中香主，只怕也難得一見，這人愈是隱密愈是令人心寒。百毒教羽翼已成，他日與中原武林相爭，眞不知鹿死誰手哩！」

華山杜大俠點點頭道：「咱們這次在長安武林大會，便是要對付百毒教，有道長等人主持，亡羊補牢，猶之未晚。」

顏眞卿和俞劍峯向衆人介紹了，華山諸俠這才知道這少年原來是趕考書生，並無半點武功，都暗暗佩服他胆大義氣。顏眞卿問道：「大師兄，你怎麼也這樣湊巧趕上這仗打鬥？難道也是來長安英雄會麼？」

太平道長搖頭道：「那林老鏢頭眞是神通廣大，把貧道從荒山野觀中找了出來。」

原來太平道長經過關中，落居附近山上一處道觀，那林百讓耳目衆多，是以知他落身之處，林百讓明知華山五俠不是百毒教對手，只有太平道長出馬才有勝算，狂奔十里，把他給請來了。

正談話間，酒樓下一聲平和的佛號：「阿彌陀佛，小僧說有太平師兄在，百毒教豈能逞凶，林施主偏偏不信，要小僧巴巴跑來，現下却又如何？」

太平道長大喜道：「哈哈！天機和尚也來了，林老鏢頭眞是能人。」

杜大俠驚問道：「是崑崙的天機大師？」

太平道長點點頭，樓門走進一僧一俗，杜大俠定眼一看，那林百讓老鏢頭臉上風沙僕僕，這冷天却是汗流夾背，衣襟也沁出汗濕來，心知他兩人趕路，眞是馬不停蹄，心中大爲感激。

林百讓歇了口氣道：「小老兒本事雖差，却也不能臨陣退脫，這跑跑腿傳訊倒還使得，哈哈！」

華山杜大俠脫口讚道：「林大哥好漢子！」

林百讓笑稱「不敢」，他終日應付人事，實在最傷精神，年紀只有五旬上下，但却顯得蒼老得多。

那天機和尚生得方頭大臉，壽眉稀疏，甚是穆肅，他向衆人合什禮，便對華山衆俠道：「尊師桑尊者前輩，近來可好？」

杜大俠臉色一慘道：「家師年前逝世。」

天機和尚喟然嘆道：「前輩凋零，無怪小奸徒橫行。」

太平道長道：「大和尚，聽說你在崑崙金光寺面壁，一坐數年，難得動了凡念，又到江湖上廝混，哈哈！」

天機大師道：「太平師兄天性洒脫無滯，凡是事半功倍，自不必若小僧苦苦鑿研，進展反而不如師兄。」

太平道長笑道：「大和尚你口是心非，又悟出什麼絕學，倒施出來瞧瞧，我知道你總想能勝過我，哈哈！」

天機大師合什道：「罪過！罪過！貧僧爭强之心一起，又墜數重工夫！」

這一僧一道實是目下武林第二代中頂尖兒人物，除了幾個有數前輩，武林中便數他二人武功最强，兩人性格廻然大異，但交情之深却是出了名。

顏眞卿插口道：「大和尚，你來到眞不是時候，你是佛門有名煞星，這百毒教灰衣香主正好讓你打發，免得我師哥難過一大陣子。」

天機大師微微一笑道：「小施主莫急，待會還有一場好鬥。」

原來天機和尚生性嫉惡，降魔乃是佛門大任，那太平道長外表無拘，內心却是慈軟無比，江湖上惡徒遇到天機和尚，那眞比遇到閻羅王還胆寒，但遇到太平道長，只要苦苦哀求，涕泗縱橫作出幡然覺悟狀，便安然無事，中原一帶武林中流傳一句諺語：「天機惡閻羅，太平勝觀音！」

但人總是貪生怕死，比感恩圖報之情强烈得多，是以天機大師排名在太平道長之前。

太平道長道：「大和尚，莫賣關子，你發現百毒教敵踪？」

天機大師緩緩地道：「不瞞太平師兄，小僧此來中原，實在有要事找師兄商

量。」

他向華山五俠及林百讓望了望，便住口不言，這幾人都是老江湖，如何不懂意思？當下紛紛告退。天機和尚道：「幾位施主此去長安愈快愈好，沿途儘少逗留，以防百毒教衆施毒技倆。」

華山五俠知自己五人留此也幫不上忙，當下杜大俠向太平道長天機和尚等人深深作了一揖道：「多謝救命大恩，華山五俠絕不敢忘。」

率諸俠下樓走了，那林老鏢頭也作別而去。

太平道長道：「和尚，你如非遇到天下難事，也不會找貧道了，哈哈，快說！快說！」

他見這素來極自負的好友，不遠千里來中原求自己，心中大是高興。天機大師臉色一變沉重道：「太平師兄，你當眞不知？」

他看了看少年俞劍峯，顏眞卿又插口道：「這是我好朋友，他根本不懂武林中事，大和尚，你講便講吧！怎麼婆婆媽媽起來？」

他師兄太平道長也附和道：「是啦！我師弟說的一點不錯！」

天機大師却是臉上毫無喜色地道：「令師飛鴿千里傳音，邀家師東來，師兄知不知此事？」

太平道長茫然搖頭道：「去年差不多這時候我上武當向師父拜六十大壽後，這一年來行踪不定，沒有回山問候師父。」

天機大師憂容滿面道：「家師接獲飛鴿傳書後，忽忽便下了崑崙金光寺，那時小僧正在後山面壁求悟，家師交待小僧師弟，要小僧接掌敝教門戶。」

顏眞卿拍手道：「哈哈大和尚，數年不見，眞是刮目相看，掌教方丈，小子這廂有禮了！」

天機大師道：「太平師兄，家師近年來精研一種佛門降魔無上心法，甚少過問敝教之事，早有傳位之意，一來小僧德薄能鮮，二來家師內功精湛，大有返老還童之象，小僧怎敢妄接此位？」

太平道長道：「那你準備怎樣？」

天機大師道：「小僧當時聽了家師之言，心中惶恐之極，想我師尊慈愛仁厚，秉之佛法通曉，此舉定有深意，不然以敝派在江湖上薄有聲望，這掌教大事，也不致如此匆忙草促。」

太平道長點頭不語，天機大師又道：「最令小僧吃驚的是家師『封劍』十年，這次下山，竟帶去了封存多年的佛門碧玉鏟。」

他此言一出，太平道長大吃一驚，半晌道：「令師功力蓋世，天下還有如此高手，要令碧玉鏟重出，眞是怪事！」

太平道長沉吟道：「小僧也是此意，能令名震天下三十年中州之鼎武當紫陽道長千里傳書的人，只怕是世間少見高手了。」

他此言對武當不敬，但他和太平道長交情不同，是以直言不諱，太平道長，顏眞卿聽他說得頗有道理，一時之間，沉吟不已，心中也自焦急起來。

天機大師又道：「小僧一路東來，迭遇高手阻攔，那些劍士身形體態，絕非中土之士，小僧越來越是迷惑，直到昨夜，又發現一大怪事，原來這些劍士都是百毒教衆，由黃衣香主統率，小僧和他交手，太平師兄，此人功力之强，實是貧僧平生僅見。」

太平道長不耐道：「和尚，說清楚點，這黃衣香主功力較你如何？」

天機大師道：「只怕猶在小僧之上，和師兄只在伯仲之間。」

太平道長道：「和尚別往我臉上貼金，你如打不過，我也贏不了，但咱倆合手，和尚你說怎樣？」

天機大師想了想道：「雖不能無往不利，但天下人要傷師兄和小僧，只怕也難得緊。」

他平淡的說著，臉上並不因這種豪語，而露出半點興奮之色，就像是天經地義的事一般。

太平道長道：「那麼浮雲大師和家師聯手又如何？和尚你擔個什麼憂？豈不是笑話麼？」

忽然一聲陰森森的冷笑，一人接口道：「那也不見得。」

顏眞卿問道：「點子來了麼？」

天機大師點點頭，僧袍一振，一股强勁劈空掌直擊樓簷，人影一閃，樓中又多了四個漢子。

這四人分着黃、藍、白、綠長袍，那穿黃衣的漢子衝著天機大師便道：「和尚，本香主憐你一身功夫難得，放你一馬，你却偏偏往地獄鑽，說不得，只有成全你了。」

天機大師尚未答話，顏眞卿接口道：「黃、白、藍、綠，灰的最先死，難怪人家說倒霉便用灰色表示，第二個是誰？讓我看看氣色。」

他認眞的一個個臉上瞧去，口中道：「黃的印堂發黑，白的臉現凶紋，藍的『人中』太短，又無下巴，標準的短命相，綠的兩道眉毛就像兩把劍，非把自己殺死不成！哈哈！都是死相，誰先誰後都是一樣，不必爭先恐後。」

他比手比足的說著，便像畜牲市場挑肥嫌瘦一般，太平道長永遠是師弟捧場者，首先哈哈狂笑起來。

「黃衣香主由你對付，今日之戰，實是正邪決鬥，小僧漫無把握。」

太平道長點點頭，正在凝神注意，忽見青烟嫋嫋，那四人手按木柱，慢慢燒焦了。

太平道長心下大震忖道：「就憑這四人內功便甚難應付，如在加上施毒暗算，那眞是凶險萬分！」

忽然鼻間一縷郁香，耳畔天機大師的佛門獅子吼：「小心莫着了百毒教道兒。」

他內功精深，連忙閉氣不敢呼吸，只見師弟顏眞卿臉色劇變，身形搖搖卻墜。

黃衣香主冷冷地道：「都沒救了。」

太平道長，天機大師一運眞氣，都是滯凝不暢，當下不敢吐氣，凝自待變。

黃衣香主又冷然道：「這香是南海逍遙香，名貴之極，嗅到延年益壽，嘿嘿，怎麼不享受一番。」

他用力狂嗅，臉上表情受用之極，天機大師忖道：「我並未嗅香，但此刻眞氣不凝，難道百毒教主藉烟香滅了大家注意

力？另作手腳？」

他這推測完全正確，黃衣香主回首對另三個香主道：「咱們待會再來收屍吧，嘿嘿，中州數一數二兩大高手，死無葬身之地，也未免太過不去了。」

他口中喃喃道：「無影之毒，天下無雙，大羅神仙也解不得。」

他話未說完，一個大喇喇的聲音道：「龜兒子，你吹什麼牛皮？」

藍衣香主怒道：「什麼人活得不耐煩了？」

那人滿口川音，大喇喇地走上樓來，却是一個粗矮漢子，滿面鬍鬚，貌不驚人，一臉不屑之色。

黃衣香主爲人陰沉，他見此人居然敢向百毒教挑戰，心知他一定有所持而來，當下並不敢大意，冷冷打量那矮漢。

那矮漢子冷冷地道：「誰說無影之毒天下無人解得？老子便解得。」

黃衣香主陰陰地道：「你倒是解解看。」

矮壯漢子一言不發，從懷中取出數枚丹藥，手脚極快地遞給太平道長等每人一粒道：「這是『無上凝神丹』，服後可將體內毒素凝聚，以各位功力當然可以逼出來。」

太平道長點頭道：「多謝閣下仗義。」他爲人無滯，心中最無機心，張口便要吞食丹丸，却聽見那趕考少年俞劍峯道：「道長且慢，這人與道長素昧生平，還是小心的好。」

太平道長一怔，想起百毒教一向詭計多端，這人說不定是百毒教一夥，串通來賺自己，便當下雙目神光凝注，注意那矮壯漢子。

那矮漢心中不悅，冷冷瞧了俞劍峯道：「小哥兒，你如不怕死，不服也罷，喲，奇怪，你倒眞行，沒有着了道兒，這倒奇了。」

他見衆人都起疑惑，當下朗聲說道：「在下姓唐，是門中人士。」

太平道長哈哈一笑道：「唐門有後矣！」

張開口服下那丸丹藥，運氣周轉，他內功深湛，只一刻夫，只見額上白氣嬝繞，全身功力運出逼毒，此刻顏眞卿天機大師都垂坐下來，調息運功。

黃衣香主尋思：「這三人實是非同小可，時機一失，萬一當眞解了毒，可有一場好鬥。」

他心中雖是一萬個不相信天下還有人能解無影之毒，但看那矮壯漢子洋洋大有把握，當下陰森森地對那漢子道：「湊上你一共五人，一齊納命來吧！」

他身形一閃，另外三個香主揉身跟進，這時衆人運功已到了緊要關頭，一個失誤，毒素進了主脈，那當眞是神仙難活的了。

天機大師雙目圓睜，他體內毒素已逼在左臂肘之間，拚著一臂癱瘓，正準備揮掌一拚，那年青矮漢，雙手一揚，只見面前滿天彩霧，徐徐下罩，顯然是早就算好風向，這時風從南邊窗子吹來，那百毒教衆在下風，眼看彩霧緩緩下降。

黃衣香主大喝道：「桃泥雲，姓唐，你技魎不過如此。」

他似極熟悉這彩霧，當下從懷中取出一具唧筒，對著彩霧射了一筒水，那彩霧原是桃花瘴提煉而成，見水便溶，此時化水珠洒落，五色繽紛，極是好看。

那矮漢冷冷道：「老子玩意兒還多哩！」

他袖子微微發抖，發出一大片黃粉，濃密之極，只一刻工夫，對面人影不辨，黃粉迷漫中，姓唐的矮漢大喝一聲，又發出漫天暗器，有梅花針、有透骨釘、有鐵疾黎，有瓦面薄刄鏢……一時之間也看不清到底有多少種類，但諸般暗器却有一個共同處，都是藍汪汪的喂了劇毒。

那矮漢雙手便如車輪轉動一般不停放暗器，地下一個個都是放空的皮囊。此時太平道長體內毒素已逼到雙手中指尖端，用劍劃破，兩股黑血流出，直到血轉紅色，太平道長一運眞氣，已然暢通無阻，側身看看別人，只見天機和尚臉上紅暈尚未褪盡，但却目射神光，毒已除盡，心中暗自忖道：「這大和尚武功和我走兩條完全不同路子，但却絕不在我之下，看來天下各大派功夫仍是殊途同歸，練到高深處，都有一般威力。」

再看師弟顏眞卿却也運功完畢，心中不禁一鬆，只見那矮漢雙手如風，一批批暗器發出，眞是又疾又狠，心中大爲佩服忖道：「暗器工夫到了這種地步，那眞是沒有話說了，這漢子兩手兩脚，却如千手萬脚一般，武林中又多了一大怪傑。」

那百毒教四大香主也是弄毒的能手，但這漫天暗器如牛毛細雨一般密，也不由心中發寒，知道如挨上一種，便夠痲煩了，當下四人一齊躍下樓來，但那矮漢手法極爲巧妙，後發的暗器始終跟著四人身邊。

那四名香主手忙脚亂，窘態畢露，四人揮動兵刄，連成一體，但那些暗器穿過濃密黃粉，事先根本沒有一點跡象，隱約間增了三分威力。

顏眞卿低聲對俞劍峯道：「俞兄，你趕快呼吸幾下，胸口有沒有悶鬱感覺。」

俞劍峯搖搖頭道：「小弟無不適之處，想是站得最遠，並未中毒。」

顏眞卿極關心他，兩隻眼睛在他臉上不住打量，生怕他中了毒而無感覺，等到毒素深入血脈之中，要挽救便遲了，那俞劍峯被他瞧得頗不自在，頭微偏過，顏眞卿只見師兄笑吟吟的望著自己，不由臉上一熱，連耳根也發燒了，心中暗自道：「這當兒也虧師兄還笑得出來，眞是無聊。」

但心中羞澀，並不敢如常一般惡狠狠白他一眼，這時那矮漢暗器愈來愈快，似乎永遠也沒個完了，那黃衣香主忽然一咬牙，從懷中取出一把長劍，烏溜溜地不見一絲光輝，緩緩挽起一個劍法，衆人只聽見嗤嗤聲起，雖然不見百毒教四人身形，但那矮漢暗器都紛紛直墜，亂了方向，那矮漢悚然一驚，住手不發了。

顏眞卿滿面驚恐之色，抬頭望著師兄道：「這……這……四人難道練成先天劍氣不成？」

太平道長沉吟不語，惑然望了天機和尚，天機和尚搖搖光頭，表示並無所知。俞劍峯欲言忽止，淡淡望向左邊窗外。

一時之間，暗器破空聲，叱喝聲均都寂然，但空氣更自緊張起來，忽然百毒教藍衣香主從懷中抖出一件緊身薄衫，非絲非縷，穿在身上，連頭臉全部蓋住，搶先穿進黃粉幕中，才走進去一步，忽然慘叫兩聲，直挺挺躺在地上，氣息已絕，只半刻工夫，全身肌肉都潰爛了。

黃衣香主大驚叫道：「霹靂砂！霹靂砂。」

足跟一用勁，倒竄數尺，心中忖道：「這人竟能配成失傳百年毒中之王霹靂砂，不知是何路數？本教費盡心血，多年來研鑽配方，總不能成功？此人如歸我教，豈不是一大助臂？」

他爲人陰沉，雖是在如此惡劣情況下，還能分析敵我，無怪能在百毒教中領袖羣凶，只在教主一人之下。

那矮漢昂然道：「冰蠶絲號稱防水防火，禦毒是天下一寶，嘿嘿！却擋不住區區『黃粉』，眞是名過其實，百毒教徒號稱天下施毒大行家，却連老子『黃粉』都不認得，龜兒子，霹靂砂殺人死法是這樣麼？」

黃衣香主一凜忖道：「霹靂砂殺人霸道，毒經所載如天雷襲人，全身焦黑，絕無生意，這『黃粉』看來不是那霹靂砂了，但能穿過天蠶衣致人於死，世上還有這麼厲害的毒物？」

原來那藍衣香主適才所着薄衫，是北天山頂冰蠶絲織成，那「冰蠶」生長在絕寒之巔，長年均在休蟄狀態，十幾年才得長成，在春分之時築繭而居，這十多年繁衍一次，本就難得繁茂，偏偏北天山頂又有一種『玉蛙』，以此甬爲食，是以幾近絕種。北天山長年冰封，峭峻難登是不用說的了，那一件衣衫要費得幾許蠶絲？當眞是天下一大異寶了！

矮漢道：「百毒教施毒害人，今日嘗嘗老子手段，以毒制毒，當眞是天道報應不爽了！」

他臉上神色變悲憤，說到後來聲音也自發顫，但見百毒教衆並無反應，當下又叫道：「百毒教天不怕，地不怕，黃衣香主在教內何等地位，怎的如此膿包，像個龜兒子般只曉得後退縮頭，來呀，龜兒子上呀！」

黃衣香主只是沉吟，他目下並無破解這「黃粉」之方，心中只想如何下台，並未絲毫受激。

太平道長忽然想起一事，對天機和尚道：「『黑鐵劍』，那百毒教衆一定得了黑鐵劍，才能發出磁力吸引暗器亂飛。」

天機和尚喃喃道：「太平兄，這樣說來，點蒼『龍雲劍客』遇害了？」

太平道長點頭不語。那黃衣香主靈機一動，叫道：「姓唐的！你有種接本香主一掌？」

姓唐的矮漢昂然穿過「黃粉」跳下樓頭，站在百毒教之三名香主前，那黃衣香主心中暗喜忖道：「聽這漢子口氣，分明與本教有極大仇怨，既不能用，便不能留，好容易誘他出來，須得立下毒手。」

當下盤算已定，正待發掌，他身邊白衣香主呼的便是一掌，姓唐的矮漢反掌迎將上去，轟然一聲，那白衣香主身形未動，姓唐的漢子蹬蹬蹬倒退三步，手掌中血中淋淋，一滴滴落在衣衫之上。

天機和尚一振長衫，身形抖然而起，只見他分明往右躍去，突然在空中身子一轉，避過黃粉，落在樓下，那姿態輕盈美妙，天機和尚偌大一個身體，便如絮花一般，漫不受力，這空中折身改變方向的身法，便是崑崙獨步天下的心法「飛龍九天」。

天機和尚落地，只見姓唐的矮漢子直立不動，掌中似乎受傷甚重，血流不止，但都是墨汁一般，紫黑色已瞧不出半點紅色，天機和尚大驚道：「唐施主，快閉氣以免毒浸體內。」

那白衣香主冷冷地道：「已經太遲了。」

姓唐的漢子哈哈大笑道：「那裏遲了，你追隨那穿灰衣的夥伴吧。」

那白衣香主一口氣接不上來，砰的跌在地上，雙目突出，容貌極是猙獰，也自氣絕了。

黃衣香主心中大駭，適才白衣香主掌中暗藏毒針，刺傷敵人，這姓唐的漢子原是必死之數，萬萬也想不到突生鉅變，倒是白衣香主無聲無息地死了。

那姓唐的矮漢子從懷中取出一粒丹藥塞入口中道：「那一位再賜教？」

黃衣香主默然，這時太平道長等人也繞道走到樓下，這名揚天下一僧一道，眼見這姓唐的矮漢子大發神威，心中都是暢然，中原有此毒學大師，那百毒教要想爲所欲爲，只怕不太容易。

姓唐的矮漢道：「我唐樸君是武林中無名小卒，哈！哈！你百毒教連我這無名小卒都打不過，還想和威震天下的佛道兩位大俠打，眞是以卵擊石！哈！哈！」

那黃衣香主只因這姓唐的漢子下毒太過詭異，他雖功力過人，却是不能出手，正在此時，忽然一陣風起，那又濃又密一層「黃粉」，竟被吹成片片四散，那姓唐的漢子臉色大爲緊張，他臉色連變數次，似乎有一件極重大的事要待決定。

太平道長天機和尚，也是大爲緊張，雙雙飛快轉身，背後却無人影，兩人相對一望，各自微微搖頭，那「黃粉」又密又輕，要能將它吹成片片，這發掌的人功力也是超俗入化的了。

姓唐的矮漢，最後臉色一整，從囊中取出火摺，燃起數個火把，往空中投去，衆人鼻間一陣腥味，那漫天黃霧如烈日溶冰，化得乾乾淨淨。

天機和尚嘆息忖道：「這『黃霧』如果飄至各處，可眞不知道要害多少人？烈火倒是它之尅星，這樣一來，這姓唐的看家本領便沒有了。」

那姓唐的漢子嘴中決不肯吃半點虧，當下喝道：「龜兒子，且慢得意，老子厲害的玩意可多哩！」

百毒教黃衣香主不理，太平道長抬頭四望，心中緊張已極，那百毒教衆香主雖是厲害，功力並不見勝過他和天機和尚，但適才那發掌的人，功力之深却是不敢想像的了。

正在此時，忽然轟的一聲，從樓上閃出兩條人影，那前面一人身形如電一瞥即逝，百毒教衆香主怔然抱起地下屍體，奪路而去。

衆人只見面前多了個三旬左右白臉漢子，他打量衆人一眼，當他瞧到少年兪劍峯時，臉色微微一變。

太平道長稽首道：「閣下出手擊退適才發掌的人，解了今日之圍，貧道在此告謝。」

那中年漢子連忙回禮道：「道長快莫客氣，在下與貴教頗有淵源，原可算得上一家人。」

他上前對天機和尚拱手道：「大師莫非崑崙天機大師？」

天機和尚合什道：「貧僧不敬！」

那中年漢子沉吟半刻，面上閃過一片悲痛淒涼之色，低沉地道：「天下武林即將大亂，武當崑崙，乃是名門大派，這安定江湖，殲除凶殘之事，只有勞道長大師了。」

他說完目放神光，注視着那少年兪劍峯，兪劍峯被他看得心中不大自在，當下上前道：「請教兄台尊姓大名？瞧兄台神色似乎見過小弟。」

那中年漢子暗道：「好深沉的少年。」口中却道：「在下岑少風，兄台相貌與在下一友人極爲相似，忘神失禮，兄台莫怪。」

他說完向衆人揮手作禮告別，身形一起一落已在十丈開外，天機和尚摸摸光頭道：「太平師兄，岑少風是什麼人？」

太平道長想了一會搖頭道：「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

天機和尚又道：「他能擊退震散『黃粉』的人，功力之强，只怕已是宇內有數幾個高手了。」

太平道長道：「高手迭出，江湖上不知是福是禍哩！」

天機和尚道：「敝派素以輕功見長，但那中年施主岑少風身形之疾，小僧也自嘆不及！但起落之間，步法與敝派心法大有相似之處。」

太平道長道：「和尚，你說此人與崑崙有舊？」

天機和尚點點頭道：「此人自言與武當有淵源，這樣瞧來又得過師尊傳授，身兼數家之長，難怪深不可及，但，怎會從未聽人說過？」

他知顏眞卿行走江湖見識極多，剛剛看了顏眞卿一眼，顏眞卿茫然搖頭，天機和尚憂然道：「大師兄，適才小僧說過『合貧僧與師兄之力，敵人無論如何强，總可自保』這話只怕不確。」

他性子激烈，心中最存不得話，非說出來不可，太平道長哈哈笑道：「大和尚也懼畏起來，要『回頭』麼？」

但笑聲中已無先前豪邁之氣，天機和尚正色道：「降魔務盡，怎能回頭，佛云回頭，豈是對諸魔障而言？太平師兄，敝師弟告訴貧僧，家師赴貴掌門之召，有東北之行，貧僧有心一往，不知師兄意下如何？」

太平道長雖無拘，但腦筋清晰已極，自忖師父神功無匹，千里迢迢去邀崑崙掌教同行，那一定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了，當下忙道：「大和尚主意不差，咱門這便動程。」

他說完向師弟顏眞卿道：「你還是到長安去參加英雄大會吧！」

他以爲顏眞卿定然要跟著去找師父，却未想到顏眞卿柔順的點頭道：「師兄說的是。」

太平道長一抖道袍又向唐姓的矮青年道謝而別，大步而去，天機和尚和他並肩走了。

那姓唐的矮漢對兪、顏兩人道：「小可還要找百毒教鬥鬥！」

說完也自走了，兪劍峯舒口氣誠然道：「如非兄台和幾位大俠保護，小弟不知命喪何時了。」

顏眞卿道：「兄台讀書學聖人之行，這江湖中事不聞也罷。」

兪劍峯道：「顏兄此時天色不早，咱們回客舍歇歇吧！」

顏眞卿點頭稱是，次晨兩人騎馬繼續西行，走到黃昏時刻，長安城已然巍然在望，兩人快馬加鞭進了城門，那長安是歷代古都，雖則繁華似錦，却是高牆厚城，深溝壘堡，顏眞卿對長安城極是熟悉，引先前行，只見城中街道，來往行人中頗多江湖豪士，心中暗忖道：「點蒼雲老爺子委託關中游氏兄弟發下武林帖，他老人家輩份高，接到的人高興還來不及，自覺有了面子，那不遠千里而來的，一定大有人在了，可惜我這姓兪的兄長不是武林中人，不然如此大場面，一生中也難見上幾回。」

他心中沉吟，回頭只見兪劍峯不經心地騎在馬上，當下輕拍馬背，穿過兩條街道，來到郊外一處小林勒馬停住了。

顏眞卿道：「這是『關中書院』，關中各地學生都在此讀書候試，兄台意下如何？」

兪劍峯拱手道：「多謝顏兄殷殷相顧，此處清幽，正合小弟心意。」

顏眞卿點點頭道：「小弟寄居城東謝氏大宅，兄台有暇，只管前來，小弟聆聽高人之論，喜不自勝。」

兪劍峯道：「小弟此處也盼兄台時時駕臨。」

顏眞卿大喜道：「小弟只怕躭誤了兄台時光，能與兄台相處，眞是求之……求之不得。」

他臉微微一紅便住口了，兩人相對看了一眼，顏眞卿心中竟是一陣悵然，只見一道茫然的目光正射了過來，顏眞卿心中一動，幾乎又要回來，連忙回轉頭來，耳畔聽見蹄聲漸遠，那兪劍峯已進了「關中書院」了。

顏眞卿輕輕吁了口氣，一拍馬疾奔而去。

兪劍峯騎馬穿過林間小徑，不一會林木稀疏之處，露出一道青色印花磚大宅來，他下馬上前叩開了門，說明來意，便被引進去了。

兪劍峯休息了一會，這時新月初上，他信步在書院中走著，那書院林木深處，燈火明滅，到處都是朗朗讀書之聲，各處的考生伴燈夜讀正在起勁的時候。他默然在一株冲天白樺前站住了，心中喃喃地道：「這滿院學子，此地眞可稱之謂士林了，這些人朝夕苦讀，爲的是功名富貴，我……從前……從前不也是這般想法嗎？但我……我……。」

他眼前驀然一片鮮紅，愈來愈是擴

大。「火」，「鮮血」，「火！」他心中不斷地道，漸漸地那紅色褪去了，兪劍峯臉上殘留著的是一個陰森森的笑意。

長安，這個歷代的古都所在地，寬厚的城牆圍著橫直井然的大街，多少帝王英雄事蹟曾在這裏發生，然而那一切歷史的陳跡都隨著那滾滾的黃河一去不返，留給這古城門，只見那雕龍飛鳳的宮殿玉宇和城郊宏偉森穆的陵園。

這正是清晨的時分，長安的城門剛開不久，街道上還是一片冷清，這時，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和尚大踏步走入城來，這和尚生得魁悟英俊，步行極是快速，他一直走進城裏，站在大街當中，向著四面觀望了一番，清晨的長安城還是在安靜之中，整條大街上只有幾個早起的菜販在提水洗菜，這個中年和尚既不投宿，也不落店，却靠在城門一棵大樹下，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一塊大石上，閉目養神起來。

只不過一個時辰不到，長安城忽然熱鬧起來了，街上有了行人，民房冒出炊烟，那和尚依然坐在樹下，一動也不動。

忽然蹄聲得得，城外奔入五個騎士來，這五人全都是武林人士的打扮，騎的一色的白馬，顯得極是耀眼，那樹下的和尚睜開眼來打量了一眼，又垂目閉起繼續養神。

五人五騎才過了不久，又有兩人二騎奔了進來，這兩人一進城門，立刻放慢了速度，一路緩行一路談話走了進來，左面的一人是個滿面虬髯的黑漢子，右面的人却是個白淨文弱書生般的公子哥兒，這兩人騎著馬走過那和尚的身邊，左邊的虬髯漢子道：「二弟，瞧前面那匹白馬，分明是華山那五個寶貝弟子已經到了。」

右面的書生道：「大哥依你看來，這次大夥兒齊會長安能不能商量出什麼結果來？」

那虬髯漢冷笑一聲道：「武林中天天喊著行俠仗義，什麼正義道德，其實還不全是假的，那一派那一門不是自私自利的？什麼事情一惹到自己頭上來，就趕快推托，依我看呀，就算開十次會，也弄不出什麼名堂來。」

那書生道：「那麼咱們何必來呢？」

那虬髯漢子道：「若不是鐵掌游方來信邀咱們，是眞不必來了。」

那樹底下的和尚一聽到「鐵掌游方」四個字，雙目斗然睁了開來，他仔細打量了這兩人一眼，正好馬上兩人也看到了他，那虬髯漢子忍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蹄聲得得，已走了過去。

和尚在心中暗暗思忖道：「這兩人必就是名滿西北的涼州雙劍了。」

他閉上了眼，喃喃地道：「鐵掌游方，你既要來此，那麼咱門少林寺和你的一段老案也可以了結一下了。」

不一會，城外又過來了一個矮胖商賈模樣的人來，這人步行而來，身上的衣服却一塵不染，他一手拿著一把雨傘，另一手提著一個小包，像是一小包書籍的模樣。

和尚一看到這人，立刻就站了起來，他大步走到街當中，正好擋住了那人的來路，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僧化個善緣。」

那人抬起頭來，打量和尚一眼，還了一揖道：「大師請了。」

那和尚道：「艷陽天有不測風雲，出門人有旦夕禍福，施主精神恍忽，心中必是有難決之事，貧僧願爲施主解測一個字，順便——」

他停了一停，然後道：「順便賺兩個盤纏。」

那矮胖商人冷冷地打量和尚一番，然後道：「和尚化緣清修，只在廟裏住，那有和尚在街上測字賺錢的？」

和尚道：「生死富貴雖是天定，若是人能早知三日，未始不能化禍爲福，轉死爲生，施主面有重憂，依貧僧看——」

那矮胖商人道：「依大師看便怎的？」

那和尚道：「依貧僧看來，施主此去前途堪憂。」

他一面說一面搖頭連連，那矮胖商人冷冷地再次打量了和尚一眼，忽然道：「好，我就測一字。」

和尚引他走到樹下，從袖中拿出一個竹筒，那矮胖商人在竹筒中取了一字，低頭一看，是個「道」字。

和尚看了看這個字，仰首望了望天，忽然叫聲啊呀，指著那矮胖商人叫道：「不好，不好，施主你的性命有危險了。」

那商人道：「你倒說個明白瞧瞧。」

和尚道：「『道』字一『走』一『首』，施主此行長安，只怕要落個身首異處……」

那商人忽然冷笑一聲，雙目牢牢盯著和尚，和尚也不理他，自顧自地把字籤放回竹筒，那商人忽然一伸手，一掌快如閃電地拍向和尚前胸，出掌之快捷令人不可思議。

和尚猛然一側身，翻手已搭在那商人的手腕上，兩人同時一震，各自退開三步，那商人臉上流露出無比驚惶，他瞪著雙目，壓低了聲音喝問道：「和尚——你是誰？」

那和尚合什道：「姚大天王，貧僧法明。」

那矮胖商人道：「果然是你，久聞你的掌力之名，今日總算見著了，嘿，當眞少林寺連掌門方丈都算上，大約以你第一了。」

和尚低聲道：「咱們不談虛僞客套之言，貧僧問你，姚大天王，你來長安幹什麼？」

那商人道：「天下武林人都來得，我來不得麼？」

和尚道：「你們百毒教橫行江湖，也便罷了，幹麼要用毒用藥？」

那商人模樣的矮子道：「這個你自去問咱們教主吧。」

和尚哼一聲，過了一會忽然厲聲喝道：「姚鷹，天下英雄會在長安開會，你還是離開的好。」

姚鷹道：「天下英雄？哼，那幾個英雄還沒放在我姚某眼裏。」

和尚道：「你們百毒教裏，從四大天王及五個主要香主，全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不是貧道測字嚇唬你，你若此時不回頭，進入長安城，包管叫你身首異處。」

姚鷹哈哈笑道：「長安城中誰是姚某的對手？嘿嘿，除非你要挑這樑子？」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晉王府內，司馬長風終於行刺得逞，先後殺害王妃與晉王。未幾，蕭展鵬趕到，兩人相對，司馬長風承認他之所以背叛晉王是因爲他覺得晉王是個不能做大事的人，也由於晉王相信魏大中的相人之術，對他處處提防，加上他的手下只是盡忠晉王而非他，遂起離異之心，與燕王勾結首要條件是要取代天衣的位置……而蕭展鵬並沒有因蟋蟀之死而與之對敵，更使他誤信蟋蟀與天衣並沒死去，司馬長風已心亂如麻，却强作鎭靜，他担心天衣定會找他報仇，現在勢孤力弱的他能應付嗎？這一番話出自一向不說謊的蕭展鵬又是否値得相信？於是他……

完成任務

飛燕說道：「你告訴他死在你手上的人不是眞正的天衣，所以我們才能够活下來。」

蕭展鵬道：「天衣無縫，這個人已接近神話，沒有人會這麽容易相信他這麽容易倒下。」

飛燕道：「看來我來得也是時候。」

「我明白你爲什麽不等在家裏。」

飛燕笑了。「方才我眞的害怕。」

「你就是不怕我由另一個方向離開晉王府。」

「不會的，你由大門堂堂正正的走進去，也一定會再由大門堂堂正正的走出來。」飛燕很有信心的。「你不是那種活在黑暗裏的人。」

「所以我根本不適宜再留在這裏。」

飛燕接問：「到那兒去？」

「你我喜歡留下來的地方。」蕭展鵬輕喝一聲，策騎疾奔了出去。

飛燕緊伴着蕭展鵬，由始至終，保持輕鬆，事實到現在，她的確放下心頭大石，很輕鬆的了。

殺人滅口

司馬長風看在眼內，他沒有追前去再問清楚，要找一匹馬在他來說並不難，只是追前去有什麽作用，一想到此，他便不由呆下來。

然後他想到天衣什麽時候天衣會採取行動？司馬長風不知道，也推測不透。

再想到天衣將會以什麽身份出現，將會採取什麽行動，不由他不大皺眉頭。

要殺司馬長風在蕭展鵬來說當然是一件難事，他也考慮過這樣做反而便宜了司馬長風，萬一反過來死在司馬長風手上，更令飛燕難過。

也正如飛燕所說，蟋蟀的死司馬長風固然有責任，但蕭展鵬也一樣有，而蟋蟀却是死在天衣的手上。

蟋蟀臨死的時候並沒有怪責任何人，只囑咐蕭展鵬好好的照顧飛燕。

蕭展鵬也答應的了，他也事實多少都淸楚司馬長風的爲人，也所以才有那種謊話。

他不像是說謊的人，所以司馬長風才會相信，飛燕也來得正好是時候。

現在他的目的可以說達到了。

司馬長風像是驚弓之鳥，只等天衣的出現。

天衣算無遺策，易容更是一絕，周圍的每一個人可能都是天衣的化身，司馬長風一想到這問題，連坐食也難得舒服。

最後他還是決定北上，他要見燕王，在他見到燕王之前他相信天衣一定會出現，只有殺掉他天衣才會有再立足的可能，在天衣來說，應該是不會放棄的。

人死不能復生，天衣到底是一個人，當然不可能再出現，司馬長風却看不淸楚蕭展鵬說謊。

蕭展鵬這麽多年下來也就只有這一次說謊，雖然沒有說謊的技巧，却反而更令人入信。

飛燕的出現當然有一定的帮助，連飛燕也可以活下來，蟋蟀當然不會例外，蕭展鵬亦是毫無損傷的，倒在他們手下的人又怎會是眞正的天衣？

司馬長風當然想像不到那一戰的慘烈，也想像不到魏大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蟋蟀也是拚了命才能够將天衣擊倒！

他也沒有依蕭展鵬的指示到現場去看看，這在他來說，是一種浪費。

蕭展鵬飛燕的遠去他也不懷疑，他只看到他們表面的歡樂，沒有看到他們的內心。

等待天衣到來的日子固然難受，北上也一樣是提心吊胆，但司馬長風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帶着晉王搜集的所有文件，在他來說，越能够證明自己的能力越有利。

× × ×

燕王立即接見司馬長風，這立即的接見令司馬長風更開心，這最低限度可以看出燕王對他的重視！

已經夜深，大堂燈火通明，燕王除了兩個近身侍衛，其他的侍衛都請出了大堂外。

他沒有迎上前，司馬長風也不以爲怪，作爲一個君主總該有君主的尊嚴。

司馬長風奇怪的只是放在大堂正中的一副棺木。

燕王彷彿看不透他的心意，着他坐下，完全不提棺木的事，第一句便道：「你沒有讓我失望。」

「盡我所能。」

「根據可能靠的消息，晉王經已被殺，王府中的侍衛忠於晉王的無一倖免。」

司馬長風道：「這是事實。」

「其他不敢現身的你也當作不見，沒有殺掉他們。」

司馬長風道：「王爺的意思是我應該鷄犬不留，殺一個乾淨？」

「這是爲了你設想。」燕王歎了一口氣。「你可知外邊已經有消息，說是你恩將仇報，殺掉晉王爺。」

「我不知道。」

「皇上一定會調查這件事，到時候一定下旨將你通緝歸案。」

司馬長風笑了，道：「皇上不是在我眼前？」

燕王一怔，大笑。「這句話你現在說還是早了一些，時機尙未成熟。」

「我可以等的。」司馬長風亦笑了。「反正司馬長風這四個字只不過是一個代號。」

燕王道：「旣然你可以放棄姓名也就沒有問題了。」

司馬長風目光一轉，到底忍不住問：「這棺材是那一個的？」

「天衣——」燕王沒有隱瞞。

司馬長風一怔。「天衣已經死了？」

燕王道：「死在蕭展鵬他們手下。」

司馬長風疑惑道：「那有這麼容易的事？」

燕王道：「你若是知道那一戰的慘烈，就不會覺得容易的了。」

司馬長風道：「可是蕭展鵬告訴我他們很容易便解決天衣。」

「魏大中與所屬無一倖免，蟋蟀也難逃一死，這你說是否容易？」

司馬長風一怔，到這個時候他又怎會不知道是蕭展鵬虛構故事，沒有告訴他事實眞相。

蕭展鵬打的是什麼主意他又怎會猜不透，不由得爲之失笑。

他笑的是以自己的經驗聰明，竟然也看不透蕭展鵬在說謊，也感覺不到蕭展鵬的悲哀憤怒。

燕王看着他，接道：「其實我也不敢太肯定，一直到找到了他的屍體。他的右腕有三顆紅痣，可以說是我所知道的其中的一個秘密。」

「屍體的右腕上也有。」

「還有就是那套能夠發射暗器的衣衫，可以說是獨一無二，他是不會輕易給別人穿的，」燕王說得很詳細。「那套衫能夠打造的江湖上不出三個人，其中兩個仍然健在，以他的性格，是不會留活口的，所以我只是調查已死的那一個，果然是他打造的。」

司馬長風奇怪的看着他。

「當一個手下連主人也不信任的時候，做主人的難免有些心驚胆戰，非要弄清楚他的身份不可。」

「這就是天衣最失策的地方。」司馬長風搖搖頭。「他若是淸楚告訴王爺，需要帮忙的時候，王爺也可以調動人手帮助他。」

「這也難怪他，到目前爲止，他都是一個人去解決應該解決的問題。」

「他有一批忠心而又本領很不錯的手下。」

「其中部份是由我的人當中挑選的，也許就因爲這個關係，所以他並不太信任他們。」

「王爺沒有在那些人當中動腦筋？」

「沒有，我是希望他發現我的苦心，知道我完全信賴他，有所表示。」

「這個人也許曾經因爲什麼問題，對任何人都不加以信任，盡量保持本身的神秘。」

「現在要調查天衣的身份和秘密，當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的面目並未損壞。」

「王爺還有興趣做這件事？」

「沒有，人已經死了，無論他本來是什麼人，都是一樣。」燕王笑了笑。

司馬長風接道：「我是絕不會給王爺這種麻煩的。」

「你是一個聰明人。某方面比天衣更聰明，所以你成功，天衣失敗。」燕王三笑笑。「魏大中當然也帮了你不少忙。」

司馬長風看着燕王，很奇怪他知道了不少，燕王笑接：「這個人一身本領，對相術很有研究，可惜就是不自量力，企圖與天爭命。」

「天命不可違。」司馬長風亦笑笑，「順天知命，活得總會舒服一些。」

燕王又道：「晉王手下的人我大都仔細調查過，魏大中是武官出身，可是一身武功那麼厲害，却到是現在才知道。」

司馬長風道：「我早便已知道。」

「看來，對付天衣，他也花了不少心血。」燕王試探着問。

「不少，最低限度，在挑選晉王府的侍衞方面他挑的都是忠心耿耿的。」

「奇怪他沒有看出你會背叛晉王。」

「他看出，也做好了應該做的預防設施，可惜我棋高一着。」司馬長風又笑笑。「看來王爺知道的事情實在不少。」

「一切本來都不大明白，可是天衣一出現，每樣事情都變得淸楚了。」

「王爺在各方面都已經安排了綫眼監視？」

「能夠做的我都已經做了，等候多時，到現在才能夠有收穫。」

「能夠有收穫總是好的。」

「天衣絕無疑問是一個人才，以他的身手及組織能力應該是大有作爲的，問題只是在他太過不信任別人，空有一羣得力助手也不能夠發揮最大的殺傷力。」

司馬長風接道：「而且爲了保密，他將手下分成多組，彼此之間毫無聯繫，雖然不至於互相發生衝突，也不能夠同心協力，並肩作戰。」

燕王道：「若是我早些知道，也許還有補救的方法，可惜我知道的時候已經太晚。」

「王爺除了天衣本人之外，相信與天衣的手下一向都沒有多大的來往。」

「就是他與本人也沒有多大的來往，任務交給他之後，完全不知道他是如何執行的。」

「可是他一直都沒有令王爺失望。」

「也所以我一直都沒有過問，疑人勿用，用人勿疑，這個原則我是有的。」

「他就是連王爺也不信任。」

「他不信任的不是我，而是我身旁的人。」

「那是担心王爺透露給身旁的人知道，那與不信任王爺有什麼分別？」

「沒有。」燕王苦笑了一下。「其實我可以嘗試勸服他改變這種作風的。」

「王爺現在才說這番說話，難道不覺得太晚？」

「實在太晚了。」燕王歎息。「所以連這種話我也不該說，這也許會給你一種感覺，你在我眼中沒有天衣的重要。」

「王爺難道沒有這個意思？」

「有的。」燕王道：「但天衣有一件事實在不如你，就是你的心計。」

司馬長風道：「王爺若是知道整件事

的經過，就會覺得並不是這回事。」

燕王又歎息：「所以我實在替晉王可惜，這一戰應該是他穩操勝券的，魏大中與你聯手，天衣根本不是你們的對手。」

「人算不如天算。」

「天意旣然是要我爲王，就是怎樣也改變不來的，魏大中應該看得出來。」

「王爺已經說過了，這個人就是不甘心，企圖與天爭命，乃達至這個地步。」

「那他應該連你也爭取，再與天一爭高下。」

「這些到底已經過去了。」司馬長風道：「我明白王爺的心意，這也的確是歎息的時候，大局已定，沒有人能夠再威脅王爺的了。」

「錯了。」燕王搖頭。「最低限度還有一個人。」

司馬長風道：「那一個，天衣後面難道還有什麼人？王爺其實還未能夠肯定死的到底是不是眞正的天衣？」

「不能夠肯定，有些話我是不會說出來的。」燕王笑接。「無聊的事情我也不會做。」

司馬長風道：「那麼，我就眞的放心了。」

燕王道：「你放心我也放心。」

司馬長風微笑。「天衣若是知道王爺與我合作，應該不肯罷休，王爺相信也不容易對他解釋淸楚。」

燕王笑笑。「他不是一個喜歡聽解釋的人，却一定會聽我解釋的。」

「哦——」司馬長風道：「我只知這個人有仇必報，氣量並不大。」

燕王道：「這只是道聽途說，眞正是怎樣，只有我淸楚。」

司馬長風道：「他追隨王爺多年，王爺若是也不淸楚他的性格，還有什麼人淸楚？」

燕王道：「這只能說我淸楚一些別人不淸楚的事情，知道他們投身官場，目的只是爭權奪利，並沒有其他原因。」

「旣然是爭權奪利，當然不會開罪王爺，除非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

「所以他即使知道到底是什麼回事，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只是如何在你手中將失去的奪回。」

司馬長風道：「這也是等於向王爺展示實力，若是他能夠將我擊倒，王爺還是會重用他的。」

「到那個地步已經沒有我考慮的餘地。」燕王道：「這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他若是覺得無可挽救，勢必玉石俱焚，以他對燕王府的熟悉，如何防備得來？」

「王爺洪福。」

燕王展顏大笑。「天衣對這個地方的一切固然很熟悉，否則也不會來去自如，他喜歡賣弄自己的本領，出其不意的出沒，完全不管別人的感受。」

「這種討厭的所爲我是不喜歡的。」

「我也不喜歡，却不能不裝作喜歡，只有這樣才能夠令他解除敵意。」燕王一頓。「有時我甚至懷疑他就是住在燕王府內。」

「王爺見過他的眞面目，現在應該可以肯定了。」

「他是的，可是我不知道他之前到底在幹着什麼？王府的地方實在太大，每天進出的工作人員也實在太多，有誰能夠一一認出來。」

「看來他不單止以王爺的侍衞出現，但可能還以其他人的身份出現。」

「極有可能，眞面目偶然也會出現，所以王府的人才會認出來。」

「我也認出來，這個人的樣子雖然平常，也甚至令人一看便會忘掉，但再見便會省起來。」

「這是平凡中的不平凡。」

「話是這樣說，他實在費了不少苦心。」燕王又道：「其實我也曾考慮過你過去追踪他的所在，但每一次都倒在地上，就是沒有生命危險，也就像在給我一個反省的機會，別再追下去。」

「他沒有當面跟你說？」

「沒有。」燕王笑了笑。「由於還要依賴我有所作爲，所以他是不會當面折穿的。」

「也所以王爺看得很準確，他是以名利爲主，並非以個人的尊嚴爲主。」

「一個連眞面目也不肯示人的人根本就沒有尊嚴可言。」

「到他認爲成功可以以眞面目示人的時候，他還怎會出現在王爺面前的。」司馬長風笑了一笑。「但王爺則一定不會習慣。」

「還未成功的時候也就是我最需要別人帮助商量的時候，如果他能夠以眞面目相見，有很多事我用不着一再重複，浪費時間。」

「王爺的心情我是明白的。」

「我也沒有放棄監視，」燕王微笑着。「這一次我們的人很接近，天衣却仍然沒有反應，與魏大中一夥的惡戰繼續進行，所以我更加肯定。」

「現在王爺的心完全放下來，我也就更放心了。」

「我是明白的，你若非對天衣仍然有懷疑，也不會這麼快便跑到這裏來。」

「這是在王爺意料之內。」司馬長風淡然一笑。

燕王道：「說到底我還是喜歡你這種人。」一頓又一笑。「我可以猜測到你的行踪心意，用不着對天衣那樣，總是摸不着頭腦。」

司馬長風淡然道：「我們旣然話說到這個地步，王爺又何妨直說我本領不如天衣？」

燕王道：「我好像已經說過了，但除了天衣以外，要找一個可以與你一較高下的人，也是一件難事，我絕對承認，你是一個殺人的好手，老手。」

司馬長風道：「王爺誇獎，我明白在王爺心目中不如天衣便足夠了。」

燕王道：「也許我的話很難入耳，但老實話通常都是這樣。」

司馬長風道：「能夠聽到老實話總是好的。」

燕王道：「天衣就是不明白。」

司馬長風道：「我以爲王爺可以忘記這個人了。」

「不容易，這個人到底是一個天才，即使他穿的那襲衣服，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想像。」

司馬長風心頭不由一動，「那襲天衣現在還是穿在他的身上？」

燕王道：「將死人珍惜的衣服脫下是一種最不敬的所爲，既然我要加以厚葬這個爲我出生入死的手下，當然要令他九泉之下得到安息。」

司馬長風道：「我與他敵對多年，唯一遺憾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燕王道：「你的意思是要看一看？」

司馬長風道：「王爺若是不介意，相信他也不會介意的。」

燕王笑笑。「你們敵對多年，始終沒有會面的機會，的確是很可惜的一回事。」一頓接着說道：「我相信他也不會介意的。」

「還有傳說中無縫的天衣，能够一開眼界，到底也是一件樂事。」司馬長風也的確有這個意思。

傳說中天衣那襲天衣乃是鬼斧神工，出神入化，所以能够無敵於天下，也有傳說，只要那襲天衣在身，也能够變成一個非常人。

天衣現在雖然倒在魏大中蕭展鵬高歡等人的手下，司馬長風也不知道那一戰的慘烈，但對那襲傳說中的天衣仍然有很大的興趣。

燕王看在眼內，把手一揮。「棺蓋還未合上，你隨便看好了。」

司馬長風不覺一顫，接着道，「王爺海量——」

燕王笑了。「這是什麼話，你是我的什麼人，若是你高興，那襲天衣你考慮好了。」

司馬長風一怔，他實在想不到燕王有這個主意。

燕王隨即微喟一聲，「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他將天衣帶到九泉下，固然心息，但你若是有天衣爲助，如虎添翼，對我却是帮助更大。」

司馬長風道：「王爺說得有道理，有些事情的確是需要權衡輕重一下。」

燕王點頭道：「也許你再費些心思，那襲天衣就更加無懈可擊。」

司馬長風笑道：「這要看過才能够確定。」

一面說他一面移步走過去，對那襲天衣他的確有將之據爲己有的野心，他也絕對相信，天衣之所以那麼可怕，完全是因爲穿上了那襲天衣的關係。

天衣在棺材內，面色有如白堊，雙目緊閉。

司馬長風之前沒有見過天衣，若是他見過，一定一眼便看出，這個臥在棺材內的絕不是眞正的天衣，是另外一個人。

眞正的天衣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人，並無特徵，臥在棺材內的這個多少都有些氣勢。

那襲天衣穿在他身上，魚鱗也似的暗器全都一片片嵌好，非常完整。

司馬長風到底是識貨的人，一看那襲天衣便知道是一件好東西，也立時發覺到如果那襲天衣穿在身上，眞的如虎添翼，難有敵手。

他面上不由露出了笑容，也不由伸手往那襲天衣上摸去。

天衣沒有動，到司馬長風的手接觸那襲天衣才動，雙手齊起，一下子扣住了司馬長風的雙腕，魚鱗也似的暗器同時逆張，疾射而出。

棺材中，這個死人並不是眞正的死人，乃是燕王準備對付司馬長風的一個厲害的殺手。

天衣的屍體他事實已經搬回來，否則他也得不到那襲能够發射暗器的天衣。

那襲天衣並不難控制，燕王却一直到那個殺手完全純熟才放心安排這一着。

這一着當然出人意料。

燕王也實在安排得頗費心思，先用說話消除司馬長風的戒心，再用說話勾起司馬長風的貪念，引誘他墮進這個可怕的陷阱。

若是平日，司馬長風是絕對可以避開這雙手一扣，現在他的心却是在那襲天衣上。

他也算反應敏捷，立即掙扎，也很快被他掙開，魚鱗也似的暗器却已大半打在他身上。

他的眞氣迅速走遍全身，企圖將暗器逼出來，頭在暗器射到的時候已仰起，總算避開了眼睛。

暗器也迅速被他逼出，他的右拳頭同時擊在棺中那個殺手的胸膛上。

那個殺手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胸膛倒塌下去，棺底同時被撞碎，要活命也沒有可能的了。

司馬長風連隨轉身。

燕王仍然站立在那裏，面帶微笑，看樣子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的。

司馬長風瞪着他，雙手握拳，鮮血已染紅衣衫，有如一個血人。

他將暗器逼出，也同時將血逼出來，却也隨即運轉眞氣，將血壓着，不讓血液再外流。

燕王亦瞪着他，一會才開口：「你果然一身內外功高強。」

司馬長風冷笑。「區區一些暗器，還未能要我的命，王爺枉費苦心了。」

燕王道：「能够死在天衣的暗器下，你也應該感到榮幸。」

「這眞的是那襲天衣？」

「若非眞正的天衣，我是很過意不去的，這種事我不會做。」

「天衣無縫，也不外如是。」

「能够閃避得開那些暗器的人也不多，也許我這兒就只有你一個。」燕王笑笑。「相信你也不能不承認，那襲天衣的確不簡單。」

司馬長風不由點頭。「能够同時發射出那麼多的暗器實在難得。」

燕王道：「可惜不是穿在眞正的天衣身上，否則威力又豈止這樣？」

司馬長風道：「眞正的天衣却一定不會活着臥在棺材裏，這樣送死。」

燕王點頭道：「不錯這雖是突然，棺材中身手舒展不開，也是要命。」

司馬長風道：「以他那種愼密的人，是不會將自己安排在絕境的。」

燕王道：「也沒有這種需要。」

司馬長風道：「就因爲棺材是絕境，所以我才會上這個當。」

「你絕不是粗心大意的人，可惜平生所應付的大都是高手，只清楚高手的行事作風。」

「錯了，我所以上這個當，只因爲太信任王爺，想不到王爺會暗算我。」

燕王道：「就是想不到才暗算你，想得到我反而不敢動手了。」

司馬長風道：「王爺處心積慮，手辣心狠，我這個粗漢當然是防不勝防。」

「你若是粗漢我也用不着這種手段，就因爲不是，才要我費煞苦心。」

「那倒是我的罪過了。」

「不知者不罪。」燕王歎了一口氣。

「老實說，這正是用人之際。」

「王爺却對我用這種手段，可見我這個原是沒用的人，不必掛心。」

「你能够助我除去晉王，又能够巧施連環計，消滅魏大中天衣，怎能說沒用？」燕王又歎息。「有你在，我若是要進行一切計劃，總是一個大障礙，魏大中不錯武功心智不凡，到底不方便露面，而遠水難救近火，作用到底還是不太大。」

「他的女兒在晉王身旁，雖然與我不和，但聯合我們二人之力量，天衣也不管用。」

「這就是了，你若是眞的沒用，魏大中也不會讓你留在王府裏。」

「我是說現在。」

「現在也不是沒用，大事未成，我樹敵也多，總要人在左右用的。」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長風道：「所以我根本不去提防。」

燕王道：「還有我對你的態度。」

司馬長風道：「你先對我的所爲表示反感，接而又表示實在需要一個我這樣的手下，我更就不去提防你了。」

燕王道：「我是考慮到在我知道你殺掉晉王之後的反應。」

「你們到底是兄弟。」

「本是同根生，但面臨的問題，却是只有死亡才能够解決。」

「所以我根本不用考慮，直接了當，將他殺掉，省得痳煩。」

「你就是做得太直接了。」

司馬長風心頭一動。「哦！我現在明白了。」

「你可以殺晉王，就是不能够讓別人知道是你殺晉王的，你沒有考慮到晉王的身份。」

「我只想到你已是皇帝，權傾天下，沒有人敢過問你的所爲。」

「你就是沒有想到我還不是皇帝，手下兵微將寡，機會有待。」

「你應該說清楚的。」

「這其實簡單，我以爲不用我說你也明白。」

「這種事不是我這種人明白的。」

燕王不由點頭。「人就是這樣，以爲自己明白別人一定也明白。」

司馬長風接道：「我若是明白，總有很多辦法讓晉王死於非命，而最低限度，動手的時候也會幪着臉龐，不讓別人認出來。」

燕王道：「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晉王是你殺的，所以我說你要是心狠手辣便該更徹底，鷄犬不留，那即使你離開的時候，路人看見，也不敢多作廢話。」

司馬長風道：「甚至我應該將屋子燒掉。」

燕王道：「現在來說當然是遲了，我也會考慮如何補救。」

「你就是不能够。」

「這是我至爲抱歉的地方。」

「你應該抱歉的，因爲這件事你實在欠我太多。」

「的確太多。」

「我殺晉王，別人只以爲是我背叛，我到底都是晉王的人，不可能與你拉上關係。」

「對，天衣才是你的手下，但是晉王府內死的人，沒有一個是死在天衣的暗器下。」

「還有，順天侯府中也是你的人跟魏大中的人拚命，跟我拉不上關係。」燕王不由又一笑。「天衣最後出手，乃是在荒野。」

「總之，你是完全置身事外，只要將我殺掉，一切便成爲秘密。」

「所以你怪不得我。」

「伴君如伴虎。」司馬長風長歎。「人無犯虎意，虎有殺人心。」

燕王道：「機會我是給你了，你不懂得掌握，還有什麼話好說。」

司馬長風點頭。「我現在眞的死心了。」目光一轉，又落在那襲天衣上。「以我們的本領，暫時已無須害怕任何人，又何必這樣貪心，打那襲天衣的主意？」

燕王道：「天衣無疑有它的吸引力，尤其是對你們嗜殺成狂的人。」

司馬長風道：「我不能不承認若是那襲天衣穿在身上，的確如虎添翼。」

燕王道：「看我花了多少時間才清楚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嗜好。」

「那是因爲你當我是天衣的大對頭，準備以我取代天衣的地位。」司馬長風冷笑。「所以你不能不清楚。」

燕王道：「你却是白白浪費了我的一番苦心。」

司馬長風道：「這實在抱歉。」

燕王道：「現在不用了。」

司馬長風長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場，情形却是更壞。」

燕王道：「每一個人都有錯，你當然也不例外。」

司馬長風道：「原則是很重要的，現在我還是難免一死，却死得既沒有價值，還落得一個反叛之名。」

燕王道：「這些話我聽着難過，所以以後我更加會堅持原則。」

「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燕王只是笑，司馬長風接道：「你以爲這一次的事有沒有人知道？」

「你意思是你已經作好了安排，一有不測便有人將事情公佈天下？」

司馬長風接道：「這並不需要多大痳煩。」

「問題只是你是否有可信的人，那個人又是否會替你賣命？」

「你說呢？」司馬長風反問。

「沒有。」燕王回答得很爽快。「我清楚你的出身，也清楚你的爲人。」

司馬長風道：「晉王也是這樣說。」

「這當然有分別的，所以他失敗。」

燕王歎息。「我明白你的心意，只是希望在你倒下之前，留下幾句驚心動魄的話，令我不得安枕。」

司馬長風面上冷笑，心頭却是在發寒，他的確是想像蕭展鵬那樣，那知道燕王却是不肯上當。

燕王歎息着接道：「我也不問你還有什麼心願，因爲你未必相信我會替你實行，九泉之下，無論如何也是一股寃氣，不得安息。」

司馬長風道：「看來我什麼也不需要說的了。」

燕王道：「你當然是絕對不會甘心的，可惜除了動手之外，你已沒有什麼能够做。」

司馬長風道：「你預早安排的人可以出來了。」

燕王道：「需要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出來。」

司馬長風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長嘯聲中，挺直了身子，鮮血隨又從他的傷口冒出來，他混身浴血，一步一步往前走。

燕王毫無反應的，在他身後的幔幕却在這時候分開，大羣侍衛從幔幕後走出來，爲首的幾個一看便知道都是內外功兼修的高手。

司馬長風看得出，若是平日他絕不將他們放在眼內，可是現在，任何的一個都足以對他構成威脅。

他也感覺到死神迫近，心裏一陣又一陣的恐懼，却是不能不忍受下來，只因爲他知道自己已眞正的走到了末路，只有等候死神降臨。

他沒有停下來，繼續向燕王走去，一步緊接一步，每一步都是那麼的沉重。

燕王的手下腳步與司馬長風的呼應，到司馬長風接近，他們已全擋在燕王的面前。

刀出鞘，刀尖閃着光，司馬長風感到刀鋒的寒氣，却沒有停步。

燕王那些侍衛也沒有退縮，一直到司馬長風來到了面前，他們突然有一種感覺，走到面前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具行屍。

他們的刀仍沒有出手，一直到司馬長風的胸膛與其中的一柄刀的刀尖快要接觸的時候。

司馬長風腳步繼續，胸膛終於抵在刀尖上，那個侍衛只等他出手，他沒有出手，那個侍衛反而有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到司馬長風出手，那個侍衛要用刀也來不及了。

刀尖已插進司馬長風的胸膛，司馬長風一些感覺也沒有，就好像是來送死的，事實他混身傷口，一點兒的傷痛，很難有感覺的了。

那個侍衛的感覺却是非常尖銳，司馬長風的拳頭就像是鐵打，他的心臟也立即給打碎了。

他慘叫，一個身子倒飛，撞倒了後面三個侍衛，滾做一團。

司馬長風長劍隨即出鞘，毒蛇般飛捲穿插，迎着他的兩個侍衛立即倒下來。

更多的侍衛左右湧上，亂刀齊下，司馬長風沒有退縮，直往前衝，硬封硬擋。

擋着他的侍衛一個接一個倒下，他腳步不停，却越來越慢。

氣力隨着鮮血迅速從他的體內排出，那些侍衛由封擋不住到封擋得住。

司馬長風知道支持不了多久，也知道燕王座下的高手尚未出手，等待出手。

他當然也知道那些高手除非不出手，否則必定是厲害的殺着，絕不是以他目前的體力所能够應付得來，甚至不堪一擊。

他的心不住往下沉，一股難以言喻的悲痛同時由心底湧上來。

他實在不想死，對死亡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可是他也清楚燕王的決心，是絕不會讓他有活命的機會，活着離開燕王府的了。

他雖然知道一口氣難以嚥下，死不瞑目，却也知道要殺燕王是沒有可能的事，還是要一試。

他的身子終於往上拔起來，拔得並不高，却仍然能從那羣侍衛頭上掠過。

那羣侍衛亂刀往上插，都沒有趕及，刺不到司馬長風身上。

燕王身前的幾個高手立即出手，兵器齊展，迎向凌空撲前來的司馬長風。

兩下接觸，司馬長風一個身子被震飛，倒摔出數丈外。

那幾個高手跟着動身，一批接一批，始終都是與燕王保持一定的距離，那是小心不讓司馬長風有出手襲擊的機會。

司馬長風身形着地，勉強站起身子，已經有些搖搖欲墮，但仍然支持不倒。

燕王遠遠看着搖頭，「司馬長風，我看你還是自行了斷。」

司馬長風道：「黃泉路上寂寞，能够多找幾個伴總是好的。」

燕王道：「唉，你還是這個性子，多少也要佔些便宜，不肯吃虧。」

司馬長風道：「我已經吃了那麼多虧，還要我吃虧，怎成？」

燕王道：「那你找伴好了。」身子一轉，往內堂走去。

司馬長風大喝：「別走——」

燕王回頭一笑。「留在這裏有什麼意思？」

司馬長風道：「難道你不要看着我倒下？」

燕王道：「我信任我的手下，除非你眞的倒下，否則他們是不會罷手的。」

司馬長風道：「我也不會罷手的，在倒下之前，總要幾個的命。」

燕王道：「那你要好了。」

司馬長風目光一轉。「你們總要記着，你們的主人視你們的性命如草芥。」

燕王不由又笑了。「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司馬長風道：「要他們清楚你的爲人總是一件好事。」

燕王道：「他們不是都看得清楚？」

司馬長風道：「有些人總是要說才明白的。」

燕王道：「他們一向都明白一件事，食君之祿，担君之憂，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司馬長風不由怔住，燕王接又道：「他們現在更明白一件事。」

「你的心狠手辣。」

「錯了——」燕王沉聲道：「是一個叛徒的下塲。」

司馬長風又是一怔，說不出了話來。

燕王又接說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做叛徒其實並不可恥，但一定要够聰明。」

司馬長風道：「我承認是一個笨蛋，只因爲我對政治是一個門外漢。」

燕王道：「你的確是好。」

司馬長風道：「看來我在你面前無論說什麼也是廢話的了。」

燕王又道：「還有一件事大家都要引以爲戒的，就是疏不間親。」

司馬長風不由大笑，「對，我完全不知道你平日怎樣對你的手下，却想到在你的手下面前離間你們的感情，實在笨得可以。」

燕王接道：「你是晉王的手下，可是到你殺晉王的時候，晉王座下的其他人仍然全力保護晉王，這是什麼道理，你若是明白，便沒有什麼不明白的了。」

司馬長風道：「不錯。」隨即又大笑起來。

燕王接道：「魏人中晉王的選擇其實沒有錯，你並非一個做事的人。」

司馬長風道：「你不用多說，我完全明白自己的弱點所在。」

燕王道：「有些話我是不用說的，對一個將死的人一切也是廢話，可是我總要讓其他人也知道，事情的眞相，做事的原則。」

司馬長風說道：「那你做事是什麼原則？」

燕王道：「無毒不丈夫。」

司馬長風不禁長歎了一口氣，好一會才道：「我不知道將來我有什麼結果，但可以肯定一句，你能够說出這句話，到底是一個英雄，縱然做不成皇帝，也絕對會創一番大事業，揚名千秋後世。」

「這是必然的了。」燕王說得很有信心。

司馬長風目光再轉，說道：「我也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反正大家都不會聽入耳的。」

根本就沒有人理會他了，那些侍衛長刀在手，在監視司馬長風，同時還兼顧着燕王。

司馬長風看出這的確是千挑萬選出來的好手，即使武功不太好，但要從他們的保護下傷害燕王，確實是一件最艱難的事情。

他們都看着司馬長風，眼神帶着同情，就像在看着一條負傷待斃的狗。

司馬長風有這種感覺，也受不了這種目光，可是他仍然壓抑着，冷冷的接道：「那大家上前來殺我好了。」

燕王笑應：「應該主動的時候他們會採取主動的。」

司馬長風聽着心頭一凉，他們若是不採取主動，那是要看着他血盡而死，若要找幾個伴一同上路，便只有自己採取主動的了。

那些侍衛顯然都明白燕王的說話，齊皆倒退一步，嚴陣以待，看他們的樣子，是打算看着司馬長風支持不住倒下，省得無謂傷亡。

司馬長風目光一轉再轉，冷笑，說道：「我可是沒有見過一個像你這樣惡毒的人。」

燕王道：「我只是爲我的手下設想，不想他們作無謂犧牲。」

司馬長風道：「對付不是你的手下，你却是未免太殘忍。」

燕王笑了一笑，道：「我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嗎？」

「無毒不丈夫。」司馬長風長歎，劍展開，一步一步向那些侍衛迫去，他受不了那種目光態度，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一戰。

沒有侍衛前，刀都已盡管，燕王座下武功最好的幾個亦蓄勢待發，他們知道司馬長風強弩之末，起不了多少作用，但他們仍然小心防範，他們寧可白費氣力，也不想事後後悔。

司馬長風每走一步心頭便沉重一分，他知道所走的是絕路，但已沒有還擇的餘地。

他終於大聲呼叫，衝前，長劍盡全力劈出。

燕王的屬下長刀盡起，一片刀光湧前，將司馬長風裹在刀光裏。

慘叫聲呼喝聲此起彼落，司馬長風刀光中浮沉，也終於在刀光中消失。

燕王看得很清楚，無動於衷，這個人絕無疑心够狠，手够辣，有足够的條件做大事。

所以歷史證明，這個人始終是一個大人物，完成做皇帝的理想。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芫·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驤正想飛身上塔尖看看師叔生死如何，南宮北躲在塔裏突襲，雖未容易得手，但不是一人行動，而是配合金臂劍魔任明傑出動，二人都受過龍驤的戲弄，恨之入骨，又不敢置諸死地，只能將龍驤活捉，龍驤以一敵二，更非任明傑的對手，先逞口舌之能，拖延時間，望幾位武當老道來馳援，但可惜被任明傑揭穿，快攻突襲，受傷倒地，幸傷勢不重，飛躍上古塔第五層，任明傑連忙跟上，此時出現一條火龍，任明傑只好退走，龍驤反過來追趕，又遭困境，幸一不知名的老婦高人解救，跟着老道士亦來馳援，共上塔頂驗看鄭公明的死因……

塔頂評道理　玄地是內奸

武當山的建築這座七層靈塔，也不知道是出自那一代掌教的主意。它的形式是有點模仿佛門，裏面安置歷代掌門人的骨灰罎。

平時，這座靈塔都是關閉着的，只有逢到一定的節日，才由當代掌門主持祭典，誦經追悼。

由於塔裏擺的是歷代掌門的骨灰，在武當說來，這座靈塔的重要性，不下於眞武大殿。

在普通的日子裏，每天都派有八名道士輪流守護着靈塔，以免外人闖入，辱及歷代祖師。

但是這幾天因爲武當舉辦五派劍會的原故，幾乎每一名弟子都分派有任務，武當山從長老一直到火工，都置身忙碌中。

所以看守靈塔的弟子也偶而因一些別的事情臨時走開。

鄭公明與龍驤在暮色中登上靈塔的時候，也正是那幾名守塔的弟子離開的時候，等到他們回到塔前，聽到塔頂傳來鄭公明的慘叫聲，才發現塔上出了事。

那們派出兩人去通知玄地道人等，此外的都留在塔邊加緊守衛，沒料到全都送命在南宮北和任明傑的手裏，反而是走開報訊的那兩名弟子留下了性命。

玄地道人上到塔頂，根本沒料到龍驤會突然揮出這一劍，他驚呼一聲，連忙閃身後退。

但是龍驤那一劍的速度實在太快，快得使他儘管閃身挪開，也沒躲過劍尖攻擊的部位。

「嗤」地一聲輕響，他那身寬大道袍，從前胸至右脅，裂開一條長長的破綻。

玄地道人剛剛閃身挪開，一發現自己胸前裂開那條長長的破綻，臉上禁不住泛起鐵青之色。

他微怒道：「龍——」

龍驤劍鋒一轉，沒等他把話說完，霍的一劍上挑，向他咽喉刺到。

玄地道人話聲一頓，驚怒交集，反手大袖急揮，往龍驤的劍刃捲去。

武當派是以內力悠長堅韌著稱武林，玄地道人身爲武當長老，自幼修習內家心法，積數十年的功力，這一袖揮出，氣勁飆然，雄渾之極。

袖影飛揚，迅快無比地將直削而至的一劍捲個正着。

玄地道人運氣如虹，右手往外一揮，想要將捲住的長劍奪下。

那知龍驤手中持的並非一柄普通長劍，而是削鐵如泥的利劍。

並且若以內功造詣說來，玄地道人數十年的苦修之功，較之龍驤也是高不了多少。

他這用力往外一奪，不但沒有扯動龍驤一劍畢直削來之勁，反而由於兩股勁道相左，使得龍驤更加輕易地削破了他的衣袖。

「嗤啦」一響，玄地道人的衣袖被劍鋒割破，那犀利的長劍已畢直地刺到他咽喉不足三寸處。

玄地道人一袖失着，眼看劍尖直射而至，嚇得魂飛魄散，趕忙往後挪身，想要避過這致命的一劍。

他腳下一動，後退還不到一尺，發覺自己的背部已貼到牆壁，再也沒有後退之地了。

這座寶塔的建築是六角形的，最底層也只不過寬度僅丈許之地，每上一層地方便縮小一點，到了第七層上，塔裏所佔的面積，僅僅七尺方圓而已。

在這種狹窄的地方，根本就不適於動手，更別說是手持兵刃了。

龍驤出手在先，而且手持長劍，玄地道人從開始便處於劣勢，他除了一再退讓之外，已經沒有其他方法可想了。

但他忘記了自己現在是處身塔中，沒有多少地方可容許他一再退讓的，因而，當他的背部退到緊貼牆壁時，他陡然記起了這點。

眼前劍鋒森寒，帶着一股犀利的劍氣逼射而至，玄地道人已可感覺出自己的咽喉在刺痛着。

死神的魔爪已經觸及他的身上，將他的生命奪去，玄地道人只覺靈魂深處起了一陣震顫。

他不甘心地大聲對龍驤道：「不要殺我……」

這聲凄厲的呼叫在塔中迴盪着，似乎使得龍驤也受到震動。

他那直射而來的長劍，在觸及玄地道人的咽喉之前的剎那，陡然停住。

劍尖距離自己的咽喉不足兩寸，玄地道人連放開胸懷來呼吸都不敢，那還敢挪動身軀。

他的額上很快湧起了顆顆汗珠，眼中露出恐懼的目光，凝望着龍驤持着長劍的那隻手，眨都不敢眨動一下。

人在面臨死亡的威脅，儘管平時多麽心計深沉，多麽老奸巨滑，也會顯露出他的本性來。

玄地道人在平時所給予的印象，完全是一副道貌岸然，道行高深的模樣，但是此時他面臨死亡的剎那，便禁不住露出這等與凡夫俗子沒有兩樣的怕死神情。

龍驤將玄地道人的醜態看得非常清楚，他的嘴角浮起一絲冷漠的笑容，忖道：

「就算不是他謀殺鄭師叔，他也不是武當四個長老的唯一背叛者，至低限度，他並不如平時所顯現的那樣飄逸出塵，仙風道骨，他也脫離不了人間的七情六慾……」

一個修道人若是時刻都留戀塵世，那麽便可推測他心底的慾望未滅，受了慾望的驅使，他跟尋常人一樣，可以做出許多罪惡的事。

龍驤想出了一這個道理，正想要趁着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逼使玄地道人說出自己心中所懷疑之事。

他的嘴唇一張，眼角已瞥到玄機道人掠上塔簷，用左手按住了窗沿，正預備鑽了進來。

剛到喉邊的話，又給他咽了下去，心念急轉，他頓時裝出一副大夢初醒的樣子，啊了一聲，收劍回鞘，驚問道：「玄地道人，在下……」

玄地道人的一顆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上，他的兩眼凝注在對方的劍尖上，唯恐那枝劍會往前一送，自己就要離開了這個世界。

可是他旣不敢開聲說話，也不敢挪動身軀，甚而連眼睛都不敢轉動一下，在這段時間裏，他的呼吸都幾乎停頓了。

好不容易，他突然發現那枝指向自己咽喉的長劍已經被龍驤收入劍鞘，他長長的吸了口氣，那已經離開體內的驚魂，總算歸了竅。

一聽龍驤之言，他勃然大怒，道：「龍大俠，你如此對付貧道，莫非……」

這時，玄機道人已進入塔內，他看到面前的情形，驚疑地問道：「師兄，是怎麽回事？」

玄地道人一見玄機道人也進入塔中，胆氣又是一壯，怒道：「師弟，快將他的劍奪下來，眞是豈有此理。」

龍驤一臉惶惑之色，道：「道長，在下並非有意，尚請道長……」

玄地道人怒喝道：「你並非有意？你若是有意的話，貧道這時還能說話？師弟，快奪下他的長劍，免得他再做出其他的危險事情。」

他一想起方才的危厄情形，禁不住打心底起了一陣顫悚，他感到一陣深深的羞辱，他的眼中射出憤怒的光芒，凝注着龍驤身上，恨不得將對方殺死！

龍驤臉色一沉，低聲道：「道長，你這麽做，不是有失身份？」

玄地道人寒着臉道：「貧道要發武林帖，召集各派掌門，讓他們評評理，看看是貧道的錯，還是……」

「很好！」龍驤打斷了他的話聲，道：「在下就希望道長發出武林帖，請來各派掌門，讓他們評評理，讓他們曉得本門鄭師叔在武當遭人殺害。貴派不但不追究凶犯，反而要將在下的長劍扣留下來，是何道理？」他的話聲一頓，厲聲道：「道長，你可別忘記在下是來參加劍會的，你敢冒着被天下人指認卑鄙無恥的危險，那麽你便將在下的長劍取下吧！」

玄地道人沒想到龍驤言詞如此逼人，使得自己根本無法加以反擊。

的確，他若是扣下龍驤的長劍，儘管理由何等的充份，也難免別人不會猜疑他，因武當無取勝把握，而扣下最有希望獲

得劍主一席的龍驤。

到了那個時候，他將如何才能堵塞人們的悠悠之口？又如何向峨嵋交待？

玄地道人暗吸一口涼氣，一時之間，不曉得該要怎樣回答才好。

玄機道人在躍上塔頂的時候，便聽到玄地道人的驚呼之聲，等他進入塔裏，却發現自己處身在一個尷尬的情形下。

他既沒弄清楚玄地道人爲何要發出那等恐怖的驚叫聲，又不明白龍驤怎樣侮辱玄地道人，使他不知該如何相勸才好。

塔內寂靜了片刻，窗外人影連閃，玄黃和玄海都先後躍了進來。

他們一進塔中，首先看到鄭公明的屍首，其次便見到玄地等人的不同神情。

玄黃道人訝道：「師兄，這是怎麼回事？」

玄地道人忿忿地瞪了龍驤一眼，冷哼一聲，推開站在窗前的玄海道人，飛身躍出窗外。

玄海道人莫名其妙地道：「師弟，他爲……什麼？」

玄機道人苦笑一下，聳聳肩道：「我也弄不清楚是爲什麼。」

玄黃道人沉吟一下，道：「貧道好像看到三師兄的道袍……」

龍驤坦然道：「那是被在下的劍所削破的。」

玄海道人瞪大了眼睛，道：「你爲……爲什麼？」

龍驤搖頭，道：「在下也不曉得是爲什麼。」

玄黃道人沉聲道：「龍驤，你太放肆了！在本山之中，你怎可對貧道等有此無禮之舉？」

龍驤劍眉一軒，道：「玄黃道長，你有沒有弄清楚整個事情的始末？」

玄黃道人說道：「貧道不需了解情形，單看你突施暗襲，侵犯三師兄，便知道你太過狂妄……」

他的話聲一頓，道：「龍驤，你的武功雖然不錯，但要想使三師兄陷入那等狼狽的情形，你不用偷襲的手法，能夠辦得到嗎？你……」

龍驤冷冷道：「道長，你在說這句話之前，有否考慮過？」

玄黃道人楞一楞，道：「考慮？」

他勃然大怒，道：「好啊，你認爲貧道向來說話不經考慮的？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侮辱貧道！」

龍驤沉聲道：「道長，你說話可要自重點，在下並沒有說什麼侮辱你的話！」

玄黃道人怒道：「龍驤，你好狂啊！莫非你們峨嵋的規矩便是如此，不敬長輩，不尊老者。」

玄機道人聽到他說得實在太過份，唯恐惹起武當與峨嵋兩派之間的糾紛。

他連忙出聲阻止道：「師兄，你怎可這麼說？」

玄黃道人環眼一瞪，怒喝道：「玄機！你身爲武當長老，竟然在此祖護外人，你是什麼意思？」

玄機道人不悅地說道：「師兄，你……你……」

玄黃道人喝道：「你跟貧道住口！」

玄機道人氣得臉色鐵青，幾想拂袖而去。

但是他一想自己假如就此離去，眼前的場面就更難收拾了。一時之間，他徘徊在走與不走中，不曉得自己該如何應付才好。

龍驤感激地望了玄機道人一眼，心中忖道：「我本來還以爲他是嫌疑最大，現在看來，唯有他對武當最忠誠了，可見人不能由單方面的行爲去評判他人的是與不是……」

他吁了口氣，沉聲道：「玄黃道長，在下不跟你爭論本門的門規，在下只想提出一事，請道長答覆！」

玄黃道人重重的哼了聲，道：「什麼事？你說。」

龍驤一指牆房倒臥着的鄭公明的屍體，道：「在下鄭師叔此次從峨嵋來此，是貴派所邀，他現在遭人暗算，死於非命，貴派要如何向本門交待？」

玄黃道人一聽龍驤此言，才曉得事情棘手了，並不是單靠吵架，憑一時的任性便能夠解決的。

他怔了一怔，道：「這個……」

龍驤追問道：「道長，此事不但關係武當與峨嵋兩派的友誼，並且還涉及貴派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如果道長不給本門合理的答覆，其中的後果，道長想必清楚得很。」

玄黃道人被龍驤這一逼問，立即感到束手無策。

他是個直性子人，平常即不很喜歡用腦筋，剛才與龍驤爭吵，也是一時意氣而已。

此時要他肩負起如此嚴重的問題，使得他的心都亂了，那還知道要如何答覆？

他側過首去，望着玄機道人。

玄機道人看到玄黃道人此刻求援地望着自己，心中有氣，故意轉過視綫，沒有理會對方。

玄黃道人怒道：「玄機，你啞了不成？怎不開口說話？」

玄機道人垂首道：「師兄已命小弟閉口，小弟可不敢有違……」

玄黃道人幾乎沒吼出來，道：「玄機，你……你好！」

他氣憤地道：「龍大俠，貴派鄭大俠喪身於此，敝派自然要負起追緝兇手的責任，你儘可放心！」

龍驤冷笑一聲，問道：「什麼時候，道長可以給敝派答覆？」

玄黃道人大聲道：「三天之內，貧道担保給你滿意答覆便是！」

龍驤肅然道：「道長此言是代表武當所說的，在下絕對相信，三天後，就等着貴派將兇手送來了。」

玄黃道人喝道：「貧道答應你將兇手交給峨嵋，但是你侮辱貧道的罪行又該如何解決？」

龍驤冷肅地道：「在三天之內，如果貴派能將眞正的兇手交與敝派，在下也會束手任憑貴派如何處置。」

玄黃道人道：「好！我們一言爲定！」

話一出口，玄海道人已拉住他的衣袖，道：「師……師兄，你可不能肯定下來，假使我們找不到那……兇……兇手的話，豈不是……」

玄黃道人這時已是騎虎難下，儘管心中毫無把握，他已經把話說僵了，再也無法更改。

他一摔衣袖，肯定的道：「找不到兇手的話，貧道出來抵命便是了，絕不與你相干！」

龍驤冷笑一聲，道：「道長，天下之事沒有這麼容易吧？」

玄黃道人一瞪眼道：「怎麼？貧道抵命還不行？」

「不行！」龍驤斷金截鐵地道：「道長！你沒聽到在下說的，敝派要的是眞正的兇手，而不是胡亂用另一個人能夠抵數的。」

玄黃道人怒喝道：「貧道這條命難道還沒有那兇手值錢？」

龍驤冷笑道：「你又怎知你的命比那殺人兇手値錢？」

玄黃道人怒喝道：「龍驤，你……你替貧道滾出去，滾出武當，貧道再也不願見到你！」

龍驤臉色一沉，道：「好！在下就此離去。」

玄機道人一直在旁沉默無言，他心中有氣，存心想讓玄黃道人碰點釘子，是故也沒帮玄黃道人說話。

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他眼見玄黃道人將百年來的基業付諸盛氣之下的一擲，他可不能不出頭了。

他非常清楚，此時若讓龍驤離去的話，武當派從此就不用在武林立足了，根本用不着金蜈天尊，武當派就得自江湖除了名。

這份嚴重的後果，他如何能肩負得起呢？

他趕忙出聲攔住龍驤，道：「龍大俠，請留步。」

龍驤冷哼一聲道：「在下還有顏面在貴派留下來嗎？想想看，在下已被玄黃道人驅逐下山，還能厚顏不走……」

「龍大俠，請暫息雷霆之怒！」玄機道人單掌打了個稽首，道：「貧道在此向你賠罪，請暫聽貧道一言。」

龍驤還了一禮，道：「道長太客氣了，其實此事咎不在道長，而是在……」

玄機道人聽他的語氣，曉得龍驤要指責玄黃道人。

他趕緊接住龍驤的話，道：「貧道絕不否認敝派處理此事有所不當，玄黃師兄的態度也有失道家謙和之色，但……」

玄黃道人怒道：「師弟！」

玄機道人臉色嚴肅，威武地道：「師兄，你眞想使本門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你這樣剛愎自用，不講道理，能對得起本門的列代祖先？」

玄黃道人臉孔漲得通紅，被指責得無言反駁。

他呆了一會，大吼道：「哇，氣死我也！」說着，大袖一拂，欲待離去。

龍驤沉聲說道：「玄黃道長，請別離去。」

玄黃道人一個大旋身轉了過來，雙眼凝住在龍驤臉上，道：「龍驤，你說，你還要貧道怎樣？」

龍驤肅然道：「在下想讓道長看清楚一些事情，免得因爲情感的一時衝動，而遺下許多萬古不能洗清的錯誤！」

他走到鄭公明的屍體之前，道：「三位道長都在這兒，你們仔細看一看敝師叔身上的傷痕！」

玄機道人和玄海道人聞聲湊了上去，凝目觀看着倒臥地上的那具屍體。

玄黃道人待要離去，却又不甘心就此離去，他解嘲地道：「貧道就看看你有什麼花樣變出來。」

龍驤在鄭公明的屍首前蹲了下來，仰首望了一下，只見玄黃道人也湊了上來。

他的目光一閃，凝望着玄機道人面上，道：「道長，據你的看法，敝師叔是如何死的？」

玄機道人臉色沉肅，也隨着龍驤蹲下身去，仔細地察看着鄭公明的傷痕。

他只見鄭公明全身上下除了額頭正中到眉心處有一條劍痕之外，其他沒有一點傷痕。

從那道劍痕中流出的鮮血，已凝固起來，呈暗紅之色，結成一道血痂，留在臉上。

這使得鄭公明的臉孔顯現出一股恐怖的模樣。

尤其是他那張得大大的眼睛，由於失去靈魂，讓人看了，格外凜慄。

玄機道人看了鄭公明恐怖的死像臉上的肌肉不由抽搐了一下，他不忍多看，趕緊將臉轉了過去。

龍驤悲慟地道：「你們都看得很清楚，我鄭師叔全身上下，只有額前眉心這一處傷痕，那唯一致他於死命的，也就是這麼一個傷痕了！」

玄機道人嘆了口氣道：「那兇手的劍法眞是毒辣，憑鄭大俠這等武功，竟然沒能躲過這致命的一劍……」

龍驤道：「他老人家不是躲不過這一劍，而是根本沒想到要躲開！這才中劍死於非命！」

玄黃道人問道：「龍……龍大俠爲何……這麼說，你……你……並沒有親眼看見呀……」

龍驤頷首道：「對，在下並沒有親眼看見，又如何能曉得鄭師叔根本沒有躲避，這點在下不可以證明給三位道長看！」

他話聲一頓，道：「首先，你們可以看到這裏並沒有搏鬥的痕跡，敝師叔的長劍也仍然插在鞘中沒有取出來。

「其次，你們看看這道劍痕，說實話，以在下運劍的本領，也能留下這麼一道乾淨俐落的傷痕……」他深吸口氣，平抑一下激動的情緒道：「但是，在下自問劍法雖然快捷，也無法在一劍之下將敝師叔殺死，三位道長，你們都曉得敝師叔在武林中的綽號，他既有追魂劍之稱又怎會被人一劍追魂？死於這尋常的一劍之下？」

他的目光一轉，見過這三個老道全都臉色沉肅，默然不語，顯然都被自己的話所打動。

他語氣凝重地道：「因此，這只剩下一個結果，他是在毫無防備之下，驟然遭人所殺！」

玄機道人問道：「龍大俠，你所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那種情形幾乎是不可能的。」

「有什麼不可能的呢？」龍驤說道：

他整理了一下思緒，道：「單以劍法說來，武林中會劍的不在少數，但是劍法到了某種程度，則非有特殊的秘訣及心法不可，鄭師叔的劍法，在本門說來，除了家父之外，大概只有在下可以勉強是他的對手。憑他老人家的一手劍法，我想，在我們五大劍派中，罕得有人會在他根本不及拔出長劍之前，便將他殺死……」

玄機等三個老道都很清楚龍驪的意思是指明儘管鄭公明沒提防他人，但是以他的造詣，只要對方拔劍出鞘，露出敵意，他便可及時拔劍防身！

除非那暗算他的人劍法比他高明，或者與他相等，那麼，便可因一着的佔先，讓鄭公明連拔劍的機會都沒有，便中劍身亡。

因而，要尋覓兇手的範圍也就更加縮小了，縮小到只有除峨嵋外四大劍派中的幾個輩份最高的高手。

玄黃道人道：「這麼一來，只剩下崑崙、華山、點蒼三派此次派來評判的三個人了……」

他話聲一頓，道：「當然，還有我們這幾個老道是最有嫌疑了。」

龍驪道：「這七個人裏面，還要除去你們三位才行。」

玄黃道人哦了一聲，問道：「是爲什麼？」

龍驪道：「因爲在下跟鄭師叔最後相聚的時候，是在這兒，當時鄭師叔爲在下述說本門當年的絕代高手劍神袁師叔祖的往事……」

他說到這裏，只見其他三個老道都泛起羞慚之容，想必是他們想起了劍神袁君達縱橫一世，結果在英年之際，遭到四大劍派的逼害，忖道：「袁師叔祖若是死了，他的英靈有知，也會爲各派的落入此等光景而傷心，爲他們的內疚而感到安慰……」他想了想，繼續道：「當時，在下聽到塔下發出一聲驚愕之叫聲，探首往外望去，沒看到什麼，可是當我出聲呼喝時，卻看到有人自塔中躍出。在下飛身追趕下去，發現那人正是貴派的叛徒南宮北，在下追了他不到二十丈遠，便碰到三位趕來……從那時開始，直到南宮北逃逸，金蜈使者出現，我們幾乎都在一起，三位自然不可能是嫌疑人了。」

玄黃道人拍掌道：「貧道知道了。」

龍驪哦了聲道：「道長認爲是誰？」

玄黃道人高聲說道：「就是南宮北那廝！」

龍驪問道：「道長，你如何會認爲是他呢？」

玄黃道人說道：「他放火燒林，然後向西北逃逸，當時不是龍大俠你追去嗎？結果碰見金蜈使者攔住大俠，放走南宮北，就在那段時間，他趕回這兒，將鄭大俠殺死！」

龍驪搖頭道：「道長之言乍一想來，似有道理，可是往深入看，南宮北絕不可能殺死得了鄭師叔……」

玄黃道人說道：「他有金臂劍魔相助，又怎會不能……」

龍驪搖頭道：「道長，你忘了任明傑仗以成名的並非劍法，而是他那獨到的金臂魔劍？」

他的話聲一頓，道：「在下曉得南宮北的劍法不會是我鄭師叔的敵手，何況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使在下不將他列入殺害鄭師叔的嫌疑之中！」

玄機道人問道：「什麼原因？」

龍驪道：「南宮北肯叛貴派，爲天心帮賣命的事，在下已稟告敝師叔，他老人家旣知南宮北乃是貴派叛徒，又怎會在見到南宮北時不加防備？」

玄機道人頷首，道：「龍大俠此言有理。」

龍驪道：「在下當時一見南宮北在塔下，立即便追了上去，並沒有深思，此刻想來，他之出聲發出驚呼，完全便是調虎離山之計，誘使在下離去，好讓另外一人，施出毒手……」

他話聲一頓，道：「在下不敢斷言，那人便是貴派另一個叛徒。」

玄黃道人和玄海道人一聽此言，幾乎跳了起來。

他們兩人相覷一眼，玄黃道人道：「什麼？本派還有叛徒？」

龍驪頷首道：「此事玄機道長曉得，可證明在下之言不虛，並非胡言造謠。」

玄黃道人側首問道：「玄機，你曉得是誰？」

玄機道人聽得龍驪把自己扯了出來，一時只覺措手不及，也苦笑道：「師兄，你要我怎麼說才好？」

玄海道人問道：「師弟，你說……是不是乙……乙木？」

玄黃道人頷首道：「對！一定是乙木！不然他……」

「那殺害鄭師叔的兇手，一定是他老人家的熟人，他老人家才會不防備對方要下此毒手！」

玄黃道人問道：「你這麼說，兇手是這次來敝派參加劍會的高手？」

龍驪頷首道：「在下的推測不會有錯吧！」

玄海道人喃喃道：「這，這要如何才能找兇手？這次來的人那麼多……」

玄黃道人頷首道：「對！這次除了五大劍派之外，其他如少林、靈山等四脈，也都有派人來此觀摩，那麼多人中，要如何才能查出兇手？」

龍驪一聽說話的是玄黃道人，他本想諷刺對方幾句，但是他回心一想，認爲自己不該再激怒對方，使玄黃道人自尊受到大大的傷害。他沉聲說道：「眼前的範圍雖大，可是我們一項項的剔除許多人，慢慢把範圍縮小，自然可以找出誰是眞正的兇手。」

玄機道人沉吟一下，道：「對，首先我們要把使劍的高手列入，其次再看看他們之中有誰與鄭大俠熟識，並且生前曾經結有仇怨……」

龍驪道：「玄機道長之言不錯，我們朝這個方向推斷下去，到了最後，兇手自然不能遁形的……」

他的話聲一頓，道：「不過在下還要說明幾點，尤其是玄黃道人更應該注意，否則你不可能找到眞正的兇手！」

玄黃道人重重的哼了一聲，卻沒出言辯駁。

龍驪看到他的神態，心中舒服多了。

龍驪暗暗感嘆，感嘆武當的這幾個長老的昏瞶，對於同門的師弟，只因是旁支之故，而時思傾軋，加以陷害。

他搖頭道：「道長不必胡亂猜疑了，在下可以肯定的答覆你一句，乙木道長忠心於貴派，此刻已被天心帮擒住，只怕凶多吉少，你不必再說他是叛徒了。」

玄黃道人說道：「那麼，你所指的是誰？」

龍驪轉過臉去，對着玄機道人道：「道長，你對他們說出來吧！」

玄機道人搖頭道：「龍大俠，貧道不明白你所說的到底是何人，要貧道如何對他們講？」

龍驪沉聲道：「道長，你難道忍心見到武當百年來的根基受到那人的破壞？難道不知古人所說的『大義滅親』這句話，爲了一時的私情所騙。」

玄機道人痛苦地搖搖頭道：「龍大俠，請你不要再說了好不好，貧道實在什麼都不知道。」

龍驪誠摯地道：「道長，你不必替他隱瞞什麼了，此刻說出，還能挽回得了，否則……」

玄黃道人聽了半天，只見龍驪咬定了玄機知道，而玄機道人却矢口否認，忍不住心頭火起，喝道：「你們到底在幹什麼？在唱戲給貧道看不成？眞氣死我也！」

他盯住了玄機道人，問道：「玄機，你說說看，那人是誰？是誰背叛本門，你旣然曉得了，爲何又不敢說？」

龍驪在旁帮腔，道：「對呀！玄機道長，你爲何不敢將那人說出來？此刻有兩位道長在此，你還怕……」

「貧道並不怕什麼！」玄機道人揚聲道：「貧道此刻還不能肯定是誰，又怎樣能將那人說出來？」

龍驪嘆了一口氣，說道：「道長此言差矣！你將以前所發現那人乘着夜色放出飛鴿之事，拿來與今日裏接二連三發生的種種事情相印證，定然可以清楚到底是何人。」

玄黃道人瞪大了眼睛，問道：「且慢，龍大俠，你對於本門之事，怎會如此清楚？」

龍驪淡然道：「在下從離開峨嵋，趕赴武當以來，這幾天所經過的情形，一時也說不明白，不過在下可對道長你說一句話，那便是天下沒有永久的秘密，紙，終究包不住火的……」

他意味深長地對玄機道人說道：「可是我們若在秘密揭露之時，不思對策的話，只有眼見那區區的火星將整座森林都燒燬了。」

他用的是比喻，來暗示玄機道人不該隱瞞下去，免得事情鬧大了，毀去武當的整個基業。

玄黃道人是個火爆性子，又如何能聽得這種暗示，他憤憤的拍掌，說道：「龍大俠，你說了那麼多的話，貧道一些也不明白，你何不指明到底是那一個謀害令師叔！」

龍驪說了許多的話，一直不敢肯定的說出武當派另一個叛徒是誰，便是唯恐自己說出之後，無人相信。

他見到自己講來講去，玄機道人雖然不敢明白指出那人，却也並無反對之意。因此，他也就大胆地道：「好！在下就明白的將那人指出來。」

玄機道人見龍驪要說出那武當的叛徒，驚道：「龍大俠……」

龍驪問道：「道長，你認爲在下不該說嗎？」

玄機道人搖頭道：「貧道並非此意，而是……」

龍驪說道：「道長爲什麼而是不而是的！」

玄黃道人怒道：「玄機，你旣然曉得是誰是本門叛徒，爲何不坦白說出來？却仍要替他隱瞞，莫非……」

他一把抓住玄機的道袍，喝道：「莫非你便是那個叛徒？」

龍驪劍眉一皺，道：「道長，你怎可如此魯莽，在下方才不是明白地說出你們三人一直在一起，絕無嫌疑。」

玄黃道人喝聲道：「旣不是我們，難道……」

他全身一震，臉色陡變，抓住玄機道人衣襟上的那隻手，無力的垂了下來，口吃地說道：「難……難道會是……三師兄不成？」

玄海道人大聲道：「不……不可能的，絕不會是三師兄！」

龍驪沉聲道：「你們說的不錯，正是玄地道長！」

玄黃道人重重摔了摔頭，道：「貧道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會是三師兄……」

龍驪的臉色也冷嚴肅正，眼中射出堅定的光芒，玄黃道人話未說完，一看見也的神色，登時張大了嘴，把要說的話都咽了回去。

玄黃道人默然片刻，口中喃喃地自言自語道：「我不敢相信，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

「這是事實！」龍驪沉聲道：「無論你相信與否，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抹殺這個事實。」

玄黃道人一把抓住玄機道人，喝道：「說，這不是事實，也是在說謊，玄機，你啞了不成？快說呀。」

他情緒激動，抓住玄機道人的雙肩不住地搖晃着，玄機道人却任由他用力搖晃，一點都不反抗，只是低垂着頭，不吭一聲。

玄海道人看到玄黃道人像發瘋似的，趕忙拉開玄黃的手，道：「師兄，你冷靜一點，讓他說吧！」

玄黃道人的臉上出現一種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怪異表情，顫聲道：「這……這叫貧道如何冷靜得了？」

玄海道人低聲的說道：「玄機，你說吧，龍大俠的話錯了沒有，我們相信你的話！」

他在平時講話都不能暢所欲言，口吃得很，此刻一碰到這等重大事情，說起話來，却極爲流利。

等他發現自己連說兩句話都沒犯上口吃的毛病，倒禁不住嚇了一跳。

玄機道人長嘆一聲，抬起頭來，眼中已是淚水盈眶，只見他微微頷首道：「龍大俠的話沒錯。」

玄黃道人這下眞像遇到霹靂當頭一擊

，震得他神智都已昏去。

他那胖胖的身軀搖晃了一下，陡然大喝一聲，反手一掌拍在牆上。只聽得「嘭」地一聲，牆上已裂開一個大洞，磚塊碎粉不住往塔下掉落！

龍驤道：「道長，你不必生氣了，該要謀求對策才好，以免……」

玄黃道人喝道：「你不用說了，貧道絕不相信三師兄竟會背叛師門，暗害他人，他絕不是這種人！」

龍驤嘆了一聲道：「在下起先不敢相信是玄地道長，原本我一直都是懷疑玄機道長的，但是後來發現他儘管掩飾，却露出不少破綻。」

他話聲一頓，說道：「尤其是當我看到鄭師叔的屍體時，使我把玄機道長的懷疑轉移到他身上，所以在下才突然出劍一試。」

玄海道人道：「你憑着那一點肯定三師兄是謀害令師叔的兇手嗎？」

龍驤道：「除了在下方才所說的幾點理由之外，在下還可以請你注意一點。」

他指着鄭公明的張大的眼睛，道：「道長，你可以看到鄭師叔這等神情，但是你沒有注意到他眼珠凝定在那種位置？一個人受到極大的驚駭之後，看到眼前發生不可置信的事情後，他的眼珠必定凝注在那個位置。」

他的目光一閃，繼續道：「此外，你們可從他倒地的位置可以看出他並沒經過任何掙扎，也就是說中劍的當時便已死去，在貴派僅存的四個長老中，除了玄地之外，你們三位自信揮出一劍，會有如此滿意的結果嗎？」

玄黃道人被龍驤說得額上汗水淋漓，眼前鐵證如山，却也不得不信了。

他痛苦地握緊了雙拳，搖頭道：「貧道眞不敢相信他會這樣，三十多年來的同門情誼，叫貧道如何相信他竟會……」他說着說着，語聲哽咽，話未講完，已流下淚來……

他那低泣之聲，使得玄機和玄海兩人也禁不住低下頭來。

× × ×

三十年前，他們便相聚在一起，那時，他們雖然只是武當山上的小道僮，但是對於未來，每一人都滿懷着希望，希望未來能成為武當之主。

他們每日裏，除了練功之外，其他的時候還得誦經，打柴，辦理師長交下的雜務，終日忙碌，幾乎沒有休憩的時候。

可是，他們却依然非常愉快，心中時常充滿了幸福的感覺，師兄弟之間，從來都沒有發生磨擦。

記得在二十年前，江湖上突然出現了一股狂飆，金蜈尹尊誘使各派高手，集聚死亡谷，然後全部將他們殺死……

當時的武當、華山、少林三大門派，掌門人也是從那次死亡谷之約後，一直未曾出現江湖，重返本門。

本來，他們的大師兄是玄玄道長，要推舉下一代掌門人時，自以玄玄為最適當的人選。

不過在那個時候，玄玄正因犯下門規，關在後山反省。

於是，經過長老會議的決定，推選玄天接掌武當道統時的情景，他很清楚地記得，那時玄地是最先曉得消息，第一個向玄天道賀的人。

往日的情景依舊歷歷如昨，二十年來却已人事全非，首先是玄天的死，其次是玄玄的遭到金蜈信符毒害，緊接着又是玄地背叛武當，接受天心帮的控制。

這一連串的變化，有如一個接一個的巨浪，擊打着他的心房，儘管他剛強一生，憶及往事，也不禁潸然淚下。

玄機和玄海兩人個性沒有玄黃那樣剛直，但是，他們心中想法却與玄黃沒有兩樣。

他們三人齊掉淚，在淚眼滂沱之中，相互望了一眼，竟然發覺他們的心意，有了一剎之間溝通。

玄黃道人拭去了流下面頰的淚水，顫聲說道：「玄機，你既然早就曉得，為何不向我們說出來，也許我們還可以設法勸告。」

玄機道人道：「我……」

龍驤接着他的話，道：「玄黃道長，對這種欺師滅祖，謀害掌門的逆徒，是沒有人能夠勸告他的。」

他走到圓窗之前，探首往外望去，但見塔下只有零星的幾個小道持着火把站在那裏，他們大概也為塔上落下碎磚所驚，齊都仰首望了上來。

玄地道人和其他的小道，却不知已在什麼時候離去了。

龍驤話聲一頓，又道：「所幸你們發現得早，沒有等到他把武當雙手捧着奉送給天心帮，你們還有機會可以……」

他說到這裏，目光一轉，突然見到玄黃道人臉色發青，兩眼直瞪，全身不住地顫抖着。

他的話聲戛然而止，驚問道：「道長，你怎麼啦？」

玄黃道人喉嚨「咯咯」了幾下，「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玄機和玄海兩人大驚，趕忙上前扶住玄黃道人，同聲喚道：「師兄！」

玄黃道人雙臂一振，推開他們兩人，向前行了一步，指着龍驤，道：「你……你說什麼謀害掌門，師兄是被他……」

龍驤見玄黃道人兩眼發赤，胸膛不住起伏上下，曉得他的性子剛烈，一向信服玄地道人。

是以在驟然之間，發現自己所信服的人竟是這麼一個叛徒，禁不住心中情緒激動，這才吐出血來。

略一沉吟，龍驤緩聲道：「道長，你放冷靜一點。」

玄黃道人大聲道：「你說，你又有什麼可以證明掌門師兄是被他謀害的？」

龍驤望了玄機道人一眼，道：「這個，在下一時倒提不出什麼證明來，不過，你們可查看一下玄天故掌門的遺體……」

玄黃道人吐出那口鮮血之後，似乎冷靜多了，他一面喘着氣，一面問道：「掌門師兄是因為練功時走火入魔而死，這是誰都知道的，你既沒證據，怎可以誣賴他人。」

龍驤道：「此事……」他本想將玄機道人曉得玄地在玄天掌門逝世之後，施放信鴿，通知南宮北之事說了出來。

可是他話一出口，却見玄機道人投來的目光中含着怨毒之色。

龍凜心頭一凜，暗想自己挺身揭發玄地道人的罪行，原是為了武當的好，也可說是為了整個武林才這麼做的。

但，站在武當派的立場說來，自己這麼做，正好揭開武當的瘡疤，擊中痛處，這叫他們如何忍受得了？

他自己雖然不怕玄黃等人對他怎樣，不過為了今後五大劍派的團結，他是應該稍為收斂一些，替武當派也留點面子，他心念電轉，改口道：「請道長原諒在下失言。」

玄黃道人沉着臉，道：「貧道對於鄭大俠遭到不幸，本門出此叛徒，感到非常痛心，決心與他們兩人查明眞相，嚴懲叛徒。但是大俠你僅憑個人惡感，便驟而陷人入罪，尤其是此等謀殺掌門之事，豈能隨便說出，若是傳出武林，本門今後還能在武林立足……」

龍驤啟然拿定主意，也就忍住這口氣，沒有吭聲。

玄機道人看到龍驤保持緘默，沒有出言反駁，心中非常嘉許，他曉得龍驤本來可以將自己提出來作為證明，用以駁斥玄黃道人。

但是他却沒有那麼做，顯然是顧念着玄機道人的立場，免得使玄機道人不好交待。

玄機道人感激地望了龍驤一眼，道：「師兄，龍大俠熱心武林公義，不願見到我們五大劍派再因為些許小事，而引起裂痕，想起以前……」

他想要拿二十年前劍神袁君達被逼得跳下金頂絕崖之舊事，來提起玄黃道人的注意，免得重蹈昔日之覆轍，而導致各派之間引起更大裂痕。

那知玄黃道人正在生氣之際，根本就沒深思他話中的眞意，惱怒地揮了揮手，道：「你既然提起我們五大劍派二十年前發生的的悲劇，那麼他這樣肆無無忌憚地攻擊本門，又該如何？」

龍驤見到自己一再容忍，依然得不到玄黃道人的諒解，心中怒氣也上來了，沉聲道：「道長，我們不必拿當年的舊事用來印證，現在，區區只請問道長一句話，對於敝門鄭師叔之被害，道長還要如何交待？」

玄黃道人似乎挨了一下悶棍，怔了一下，方始定下神來，道：「貧道曾經說過，此事並不是僅憑你一句話便可決定玄地師兄的罪證，我們調查清楚之後，才能給予少俠答覆。」

龍驤道：「好，在下就等着道長的答覆了。」

他的話聲一頓，目光望向鄭公明的遺體，道：「敝師叔的遺體，在道長沒有答覆之前，該如何處置？」

玄黃道人說道：「這個不需你担心，貧道等會準備棺木，然後等劍會終了，在本山盛大的追悼一番，再命人運送至峨嵋去。」

龍驤頷首道：「就依道長所說的去做吧，不過，棺木存放之處，道長可要派人看顧，免得以後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玄黃道人曉得龍驤意思是恐會有人毀壞鄭公明的屍體，所以才那麼說。

他冷哼一聲，道：「這點你龍大俠可以放心，本門不幸，逢到這等事情，已足使名山蒙羞，若是再讓鄭大俠的遺體受到損傷，本門將無以在武林立足了，貧道自會派人嚴密看管。」

龍驤說道：「如此正好，在下也可放心。」

說着，他轉身欲待離去。

玄機道人喚聲道：「龍大俠，請稍留步。」

龍驤側首問道：「道長還有什麼吩咐麼？」

玄機道人說道：「貧道等這就去找玄地師兄，最好龍大俠你也一起去……」

玄黃道人沉聲道：「玄機，此事乃在本門內部所發生，要將龍大俠扯進來，恐怕不太好吧？」

玄機道人淡然一笑，道：「龍大俠還沒到武當，便已涉身其中，此刻只怕不能脫身於外了，並且玄地師兄的脾氣，你我又不是不曉得，等會，我們若是提不出適當的證據出來，恐怕……」

玄黃道人沉吟一下，點頭道：「嗯，你的話也有道理，可是龍大俠只憑推斷來證明殺死鄭大俠的是玄地師兄，到時，他又能拿得出什麼證據來？」

龍驤道：「要提出確實的證據，倒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我們可以要他提出證明，在鄭師叔被殺的那段時間內，他的行止何處，依在下的揣測，他必然無法提出有利的證據，那麼……」

玄黃道人問道：「如果他能夠提出證明呢？」

龍驤沉吟道：「這個……哦，在下想要請道長將無塵師兄找來，他可以向我們提出一項證明。」

玄機道人一聽龍驤又要把無塵道人拉出來，他為難地道：「龍大俠……」

龍驤正想說話，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自底下傳來，他目光一轉，道：「有人來了。」

玄黃道人垂首向着登樓之處望去，但見一個小道奔了上來。

那個小道滿臉驚慌，一登上塔裏，上氣不接下氣地道：「稟報長老，事情不好了。」

玄黃道人大吼一聲，說道：「你說什麼？」

那個小道怎知玄黃道人心中正在不舒服，再碰上這等事形，那會不發火，他一被喝斥，嚇得臉都幾乎青了，更加說不出話來。

玄機道人皺眉道：「師兄，你讓他好好說吧，不要嚇他了。」

玄黃道人一瞪眼道：「那個嚇他了？貧道看他那樣子就有氣……」

玄機道人沒有理會他，柔聲道：「是怎麼回事？你慢慢說來。」

那個小道躬身行了個禮，說道：「稟報長老，膳房裏有人侵入，在粥裏面下了毒……」

此言一出，場中各人齊都驚哦一聲，玄黃道人迫不及待，一把抓住那個小道的衣襟，喝道：「是那個下的毒？查到了沒有。」

那個小道搖搖頭，說道：「還……還沒有。」

玄黃道人用力把那個小道一推，說道：「我去看一看。」飛身自窗孔中躍了出去。

那個小道被玄黃道人一推，脚步踉蹌，退後了幾步，一直撞到牆壁，方始站穩身形。

他還沒有喘好氣，已聽玄機道人道：「你定定神，把詳細的情形告訴貧道。」

那個小道定了定神，道：「山裏依舊按照平時的習慣，分成三次，第一次用膳的師兄弟們吃完晚飯後，全都離去，接着是第二次用膳的時間，當時火工師傅還是一樣的把飯菜擺到膳堂……」

他喘了口氣，繼續道：「那裏曉得第二次用膳的師兄弟們還沒有用完，便一齊口吐白沫，昏倒在台子下。」

玄海道人迫不及待地問道：「有沒有人中毒死亡？」

那個小道望了玄海一眼，道：「半數以上的師叔伯們都中毒了。」

玄機道人頓足道：「你們旣然發現粥裏被人下了毒，怎不趕快去稟告管理丹院的逸塵，找他把本門解毒聖藥靈芝清涼水取出來，你跑到這兒來做什麼？」

那個小道囁嚅道：「但……但……」

龍驤自那個小道進入塔中，便一直在旁凝神諦聽，他心中在嘆息武當的災難頻傳，忖道：「這顯然又是天心教所做的事，他們爲何要趁此時在武當造下如此重的罪孽？莫非他們眞的認爲現在已是公開武林的適當的時機……」

一想到這裏，他又聽到那個小道繼續道：「徒孫跟幾位師兄一看到那麼多人中毒，連忙跑到丹院去找逸塵師叔，那知丹院裏的藥物全都被人毀去，逸塵師叔也不知去向。」

玄機道人臉色大變，頓足嘆道：「唉，這如何是好？」

龍驤說道：「道長，現在請你保持冷靜。」

玄機道人臉上的肌肉痛苦抽搐了一下，說道：「這……這要貧道如何能冷靜得了。」

龍驤道：「道長，你有沒有注意到？這顯然是一項陰謀，天心教的陰謀已經逐漸展開了。」

玄機道人苦笑，說道：「這當然是陰謀，他們就想要使本門從此無法在武林立足。」

龍驤搖頭道：「不，道長，你的話稍有不對。」

玄機道人望了龍驤一眼，道：「貧道要趕去膳堂，不想在這兒跟你討論什麼對與不對了。」

龍驤道：「道長請稍留片刻，在下把心中的疑問說出來給你聽聽。」

玄海道人對玄機道人說道：「師弟，你在這兒聽吧，我先走一步。」

玄機道人望着玄海道人飛身躍下寶塔，道：「龍大俠，有什麼話，我們一面走，一面說，好不好？」

龍驤點頭道：「好，不過在下要問這位道兄一句話。」

他話聲一頓，面色肅然，說道：「請問你，這次中毒身亡的有沒有無塵道兄在內？」

玄機道人臉色一變，道：「你的意思是……」

那個小道沒等玄機說完話，已說道：「無塵師叔正是第二次用膳，他……」

玄機道人大喝了一聲，道：「他怎麼啦？」

那個小道沒想到三個長老今天都是如此的脾氣，他嚇了一跳，口吃地道：「他……他已經中毒身死。」

玄機道人渾身一顫，搖晃了一下，幾乎就要昏倒下去。

龍驤連忙伸出手來，將他扶住。

玄機道人臉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着，神態極爲恐怖，使得那站立一旁的小道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龍驤沉聲道：「道長，請冷靜點。」

玄機道人霍然側首，悲喝道：「你要我如何冷靜得下來。」

龍驤嘆了一聲，道：「這都怪在下不好，在下應該早就想到無塵道兄旣然發現那個叛徒的秘密，他的生命便時刻在危險之中，果然不但他遭害了，並且連帶着那麼多人。」

玄機道人大吼道：「你到現在說這些風涼話什麼？人都已經死了，你……」

龍驤垂下頭來，道：「是在下太過疏忽大意……」

玄機道人眼睜睜地望着龍驤，突然眼中淚水湧出，流下面頰。

他拉住了龍驤，顫聲道：「不，是貧道的錯，貧道在當初一聽到無塵告訴我那件事時，便應該挺身揭發他的罪狀，可是貧道太軟弱了，以致……」

他用袖袍擦拭了一下眼淚，繼續道：「無塵今日遭此大難，完全是貧道的錯，貧道該死，該死！」

龍驤道：「道長，你也不需過份傷心，眼下最重要的是該如何除去他，否則，武當今後將會有更大的災禍臨頭，到那時就晚了。」

玄機道人搖頭道：「貧道……眞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這麼做，我要去問一問他，爲什麼要這樣？難道本門上一代祖師對不起他？還是我們師兄弟對不起他。」

龍驤道：「誰都沒有對不起他，是他自己對不起自己。」

玄機道人目光迷茫，問道：「那麼，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龍驤沉痛地道：「因爲他的貪欲之心太大，他想統御武當，他想成爲武當掌教，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當然是想法鏟除他面前的阻擾，玄天和玄玄兩位道長是犧牲了，目前，無塵道兄和其他的那些人也犧牲在他野心之下……」

玄機道人禁不住渾身打了個哆嗦，道：「他旣要殺死無塵，以他的武功，還不是輕而易舉之事，爲何他又要牽連到其他的人呢？」

龍驤道：「這點很清楚，也認爲現在還不是露出眞面目的時候，爲了不使別人發覺——尤其是不讓你懷疑到他，他絕不能獨自向無塵下手，否則，他的奸謀豈不很快就揭露了。」

（未完・十九）

